旅人札记

[法] 司汤达　著
徐知免　译

Lü Ren Zha Ji



旅人札记

[法] 司汤达 著

徐知免 译

Lü Ren Zha J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人札记 /(法)司汤达著;徐知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世界散文名著)
ISBN 7-5306-3528-X

Ⅰ.旅… Ⅱ.①司…②徐… Ⅲ.游记—法国—近代 Ⅳ.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832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11.875 插页2 字数247千字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19.00元

中译本序

实在，司汤达(本名亨利·贝尔，1783—1842)是无需介绍的，他早已通过他的作品介绍了自己，使我国广大读者认识了这位19世纪的杰出的法国作家；但是，在译出这本《旅人札记》(Mémoires d' un touriste)之后，我还是得写几句话以说明此书的由来、形成和意义，以及我所以要译介它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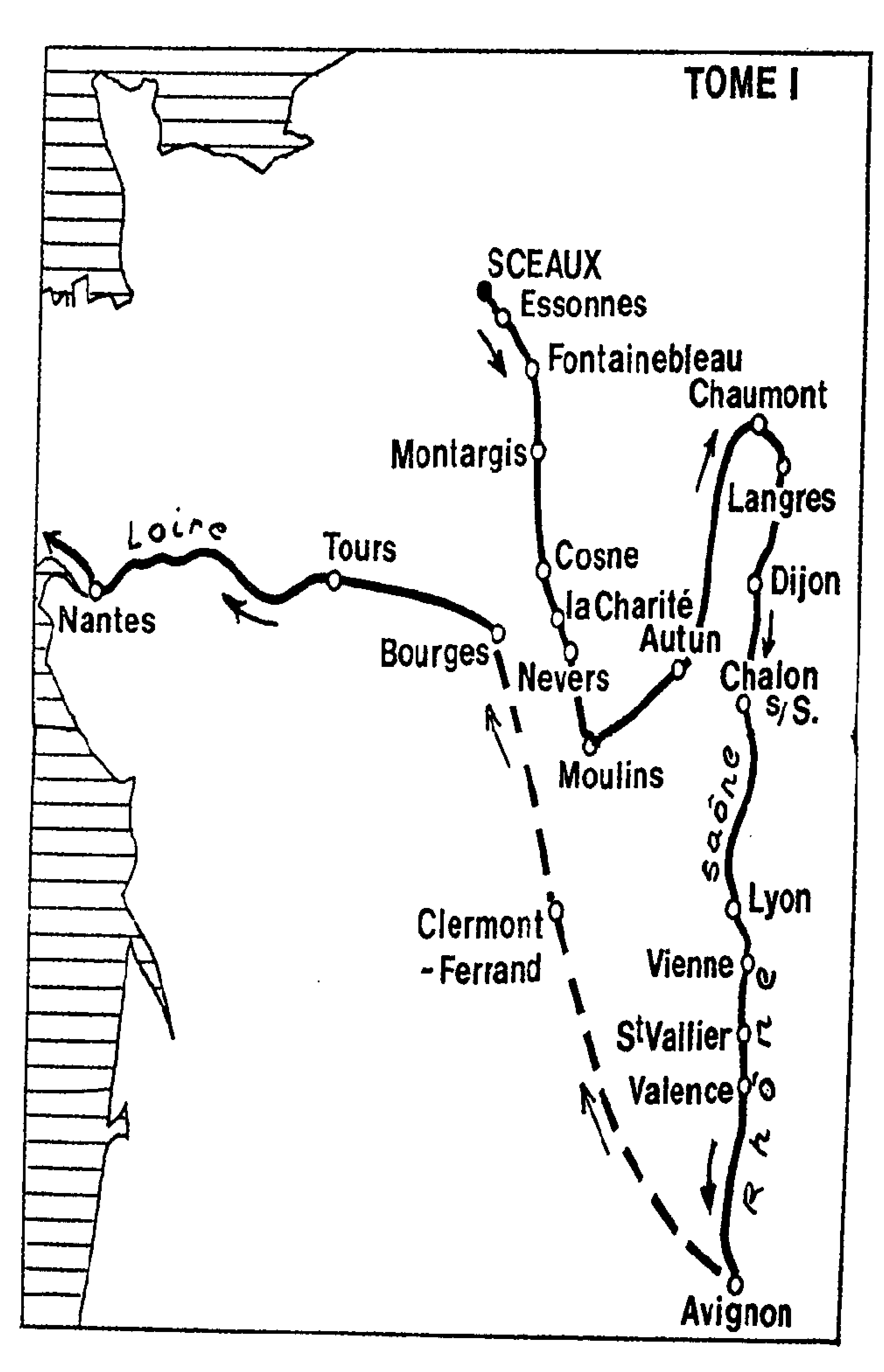
司汤达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99年至1814年的军旅生涯。他追随拿破仑一世的鹰旗转徙欧洲，在军中服役，然而兴起在少年人心中的这股"圣火"并不久长，很快就随着帝国的覆灭而消逝了。第二阶段从1814年至1842年，古老的波旁王朝既已复辟，他不得不脱离政治，走上了文学之路，他写出了大量优秀的小说和评论，成为一位作家。七月革命之后，他曾一度担任过法国驻契维达-韦基亚领事，但其实那不过是个闲职，他主要还是从事著述。

1837年左右，司汤达假托一个"钢铁商人"的名义写了

一本法国游记，书名《旅人札记》。时间是从1837年4月到同年9月，其中有些标明月日，有些则仅注出地点，没有写作时间。根据札记上的旅行路线，第一转是从巴黎出发，南下至于穆兰，再折向欧坦、肖蒙，进入罗讷河流域，抵达里昂，然后又沿卢瓦尔河向西北转至瓦讷、雷恩，回到巴黎。第二转主要记述在南方普罗旺斯的旅行；但亦曾去过日内瓦，惟无确期。书于1838年出版。他每至一地，辄随手札记，举凡地理概况、历史故实、建筑、绘画、社会轶闻、乡野风情，再加上他对当时法国现实生活的感想、讽喻，无不一一笔录，其中有些就是他小说故事的脉络、轮廓或雏形。于此你可以看到《红与黑》的影子，或是《巴马修道院》的回声，还可以看到他对当代人物如拿破仑的评价等等。这些既非高头讲章，又不是正规的评论文字实在具有重大的文学研究价值和美学意义。

古今中外，在正史中往往因为涉及某些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以致有些记载对有关人物或事件或将无作有，褒贬无度，或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肆意歪曲史实，造作浮词。历史本来应当实事求是地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而它们恰恰相反，既然事实都舍弃了，又谈得上什么历史意义呢？于是乃有了野史之撰作，一些被湮没了的历史事实每出现在私人笔记中，微言足证大义，乡闻可以补阙，这正是这类作品值得珍贵的地方。我于暇日读司汤达《旅人札记》，弥觉佳趣盎然，文词亦复简练犀利，因译之，以供雅鉴。

是为序。



作者 1837 年旅行路线图

告 读 者

您准备阅读的这本著作原本是经营钢铁生意的推销员L先生的札记手稿。L先生的原文对事物往往直呼其名，这样其性质反而陷入了一种很不正确的观念，以致晦暗难明。他央请我为他润色文字，对此我回答说，实在我自己倒很需要别人修润我所写的东西；我蔑视而且厌恶那种学院式的刻板文章。

L先生在殖民地总是讲西班牙语或英语，因此在文稿中的很多地方使用这些语言，认为其中许多词句极其生动。

“确实，非常生动！”我对他说，“不过这只有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人才能懂得。”

上面提到的这些小小的缺陷，就是我在编定这些文稿时所感到的全部弱点了，我不得不将原稿删去四分之一，其中既有轶闻故事，又有个人感受；一切以后偶尔都能碰到，尽管书中语气难免稍觉坦率，但是我想读者会爱读这本法国游记的。要说作者没有一点小圈子的想法，这我不大相信。依我看，应当删去一切让圣日耳曼郊区①的人感到不

① 从前的巴黎贵族住宅区。

喜欢的东西,或者那些使《国民报》[1]讨厌的东西。

我的政治见解比较谨慎,自与本书作者不同;在本书中他的态度丝毫也没有变得稍微温和一些。

亨·贝[2]

① 当时巴黎的一家报纸,创办人是卡雷尔、米涅、梯也尔等属于自由立宪派的人士。1830年创办,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停刊。

② 作者原名亨利·贝尔的缩写。

引　言

我想谈谈生平曾经做过的事，也可以说我自己长大成人的经历；我来到这世界上已经快三十四年了。

我的父亲是个严厉的人，由于历年辛勤工作，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誉。从前他每天都对我反复叮咛教谕，我们家境贫寒，但是他却勉力供我上学，给了我良好的教育；这样做可不容易啊，至少于我确实如此。

我不曾有过什么童年欢乐，我的一生总是严酷的。十岁时，我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数学等等，每天十个小时。费了很大气力，严厉的父亲才让我学音乐、图画，但是我必须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其实我早就睡眠不足了。

十六岁时，我在一所海关办事处工作；这里的主任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每天除工作外还要用四五个小时去完成学业。

我父亲说在当今这个自由放任的时代，从一般倾向上看，只能培养出一些中不溜秋的人。

“我不知道，”他说，“你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杰出人才；但至少，你一定要做一个有教养的人。”

人们切切实实按照这个教育方法去执行，于是我就失

去了青春岁月。十八岁，办事处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每天得干十到十二个小时。现在我揣想，这是我父亲曾经关照过不要让我有时间去惹事生非的缘故。结果我就成了工作的牺牲品。

我到海关办事处三年了，突然，他们派我到殖民地去任职。我不知道是哪个坏小子向领导揭发我是个自由派，这位领导接着又加油添酱，给巴黎寄发了一份可恶的有关我的材料。他们宣布我这个人思想极其危险。天晓得，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每天在郁闷的办公室干上八小时，除了想博得偶尔邂逅的女人的青睐之外，还会想什么别的事呢。不过我倒并不埋怨他们：这些先生们也是一心一意向着他们的政府啊。

就这样，我戴着一个危险人物的帽子来到了殖民地。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每天一早就叫醒我喝咖啡。

为了报复流放我的政府，我学英文，我开始研究自由主义。

终于我喜欢起我来到的这个新地方了，我要在这里生活下去，对于那位流放我的梳着大分头发式的领导，我是二十次的为他祝福，感谢不尽。我时常管带一艘小艇到各个小岛去巡视。我跟一些商船船长来往，这些人在这炎热的地方过着快活日子；有的时候，我甚至荣幸地与王家海军的下级军官们一起畅饮潘趣酒①；可是我也时常犯些处事不慎的过错，虽然不是政治方面的，但也相当严重。有一天，

① 一种掺和着糖、红茶、柠檬汁的酒。

我在太阳底下工作，忽然染上了炎症，病势来得异常凶猛，我的领导是个好人，他只想到一点，就是生怕自己受到牵连。出于人道考虑，也不等部里批示，立即把我送回欧洲，他这一着倒也高明。

船到中途，欧洲凉爽的风很快使我恢复了健康。我回到法国我的祖居老屋，又过起了狭隘、小气的资产者生活：我的雪茄烟味整天熏得女佣好不难受。我这个人此时已经懂得要让别人尊重我，可父亲待我简直就像我才十五岁似的。

我真害怕自己会变成一个怪物，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喜欢我的父亲。在他的粗暴行为里，有一些话他经常重复，这很令我震惊：

“你在那边究竟搞些什么名堂？”他大发雷霆地责骂我。“是不是，一直要到五十岁，你才能给自己搞到一份九百法郎的退休金呢？”

父亲让我辞职，结婚；我不敢拒绝。我看得出，等假期结束我回殖民地的时候，他不会给我一分钱整制行装。

我做起钢铁生意来了：这是我岳父的本行。作为推销员，为了推销和购买货物，我做过多次旅行。我的岳父总喜欢装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模样，但实际上，他这个人最懒；他看我已经上了路子，就让我一个人大干起来；我成功了。

由于种种机遇，我的生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倒不是因为我特别能干，主要是运气亨通，财源茂盛。我表面上很愉快；大家也都认为我幸福美满，什么都不缺，但实际上幸福却离我的心灵非常遥远。

我敢说我的妻子有福气；至少为了迎合她的一切愿望我毫不吝惜，而且我也相信她是愉快的。不过，实实在在我并不真心爱她；我这样做仅仅是出于对她的父亲怀有尊敬之情而已。我是个怪物吗？我心里暗自思量。难道说我生来就没有爱？

老天爷为了惩罚我，使我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我已三十岁；对于一切事物的想法都改变了；甚至我的感情都起了变化。

我妻子的去世给了我精神上最大的震荡不安，使我的生活起了新的变化，但至少使我感到自慰的，是她生前对于那些会带给她忧愁的事儿从来不曾揣想过。我真心为她哭泣；不过对于世上的一切我却感到深深的厌恶。

这残酷的死别之后头三四个月里，我隐居在凡尔赛；我每星期只去巴黎三次，在生意上花一两个小时。这种沮丧情绪也让我岳父心情不快。家里的一位女友——这人相当会耍手腕，劝我赶快再婚；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很大波动。

那一天，我在水塔值日站岗①，就在林阴大道上。尽管我心茫然，极感不幸，但岗还是要站。站完岗之后，正是凌晨两点，我没有回家。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整夜我都是坐在哨所门口一张草垫椅子上度过的，我一直在低头沉思。

我可以肯定维侬太太是秉承我岳父的意旨才来催我再婚的；也许他只是背后怂恿？再婚！我又要重新陷入六年来的那种生活吗？

我曾经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婚约撮合起来的婚姻中生活

---

① 当时凡是二十五岁至五十岁的公民都要参加国民自卫军，值日站岗。

过;对于每天都得跟父亲或岳父一起共进晚餐的日子我太熟悉了;我要有我自己的小家庭生活。

不久,我们的商务日渐兴隆,于是也必须常常宴请客户。然而,由于每次总得备上佳酿,这种宴会花销很大,竟成了我的一项沉重的负担.

随后冬天来临。通过我的宴会结成的良好关系(这一点我从前没有想到),我的妻子也常被邀请参加舞会;我只好去打"爱加尔带"①,可是在付钱的时候,在桌子上放置的七八枚五法郎钱币之中,却总是缺少一枚。这使我十分不快,脸一直红到耳朵根子,就像是我偷了似的,随后我又为自己脸红而羞惭;我感到这种跟无赖之徒一道聚会简直是极大的痛苦,比宴会还要折磨人。

钢铁生意继续碰上了好机会,十分红火。我认真地全力以赴,不愿因再次更换职业而蒙羞。有好些次我在自己房间的写字台里收藏起一两沓一千法郎的钞票时,我承认,我总是很稚气地凝望着,心里充满喜悦。我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钱。这些钱都是我经营生意的纯利润。我想:现在我已经赚了这么多钞票,从一切迹象看来,将来我还能赚得更多。我生性温和,丝毫不想扩大投资;而且我承认,我真像个吝啬鬼一样,眼睛老是紧盯在这些可怜的一沓沓一千法郎钞票上。

我的妻子不久就为这些钱派上了用场。我们常常举行晚宴,因此我们的社会关系有了很大的扩展。我妻子甚至

① 一种扑克牌戏,两个或三四个人都可以玩。

说要让我在连队里被任命为中尉。有一天,她突然若有所思地叫道:"到我们家来赴宴的人会不会想:这家人请我们吃饭怎么搞的?他们大概经济拮据,要不,你看他们家的这些家具。——应当承认,亲爱的朋友,"她补上一句,"这些家具实在配不上你的社会地位。"

我做了一些争辩;不过后来,那一年,用在家具上的钱不是二千法郎,而是七八千。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意上我岳父应得利润三分之二,但他常执意要送三千法郎给他的独生女儿做礼物。我忘记说了,为了拥有一座配得上家具的房子,我们就搬到我岳父家里三楼上去住。我们为这次乔迁之喜大大地庆祝了一番。

而今,在我不幸失去了妻子十八个月之后,因为没有孩子,我打算仍回殖民地去。我的岳父知道了这件事,便格外钟爱起我来。有一天,天气晴好,他对我说:"为了对你稍稍有所安慰,"他说着就给我看一份他亲自签了字的文件,"考虑到你的工作和勤奋,我要分给你一半利润。"我的一个朋友,同时跟我岳父也很熟,对我说:要是我置这位可怜的岳父于不顾,那我可真是个坏蛋了。我没有立即回他的话,因为怕被他认做坏蛋。我岳父,这个好人,心里老惦念着身体健康,走起路来已经非常蹒跚,不过他对女儿的死并不很悲痛。

当他们来跟我谈再婚的事时,事情就是这样。为此,我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水塔哨所,考虑了一整夜,这件事该如何解决呢。我反复思量,分析了每一种情况;认真地追问自己:在这个时候,若是全部更新家具,把桃花心木的换成黄

檀木的，我会快乐吗？

读者们预想到的结果是，在我妻子去世不到一年之际，——对她，我曾是个很好的丈夫，而她对我也是一个极好的妻子，——我觉得自己有一件事非常惭愧：这就是除了她才去世不久有过一阵子可怕的痛苦外，我自从单独生活以来，反而感到十分愉快。对于这一发现我自觉可耻，我第一次成了一个坏蛋，我自私。过了两天，我以几乎悲痛的语调对我岳父宣布，我对上天从我身边夺去的、我值得爱慕的妻子将永远保持一片忠诚。

"在这个情况下，"他十分平静地回答我说，"应当辞掉奥居斯汀娜，给她五十埃居[①]奖金让她走，另外请一位善于持家的女管家来；因为，现在，每星期六人们看到我床上新铺的白布被单总是湿漉漉的，根本就没干。事情不能总这样下去。"

关于他女儿，他没有说一句话。

于是，我们请了一位曾在贵族院议员家干过的女管家，我自己也特别关心我岳父的生活起居。这好办，我亲自察看人们铺在我岳父床上的被单是否干爽、舒适。

这个好人知道了这件事，抱住我大哭。"你能答应我，"他对我说，"永远不会抛下你妻子的可怜的父亲不管吗？"——我答应了，但他要立一个字据，上面不但写明我可以获得一半利润，而且，在他死后，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拥

---

① 一种法国旧银币，值三利弗尔。圣路易时代也曾铸造过一种值六利弗尔的。

有库存现金、存货和整个商行;他遗嘱里所指定的继承人可以获得十万法郎巨款。

“而这个人就是你,我亲爱的菲力浦。”他像平常那样亲切地对我说;但是我一点也不相信。平常我做起生意来他总觉得我过于大胆,所以我不得不带点勉强让他同意,当然一个巴黎人的自尊心不大肯容许我这样做。实际上我心里有个目标:我爱钱,我有这份爱好已经快两年了①。岳父需要我多长时间我就照料他多长时间。我现在有钱了。如果我失去了他,我就把我的商号抵押了回殖民地。看来我快要变成巨富了。由于我一点也不喜欢日常商务,尤其是钢铁这一行,我总是非常冷漠地干着。

我父亲听说我已经成了这个行当的领袖人物,开始对我十分器重起来。如果我在国民自卫军中职位高升(要是我愿意这能办到),他会更尊敬地对我说话的。可是我并无此想法。我无求于人,不管是父亲还是别人,但愿他们不打扰我的安静。也许最后我将去殖民地定居,我觉得那里的人很洒脱,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外出时就戴一顶草帽,穿着平纹麻布茄克。——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上的通病就是虚荣,这可是对虚荣这种坏风气的一种抵制。这可算是把自然纯朴的习俗体现在行动之中。在我看来,幸福是具有感染性的,我觉得一个奴隶比一个庇卡底②的农民要快活

① 启程去殖民地时19岁,在殖民地生活了6年,婚姻生活了6年,鳏居了2年,总共33岁。(原注)

② 法国北部旧省,首府是亚眠。今索姆省及附近地区。

得多。他能吃饱饭,有衣服穿,病了也有地方诊治,每天晚上跟他的情妇跳舞,无忧无虑地过日子。有一天,要是人们告诉奴隶说按欧洲眼光看来他是不幸的,于是,他的一切幸福就完全成了泡影。我本人实在一刻也不愿推迟奴隶的解放[1]。对于前面说过的这些话,我真有点后悔。读者,你们再看看那些话吧!实在毫无意义。我只想对你说,生活在奴隶们中间倒不会让我感到不幸。我想,这里,就像许多别的事物一样,平常认为真实的事其实全是假的。

不过,我只是想把这些事情用笔记录下来,其他什么也不做;否则我在我的那些同行,那些搞钱的人中间就会名誉扫地;——而他们现在很器重我。他们认为我是个好人,只是有点傻。如果我有见解,如果我说话,那么我在他们眼中就成了一个可怕的雅各宾党[2],中庸的大敌。

我这种在马提尼克了此一生的想法仍然没有中止,或者至少,在晚年来临以前,在那里过上八至十年,这个想法虽则还不曾完全定下来,却让我学会了比较。

我刚才忘记说了,在我结婚两年之后,我们的商行在里窝那[3],一度倒闭,其股息按奥地利的票值清偿,这样倒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看看,而且还免得被我妻子指责我这种毫无意思的好奇心。

在意大利,我买了一些油画。艺术鉴赏对我是一种安

① 1848 年 3 月 4 日临时政府原则上通过:法国宣布这项解放,并于 4 月 27 日颁令,制定规章。(原编者注)

② 指激进派。

③ 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滨地中海

慰，老实说这也是我惟一能够承受的爱好，不久就占据了长久以来我的无可慰藉、深深陷于痛苦的心灵。我想，假如我这样毫无节制地完全沉浸在忧伤之中，人们在我身上将只会看到一个暮气沉沉的老人。

命运再也不会让我们重相见了：这个思想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早就想到我最起码的责任就是在我妻子的老父亲身边代替他死去的女儿。然而，R 先生，他自幼就投身商界，除了做买卖的乐趣之外，他觉得世上就没有别的幸福。他当然是继续经商，而命运既然拒绝了给我心灵的幸福，于是，它就给了我发财致富的幸福。我的岳父已经年迈；既然我不再需要去照料他，看来我可以到那些好地方去快快活活地过一两年：从前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那里度过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

在离开法国之前，我想多多地了解它。从前作为推销员我曾经走过许多地方，但因商务需要，都是飞快地一经而过，现在难道我不可以在旅行中好好观察一下周围的一切吗？不幸得很，我仍然不能完全做自己时间的主宰；高龄使我岳父胆怯而不安，一旦我不再在他身边、向他证实我们的生意仍然盈利的话，这种暮年的胆怯就成了极大的不幸了。

我的父亲，看到我已成为富人，非常高兴。他在一生中最后十五年中曾担任国会议员，给我遗下值十五万法郎的小块土地和八千法郎的债务。他是一位以清贫为荣的、正直而严厉的人。

目　录

维里埃尔，校镇附近

我之所以用第一人称写作，倒并非出于自我中心的缘故，而是因为，如果要叙述简捷，舍此实别无他途。我是个商人，为了做钢铁生意，常年跋涉于外省各地，于是就有了记日记的念头。

法国几乎不曾有过游记，这一情况鼓励了我出版这本著作。我每每外出经历外省好几个月，随手札记，遂成此书。但是我从来不敢谈论我已居住了二十年的巴黎。我觉得，要想认识巴黎，非得用毕生的时间去做一番研究不可。今天风尚支配一切，更甚于前，所以在观察任何事物时必须头脑清醒，才能洞见本质，而不致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在路易十五时代，风尚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它曾经使拉利将军①被判死刑，将军并无其他过错，只是生性暴躁，不够和气而已。今天，风尚同样也能像当年加罪于拉利将军

---

① 拉利将军，即拉利－脱朗塔尔（1702—1766），法国将军，原为爱尔兰人，曾在波兰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屡立功勋。1758年被派远征印度，在马德拉斯败绩，经猛烈抵抗后投降，随以叛国罪处死，后来伏尔泰为他抗诉，1778年平反。

一样，把一位年轻的下级军官投入牢狱。不过，在路易十五时代，为了获得真理也还不太困难：尽管有那么二十多位才气盎然、受雇撒谎的作家，但是为了忘记他们美丽的词句，并无需花费多少气力。

在巴黎，人们在一切问题上常常囿于成见；不管你愿意与否，就让你免却费神思索，只留给你一点言谈之乐。而在外省，人们却为相反的烦恼所苦。当人们走过一处明媚的风景或是鲜艳的中世纪彩绘的遗址时，好了！竟没有人对你讲述这儿有某些值得观赏的珍奇事物。外省人，如果他们那个地方被人认为风景秀美，他们就会用无数夸张、空洞的言词大事吹嘘，那些浮华词藻全是从夏多布里昂[①]先生那儿抄来的，而且抄得很糟。如果相反，一些报纸没有提到在他的乡居旁边有一处迷人的景致，当你问起他附近有没有什么去处值得看看时，他会回答你说："啊！先生，就凭这些满是高大的乔木林子，一年要赚上个十万利弗尔[②]，那真是容易得很哪！"

1837年4月10日，枫丹白露

终于我上了路，我坐在一辆凑巧买到的上好敞篷马车里，惟一的旅伴便是忠实的约瑟夫，他毕恭毕敬地请求我准许他在途中跟老爷搭搭话，可这真令我厌烦。

维里埃尔有一些漂亮的小树林。从维里埃尔到埃松，

---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派作家。

② 法国旧币，价值按照时地有过不少变动，后为法郎所代替。

我脑海中出现的主要念头完全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甚至在最平常的琐事上也如此。我想，要是下次我再乘坐自己的车子旅行，我一定要带一个不懂法语的仆人。

沿途经过的地方实在丑得可怕；一眼望过去，只是几道索然无趣的灰暗线条而已。再看看近处土地一点也不丰腴，矮小的树木被人生生地砍做了柴禾；天气已经很冷，穷苦的农民竟还穿着青布单衣！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美丽的法兰西的地方！我心里思量着："法国在精神上是美好的，她的胜利业绩曾经震惊世界；在世界上这个国度靠了人们相互济助，才使大家过得还不那么不幸。"不过，应当承认——我说这话也许有点得罪读者——大自然并没有在法国北方人们的心灵中倾注下欢乐的幸福之源。

一位好国王的贤明政府决不许富人像在英国那样欺负穷人，也不准教士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就像在查理十世朝代那样。因此，看到眼前的埃松，我想这大概是当今世界上政府对老百姓为害最少的地方了；这里的政府还能向老百姓保证大路上的安全，当他们之间发生争执时还能得到公正的支持。而且，还用国民自卫军和那些高顶皮军帽来让他们高兴高兴。

我一路上听到的一些半是有产者半是乡巴佬的论调还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态度也很冷静；言谈之中总带着几分调侃和开玩笑似的嘲讽口吻，这证明他们确实没有遭受什么巨大的祸害，只是缺少深刻的感受而已。在意大利我就听不到这种嘲讽口气，那里的人们充满激情和愤世的沉默，语

言富于形象,讽刺辛辣。

在埃松我们的一位客户处呆了约一刻钟,目的就是想看看我的这种观察对不对;那位客户还以为我在这里停歇是为了炫耀一下我在这次旅行中有了一辆自备的新马车呢。他拿出上等啤酒款待我,挺认真地跟我谈论市镇选举。当我重新上车时我老在想,今年法国才开始的这类选举是不是会像美国那样,使我们不得不向最下层的阶级讨好呢。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会立即变成贵族。我不愿讨好任何人,对部长如此,对平民也是如此。

我缅想在中世纪,当时不准妇女袒胸露臂,于是那些不幸的乳房丰满的女人就用胸衣紧紧裹住,尽可能地掩盖起来。读者也许觉得这种回顾似乎有些佻薄;我可从来不用矫揉造作的口气和机智的方式说话,上帝不许啊!不过我希望有这份说话的自由。我可以在二十秒钟内找到婉转表达的说法,但那样意思却毫不明确。如果这种自由使读者感到不快,我建议他干脆合上书本,不必再看下去;因为我在商号或聚会中如果跟我同行的有钱人士谈话越是谨慎、平庸,到了晚上写日记的时候,我就越发想自然一些,单纯一些。如果这时我不说实话,那么愉快的心情就会荡然无存,我就无法写下去了。真是毫无办法!

我们法国人放纵不羁的、轻率的愉快心情,我们法国人的风趣会不会像美国费城那样,因为必须取悦于粗俗而狂热的小工匠而被一扫而空呢?

民主能战胜人的天性吗?平民,当他们具有伟大的心灵活动的时候会比有教养的人士更为高尚;凭着他们的满

腔豪情，这是可能的。而那些上流人却常常泯尽自尊心的荣誉走上罗贝尔－马凯尔[①]那条路。他们说，在大革命中没捞到钱的大人物又有几个？

如果政府不是让平庸无能之辈、〔 〕[②]而是允许自认为能言善辩的人把无聊而又无钱看戏的人众召集到教堂里去，那么，不要多久，我们也会像纽约人一样既狂热又烦闷的。我能说什么呢？我只会比他们更烦闷二十倍。我们的特长就是把一切都推向极端，在爱丁堡一些高雅的交谈中，贵族小姐们跟那些青年人只谈某某讲道者的嘉言懿行，有时还引证布道辞中的一些片断。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一向憎恨的查理十世统治下的耶稣会教士反而喜欢的原因，对人民所犯的最大罪行不就是剥夺他们每天夜晚所能得到的些许欢乐吗？

我再也看不到可爱的法兰西的那种粗犷了，我想这种粗犷只有到1860年才会受到人们赞扬吧。马洛、蒙田和拉伯雷[③]的祖国竟失去了这种富于嘲讽、自由不羁、爱好批评、出人意表、勇敢和轻率并存的天性，岂不令人惋惜！现在这些品德在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中已经杳然绝迹，但还潜藏在巴黎街头游荡的少年身上。

拿破仑是1814年在埃松被出卖的。

在到达枫丹白露以前，这里是惟一的景物值得看看的地方。我们突然看到在大路两百尺之下塞纳河浩浩荡荡，

---

① 罗贝尔－马凯尔在当时是公认的一个骗子。

② 初版此处空白。（原出版者注）

③ 马洛，16世纪时法国诗人；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拉伯雷（约1494—1553），法国作家。

奔流而去,涧谷是在河的左岸,斜坡陡峻,林木蓊郁,而旅行人都在山巅。只是,很可惜!这里却没有生长两百年以上的老榆树,这种古木在英国备受尊敬。此类不愉快的事在法国比比皆是,它夺去了自然风景给予人们的深刻感受。我们的农民只要看到一棵大树,心里所想的就是把它卖了赚上六个路易①。

今天早上,从巴黎到埃松的大路上挤满了几百名穿着红色长裤的士兵,他们两人一排、三人一排或四人一排前进,也有些躺在树下休息。这情景令我气愤:这样的行军方式看上去简直像一群散放着的绵羊,真差劲。这样子,会让一些缺少秩序的法国人养成什么习惯!因为奥尔良公爵②举行婚礼,这个团是奉令前往枫丹白露守卫的,可眼前竟是这副模样,只要有二十个哥萨克骑兵冲过来,肯定立即溃不成军。

在快到埃松的时候,我刚好迎上部队。这支部队正停下来等待后面的人跟上,以便军仪整肃地进城。我看到镇上的少女们,一听到军鼓声响,就欢欣若狂,立刻从家里跑出来,成群的年轻人都站在街道中间;大家凝望着部队在村口朝着巴黎方向列队,因为大路极其宽阔,人们看得非常清楚,此时我不禁想起格雷特里③的歌曲:

---

① 法国旧金币,1路易值20法郎。

② 奥尔良公爵费尔迪南(1810—1842)系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长子,1837年5月30日,在枫丹白露与海伦·路易斯·伊丽莎白公主举行婚礼。司汤达在写此札记时故意把旅行日期改动,他写守卫的军队竟在婚礼前五十天提前来到枫丹白露。

③ 格雷特里(1741—1813),比利时作曲家。

在美丽的少女眼睛里什么也比不上
战士们的勇敢更让她们心中欢畅

在法国确实如此;少女们喜爱的是冒险性的勇敢,冒失任性,而不是杜兰内[①]或达乌[②]元帅的那种沉着之勇。一切深沉的东西在这里既不会被理解,也不会受到赞赏。拿破仑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他装模作样,处处表现出喜剧性的姿态,他那一套若是面对意大利的公众早就没戏了。

在枫丹白露的里昂城旅馆吃晚饭,很丰盛。这家旅馆颇为snog[③](安宁、静谧,和颜悦色),很像伦敦附近的Box - Hill。

我前往王家大街尽头的那个城堡,门关着。原因很简单,大家正忙着准备婚姻大典。从前我曾为清点枫丹白露的国家财产到过这里[④];那时的一个职员现在还在,他允许我在白马宫略略浏览了一番。白马宫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克 - 奥雷尔[⑤]安置在罗马卡庇特利神殿的那匹白马雕塑,卡特琳娜 · 德 · 美迪奇[⑥]请人按原作复制后置于此地。一

① 杜兰内(1611—1675),法国元帅。曾参加三十年战争,功勋卓著。

② 达乌(1770—1823),法国元帅。1790年率部起义,参加大革命,后随拿破仑远征,屡建战功。

③ 英文:舒适。

④ 司汤达曾任拿破仑时代的皇家建筑与动产督察官。

⑤ 马克 · 奥雷尔(12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

⑥ 卡特琳娜 · 德 · 美迪奇(1519—1589),法国王后。在法王亨利第三去世后,查理九世时曾摄政,显示出其政治才能,影响很大。她大力保护文学艺术。

位意大利公主对任何艺术品总是怀有深厚的感情。模型(复制品)至1626年才被搬走。这座宫殿于1529年建成,设计并建筑者是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塞巴斯蒂安·塞利奥[1]。

我在这里用我的心灵的眼睛看到了1880年安置在此的一组铜雕:这就是拿破仑告别他的大军时拥抱一个老兵的雕像。

我遇到的第四轻骑兵团,是个模范团队。这些轻骑兵非常自豪,因为今天在法国只有他们穿着盘花纽带上装,下身是一色天蓝色长裤。真应该向那些军官们致敬,他们懂得在这些小地方赋予无限的意义!我还看见了给一匹脾气暴躁的烈马钉马掌的情形,轻骑兵用目光震慑住那匹马,使它一动不动。一个轻骑兵把鞍子放上坐骑,自己披好戎装,跨马射击,前后用了还不到两分钟时间。

人们谈着现行体制中的一位大人物,议论颇多。他昨天还答复恳求他的一位主顾说:

"饶饶我吧!亲爱的,目前,什么也甭跟我说了。这一次远征君士坦丁[2]对我来说就像悬在我头上的赫拉西乌斯·科克莱斯之剑。"[3]

既然无法进入城堡,我只得去寻找驿马,我很想看

---

① 塞巴斯蒂安·塞利奥(1475—1554),意大利建筑师。

② 七月王朝时,法国曾企图征服阿尔及利亚,但法军在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受挫,直至1837年10月13日才签降。

③ 司汤达嘲笑的这位"现行体制中的大人物"可能是指七月王朝莫莱内阁陆军部部长西蒙贝尔纳。此人误将古希腊暴君德尼斯悬在其朝臣头上的"达莫克莱斯之剑"说成赫拉西乌斯·科克莱斯之剑。

看普烈马蒂斯[1]的几幅画，据说这些画现在仍然保存得很好；这样说当然有点夸张，我们这种生硬而矫揉造作的欣赏趣味怎么能延续意大利的简朴风格呢？而且，我们的画家不懂得如何描绘女人形象。我也许连徒叹奈何之情都没有了。

在模仿伏尔泰的小册子里，在《喧声报》的那些文章里，作者们文思酣畅，我们也是无法企及的。比如那不勒斯国王访问王家图书馆（我想，是 1836 年）时说的：Ze voudrais bien m' en aller."（我很想走开）。

当初建造枫丹白露城堡的地点实在选得不好，它处在一块洼地中间。这城堡就像一部建筑学词典一样，什么都有，可就是无法令人感动。枫丹白露的山岩也十分可笑，那份夸张完全是追求时髦。巴黎人在惊奇之余，什么也看不出来，只觉眼前所见不过是阿尔卑斯山主脉的一处两百尺的峰峦而已。因此，生长着森林的土地也变得毫无意趣了；不过，在高耸着八十尺高的树木的这些地方，还是很动人，很美丽的。这个森林地域长 22 里，宽 18 里。从前拿破仑曾在此开辟大道达 300 里，可以纵马驰骋其间。他认为法国人喜欢爱好狩猎的国王。关于枫丹白露有两件轶闻，一件是莫纳尔德契被勒贝尔神甫害死的事，后来勒贝尔本人在忏悔时讲了[2]；还有一件是欢乐修道院的女住持怀孕的事情，这是路易十四的父亲 A 公爵在路易十四小睡时讲给

---

① 普烈马蒂斯（1504—1570），意大利画家。

② 见拉普拉斯著《选篇》第四卷，319 页（司汤达原注）。

他听的，这位父亲对他女儿担任住持的那个修道院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1]。

莫纳尔德·契很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所侍奉的公主。在行刑时，执行克里斯蒂娜判决的三个卫士之一的宝剑砍在那个可怜的不忠实的情人脖子上都砍得变了形：这是因为他平常一直穿着重达九至十利弗尔[2]的锁子甲。

我倒宁愿有那么一位警察局长，有时派个人来检查我的证件，而不是这样不得不武装着行走：那样我的生活会更舒服一些。不过我并不值什么，我算不上勇士，只要一听到危险，脸色就会有点儿泛白。

4月11日，蒙塔日

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小城。这小城自从1814年以来已经大大地变了样，变得很美。她竟也能享受到西哀士[3]、米拉波[4]、丹东[5]和其他一些大人物所倡导的改革的好处，而现在这些改革却受到了侏儒们的横加诬蔑，还居然成了

---

① 见圣西蒙《回忆录》(原注)。

② 法国古重量单位，1利弗尔=490克。

③ 西哀士(1748—1836)，法国教士，宪法理论家。1789年他著文力主第三等级有权起草宪法。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后曾与拿破仑、迪科同任执政。

④ 米拉波(1749—1791)，贵族。法国著名演说家、政治家。大革命期间，他先是维护王室，后担任国民议会议长。

⑤ 丹东(1759—1794)，律师。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家。1793年第一届救国委员会主持人，事实上的政府首脑。1794年在政变中被处死。

一种时尚。在一家陈设得非常优美的驿馆里吃晚饭,吃得很好。这整整一天中间,我没有遇到一个粗鲁无礼的马车夫;我付了五十个苏,[1]但许多车夫骑马都很差劲,这真叫人生气,我想,如果有一天普鲁士兵在俄国人驱使下袭击我们的话,完全可以征召这些驿站马车夫去当兵。在离开之前,我去看了一下罗安河[2]和布里阿尔运河[3]沿岸散步的地段,实在毫无意思。

4月12日,纳维

经过一段极其荒芜的地区,进入卢瓦尔河河谷,我知道人们把这里叫勒加蒂内。从布里阿尔开始,我们就在连绵不断的山坡之间上上下下,这些山坡都向着卢瓦尔河延伸。为了到达这条河似乎应该把大路建在堤坝上面。

1837年4月12日,科纳

靠近卢瓦尔河岸的地方,树木已开始发芽,勒加蒂内地区那种令人愁绝的景色完全消失了。在经过卢瓦尔河畔一大镇时我感到口很干;我走进一家臭气熏人的咖啡店找点水喝,水很难喝,早就该买八个像都灵装酒的方形瓶子放在旅客的脚跟后头那个角落里才是,这样,旅行人就既有酒又有了水,每逢到了有泉水处,还可以灌上新鲜的水。

---

① 1法郎=20苏。

②③ 罗安河是塞纳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蒙塔日。布里阿尔运河连结卢瓦尔河和塞纳河。

我在科讷过宿。住在这小镇上一个蹩脚客栈里，我还是得去看看卢瓦尔河沿岸的那些铁锚铸造厂。人们让我注意到工厂的围墙上河水猛涨时留下的印迹。水位增高得真是惊人。

我看到一座横跨卢瓦尔河的悬桥，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桥被这里的人看做是这一带最丑陋的东西。法国人的有些想法真是可笑。会不会是建这座桥的工程师颌下的领带打得太高，于是给人一种神气、自满的印象；会不会是他因为其他严重的过错把这个小镇上有产者的虚荣心给刺伤了。由于支撑桥面板的拱墩早已断裂，有一天桥板突然脱落，三个行人刚好走过跌入河中淹死了。建桥本当采用香槟省拉罗什出产的铁才是；可这里也许因为疏忽却用了贝里的劣质钢材，因此发生事故。总之，人们没有能预见到钢铁的质量有毛病，突然间铸得好好的铁条一下子断了。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呢？

这桥通往卢瓦尔河中的一个小岛，款式并不新颖。像这样的大河里竟有许多小岛，实在可笑：一条整治良好的河流，河中的小岛应该是很少见的；但是，卢瓦尔河中却重重洲渚，简直成了常规，河被分成两三条支流，到处都缺乏水源。这座倒霉的桥通到一条贯穿全岛的路；岛屿本应十分美丽可观，只是可惜没有树木点缀。人们认为这座桥影响了附近人们的情绪。恶劣情绪，这就是外省的不幸吧。在殖民地人们绝不会染上这种情绪。

为使我的这种想法得到充实，我走进了一家杂货店，店主是个妇女，我买了一些葡萄干。这时有一面貌愚蠢的农

民,穿着蓝帆布衣服,正从桥上走过。女店主对我说这人一年只吃八次肉,平常就靠干酪生活。在收获季节干重活时,农民们才能喝到一点劣质酒。人们把水掺在从压榨机里才出来的葡萄渣里兑成粗酒;我们的人宁可自豪地喝这种酒,也不喜欢比利时或苏格兰的那种烧酒。

黑人比较快活。他们吃得很好,每天晚上都和他们的情妇一起喝酒。这些农民非常朴实,若把他们培养成军人,他们一定会欢喜得发狂吧;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的精神状态足以达到他们体格的高度。当他们抽到一个坏号头时,最可怜的人一下子就成了最失望的人。但是只要过上半年,他们就会在营地大唱其军歌了。

4月13日,拉沙里泰

马车飞驶过拉沙里泰小城的时候,车轴忽然断了;这大概是对于今天早晨我老是惦记着钢铁毛病的惩罚吧。这是我的过错:我早就盘算过,我要是有了一辆自备马车,我一定请人用六块富瓦里出产的低碳钢材当着我的面打造一只结结实实的车轴。

约瑟夫为此十分恼怒,这倒叫我心里暗暗发笑,我一点也不生气。若是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在勒加迪奈那荒无人烟的大路上的话,我可要狠狠地诅咒一番了。周围一带住的都是些靠干酪活命的农民,我们怎么办?怎么才能把车子拖到离这儿最近的修理作坊去呢?我检查了一下车轴的纹路,纹路变得很粗,使用时间似已过久。我再仔细察看铁匠的手艺,倒觉得非常满意。我不声不响地叫人送了四瓶红

酒到修理厂,此举博得工人们普遍的好感,这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我指点着,一会儿就修好了。

幸好,这里的客栈极佳,挺 snog。可是在拉沙里泰干什么呢?我去参观了格拉撒先生的陈列室,这人很有教养,对收藏中世纪古物非常热心。据说拉沙里泰这个地名[①]来自圣-贝奴阿教堂的某些僧侣的善举,他们常接待旅客们在修院住宿,但我对这一说法颇为怀疑。我想他们接待僧侣和朝圣者倒是很有可能的。拉沙里泰教堂系菲力浦-奥古斯特[②]于 1216 年重建,十分宽敞壮观,祭坛和正门尤其令人赞赏。我用了两个钟头留连其间,连车轴断裂和因此生气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这座教堂的外形宛如一十字或拉丁十字。大殿和侧厢曾经重修,并无特别之处;惟祭坛和正门还保留着菲力浦-奥古斯特时代的艺术特色。大部分拱穹均作尖形,但有时可见罗马圆拱:环绕祭坛和间隔祭坛与侧厢的圆柱也都是罗曼式建筑;既然都建于 1056 年,自然采取这种模式了。它们显示出哥林辛柱形的遗韵。

这个广厦有一部分曾经拆除过;这样,在到达教堂现在的大门之前,人们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广场上有从前大殿的墙壁,而今只剩下房屋正面的一座塔楼,楼屋很高,系 13 世纪时所建。它所有的窗子都分做两截,成双成对,十分玲珑秀美。

---

① 拉沙里泰,法文 la Charité 的音译,意思是"仁慈"、"慈善"。

② 菲力浦-奥古斯特(1165—1223),法兰西国王。

一些原来附在这个塔楼脚下的浮雕已渐隤瀌，由于梅里美先生的照拂[1]，在两年前都已搬进教堂里面。所雕某些人物的手指与他们的面部长度相称，而衣服和绣品镌刻都极细密工整，双目均系用深红色玻璃镶嵌而成；有些装饰线脚尤其精致，几令人疑为古代文物。

我又回到铁工场，车轴还没有修好。于是我乘了一辆小马车前往参观古行道遗迹，从前这里是一座城。我看到了连有柱石的附墙柱，柱头饰物的每个角都冠以人首和兽头。这一切都丑得可怕。我感到自己还没有渊博到足以喜欢丑陋，因为在柱子上，我实在看不出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才华。

古行道的建筑技艺十分奇特，几乎可以远溯到10世纪时那种属于最深邃的初民野蛮时代的东西。

再回到拉沙里泰，车轴仍然没有修好。我走进咖啡店。为了给予我在这里遇到的人们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我跟他们讲述了我是因为商铺倒闭才去里昂的，不幸车轴损坏，遂致滞留贵邑。这些他们早已晓得了，还知道我曾去过古行道。听他们说，在拉沙里泰和奥尔良之间没有航船通行。他们也许在心里暗暗笑我，但当我谈起南特的这段航行经历时还是很有礼貌的。

这个法兰西的中心仍然很落后：大概在一千年前还比较好；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它不比其他地方差。在咖啡店，

---

① 梅里美（1803—1870），法国小说家，是司汤达的好友，曾任法国历史建筑物督察官。

我邂逅一位重要人物，他挺好奇地猜测我究竟是官员呢，还是个普通商人。我开玩笑，使得他每五分钟就得改变一下他的推测。他跟我说从前诺曼人曾经在拉沙里泰大肆抢掠，纵火焚烧。

从布里阿尔到拉沙里泰的这条大路，尽是上下坡，实在崎岖难行。我知道今天早上我的这种想法已经传到莫舍先生的耳朵里了。莫舍先生这人很聪明、勇敢，他是奈维尔的总工程师。他准备沿着卢瓦尔河建造一条大道，这件事使得那些有幸居住在这条大道沿途的拉沙里泰的地主豪绅们怒气冲天。这些老爷们根本想不到公益也算是一个理由。他们坚决不选这位发誓要在他们房前屋后修一条从巴黎到里昂的国道的人当议员。旅客迟二十分钟到达里昂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车轴直到晚上十点才修理好；教堂实在令我喜欢，所以在这段等待的时间我又回到教堂。我兴致很好，爬上那个绮丽的塔楼，从高处远眺，只见日头隐现在密林后面；卢瓦尔河蜿蜒远去，一望无际。我的向导非常通达博识，对我所有的提问都一一解答，十分清楚。当地的业主主张在这个塔楼和教堂之间开个大口子，就在这陡坡深处，这就是他们针对总工程师提出的相反计划。向导对我说，无疑，总工程师被这群卢瓦尔河的地主们收买了。

巴黎与像拉沙里泰这样的小城市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就是：在巴黎，人们看一切都是通过报纸，而拉沙里泰的中产者看东西完全是通过自己的眼睛，进一步说，他们总是以一种深沉的目光仔细凝注着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在巴黎,如果有些人群聚集在街头的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也许会弄脏我的白色长裤,于是我只有回家。这时若是我看到一个有点教养的人,我会向他打听那边喧闹的原因。

"是个贼,"他对我说,"他偷了一座钟想从窗子跳下去。"

"哦!"我想,"反正明天我会在《法院公报》上看到详情。"

什么都是由报纸给综合到一个观点上,这真是巴黎的一个最大不幸,也是文明的最大不幸,增进人类幸福的最严重的一大障碍。这种综合只对政治方面有利;而对于艺术和文学则有害。举个例子:一位医生在城里行医,名气不大,为了招揽病人,就在报纸上自我吹嘘一番。他替报社的头头全家看病,并给他提供吹捧自己如何如何光荣的文章,然后由那个头头加以润色,安排发表。一个人就这样逞其才智,经常用许多油滑浮夸的词句,胡吹一气。一些医生、画家的声誉完全是由他主宰的。为吉罗代[1]大事吹捧的不就是报纸吗?

报纸,对政治利益而言那是极好的而且是必需的,然而这种浮夸之风却毒害了文学和艺术。一家报纸所吹捧起来的伟人死了,于是他的英名亦与之俱亡;这只要看看吉罗代就是。与他同时的普鲁东[2],却无人赏识,贫困交加,终其

① 吉罗代(1767—1824),法国画家。
② 普鲁东(1758—1823),法国著名画家。

一生未能走过艺术桥①。(我见过他。)

在一些不受报纸支配的城市,如米兰,人们是先去观赏画幅,然后才看评论文章。因为公众对于绘画都有自己的见地,所以新闻记者在谈论一幅画作的时候,也不得不约束自己,以免贻笑大方。大城市里的报纸因了政治需要,于是产生了可悲的浮夸吹牛的需要。这种浮夸吹牛、招摇撞骗成了 19 世纪独有的、惟一的宗教。

有哪个大人物敢于羞红着脸承认自己为了向上爬曾经干过招摇撞骗的勾当呢?这种喜剧式的表面文章(被认为是必需的)以一种说不清的虚假,甚至十分恶劣的东西影响了巴黎市民的社会风气。天性于此毁了一个人,精明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聪明去演出这一小点必需的喜剧。

嘿!对啊,必需啊,要是你昂着头,高高地系着领带,出现在林阴大道上,大家一准会说你倨傲。当然,这一事实无法抹煞。但是,从政治上说,我们的自由除了报纸实在没有其他保证。我刚刚指出也许正是自由扼杀了文学和艺术。我们的确陷入了粗劣方式,在这项失败中我找到了三四个原因。我们会摔断脖子吗?

4月14日,讷韦尔

晨八时到达讷韦尔,此间距拉沙里泰仅六里,只是我要打交道的人都下了乡,这一来我差不多就像先前在拉沙里泰那样,不得不设法自己消磨时间了,尽管我在这里和附近

---

① 这是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桥,桥那边是卢浮宫,收藏名画甚富。

的铁工场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讷韦尔位于尼埃弗尔河与卢瓦尔河汇合处，城区在一小山上，仿佛一圆形阶梯剧场。山顶建有教堂和城堡，街道上下都是斜坡，屋舍虽不好看，但很有气派。

我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书，凑巧我在一家书店里找到恺撒的《高卢战记》，这位统帅曾屯扎精兵于此，并称此城为Noviodunum。在法国旅行，这倒是惟一的一本到处都可以找到的书。这些日子，来自各方的种种奇怪推论搅得我心里又烦又累，阅读却令我耳目一新，神清气爽。这本书的高旷简练恰好与充斥于外省的那份繁文缛节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去参观了王家炮工厂，这厂每年可铸造二百三十尊大炮；我还去了本城图书馆，我原想在这里观赏到罗马时代的伟大遗迹，但却一无所获。

我相当喜欢圣－艾蒂安教堂；但要进入时必须走下好多级台阶。这座教堂建于1063年。当时的建筑风尚还保留着不少古代艺术意趣。它属于罗曼式建筑，中间大厅比较宽广，令我感动。这一点证明了我并不熟悉基督教徒的真正风格，教堂大厅柱子的间距越是狭窄、逼仄，它就越能表现出苦难的意味。

罗曼式建筑的特色（或者，由一些缺乏自信的建筑师设计的屋宇，仍然保持着古代罗马宫殿的韵味）是结实；祭坛周围环以圆柱、半圆拱腹的拱孔：这里都是这种样式；依我看，这抛弃了苦难和地狱的想法。读者是否也这样想呢？

我们看到了十分粗糙的柱群的祭坛顶部（这些柱头几乎跟柱身一般高），所有的耳堂都有一垛高达拱穹的墙把

它跟大堂间隔，但在下面却是巨大的拱廊，完全敞开。

鲁昂的圣－乌昂教堂那些著名的美丽小圆窗（上面镶嵌着红、绿、蓝的彩色玻璃）在建造讷韦尔圣－艾蒂安教堂时还不曾有，所以这里墙上只是一些狭窄的小牛眼窗。

圣－艾蒂安教堂的正门和装饰物实在贫气。

另外，有一座罗曼式长方形大教堂，名叫圣－救世主教堂，过去曾经草草改建过，其顶部如一堆干草的仓屋，下面很像车库，惟其中雕塑珍品颇多。外省人把他们这些建筑也像巴黎的圣母院、圣絮尔皮斯教堂那样，一律刷上难看的淡咖啡色灰浆。圣－救世主教堂墙上和柱身的灰浆剥落后，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明红色泽。有些柱头显露出美丽的翠绿，某些部分则金光闪闪。祭坛上方设有一峨特式大钟。

圣－救世主堂旁边还有一座圣－热奈教堂，整体呈希腊十字形[①]，表现出从半圆拱腹至尖形拱肋的过渡阶段。教堂中细部极其华丽，可能属于12世纪末工艺。

圣西尔大教堂系一罗马式长方形建筑，部分曾于13、14、15世纪时重修。

就像巴黎圣母院和鲁昂的那座秀丽的圣－乌昂教堂一样，圣西尔教堂的祭坛明显地向左倾斜，建筑师似乎有意让人遐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濒死时头是向右倾侧的。

我觉得圣西尔教堂不够轻灵，但其所处位置很好，它那滞重呆板的钟楼偏偏颇为尼埃弗尔的农民们所喜爱；他们都被峙立在屋角上的巨大雕像吸引住了。一座蛮族时代的

① 这是一种正方形建筑。

教堂，如果至今还能令农民们喜爱，这就很了不起。

在恐怖时期[1]，法国曾经把罗马宗教看作自由的死敌，峨特式教堂里大部分圣者的头部都被砸烂了。惟有讷韦尔钟楼的巨大圣像安然无恙，保存完好。

市政厅的正门令我心中十分喜悦。从前这里是讷韦尔伯爵们的城堡；这项建筑属于文艺复兴初期，那是个辉煌时代，于峨特式回光返照中，古代建筑的庄严淳美重新展现出来，无限优雅。

公园景色非常宜人。

我闲暇无事，任随导游带领着到处游览。他领我去了塔特尔大街的一座花园；我看见墙上有两个爱奥尼亚式的圆柱：这是按照古物仿制的。

在那个花园旁边，还有一处园林，其中有一路易十二时代的墓，制式甚美：上面饰有迷人的小雕像，保存尚好。

4月18日，讷韦尔

我在刚经过的这个小城里遇上了一位号称颇具才智的中年人，这是当地的精英人物，我有幸与他共餐；而因为我是个巴黎人，尤其是经常旅行在外，于是他对我讲了一席话，这给他博得不少声誉。

1815年至1820年内，罗贝尔松先生，这位自然科学家、魔术师、幻景的发明家，等等，曾经在城里举行过一次晚会。在晚会上，他神情悲怆地擎起一只彩色杯子，对众人说：

---

[1]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从1792年8月至1794年6月。

“先生们,这只杯子唤起了我一些既甜蜜而又苦涩的回忆。通过我的法术,先生们,你们看到的这只普普通通的杯子,实在是蕴含着我亲爱的第三位太太遗留在尘世间的一切。在她去世之后,先生们,我即将她的遗骸放在柴堆上,按照古老的方式,予以火化。但我施法,将她的遗体化做玻璃,于是,每当我在这只杯子里啜饮的时候,我就会触景生情,想起我的第三位妻子。”

“那么!先生,你先前的两位太太,你是不是都放在酒瓶里了?”德……C先生猛然大叫起来。

就是这句话,这句可怜的话、充满才情的话改变了他的生活。顿时赢得一片掌声。从这个了不起的日子开始,C先生就放开嗓门,开了腔,任何人的讲话他都要打断,在他面前任何人都不敢怀疑他说的话。他对我谈起杜尔汉爵士,他说:杜尔汉将令奥孔纳尔感到逊色,因为他更高贵。

如果说一个外省人极其腼腆的话,那是因为他十分自负。他以为大街上离他二十步远的每个行人都在凝神看他,而如果哪位老兄偶然失笑,他会恨他一辈子。

罗贝尔松那个遐迩闻名的晚上,C先生竟在四百位上流人物众目睽睽之下讲了话,要是他不成功,那他就整个完了。于是他提高嗓门、十分清亮地大声发言。兴许这份勇气就使他成功了一半。

你有没有读过费尔丁[1]的《汤姆·琼斯》呢?——这位

---

[1] 亨利·费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汤姆·琼斯》是他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作家早就被人忘了吧。这部书在小说里的价值完全等于《伊利亚特》[①]在史诗里所占的地位一样，只是，就像阿基琉斯[②]和阿伽门农[③]一样，费尔丁笔下的人物，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过于粗糙。良好的态度会促进显著的进步，并要求每个人将他的自然欲望稍稍收敛。在《汤姆·琼斯》第八卷上，我想，一个当上了收税吏的仆役在一座谷仓里观看演出悲剧；开始，他相当满意，后来他才发现那个扮演国王的演员缺少一点高贵气派。

自从离开巴黎之后，我没有哪一天不曾遇到这类当上收税吏的仆役。这种人一点高贵气派都没有；他们的理想就是扮演当国王的街头艺人，或者，说好一点吧，也就是像个率领乐队，迈着整齐步伐前进的军乐队队长。

就这一句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可以说他们根本没资格评论艺术。

因此阿弗朗什的可敬的公民们赞美他们的瓦尔于贝尔将军，就像蒙披利埃的人敬仰肥胖的路易十六[④]，凡尔赛的人赞赏他们的奥什将军[⑤]一样。

于此我实在无话可说。无论用什么文笔，无论用什么我能想到的惊人警句，我都无法把外省人那种贫乏的对话

---

① 《伊利亚特》是一部古代希腊著名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

②③ 这两个人是《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阿伽门农系迈锡尼的王，他带领阿凯亚部族，攻打特洛伊城，阿基琉斯是该族中一个最勇猛的将领，他曾战胜赫克托尔，初步赢得胜利。

④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死于断头台。

⑤ 奥什(1768—1797)，法国将军，法国革命时在击溃保王党战役中建有功勋。

勾勒出一个所以然来;对于外省生活中那些高尚人士的种种狭隘小气之处亦复如此。人们不会相信理智的人会兴致勃勃地关心这些事情;不过如果有一天他们看到了外省烦恼的深处,那么一下子就全明白了。我认识一位挺聪慧的妇女从讷韦尔去奥尔良,她的一只箱子里只放了一半东西;她害怕箱子里的东西会因磨擦而受到损坏。我给她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她去街角上的包装商店弄些碎纸边子塞满就是。

"够了,"她的丈夫对我说,"搞不好到了奥尔良人家要笑话我们。人家会说:'瞧他们噢,怎么没有把箱子里要装的东西点点数,却弄了这么多碎纸片子运到奥尔良来了。'"

打从1815年,尤其是1830年以来,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每个家庭的成员都是孤孤单单地在家里生活着,就像鲁滨逊生活在他那个荒岛上一样。城市只是无数个离群索居的人家的集合体罢了。

4月19日,尼凡尔奈

翻开1829年的王家历书,你就会看到贵族人士占据了全部高位;现在这些贵族都住在乡间,依靠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二生活着,并经营自己的土地。如果他们的心思只放在土地上这倒也是一种快乐生活,除了田庄以外,每个地主都有150阿尔邦[1]为他们所夸耀的保留地;许多人把周围凡

① 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1阿尔邦=20至50公亩。

可出售的东西都买下来，于是，十年之后，这些老爷们又可以拥有不少上等好地了。

碰上他们确实幸运，在他们家里人们看到别处鲜见的一种周全礼貌、风雅谈吐，尤其在新富之家更是如此。不过，若说他们的言语既愉悦又轻快的话，但最后却难免令人悲怆，因为实质上这其中总是有些不安情绪。

由于从 1830 年以来他们所获得的地位，这些和蔼可亲的法国人也只是任凭岁月流逝而已，实在他们并没有真正生活过。年轻人没有在君士坦丁堡挥舞过军刀，五十岁上下的人也没有掌管过省区行政，这样一来法国可就完了，因为许多人熟谙法律和规章，而且大家都拥有愉快的沙龙，只有他们本人愿意，他们才会变得粗犷。对于一个出身名门的人，犷野就像说某种外国话那样，他可以学着说，可怎么也说不自然。今天有多少身居高位的人能流畅地讲这种语言呢！

午后，我跟一位熟识的绅士闲谈。他有一块好地，很快地他利用近乎商业性的投机发了财。当他由于两个钟头的谈论变得兴奋时——谈话老是涉及到政治方面——他对我说：

"我把我的那些住在乡间的朋友分为两类：订阅《日报》(Quotidienne)的和订阅《法兰西公报》(Gazette)的，应当承认《公报》在离巴黎二十里之外就无人理解；他们觉得有时报纸似乎沾染了某种背叛意味，等等。"

下面是 N 先生对我讲的某大省区的一位局长和一位乡间镇长的对话；不过以 N 先生的机智，无疑这是经过他

美化了的。

局长：

那么，镇长先生，你会觉得满意啰！

镇长：

至少，先生，这一回，我们乡镇的事总算有了个圆满结果。真是来之不易。

局长：

你总该给我捎点什么吧。

镇长（十分殷勤有礼的样子）：

先生，凡是您委托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加意完成。

局长：

你不明白，先生。你们乡不是以奶酪闻名吗？那就给我寄两打来。

镇长生气了；一回到他的小城，他就赶忙把这番对话跟别人说开了，大事传播，称这官儿腐败，厚颜无耻，等等。当地的聪明人思量：无论如何，既然我们区里有那么多事要办，那么，对我们来说，二百四十法郎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儿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他们在一份活页上写成决议。于是人们不仅要送去二十四块奶酪，而且还预付了运费，连包装整个开支是二百五十二法郎。

4月20日，尼凡尔泰

下面是今晚在一座漂亮的城堡里人们所谈起的事情。

布朗先生是本地的公证人，为人正派，不过他遇事总是怕受牵连。他在工作中曾经碰到过一件凶恶的怪事。

大约是八个月或十个月以前，一天晚上，他被召请到一位有钱的乡村地主家里，这老财主前些日子到城里他女儿家探望，染上胸膜炎，病倒了。公证人到达时病人已经讲不出话，法律规定，在此情况下，可以用动作示意来立遗嘱，不过得有两个公证人在场作证，于是布朗先生又请来一位同事。这家人让他们等了一会儿，随后，就把他们带进一间非常暖和的小卧室。人们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怕病人着凉咳嗽。房间里光线很暗。

布朗先生走近病人，发现这老者脸色特别苍白，裹着被褥，卧在一个深凹进去的床龛里，气味难闻。床笼罩在宽阔的床幔中间，几乎看不大清楚。两位公证人在一张小桌子前面就座，离床顶多才两步远。

他们问病人是不是想立遗嘱，病人的下巴在被子上略略动了一下表示是；再问他是不是想把财产的三分之一给他儿子，病人纹丝不动；又问他是不是想把这三分之一给他女儿；病人的头又连点了两下，表示是。正在这时，家里的一只狗突然闯进房间大声狂吠，猛窜到公证人的两腿中间，想接近床沿；人们连忙把狗赶走。然后人们读遗嘱给濒死的人听，病人连连点头，表示同意这一切。

文书办完后，两位公证人起身准备出屋；原来狗闯进来的时候，公证人布朗先生的手帕掉在地上了，这时他俯身捡拾，可是，他一低下身子，就清清楚楚看见床底下有两只没穿鞋子的人脚，他觉得非常奇怪；但仍然跟他的同事一道离

去。到了楼梯下面,他跟同事讲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两个人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他们走出病人的女儿的家——这女儿可是本城赫赫有名的一位女强人。他们想应该回头再到她家看看,可是找个什么托词来说明为什么又回头呢?

"亲爱的同事,"另一位公证人对布朗先生说,"这双农民的脚跟我们作的合法文书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位公证人都很正直,只是他们有点害怕得罪那个濒死的人的女儿,她是本堂神父的侄女,而且还是两三个慈善机构的会长呢。

经过一番充满焦虑的讨论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再去。那家人带着明显的惊慌神色接待了他们,这教他们更加感到困惑。他们不大懂得怎样去说明他们为什么再来,但终于那个第二公证人问起病人的情况,人们把这两位再领到卧室门口,又让他们看拉得严严的帐幔——病人在立过遗嘱后已经感到十分疲倦了。人们把午夜以来病人的种种又加重了的症状详细告诉了他们;话一说完,就缓缓地把他们领向门口。两位可怜的公证人,无话可说,仍旧走出大门。

当他们走出这家人家还不足百步,布朗先生对他的同事说:"我们在这里陷进了一桩麻烦;不过,如果我们不拿定主意来管一管,那么我们的下半辈子都会因此受到良心谴责的。这是关系到八万多法郎的一笔财产的事情,那个不在场的儿子被剥夺了继承权。"

"眼看我们的追查落空了,"第二公证人说道,"要是那女人着意找我们麻烦,她会说我们耍无赖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负疚的心情变得更加令人难受。

两位公证人实在感到苦恼,于是他们拿定主意再次登门。

仿佛有人早就在窗口窥伺他们的行动。这一回是病人的女儿亲自接待。这女人大约有三十五岁光景,在当地一向以德行卓越、口才辩给著称。两位公证人才准备解释,话就被她打断了。她成了这场对话的主宰,最后,他们准备讲话了,她忽然泪如雨下,大谈她也许即将失去的那位尊贵的父亲的种种德行。两位公证人费了好大周折才得重临濒死者的卧室。布朗先生弯下腰去仔细察看。

"您究竟想找什么?"那位以高尚德行著称的女人尖刻地对他说。从这时起她跟他们说话都是满脸愠怒,这让两位公证人心里骇怕,他们走上了多么危险的境地。这样折腾了三刻钟,终于他们被回绝了,又来到街上。布朗先生对他的同事说:

"我们简直像小学生一样就这样被赶到了门外。"

"可是,老天爷!要是这泼妇再纠缠我们,我们这就算完了。"第二公证人说道,眼睛里含着泪水。

"你认为她没有看出为什么我们会再到她家吗?如果那老头儿不是已经死了,那么两天后他也一准会死;她毫无危险,那她就赢了,而我们就会被这伙人作弄得脱不了身。"

"我们这一下招来了多少对头星!"第二公证人叹了口气说。"这位夫人有人撑腰!而我们,只有一些自由派支持我们,他们缺少行动,而且一个子儿都没有,都是些爱深思熟虑的人。"

这两位公证人心里总是感到内疚,十分苦恼,于是他们

一同去到王家检察官家里，请示解决办法。开始这位谨慎的法官佯装不懂，接下去他仿佛也跟他们一样感到棘手，让他们把这件事一连讲了三遍。最后他认为在这件相当重大的案件中，怀疑对象又是像 D 夫人这样一位尊贵可敬的妇女的话，只能采取书面检举。两位公证人与王家检察官相对无言至少有五分钟之久；也许两位公证人最好是不受理才好吧。

就在这时候，有个警长闹闹嚷嚷地到来了。这人年轻，穿得漂漂亮亮，从巴黎调过来才六个月；他让把这件事从头讲了一遍。

“哎！先生们，这分明是一件遗产继承的事。”他说着大笑起来。

两位公证人和王家检察官听了这句过于轻率的话不禁一惊。

“不过先生您也许不知道，”第二公证人浑身颤抖着，说：“这位 D 夫人是什么人吧？”

“如果王家检察官先生认为可以准许，”警长又说，“我就跟两位公证人先生去这位可怕的 D 夫人家；布朗先生可以当着我的面讲述他看见床下有个人的两只脚。我就问为何有两只脚，其余的事由我办。”

于是就决定这样去做。夫人一见这位警长，脸色刷白。立刻警长换了副老练口气；他声称这其中有某种犯罪行为，罪当罚充苦役，甚至示众。D 夫人蓦地昏厥了过去。她的丈夫进来，终于承认他岳父在公证人到来以前已经死了两个钟头，但矢口咬定死者意欲把所有家财都留给女儿，等

等,等等。他又讲了一大堆他的善意和原委,还有那个不肖子的恶劣行径、挥霍无度,等等,等等。说着说着这位女婿又渐渐增加了勇气。警长打断了他的话,再次谈起服苦役和示众。

随后,年轻的警长发了一通脾气,他觉得这很起作用。那个女婿,声音微弱地央求两位公证人把原来的那份公证文书交给他,他一手撕得粉碎。警长让女婿承认了那床下两只脚是他的农庄庄户的脚,这人亲自见到他岳父临终时的痛苦。为了让岳父立下一份有利于他们的遗嘱,他们想了一个坏主意:在床里头抽掉两块木板,然后教大胆的农户坐在地板上,头几乎跟立遗嘱人的头一样高,用手很容易地托住死者的头上下活动。

我也像读者一样,觉得这件凶恶的故事写得太长;可每位听众在转述这场斗争时又添上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在旅行中我听到过许多与此类似的事情;在小城市里,常常有不少猜忌。不过,两三个月之后,人们又谈论别的事了。在与此同样的案件中,要紧的是把狗牵得远远的,不留在屋内。

4月22日,默伦

默伦值得一看的地方只有蒙莫朗西公爵的墓,公爵是在1632年被黎塞留红衣主教处决的。我们在图卢兹能看到当年荣膺斯职的那把不大的砍刀。

一个外省导游,既胡乱吹牛又很粗俗,带着我把他介绍的那些珍奇事物浏览了一番,令人扫兴。

总的说来,我喜欢的是对自己家乡之美一无所知的外省人,而不是那种狂热的哥儿们。当一个阿维尼翁的居民对我夸耀伏克吕兹的泉水时,他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冒失鬼在跟我大谈其我喜欢的某个女人,他用尽浮华词藻赞美她并不具备的那些美的地方,这在我可压根儿都没有想过。所以他的赞美就成了一堆反话。

但我厌恶的这种粗俗、浮夸也使我失去了欣赏离默伦五里的奇妙的圣墨努教堂的机会,那里有许多模仿哥林特和大部分属于罗曼风格的柱子。由于廊拱的推力不均匀,这座建筑物现已濒于倒塌。

距离默伦不远的地方,苏维尼有座高大而壮丽的教堂,其中部分建筑是罗曼式,其他的也许可以上溯至8世纪,这是普罗旺斯最大珍品之一。此教堂于919年为骑士艾玛尔重建。这里还有布崩王族诸公爵的墓园。大厅是罗曼式,祭坛则是峨特式:其中甚多华丽的罗曼风格装饰物。

关于罗曼式和峨特式这两种建筑风格,我想在此说明一下。

罗曼风格起源最早,它继公元一千年原始时期而生。这种建筑很坚固,质朴,但用材粗糙。

继之而兴的是峨特风格,当时教会还富裕,能雇农民干活并宽厚地付给工资。这种建筑异军突起,外观挺拔峻秀。

它以修长的柱子支住极其高耸的穹顶,把窗户扩大,并用细薄的中梃分隔窗格,中梃纤细得简直令人很难相信其坚固性,比起罗曼风格来它更常用尖形拱肋。

峨特式建筑注重激发教堂中信徒的想像力;但是,在外部,它普遍采用拱扶垛围绕建筑物,使房屋各方面都得到支撑;而且那样子看上去仿佛就要倾倒。强大的习惯势力使我们看不到人们从儿时起就教我们否定的事物。

下面是一个小小的年表,我建议大家熟记于心,这有助于广学博识。

公元 1000 年之后,开始走出 10 世纪时的极端原始状态,罗曼式风格诞生。

1050 年,装饰或华丽的罗曼式风格。

1150 年至 1220 年,过渡时期。

1200 年,峨特式风格兴起。

1260 年,装饰或华丽的峨特式风格。

1350 年,火焰峨特式风格。

在窗户垂直分割线上的装饰轮廓(窗花格)接近大写 S 形,使用燃着的柴火烤成 S 形。

1500 年,峨特式向文艺复兴风格转型(在法国这种建筑被称为路易十三风格)。

1550 年,文艺复兴风格完全确立。

人们以立体柱头来区别 8 世纪与 9 世纪初的建筑风格,不过这种柱头款式只有在莱茵河一带可以见到。

4 月 26 日,自勃民第

我刚刚经过了一处十分无聊的地方。在一个朋友的别墅里住了几天。这个朋友人很风趣,在这里经营采伐树木,因此要是公路建成,他会获得很大的收益。总工程师是顶

刮刮的，而且还是外省最体面的人物。那位普通工程师人很年轻，颇有教养，工作积极，到达时提包中只带了一块面包和一本书；他在这里过了好几个上午。

“打了个败仗！”我的朋友郎维尔先生对我说，他对这次人事调动很气愤，特别对那个贪污的头头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个政府机构从来就不会把贪赃枉法之徒撤职，有时也只是让他们换个省份做官而已，因此心系公路的郎维尔先生向总工程师要了几个当地的工头；也许我的朋友心里还有别的苦衷。

“那么，”我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激动呢？你的幸福为什么要靠别人？通过你这条路，你不但要跟成百个外省人的利益斗，而且还得跟他们想象中的利益那些蠢事斗。”

我跟郎维尔先生一同去了专区政府。

总工程师早先制定过一个很好的公路计划，但是这计划搁置在专区政府里已经三年了，还有一大堆准备接受不同意见的材料。我来就是为了看看这些反对意见；这些所谓的异议简直要笑死人。专区首长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审查这些异议；可是，为了不得罪当地的两位省议会议员，他就把他们安排在这个委员会里。要知道，在外省，省议会之于省长差不多相当于巴黎的国民议会之于部长的关系：人们在口头上对此似乎很不在乎，但必须收买他们。

这两个省议会议员并不愿得罪他们的选民以及选民的亲戚们，社会人士在本地的几家酒馆里开会，表示强烈反对总工程师的计划，总工程师只有冷静对待，他取消了一条讨厌的坡路，对于这条坡路，这里的农民们三十年来一直反

对。

工程师曾经把那条公路设计得挨近某个村庄末梢的一座房屋；但是人们强迫他规划的公路路线一定要经过这个村庄（本来公路应当从村子旁边经过），这样一来，这条倒霉的公路得碰上两个直角。关于正在进行的这项大工程，诸如此类的琐碎事儿如果这样谈下去，肯定怎么也扯不完。总之，这就是酒店的杰出人物的效益。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有点像美国了，大家不得不向最无理性的一部分人讨好献媚。

我从此得出的结论是决不买地，只需选一块地，租它四五年，而在巴黎置一处保证不易发生火灾的房屋。当然有一块地，你可以当上参议员。在此情况下，如果你在从贝桑松到南特这条线的南边买的话，无论别人对你干什么，你要保证决不能发脾气。不管怎样喜欢打官司，如果我很有钱而又不得不在外省买地，我宁愿在诺曼底买，那里比较文明，不致对邻居造成无益的伤害。

4 月 27 日，勃艮第

今天晚上，许多人聚会在郎维尔太太家里大谈其爱情故事。太太们纠缠着主席 N 先生，要他讲述当地的一个有名的叫马朗东的制木鞋工匠的事情，N 先生表示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但再三推辞也是枉然。此时这些沙龙里的仕女们就喜欢这些悲剧性的故事；最后，出于无奈，他只好讲了。我回到自己房间里之后，就写下下面的这段事情。这件事，甚至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可是它有什么别的价值

吗？在当今这个沉思的哲学时代，精神应当不为任何激情所扰乱，这样才能享受宁静之乐趣，并且思索着人心的古怪，我们可以把这类事情作为考虑事物的基础。

这就是实事惟一胜过小说的地方。小说总是由一位激情艺术家加以安排、布局，固然别有一番趣味，但一般地说，那些并不能作为人们考虑事物的基础。

从前，在阿让通地区有一对属于工人阶级的年轻夫妻，尽管是工人，但平常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妻子美丽贤惠，丈夫收入颇丰，手头宽裕，算得上是个万里挑一的小伙子。他娶的是他表妹，两口子渴望生几个孩子，但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1837 年 1 月初，丈夫弗朗索瓦·冈吉埃，清早起来，就装了一车面粉前往利摩日。天蒙蒙亮，经过阿让通，他仿佛觉得有个人在窥伺他，随后那人赶在他前面走了。过克勒兹河桥时，冈吉埃登上了河对岸相当陡峭的斜坡之后，静静地坐在车子上歇息。忽然，有个人，无疑就是他曾注意到的那个人，猛地扑上来拿刀捅他。冈吉埃跳下地，开始了一场恶斗。他被捅了五六刀，那罪犯仓惶逃逸。当时他失血过多，无法追赶。别人先把他抬到附近的一户人家，然后把他送回了家。

于是阿让通当地人群议论纷纷。大家认为罪犯就是冈吉埃的邻居亲戚让·马朗东，这是个制木鞋的工匠，已经鳏居两年。人们认定他跟冈吉埃的老婆关系密切。一位容貌十分漂亮、长时期来大家都把她看做端庄化身的女人怎么会跟他发生这种事呢？我们弄不明白。

马朗东在本乡倒也被人喜爱,他天生一双令人赞赏、非常别致的黑眼睛,在农民中煞是不凡。

经过司法机关侦讯,在马朗东的衣服上发现几块血迹;但意义不大,并不能说明问题。可以确定的是:罪案发生的这一天他起床比平时早。这件事发生后他没有去过冈吉埃家。犯罪的证据并不充分,更何况人们也曾问过那位丈夫,丈夫坚持说他不认识凶手;因此,无论如何,马朗东不是凶手;凶手的个头比马朗东小。

这件案子被搁置下来。

三个星期之后,冈吉埃自这件事发生以来头一回出门。他去那位治安法官家,宣称:如果他以前曾经说过他不认识凶手,那是欺骗法庭;相反地他确实认识凶手,凶手就是马朗东。

就在这天晚上,马朗东强行打开他家隔壁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屋的门,并弄了一枝枪,之后,他突然失踪了。

第二天,他家里派人到处寻找,人们沿着克勒兹河笔陡的河岸,找啊找啊,他们以为他可能已经投河自杀。不久,公众的注意力被克勒兹河上游一个很深的洞穴里发出的一阵浓烈的火药味吸引住了。人们进了洞,洞里非常阴暗。开始,找到一只木鞋,随后瞥见一只冰凉的赤裸的脚。把尸身拉到洞外看时,正是马朗东。他是开枪自杀的,一枪命中心脏。

在找到尸身的时候,冈吉埃的老婆不在阿让通,她看望她母亲去了。自从凶案发生以来,她母亲一直不跟她来往。她是想去重归于好的吧。探亲回来之后,街坊有人告诉她:

她的情夫已死的消息，她一听，立即从马上摔了下来。大家把她扶起，因为她说想自杀，人们注意地监视她，可是冷不防她从看守者身边逃脱，爬上她家房屋屋顶，从牛眼窗里跳下来。她是从大约四十英尺的高处下坠的，只受了一点挫伤。人们把她带到法庭，控告她同谋罪。这个指控的事实根据是什么呢？大概不能成立，于是冈吉埃太太被宣告无罪。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

下面是后来了解到的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

冈吉埃早就认识马朗东，可是这位老兄，尽管受到意外袭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向家里，向法院隐瞒真正罪犯的名字，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据他自己说，他知道别人说他老婆跟马朗东私通；可是他不相信。要是说出凶手的名字，这就意味着给这则广为流传的臆测增添了一份出奇的力量。所以他决心保持缄默，直到他本人确切搞清楚他老婆在这桩杀人未遂的案件中究竟参加了多少。他向人们透露了他编的假话，可是不久冈吉埃就明白了实情。

当时玛利·冈吉埃受到侦察；她看见他，但是不知道怎样把她丈夫对她说的话告知她的情夫，她设法收买她的一个小叔子家的女仆，并请她带一封信给马朗东。女仆犹豫不决，将此事征求她主人的意见，她的主人劝她把信收下，随后就交给了他。

“我亲爱的人儿，”玛利·冈吉埃（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妇女）信中写道：“我不能像现在这样过下去，自从他告诉了我谋杀他的人是你以后，我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他对我说他要叫人抓你……这一向我心里为这件事实

在难过。要是你准备跟你老婆过下去，你一定要通过小玛丽给我个回话。不必担心小玛丽，她会替我们保密的，我要给她报酬。我们应当怎么办；快出个主意。我亲爱的好人，为此不要忘记你老婆；因为早办最好。”

这封信并没有按地址交到。只是小玛丽对马朗东说，冈吉埃太太让她告诉他，那位丈夫已经洞悉全部内情，他听了这话，大叫一声：“我完了。”

玛利·冈吉埃没有收到回信，很觉奇怪，又写了第二封信寄给马朗东，信收到了。

“我想对你说，”他写道，“你一定要从令你烦心的事情中间解脱出来。我可以绝对保证目前那件事一点不起作用。对于目前我们的痛苦千万要忍耐。稍后我们可以采取一项对我们有利的措施……要是有人逮住我质问，要是这没有把你吓倒，我对此就有信心；不过，尤其是你，如果他们揪住你不放，你就尽说同样的话，你从来不曾跟我谈过……这不是为了我，这主要是为了我的儿子（他有一个儿子，并且很疼爱孩子）。那两本书（两本《夫妻爱情画册》），如你还没有看过，就把它烧掉。如果你在这里不能及时做得更好，你可以去我父亲家，而万一这一赠与成为问题的话，应当同意解除，并保持缄默……再见，我抱吻你，我亲爱的妻子。”

我承认，马朗东所说的这项赠与不免有点使这个故事稍稍减色；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以前，给这一指控提供了他的一个主要论据。冈吉埃的老婆过去曾请求她丈夫给予他们财产相互赠与的用益权，并已获得了这项权益。

这两封写给丈夫的信使得他决心给治安法官作出声明，

你知道,这项声明导致了两起自杀,只其中一起成为事实。

在整个预审中间,冈吉埃的老婆完全否认,简直荒唐透顶;不过她至少在答辩方式上表现出特别的固执和一个坚不可摧的心灵。

“所有信件,除了拼写法之外,”主席N先生最后说,“都忠实无误地一一记录在案;在我看过的这些抄件中,字的拼写错误均已复原。——害怕地狱,我说,本来是可以阻止这些自杀的。”

“对,不过若是整个一生都害怕,这不是很不幸吗?”

我把这个大家喜欢的故事跟今晚人们谈到的其他不少同样真实的故事做了一番比较,觉得这则故事中的人物缺乏毅力。当今这个时代的有教养人士有一份七十岁的心灵,这种苍老的心灵与任何形式的充沛毅力无缘。

郎维尔太太的茶好极了。接近十一点钟的时候端来了点心,在这之后,许多客人很快地纷纷登车离去。剩下的只有八到十个住在这座宅子里或邻近别墅的人。大家谈起往日的欢乐,郎维尔又去找来了一瓶正牌老窖,而且几乎仅此一瓶沃柔酒[1],这个年份(1811)的酒存到现在的还不到六瓶。直到一点钟,我们才上楼就寝。在一起喝酒的只有九个人,十分欢畅。其中我最年轻,才三十四岁。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在晚会开始时都挺严肃,大家都公开声言在女人圈子里毫无快乐可寻。不过在今晚的聚会里还是有几个美艳迷人的妇女。那些先生们整个晚上都在赌博,倒给我们留

① 这种醇美的葡萄酒出产于法国科多尔省博纳的沃柔乡。

下了一片自由天地。

我在卧室里找到一本巴尔扎克的书,书名叫《皮罗多神甫》,都尔的神甫。我非常钦佩这位作家！他多么深谙外省的苦难和偏狭、小气！当然,我更喜欢简练的风格;不过若是简练,外省人会买吗？我想他在写小说时分两步走,首先理智地写,随后他用心灵的感应,饰以绚丽的新词,比如雪飘落在我心中,以及一些别的佳句。

4月28日,自勃艮第

我的朋友很不幸,近来因为那条关系到他开采森林的公路的事非常烦恼;为了让他散散心,今早我们一道骑马登山。我们谈论着爱情、道德和外省的妇女。

"这里,六个妇女中,"郎维尔冷静地对我说,"几乎只有一个温柔多情;第二个会像马蒙泰尔侯爵夫人那样大声叫嚷:幸好啊！而其余四个也确实值得赞美。"我解释说这种现象跟伦敦的道德风尚倒很相似:要是一个人连续三次去一个人家,街坊邻居马上就谣诼四起,于是那个受到攻击的女人还没有被爱首先就给闹得沸沸扬扬。

郎维尔给我举了十个例证,但最好的我不能在这儿报道;这些也许会重新引起当地的街谈巷议。究竟在勃艮第的上流社会里有没有热烈的爱情故事呢？在这个大问题上,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不过,这个上流社会某位太太的情人那天晚上十一点钟,在乡间,还是招致或是受到了一发手枪的袭击,其时那个丈夫就在隔壁房间里。据人们猜想,对此他根本漠然,连

座位都没有离开。情人颇具心思,他收买了一个猎场守卫员,第二天早晨过来,神情尴尬地报告他的枪在离太太的窗子很近的地方一不注意走了火,他当时因为怕被训斥,遁入树林,惨兮兮地过了一夜。他看到在他周围有不少狼,但是枪里已无子弹,等等,等等。

另外还有一位太太,她的丈夫是检察官,嫉妒心很重,常常要她跟着自己乘着一辆柳藤双轮轻便马车外出旅行。有一回,在一家小客栈里,太太生了病,这地方离丈夫官署十法里。她丈夫几乎每天上午都在那里办公。她居然卧床六周之久。检察官每个礼拜天都在一家坏客栈里度过,他找来了几个有名的医生,当然,通过医学检验,诊断这位漂亮太太病情非常严重。你猜后来结果如何。检察官从当地他的一个主顾那里了解到全部经过。他平素跟两位议员过从甚密,这两位议员从某部长处获得许可,将该官员派去他地。顺便说一句,我们注意到,世界上没有人能赶得上某些外省医生的无知和粗心大意了。

在巴黎,真正的爱情的发生很少在六层楼居以下发生,有时人就从六层楼窗子跳下去。也许这在外省屡见不鲜;有时在不富裕的平民阶层,在妇女中间还能听到;自从 1830 年以后,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类爱情也许是最不体面的事了。

4 月 29 日,奥顿

在勃艮第,跟别处一样,青年人经常拿来开玩笑的事就是恋爱结婚。他们不停地谈到他们从自己想娶的女人那里索取大量钱财的事儿。郎维尔的一个邻居,满脸络腮胡子,

举止古怪，平时总爱闹闹嚷嚷的（此外省之美也），他二十五岁时夸口非有三十万法郎的女子不娶；到了三十岁，他自动减为十五万法郎；后来他三十五岁了，只娶到了一个八万法郎家当的女人做老婆。

青年们整天泡在咖啡馆里，狂抽雪茄，大谈其发财计划，尽想一下子蓦地飞黄腾达，大富大贵。有一位炮兵中尉的财产令所有的法国人至少疯狂了半个世纪。“今年，”郎维尔对我说，“这些梦想着发洋财的年轻人开始大谈起选举和铁路来了，然而这些都已为议会所拒绝。要是这其中有个米拉波或丹东，他们滔滔不绝的雄辩会把人群引向极大的疯狂吧。但是，实际上，人们都已感到厌倦。”

“厌倦，那么文学呢？”

“这些先生们不懂得现代小说所谓放纵无度的激情，他们也不大懂当我们在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小说中亢奋的热情是如何令我们发狂。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读《新爱洛伊丝》[1]、柯丹夫人[2]的小说和莫莱赖[3]翻译的马利亚－雷吉娜·洛什的小说了。1837年的青年人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不大会超过杜巴丽夫人[4]、德·彭巴杜夫人[5]、德·拉·贡当玻兰纳、弗

---

① 《新爱洛伊丝》是卢梭的一本书简体小说，作于公元1761年。

② 柯丹夫人（1770—1807），法国女小说家。她的最后一部小说《伊丽莎白或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具有浪漫主义前期的感觉。

③ 莫莱赖（1727—1819），法国作家兼哲学家。百科全书撰稿人。

④ 杜巴丽夫人（1743—1793），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死于断头台。

⑤ 彭巴杜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对当时政治很有影响。

勒里[1]等人的回忆录之外；在这些书里，所看到的都是一些有钱人，他们的生活花团锦簇，日夜笙歌，追求的只是那种克雷吉夫人[2]的生活方式。巴尔扎克先生的《驴皮记》大为风行。他们觉得以简练风格写出来的任何东西平淡无味，对于他们来说，多用新词才是心智的最高境界。”

郎维尔略略安慰了我一番，他说：我们这个世纪，人们不再倾听个人的独特见解啦，到处是许多半个蠢蛋、懒虫、畏畏缩缩的胆小鬼，不断重复着附和时尚的调子。

索缪尔或默伦的一个青年在五六个题目上都有自己的见解，这种独立不羁的精神多么崇高！

一个人才二十五岁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是何等的卓越不凡！

在巴黎，文娱活动太老一套了。对于一个有幸不靠继承的财产生活的二十岁的青年人，又有多少日常消遣呢！每天有多少事物围绕着他的注意力呢！在巴黎，有几个二十岁的人仔细研读过孟德斯鸠[3]的八大卷书呢？

像我这样奔波终日，实在没有时间去观察外省社会和那些年轻人；我的一切见解都来自一位头脑清晰而又深沉的人，他从1830年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在我曾伫留过的几个城市里，比如里昂、马赛、格勒诺布尔，我曾看到过一些青年，仿佛生来干什么都能成功似的。我想1850年的大能人

---

① 克洛德·弗勒里(1640—1723)，教士兼历史学家，著有《教会史》等。

② 克雷吉家族是法国的一个世家望族，源于阿尔杜瓦地区，从16世纪起曾出过几位元帅。

③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

大部分将来自远在巴黎之外的地方。一个杰出人材，他必须在二十岁时就有热烈奋发的心灵，这一般只有在外省才能找到，但是要培养他，施之以哲学教育，让他摆脱一切谬误，这只有在巴黎所有的优良中学中才能获得。

不过在巴黎毅力却愈来愈缺少了；人们不肯认真地读好书，如：拜尔、孟德斯鸠、托克维尔[①]等人的著作，只读那些现时流行的无聊透顶的东西，只是为了这些玩意儿一出版他也能谈上几句。

为了让自己消解气愤，我刚刚写了这些以自排遣。一到奥顿，我才发觉我的敞篷四轮马车箱子上的钥匙全丢了，于是在约瑟夫跟锁匠一起试着开锁的辰光我就写作。

既然那边活计还没有做完，那么我就来谈谈奥顿的历史，这些都是我在郎维尔先生的图书室里研读到的。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是在著名的比勃拉克特[②]，这里是古代艾都安人[③]的首都，拉丁作家朋玻尼乌斯－梅拉[④]称它为凯尔特人（或高卢人）之名城，其后恺撒也常常谈起。当年恺撒攻打高卢人时，凭其勇敢和先进的文明素质，设法分化这些幼稚民族，他挑动奥顿居民的嫉妒心理，把他们拉到了自己一边；可怜的比勃拉克特人，存心挫辱阿勃罗日人和阿维

---

① 比埃尔·拜尔（1647—1706），法国评论家，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② 比勃拉克特是古代高卢艾都安人的首邑，在罗马人二次征服高卢后，高卢族弃此而去奥顿建城。

③ 艾都安是高卢最强大的一族。

④ 朋玻尼乌斯－梅拉，一世纪时源自西班牙的拉丁作家，著有《地理》三卷。

尔纳人，于是欣然与罗马人结盟交好。作为他们所干蠢事的代价，他们从罗马人手上接受了兄弟和联盟者的称号。

当时他们拥有卢瓦尔河和索恩河之间的土地，资源丰富，这些都足以资助恺撒获得成功，奥顿既已失去自由，竟至屈辱到向奥古斯特献媚，将他们的城市取了个拉丁名字，叫 Augusto - dunum（奥古斯特城）。在康斯坦丁①统治时期，复易其名；惟此名系一简化字，这是它首次向外国暴君献媚的无法磨灭的标记。该地逐渐富裕，不久即成为高卢最美丽最重要的城市。塔西陀②曾记述道，从底泊尔③时代起，人们就向此地派遣高卢青年，让他们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在康士坦丁治下，这个城市昌盛辉煌继续了三百年之久。3 世纪末，巴高德乱时④，此地曾经历浩劫，遭受抢掠焚烧，其后，康斯坦丁加以修复。

阿提拉⑤占领此地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文明毁灭殆尽。勃艮第人和匈奴互相争夺奥顿废墟。嗣后罗洛⑥及所部诸

---

① 康斯坦丁一世(280 与 288 之间—337)，史称康斯坦丁大帝。罗马皇帝(306—337)。

② 塔西陀(约 55—约 120)，拉丁历史学家。

③ 底泊尔(公元前 42—公元 37)，罗马皇帝。

④ 巴高德之乱:3 世纪时高卢农民起来反对罗马人统治，后为蒂奥克雷田、马克西绵所镇压。

⑤ 阿提拉(？—453)，匈奴王(434—453 在位)。匈奴是来自中亚北部的一支游牧民族，自 4 世纪起征服了欧洲大部地区。由阿提拉率领，于 451 年入侵高卢。

⑥ 罗洛(约 860—约 932)，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约 911 年定居在塞纳河一带，后与法国国王“傻瓜”查理三世签约，获得今诺曼底地区，建立公国。

尔曼人出现，此地残存的一点古代遗迹遂全部消失。

虽然遭受过这许多灾难，今天的奥顿仍然是法国最值得赞美的一座城市。居民们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喜爱古代建筑。迟至1762年，他们用那些古代半圆形剧场的石头建造了一座修道院。1788年，他们又用这座纪念性建筑物的材料修缮了不久前被毁坏的圣马丁教堂。这个半圆形剧场大概是韦斯珀善[①]时代所建。

奥顿城坐落在一个陡峭的小山坡上，紧傍阿鲁河，三个山岗环绕其东方和南方。

到达奥顿后，漫步在石铺的罗马大道上，感觉非常愉快。惟街道笔陡，马匹在这些花岗石板上实在不容易站稳。

1837年4月30日，奥顿

昨天我鼓足勇气，披着一身行装，冒着尘埃，面对着外省人的呆滞目光，目的就为了去看看古代建筑。

阿鲁门（又称桑斯门）确实是古罗马人的一份杰作，令人叹服。这座凯旋门有两个大拱廊，而在旁侧，还有两个较小的拱廊。那上面可以望见六个略为狭窄的拱柱，形成一排长廊；从前曾经有过十个拱柱，但其中四个今已消失。这些拱廊间的柱子属哥林多式。

这座罗马古建筑的遗址有十九米宽，十七米高。我初见到它，仿佛置身意大利。终日观看峨特式教堂总感到厌烦，现在看到这个，不禁心花怒放。我想到的不是人们崇敬

① 韦斯珀善(9—79)，罗马皇帝。

的上帝的荒诞奇迹，也不是镌刻在柱头和基督教堂各个角落里的下地狱者，咬人的鬼头，而是平民之王以及他的胜利，这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覆盖在下面四个廊柱上的柱顶盘十分壮丽，令我感觉到眼前就是罗马。

建筑物的结构结实和姿势雄劲完全密切一致：石头不用一点水泥砌合，结缝处只见线条，其间不足以容一刀刃。大概就是因为它极其坚固，所以这座古代建筑才抵挡得住匈奴、诺尔曼人以及无数其他蛮族的疯狂破坏吧。

我去参观了圣安德烈门，这也是同一时期的建筑。它很像另外一座，只是稍为矮点，但却比较宽阔，安装在拱孔之间的柱子都是爱奥尼亚款式，四条通道不在同一条线上，很像阿鲁门；两条大的比两条小的后缩一点。

圣安德烈门跟阿鲁门一样，有两个大拱孔，在其两侧，又有两个小的：在顶上可以看到六个小拱孔，今已缺其一。这座门比另一座门保存得好。真说不出这些薄薄的墙怎么能抗得住如此悠长的岁月，和如此众多的蛮族侵扰。

更奇怪的是，这里奥顿的居民并没有因为兴建自己的房子而把这些凯旋门毁掉。他们为了重要用途拆除了上面谈过的巨大半圆形剧场，为此，那些可敬的学者们曾经出版过想象中的图形画幅。

所以，在考古学著作中，图幅跟推理同样值得重视。

在看过这两座庄严的大门或凯旋门之后，我就前往城外，去小阿鲁河对岸参观雅女寺。这是后期罗马帝国时代的方形建筑物，现在只剩下西、南两面还有高耸的墙垣。我们从东面进入这座寺庙，这里的农民埋怨这座破房子竟引

来许多好奇者，因此田地遭受了不少损失，他们想不久能得到官方批准把它拆除才好。

在与奥顿相邻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看到了古阿尔巨石，这座石头建筑物真是令人无法解释，是什么蛮族兴建的呢？这是一座现在仍有五十米高的金字塔，全是大小不等的石块，用非常结实的水泥砌成的；后来农民们就挖取这些石块，搬回去自己建屋。在奥顿，我还看到一块美丽的镶嵌壁画，画面上表现的是柏勒洛丰[①]与狮首、羊身、龙尾的吐火怪物战斗的故事。

这些辉煌的古代遗迹点燃起我的豪情，于是我不辞辛苦走过无数台阶，最后才登上了本地的圣拉扎尔大教堂。教堂建在一块高地中间，从这里可以俯瞰全城和部分旷野。这座建筑显示出罗曼风格向被称为峨特风格的新款式的转变痕迹。大厅是1140年建成的，提供了尖形拱肋和半圆形拱腹的混合趣味。

圣拉扎尔教堂的正门十分壮观。进门时圣器管理人让我注意看镌刻在门左侧两个柱头上的狼和鹳鸟、昂德洛克莱斯和他的狮子[②]。我的眼睛刚刚享受过古物的匀称之美，再看这些雕像，感到多么悲伤！我的天，多么丑陋！研究我们的宗教建筑艺术时，一定要变得冷酷无情啊。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驯服天马“派加兹”，战胜亚马孙女战士，杀死狮首吐火怪物。

② 公元一世纪时的一个罗马奴隶，因私自逃走，被投入斗兽场喂狮，但狮子认出眼前是以前曾救过它的恩人，于是静静地俯伏在昂德洛克莱斯脚下。这个奴隶终于得到皇帝赦免。

我在圣洗小教堂里看到一幅浅浮雕，画的是玛德兰娜和耶稣基督，老实说画得并不理想：玛德兰娜完完全全是一个很美的普通妇女肖像，一个凡人。

石头框架倒确实是一件细心雕制的杰作，我判定这件作品系出于某位德国艺术家之手。

两座小教堂的窗玻璃非常精美，玻璃上的颜色鲜丽绝伦：于朱红中渗出金色，这无疑增添了信徒们观赏时的乐趣①。

在圣拉扎尔教堂还有一幅安格尔②的油画；具有拉斐尔③风格的四五个头部绘得都很精美。

一种真正令人惊叹、堪称外省特色、这里的人称之为“大喇叭”的东西，就是圣拉扎尔大教堂左边塔楼的尖顶。这尖顶是石头做的，内部完全镂空，底部，石头还不到六法寸厚：这是16世纪制作的匠心独运的佳作。从里面看，屋尖会被错看成非常非常高；因为制作成棱锥体的形状，仿佛无限深远，高耸入云。

1837年5月1日，奥顿

夜晚，在巴黎那是多么温馨，然而在旅行中却是最难将息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当人们不喜欢坐咖啡馆，而在香槟酒

---

① 现得悉，在我走后，人们在奥顿的一座教堂大门上方，发现了镌刻着“最后的审判”的浅浮雕。（原注）

② 安格尔（1780—1867），法国古典主义画家，画风线条工整，色彩明晰，构图严谨，对以后不同画派均有很大影响。

③ 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杰出画家，他把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风格融为一体，从此展开新的风格。

瓶深处不再觅得幸福的时候。我读恺撒的书，并且还抄下拿破仑对这位伟大人物的评价。我觉得这些话说得倒也公平。

恺撒曾把他在高卢征战的史实写下来，他的《高卢战纪》的成就比战绩本身还要辉煌。

恺撒当时在罗马负债累累。他出身高门，自幼即以多谋和果断著称。初历戎行，即统率六个军团，后来又扩展到十二个军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个军团系由士兵二千五百人组成。

"他在高卢打过八个战役，"拿破仑说，"在此期间曾两度入侵英国，两次攻克莱茵河右岸。在德国，他曾打过九次大仗，三次包围，将二百法里的地区划为罗马省份，从这些省份征收税款交入国库达八百万之谱。"他还设法在罗马赎买所有被出卖的公民。

在不到六年的战争中间，恺撒攻陷过八百座城市，降服过三百个部族；在历次战争中他击败过三百万敌人；在这些敌人中有三分之一在战场上被杀死，另外三分之一沦为奴隶。

"如果恺撒的光荣，"拿破仑说，"只是奠定在高卢战争上，那就大成问题了。"

高卢人豪情洋溢，表现出非凡的勇敢；但是由于他们分属于许多部族，彼此不和。一个城市时常为了嫉恨跟邻邦开仗。他们剽悍暴躁，爱好冒险，很少听从谨慎处事的箴言。

他们缺乏纪律，散漫，轻视军事科学，而本身攻防技术低劣，亦不知利用胜利扩大战果，他们那些骁勇易怒的头领又争权夺利；这就必然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败在跟他们同

样勇敢、但却异常灵活、坚定的敌人手下了。

只有一个人懂得团结一致的好处，他就是奥弗涅的年轻首领维金格特里克斯[1]。

“节日期间，”弗勒吕斯[2]说，“也像在议事的日子里一样，高卢人在神圣森林中举行集会，他那充满了昂扬的爱国热情的演说，激励着人们重新去争取自由。”

恺撒明白这种潜在的危险：于是他到拉凡纳征集兵员，率领几支轻装部队，跨过了依然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他迅速集中兵力，乘高卢人在阵前尚未完全集结时，出现在高卢中央大军前面。他进行了两次强大包围，迫使高卢人首领向他投降。这位起义军首领来到罗马军营，把自己的战马鞍辔和武器置于恺撒脚下，说道：

“最勇敢的人，你战胜了。”[3]

今天，有些人生造历史，将古代作家记述的部分细节加以夸张，竟称维金格特里克斯的大名令罗马人闻之丧胆。有一位历史学家也跟这类人一样，追求同样的光荣，在谈到两千年后19世纪的法兰西时，也许会说巴黎人一听到阿卜杜勒·卡德尔[4]的名字就会发抖吧。

高卢人虽然勇敢，但头脑简单，认为只凭勇气足以取胜。而恺撒运用计谋终能克敌制胜；这样的敌人不过是徒

① 维金格特里克斯，公元前52年高卢反抗罗马时的起义首领。
② 弗勒吕斯，公元一世纪时拉丁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略》。
③ 参见弗勒吕斯《罗马史略》卷三，第十一章。
④ 阿卜杜勒·卡德尔（1807—1883），曾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

然为老谋深算的罗马将军增添功勋罢了。

因此，企图使自己在罗马声名显赫的恺撒，就用宽大行为、非凡的豪华来对付头脑简单的高卢人。他常亲自外出侦察，身边只带一个士兵为他执剑；必要时他每天能走一百里[1]，遇到河流阻隔，他就抱着充气的羊皮胴体渡过；他时常赶在信使之前到达目的地。他像汉尼拔[2]一样，经常蓬头跣足，冒烈日，顶风雨，打仗时身先士卒。他生活俭朴，饮食粗粝。这个诡诈的人，有一天曾当着士兵们的面鞭打一个奴隶，原因是这个奴隶奉献给他的面包比供应全军的食物更好。

他睡在战车里，并让人随时把他唤醒，巡视围城或营垒工事。在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秘书，当没有军令需要记录时，他就写作文学作品。就这样，从隆巴第到高卢途中，他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口授了《类同词论》。在孟达[3]战役前不久他还写了《讨迦图檄》[4]；相传孟达一战，起初他见大势已去，几乎从此结束了他的角色。苏埃通[5]说他在大军远征西班牙的二十四天中曾写过一首题目叫《旅行》的诗。

恺撒从当时极为富有的高卢人手中夺取了一切财物，

---

① 1 古罗马里 = 1472.5 米。

② 汉尼拔（公元前 247—前 183），古代迦太基名将。

③ 孟达（Munda），西班牙地名，现在叫隆达（Ronda），公元前 45 年恺撒曾大败庞培军于此。

④ 迦图（公元前 95—前 48），老迦图的曾孙。他维护自由和元老院，反对恺撒，失败后自杀。《讨迦图檄》是恺撒写的一篇檄文。

⑤ 苏埃通（约 75—约 160），拉丁历史学家。

以此偿还他的私人债务之后(据说这笔债款高达三千八百万法郎。),他把余下的钱财全部分给了士兵。从此共和国的士兵渐渐都成了恺撒的士兵。

苏埃通给我留下的这幅恺撒本人的画像,可见其人卑劣。这位史家属于塔尔曼·德·雷奥[①]一流人物。

恺撒皮肤白嫩,经常头痛,还患有癫痫病,时时发作。他身体羸弱,状若无力,然精于骑术,并喜欢在士兵面前炫耀这种技能;在行军中,他爱反背双手,纵马奔驰。

恺撒很重视人的才能素质。他要求士兵勇敢,体格健壮,对他们的品德却很少注意。在每次打了胜仗之后,他放纵士兵肆意大掠;但在作战中逼近敌阵时必须振奋、严守纪律。如有士兵企图猜测他的计划部署,定遭他严词斥责;他要求他们对整个行军路线以及要打的仗全然无知;要求士兵们随时随地准备着行动和战斗。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和其他类似的方法,恺撒使他的军团兴高采烈,并畏惧他。总之,他懂得激发士气,令全军为他所用。

拿破仑,开始是利用了革命所掀起的那种奋激昂扬的豪情;随后这些都被一切为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和卑鄙私利所取代。

我之所以征引这些细节乃是为了替拿破仑辩解,为他的那些谎言以及比如当年在阿尔科战役[②]中使祖国获救的

① 塔尔曼·德·雷奥(1619—1692),法国回忆录作家。

② 阿尔科是意大利北部一城市。1796年拿破仑飞夺阿尔科桥,大败奥地利军于此。

一些别的成功手段辩解，不幸的是这类手段如今正用于诬蔑某些谨慎而道德崇高的作家。

人们谈起马斯卡拉[①]三天的困境和大雨；在经历了莫斯科撤退那饥饿的五十五天之后这些还有什么可说呢？如果人们在八天撤退之后要口出怨言的话，拿破仑会说什么呢，1812 年的公众舆论会说什么呢？

有许多事古今如出一辙，三十八年前的埃及战役很像恺撒攻打高卢人的战争。马穆鲁克骑兵就像我们的祖先那样轻率勇敢。埃及军队的危险都来自他们当时离开了祖国；而恺撒认为必要时，他就去米兰和拉凡纳[②]征集新兵。万一失败了，他也会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得到可靠的避难之所。

拿破仑说得对：高卢战争并不是为了把恺撒推上汉尼拔和亚力山大的行列。恺撒在高卢学会打仗，又搞到了大量钱财，训练了士兵，在那里演出了一出大戏，他如此卓越的天才使得他在返回罗马时煊赫一时，为他的军团无上拥戴。

后来他在打大仗时都带着这些优势，如法萨尔[③]、孟达这几次真正的战役；许多士兵心里也跟他一样，对这一点非常明白。

---

① 马斯卡拉，阿尔及利亚一城市。这里是阿尔及利亚民族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家乡和大本营所在，法军攻打时曾一度受挫。

② 这两个城市都在意大利北部；拉凡纳濒临阿德里亚海。

③ 法萨尔，意大利泰沙利古城。公元前 48 年恺撒在此大败庞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796年，出身寒微、默默无闻的波拿巴将军打赢了他最出色的战役，这是首战，是他跟当时许多名将统率的欧洲最优良的军队的一次大战。在他作战的那个地方，所有的教士和贵族都反对他，他还不得不服从一个愚蠢的政府，他带的军队，兵员人数总是少于对方，就这样他打败了四支奥地利大军。

5月5日，朗格勒

从梭蒙至朗格勒的公路。由于不能凝望旷野，以免引起不愉快的情绪，在此我想插进来谈谈我的生平经历。

我的生平应该说是十分简单的，但却非常动荡。在十六岁以前，我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牺牲品，后来我才开始不再嫌恶它们。我进了一座海关办公楼，我的父亲当时是国民议会议员，他还要求他们给我加重工作。有一天晚上，在草地上和我工作的那个村子里的几位女士们散步时，我唱了一首贝朗瑞[1]的歌曲，被领导听见了，这样，一个月之后，我接到调到马提尼克[2]去的命令。

在那里，我受到热情欢迎；我的新教徒的牺牲精神使我获得了好些待我非常殷勤的朋友：我仍然像原来那样，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独特的生活。可是有一天，我正在烈日下面干活，突然感染脑炎；于是人们把奄奄一息的我送上船载回

①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他的爱国政治歌曲脍炙人口，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

② 马提尼克，拉丁美洲法属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欧洲;我居然活了下来,在到达时病痊愈了。我即将再去,这时,我的父亲让我跟一位和他有生意往来的有钱的钢铁商人的女儿结了婚。后来我妻子去世,我本人就留在经营钢铁的行业里了。有十二年时间,我仍像以前一样,钻研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几乎不知不觉地发了财。现在我的父亲成了我的挚友,我打算,像样地回到马提尼克去,不再是去那里赚钱谋生,而是去享受生活。

巴黎这地方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喜欢头戴草帽,穿一件土布上衣,出去旅行。

作为推销商,我每年都要去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我认真本分地工作,几乎从不左顾右盼。今年,我一面做生意,一面让自己在里昂、日内瓦、马赛、波尔多多住些时日,想好好看看周围的事物。

法国确实是这地球上惟一的好地方,在这里你的邻居很少打扰你。邻居只要求你一桩事,这就是你得向他证明你把他看做是世界上第一人,多多少少你的邻居还是挺有教养的;如果他属于高级人士阶层,那总是一个类型,而我倒希望有点出乎意料的东西。

在我做生意的这十二年中,我外出总是搭乘邮车。从巴黎到马赛需要三天!好倒还好,不过在旅途中人的生活简直像个畜牲:吃烙饼,只能睡上半天。我也没有时间打听或者设法猜测我住的那些人家过得怎样,他们是怎样去追求幸福的。但这可是生活中的大事,至少也是我好奇心的首要目标。

我喜欢美丽的风景:有时这在我心灵上能起到娴熟自

如的琴弓在一把音色嘹亮的提琴上的作用;它们能创造出奇妙的感觉,并增加我的喜悦,使心中痛苦完全消除。

不过,我想,说一个人喜爱艺术真是可笑,这几乎等于说他这个人文雅,有教养。我觉得法国提供给旅人的值得欣赏的东西也就是成千上万的峨特式教堂,以及南方的一些雄伟绚丽的古罗马建筑遗址。我承认,从童年起,我就对卢昂秀雅的圣-乌昂教堂十分仰慕。

我思想里总把法国分为七到八个大区,它们仅仅表面上有共同点,但实际上彼此并不相像。

我们先看看这些大区。

我了解阿尔萨斯和洛林,这地方人很诚恳,友情真挚,充满爱国热忱。我喜欢阿尔萨斯人的说话,虽然声音可怕。

其次是巴黎。这是一个周围直径达到八十古法里的广阔的利己主义的圈子。除了属于最下层阶级的人之外,大家都千方百计地利用政府以获得好处,但是一谈到奋不顾身地去保卫它或改变它,那就会被看做极端上当的行为。因此,阿尔萨斯跟巴黎周围地区比较,实在是不大相同。

继续往西,向南特、奥雷、萨沃纳、克利松走去,那边是布勒东人,这个14世纪的民族,虔信他们的本堂神父;凡是碰到为上帝复仇的事从来不惜牺牲性命。

略略向北,那边是诺曼底人。这些人精明,狡猾,对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从不直接回答。这个地区的人,如果说它不是法国最有才智的,那么我也觉得这里的文化素养极高。从圣马洛到阿弗朗什、康城和瑟堡,这一带都是法国树

林最繁茂、峰峦最美的地方；倘若再拥有高山，或者至少多些百年大树，风景就更加引人入胜了。不过，这里有大海。海洋给人心灵上以无限肃穆之感；有时它足以治疗那种小城市民的狭隘意识。

在北方五个地区：慷慨大度的阿尔萨斯，巴黎及其周围直径八十古法里的自我中心圈子，虔诚而勇敢的布列塔尼，文明有素的诺曼底，在这些地区之后，我们在南方看到了普罗旺斯和它那带点粗鲁的坦率。一些政治集团在这里搞过多少次暗杀：布吕纳元帅[①]，1815 年马赛的马穆鲁克骑兵[②]，尼姆大屠杀。

现在我们谈到朗格笃克大区，我看可以把从博凯尔、从罗讷河一直到佩毕尼昂都算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地区人很灵巧秀气；这里爱情没有被金钱所取代；在靠近比利牛斯山一带，有一种爱好风流的浪漫情调和冒险倾向，说明此地距离西班牙很近。

在图卢兹人们感受到这里人的真正的音乐禀赋。我迅速地阐述自己在旅行中所引起的种种个人感觉，但是我不能排除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再沿阿尔卑斯山向北，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人们对什么都往好的方面去看，对什么都不怀疑。这就是加斯贡地

① 布吕纳(1763—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垮台后白色恐怖时期被刺死在阿维尼翁。

② 1798 年拿破仑征埃及时，曾有一部分阿拉伯兵团(称为马穆鲁克)归附，并随拿氏回法国。拿氏失败后，很多马穆鲁克骑兵在马赛被屠杀。

区。从巴约讷到波尔多和佩里格一带，法国大部分著名的元帅和将军都出生在这里：拉讷、苏特、缪拉、贝纳多特[①]等等。我发现在维勒纳沃－达让和波尔多人生性灵敏，但缺乏教育；这一点就使得这些省份在杜班男爵先生的地图上得到一片黑色。罗得和萨拉一带的农民完全粗野没有文化，但他们的天赋很高。他们喜欢读《堂吉诃德》，而诺尔曼人在这本书里只会注意到桑丘·潘查[②]某些明智而实际的想法。在这些地方中产阶级的头脑里充满了对财产的狂热追求，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块价值八万法郎的土地，他就想买下旁边价值三万的田亩，他准备拿自己的积蓄去支付，以致使他一生中总是缺少一个埃居。但他会大吹特吹。他把自己的房屋叫做小城堡，他在每一句话里都自称大财主，最后居然连他自己也相信了。

在东南部还有一个才思精妙、富于爱国主义睿智的地方，这就是格勒诺布尔。1815 年 7 月 6 日，滑铁卢败绩二十天之后，当时整个法国陷于沮丧之中，正规军完全放弃，苏舍元帅[③]退至里昂，但仍准备抵抗，只有格勒诺布尔奋起进攻皮埃蒙军队，这支军队乃是皇帝从前在皮埃蒙建立起来的最精锐部队。当法国在滑铁卢战败之后，格勒诺布尔民众的勇气比军队还要高昂。这在我们的革命历史中是独

① 拉讷（1769—1809），法国元帅；苏特（1769—1851），法国元帅；缪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的妹夫；贝纳多特（1763—1844），法国元帅。

② 《堂吉诃德》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的仆从。

③ 苏舍（1772—1826），法国元帅，生于里昂。

一无二的。

各省的政府由省长主持;这几乎到处都是一样: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话要说。

在一些南方省份,政府对于人民的道德素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切都是由居民的不文明程度或情绪而定,当然这也和省长是否缺乏能力有关。这些大人先生们偶然也会得到报偿,由于其他原因,每隔三四年就要更换他们,这就是说在他们开始对其主持政事的地区稍微有点熟悉的时候。大部分人,甚至在多少年之后,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并不了解。他们总是按照省行政公署某个秘书长或某参议的意志行事——这些人被他们确认是世界上最正派的人。这些省长,在1830年以前,根本不能自诩在他们省里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当议员们要从他们手里夺走一些财源、他们不能控制,这时候,他们就用烟草专卖和勋章来收买议员。

如果说在1830年以前选举还比较公正的话,这些南方老百姓一开始从政府方面还能获得好处。但是到了1830年,老百姓都把政府看做拥有至上权力的仇敌,它索取捐税还要征兵,当然有时也会做点廉价的好事,教外省人派它要求的议员到巴黎来,但一切都需自费。

一般平民都为拿破仑所鼓舞。但自从他垮台、选举骗局被揭露、一些其他事情也伴随他的统治与日俱来,自私、卑鄙的欲望弥漫于整个帝国:我真感到难以启齿,但愿是我搞错了,但是我确实已经看不到一点高尚豪迈的影子。

人人都想发财,发大财,很快地发,而且要不劳而获。因此,尤其是南方,有办法在政府里得到一个六千法郎、甚

至只有三千法郎的位置就为人艳羡不已;人们毫不重视他是花了许多力气和时间才得到的,他用了时间去当律师或经营商业才赚到这些钱的。人们把所有的官员都看做从政府里搞钱的骗子。

这种可笑的看法在从第戎到南特一线以北(我这样认为)法国文化较高的地区很少碰到。在这条线的南边,我只觉得格勒诺布尔和波尔多是例外。格勒诺布尔由于具有深沉的理性,所以在包围着它的偏见氛围中略略高出一筹,而波尔多则由于它杰出的智慧。在孟德斯鸠的故乡和巴尔纳沃①的故乡,人们知书达理。

不过,即使对政府、对七八个法国典型的大省的影响不去注意,只是为了作一般性的了解,也必须在每个这些省里至少住上一年,最好是在这些省里担任省长或总检察官。

对我们这些巴黎人来说,使这项考察变得更困难的,乃是我们对省里的一切什么也不知道。巴黎是一个共和国。在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少的人根本不会接触政府。我们这些人,有谁会想到去打听省长先生的性格呢?

进一步说:内阁如果把一枚勋章授予一个人所共知的、最蠢的傻瓜,我们就会前往巴黎抗议;但是如果勋章是授予一位很有声望的人,就不会有人讪笑:因为我们觉得内阁关注着我们的意愿。在外省,人们对官场这样的场景感到愤慨,很不满意。但是外省人仍然不明白:这世界上的一切不

---

① 巴尔纳沃(1761—1793),法国大革命时的演说家,主张君主立宪,后被处死。他生于格勒诺布尔。

过是一出喜剧而已。

5月10日，自朗格尔去第戎途中

小山地势岑峻，林木蓊郁，殊堪娱目，这是离开梭蒙后看到的一处佳境。

今天我邂逅了这份景色。在这旺都峰，甚至沃克吕兹泉水周围那些最小的、很不起眼的山峦之间什么风光没有呢！

可惜巴黎附近无大山：倘若老天爷在这一带点缀少许湖山，法国文学当会更添异彩。在文学昌盛时期，如果无所不谈的拉布吕耶尔[①]在经过时把他深深的印象写作几行文字，美丽的风景肯定会像多菲乃省的波城或是克拉的景致那样深入人心。不幸的是，让我们这个世纪的平庸作家恬不知耻地纵谈这些事物，真是活活地糟踏了它们。

秀丽如画这种评价，就像上好的公共马车和轮船一样来自英国；评说一处美丽的风景富有宗教意味，这就像英国人把一切都贵族化一样；在英国人看来，这是一种感情诚挚的表现。

这行杨柳，正是我在大家所读的书籍中看到的大自然的主要陈迹。内莫尔公爵因克莱芙王妃的抗拒而陷于绝望时，就曾在这些树下躲避过[②]。

---

① 拉克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著有《人物》，深刻地描写了当时社会上各种人的性格。

② 见法国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克莱芙王妃》。

法兰西为五条山脉所纵横交错。两道山丘作为塞纳河的墙垛，宛如高高隆起的麦垛；这一切自然景色应当从小河谷深处去看它们；若是从某一高地俯瞰，则觉得其丑无比。即使是瓦雷然山，如从雄伟的蒙莫朗西丘陵高处望去，也会觉得了无情趣。

可惜没有一位善良的仙女把格勒诺布尔周围的那些险峻奇高的大山移一座到这里来！

如果这位仙女用四法里宽的海峡把法兰西跟西班牙和德国隔开，把可怜的意大利跟德国隔开，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就更加接近文明所给予的幸福了。请您想象一下，若是莱茵河、维斯杜拉河、波河和埃布罗河直到源头都宽达十里，俄罗斯怎么能威胁文明，它的那些哥萨克兵又怎能在欧洲南部纵横驰骋呢？

我去年曾在柯尼斯堡[1]，我知道俄国没有二千万给她的军队来作这一美妙的旅行，不过中产阶级人士却被《奥格斯堡新闻》上登的那些译自俄文的恶狠狠的高价文章所吓倒！

让我们回到这个可怜的世界吧；下面就是我从朗热到第戎途中所研究的法国山脉的情况。

从布雷斯特至卜弗莱峰一线山地，
经过高雷，富惹尔，
雷格勒，吉安，和克拉迈西。

---

[1] 柯尼斯堡濒临波罗的海，原属东普鲁士。

在贝叶南部，这道山脉为一从北至南之长岭所阻断（自圣－罗南部至沙托布里昂）。

这条山脉自卜弗莱峰，从慕兰到莫尔托涅之北，奔向东南，在东北蜿蜒直趋布尔朋内，再折向北，直到迈哲埃尔和圣波尔。该山脉从马尔什至凡尔登这一段是重叠的，于是形成了默兹河谷。

从勒米尔蒙起它与莱茵河法国一侧的河谷的墙垛相遇，从阿尔撒斯的巴隆至比什。

第二条山脉

从第戎和科多尔[①]，这条山脉到达靠近中央运河的万桑峰。在此直至瓦朗斯对面的舍朗都与罗讷河平行。在这个点上它达到一极大高度，随后折向东南，直趋弗罗拉克、罗戴弗和圣帕布尔（靠近凯瑟尔奴达里）。

第三条山脉

群山蜿蜒，画出了一个曲线角。这些山从卡卧尔起，即向东北再次升高，直至圣布尔散，行进途中形成卡倍尔山口和多尔峰。在马罗峰，这条山脉走势直趋西南，至靠近利摩日的沙吕斯。

如果想对法国土地有一全面的概念，不要忘记沙泰涅雷至摄弗莱和至路哲尼阿克（靠近圣让当热利）。

---

① 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省会是第戎。

这条山脉通过一些向贡福明的丘陵把沙吕斯到马罗峰、圣日耳曼、拉库蒂纳和蒙太居连结在一起。

第四条山脉

这条南北走向的山脉由波托至巴查斯南边至比里牛斯山,走向安哲章。

第五条山脉

汝拉峰自巴塞尔至贝莱,阿尔卑斯山自汝德堡和布雷纳尔,形成了勃朗峰,向南下降直到万蒂米耶入海,然后又在科西嘉出现。在西边,阿尔卑斯山塞满了整个多菲乃,直至阿维尼翁附近的旺都;在东边,恰恰相反,阿尔卑斯山在都灵近处,山势突然降低,开始出现广阔的平原,往昔这片美丽的沃壤曾为高卢人所征服,建起不少城市,如米兰、克雷摩内,等等。这块平原展现在都灵至威尼斯、布雷西亚和波洛涅之间。上面这是一段严肃的文字,为此,我想向读者致歉,我之所以要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法兰西的地理情况。

现在我想随便谈谈。

德·加斯珀兰先生在担任内政部长以前,曾长期研究农业,颇有成绩。经过仔细观察之后,他认为法国,从降水方面看,可以分做两个地区。在第一地区内,有春雨和秋雨;在第二地区内,有夏雨。第二地区在南方,第一地区则在北方;但是划分这两大地区的线并不是一条直线。它蜿蜒曲折;如果人们想到在这条线上有许多山和许多不同高

度的土地，这就容易理解了。

人们可以想象小孩子们玩的那种大理石小圆球悬在一个鸡蛋中间，让表示地球的球的直径和鸡蛋的小直径同一，那么蛋壳就标志高山绝顶上的永久雪点。在赤道下面应该有一座极高的山，使得在此处七月份仍有积雪。

在赤道上，雪在一万五千尺的高山不会融化，这就是蛋的两端所表示的东西。相反，去瑞典，四五千尺高度上仍然有雪。

因此，您很容易地看到山的高低会影响到法国气候和雨线。

显然，在第一地区，应有两种作物：因为这里有春季的雨和秋季的雨；在第二地区（法国南方），这里只有夏季下雨。

把德·加斯珀兰先生观察的这两个地方分隔开来的线从巴黎附近经过。这种多变的气候对我们很有益处，然而六五年以来却使得我们日趋衰弱。

另外还有一条奇异的线可以观察到，它也经过巴黎附近，这是一条葡萄种植线。这条线差不多是从南特附近到科布朗兹。意大利阳光充足，那里的人们力图酿制法国酒，但效果不佳，它们所酿造的葡萄酒只能达到西班牙的水平。

5月12日，博讷

再过第戎，我像头一次一样，用了半个小时去博物馆。人们正在准备一次本地的油画展览，比起巴黎来，这些画过于夸张，不太自然。我刚在第戎买了一份《西勃艮第杂

志》,其中的文学论文可以用来评价外省艺术。

我在第戎街上看到两种不同种族的人,一种是弗朗什-孔泰人,身材高大,细长,动作迟缓,说话时喜欢把尾音拖长,这是基姆利人,他们跟盖耳人刚好相反,盖耳人头形是圆的,眼神里充满喜悦。

第戎的画家们很幸福,他们得到温文尔雅的上层社会的欢心,因为这些人都是本地这个阶级的杰出人物;大家承认他们才情横溢。

我快速地看了一下勃艮第议会大厅,圣贝尼涅,其穹顶高八十四法尺,塔楼上的风信鸡高达三百法尺,大门上有布夏尔东[1]的浮雕;这是圣太田的殉道者像,令我想起巴黎圣母院的南大门。第戎圣母院建于1354年,是一座装饰繁多的峨特式建筑。我登上高高的塔楼,此塔为勇夫菲力浦于1367年始建,至大胆查理时完成。最后我参观了博絮埃[2]的邸宅;他这人真诚吗?

跑到邮局,我听人谈起一些关于芮乌弗先生的轶事,他是1802年左右科多尔的首长,我父亲的朋友。据说他临终之际长达三十六小时;他辞世时十分镇定。这位长官和蔼可亲,很得人心。他敢于与皇帝对抗,对向他提出不公正要求的部长们激烈地反驳,因此他在第戎几乎是罢官家居。然而几个月之后皇帝又召请他任职,把他派到南锡。

---

① 布夏尔东(1698—1762),法国雕塑家。

② 博絮埃(1627—1704),作家,法国路易十四时高级教士,宣道者,以博学雄辩著名。

有一次，他得知几辆载着伤寒病人的四轮马车在医院门口被阻，因为没有人愿意帮助这些病人入院。他当即前往，亲自动手把许多病人抬上病床，三天后他死了。他从不固执，自私；他的死令人感叹。第戎的几任长官都很好；芮乌弗先生之后的继任者是莫莱先生。

第戎人才济济，在这方面只有格勒诺布尔堪与比拟。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小巧美丽的石头砌的房屋，一般是两层，外加一个假三层。看上去很有乡村气息。但这要比六层的房屋舒适，有益健康；只是不够庄严，气派。我很想再看看十法寸高的那种小僧侣雕塑，样子很好看；只是须在他们的风帽深处寻觅脸部，就像布鲁圣母院里的雕像一样。

去年到了里昂和马赛我才相信，对于一个整天埋头搞胡椒和丝绸投机买卖的人来说，一本以简练的文笔写成的书实在非常难懂；他真正需要的是注解和说明。这人更喜欢夸张的风格：新词使他惊叹，使他感到有趣，认为很美。

为了正确判断一种语言的完美，不应采用杰作为样本；天才常予人以假象。我看法语的完美性存在于1670年左右出版的波尔罗亚尔①的那些修士的译文之中。对了！这种法语正是马赛和里昂的那些大商贾们所最不了解的；另外，他们害怕因赞许这种在他们心目中认为如此容易的东西而丢脸。到处人们都会碰上费尔丁笔下的收税吏。

---

① 法国天主教西多会修院，在巴黎附近；17世纪时成为詹森派学术和文化中心。

我在第戎周围途中邂逅的人个儿都很瘦小，灵活，脸色红红的；看得出好酒支配着这些人的性情。不过，作为优秀的人，光有一个理智的头脑是不够的，还应当具备某种热忱。

第戎这个只有三万人的小城给予了法国许多人才：博絮埃、布封、克雷比翁、毕隆、吉东－莫尔沃、拉莫，布罗斯议长、《意大利书简》的作者①，现在则有安塞罗夫人；而里昂，是个十六万人的城市，只出了两个人：安培②和雷蒙泰。

在第戎城外，我抬头凝望欧洲如此著名的科多尔③，想起了一句诗：

难道才智卓绝的人总长得丑吗？

如果没有它值得赞美的旨酒，我会觉得没有比这有名的科多尔更丑的了。按照艾利·德·波蒙的理论体系，当地壳开始冷却时，这里是突出在这个星球上的最早的山脉之一。

科多尔不过是一座又枯瘠又丑陋的山区；但是人们分辨得出那些插着短桩的葡萄田，在这儿到处都能碰到许多

---

①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克雷比翁（1707—1777），法国作家；毕隆（1689—1773），法国诗人，戏剧作家；拉莫（1683—1764），法国作曲家；布罗斯（1709—1777），法国第戎的第一任议长，作家，他于1739—1740年游意大利，著有《游意大利致几位友人的书简》。

② 安培（1775—1836），法国物理学家。

③ 科多尔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区。

不朽的葡萄园名字:桑贝尔、沃柔葡萄园、洛马讷、圣乔治、女依[1]。就因为这些荣誉,大家终于才熟悉了科多尔这个地名。

毕松将军,在担任上校时曾率领全团前去莱茵与大军会合。在经过沃柔葡萄园前面时,他让部队停止前进,命令向左布成散兵线,以军礼向田园致敬。

我的旅伴对我讲述这桩轶事时,我看见一处大约有四百阿尔邦的方形圈地,地势略略向南倾斜,四面界以围墙。我们走近一座木门,门上写着几个字体拙劣的大字:"沃柔葡萄园"。这个园名来源于离此不远的一条叫做沃日的河流。这个了不起的葡萄园从前属于西托修道院,最近由杜日翁和拉维尔两位先生向阿瓜多先生购得。过去善良的神甫们从不出售葡萄酒,他们把喝不掉的酒都作为礼物送人,因此,没有什么商业上的诡诈。

晚间,在博讷,我荣幸地参加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沃柔葡萄园是成横行、与公路平行地进行采摘呢,还是成竖行、从公路到小山坡顶采摘好呢?

大家品尝了 1832 年用旧法酿制的酒和 1834 年用另一种方法制出的酒,每年都有它的不同情况或者说依次各异。比如,1830 年的酒可能比 1829 年的差些;但若再放三年,至 1933 年饮用就会更好。

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我开始真正约略懂得了某些酒质量的异同。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彗星酒,指的是 1811

① 女依是勃艮第的著名葡萄酒产地。

年预兆拿破仑垮台的那种酒;就是这样,每隔五六年就会有一个优产年。

这里的酒一般是销往比利时。沃柔葡萄园的主人很能哄骗那些老主顾;只要在葡萄地里撒上厩肥,产量就会增加很多,但酒的质量却下降了。一瓶沃柔葡萄园的酒,在巴黎餐馆里卖十法郎,可是在当地,十五法郎一瓶都不卖。不过,应当承认,其他酒都比不上它。这酒头年,甚至是第二年,并不大好喝;因此做酒的人家总是储存十万瓶。

诗,常常以它令人愉悦的夸张,成为勃艮第人谈话的主题。今晚,我的博讷的客户答应请我喝一瓶西托修院窖藏的沃柔葡萄园的好酒。若是再过十二年或十五年,这酒渐渐消失了,又如何让人相信这可敬的陈年佳酿呢?

在往昔那个知味的僧侣时代,酒是从不出售的,葡萄园出产的酒很少,价钱也比较贵;可是时至今日,每瓶酒卖十五法郎,又怎么能挡得住往葡萄地里普施厩肥的诱惑呢?所以,人们以丰盛的晚餐款待采摘葡萄的人,菜肴特别丰富,这样他们才不想吃葡萄。

路易十四1680年生病,医生们劝国王喝点女依的陈酿,以恢复体力,于是女依的酒变得远近闻名。就凭法贡这个处方,女依小城蓦然兴旺起来。

我知道,确切地说科多尔至沃斯讷为止,这地方的美酒从1830年以来就博得声誉:在餐桌上,勃艮第人只谈这种酒的优缺点和质量,那些令人烦恼的政治,外省人才不管呢,对不起,完全撂在一边了。

博讷城建在石灰质土壤上;人们沿着城墙根开辟了一

条散步大道,那条老婆河贯穿全城,河水清冽,青草随波漂动。医院广场展示出一派峨特式建筑的风姿。1445 年建立这座医院的是勃艮第公爵菲力浦的一位大臣尼古拉·罗林。路易十一称赞这人为人公正,罗林在制造出许多穷人之后,又建了一座医院收容他们。

1837 年 5 月 15 日,里昂

我在巴卜岛前登岸,小岛有一铁缆桥连接岸边。我的天,S 先生果然没有骗我,里昂北面两法里处索恩河两岸风景的确美丽如画,独特,极其可爱;这使我想起了意大利绵延的岗陵,如德赞萨诺一带,当年拿破仑曾力排众议,与乌姆赛元帅[①]在此鏖战,获得胜利。在沿着索恩河的这些小山上,里昂丝织工建造了不少别墅,由于审美观念不同,其款式殊滑稽可笑。他们的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路易十五时代的那种宏丽风格上,此地的自然胜境实在远远超过了人们用来点缀山川的那些中国楼台。岩石巉崿,树木蓊郁,直下索恩河谷,河道亦往复迂回。

跟我们同船的有一位批发商人,面目佼好,但却毫无表情。这是个夸张的狂热爱国者。他得意洋洋地给船经过的一些乡间别墅命名,如山居,小筑,雅舍,德国美女之楼(他讲的这个因爱情而自杀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也很平常。),明庐,静园等等。

---

① 乌姆赛(1724—1797),奥地利将军,在伦巴第连连被拿破仑击败,1797 年投降。

我想，在大概被称做新城的这一地区周围，我最崇敬的这个女人拥有一小块产业。她本想在此度过余生，不意革命爆发，能人纷纷崛起，像罗兰①那样的部长们取代了德·卡洛纳②那样的部长们。

我十分愉快地度过了两个小时，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沿着索恩河的大道小径走过的这两个美妙的时辰，我凝想罗兰夫人③的英雄岁月。当时我们也曾像古代罗马人那样伟大。在走向刑场时，她拥抱了与她同住一室的难友（她们已经成为好友）；其中有位R先生，泪流满面地告诉我当时的情况：

“怎么！勒布尔，”罗兰夫人对他说，“朋友，你流泪了？多么软弱！”她精神振奋，面带微笑；在她眼睛里有股圣火在闪闪发光。

“好吧，朋友，”她又对另一个囚犯说，“我即将为祖国为自由而死；这不正是我们平日所追求的吗？”

在重新见到一个这样的人之前总要有一段时间啊！

在这位伟大的人物之后接着来的是帝国尊贵的夫人们，皇帝觉得她们穿的长袍俗气不堪，于是她们从圣·克鲁④归来时在敞篷车里哭泣不已；随后就是复辟时期的贵

---

① 罗兰·德·拉·勃拉第埃尔（1734—1793），1792年曾任内政部长。

② 卡洛纳（1734—1802），1783年任法国财政总监，他的改革计划遭到贵族反对，路易十六将他革职，他逃到英国。

③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大革命时吉伦特党人，后为激进的山岳党人所杀。

④ 圣·克鲁系第一帝国时皇宫所在地。

夫人们,她们为了使得自己的丈夫荣任行政长官才到圣心大教堂去望弥撒;最后是路易-菲力浦那个中庸政府时的贵妇们,她们堪称天然而殷勤待人的典范。罗兰夫人之后,历史上值得提起的大概只有德·拉瓦莱特夫人和贝里公爵夫人了。

我沿着索恩河边绿树掩映的迷人的山峦,登上高丘,渐渐进入树丛,恍若置身仙境。我想起让-雅克·卢梭[①]曾在此地一座花园的门后面露宿过夜。我读《忏悔录》这一段已经好多年了,可是我还记得这位被市侩们所憎恨的人所说的话。有时他可能有点夸张,但当他不为主题所左右的时候说得真好。那些缺乏热情的作家,如伏尔泰[②]、布封、杜克洛[③],根本就不会苦思冥想去描写在野葡萄藤荫蔽的花园门边度过的这个夜晚;读者看过之后,两个星期一过,也许就全忘记了,这个故事对他来说也许有点自我中心的意味。就是沿着现在我走过的这条小路,让-雅克·卢梭走过时背诵着巴蒂斯丹大合唱,为了第二天可以获得一顿丰富的晚餐。这是他最后一次没面包吃了。

随后我步行进入里昂市区,我发觉甚至我雇来替我拿大衣和莎士比亚著作的这个小僮都有点瞧不起我。我这是冒犯了本地大神:金钱,我这副穷相。

我对小僮说我想住邮局旁边的茹旺斯旅馆。

---

①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生于日内瓦。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③ 杜克洛(1704—1772),法国小说家。

"哦,先生,"他拖着乡音慢吞吞地说,"这家旅馆很贵呢!"我想,要不是看到我以惊愕的目光瞪着他,他准会把心里想的完全说出:你住不起。

现在我住进了这家旅馆,我在一间铺着缀有金色线角猩红锦缎的漂亮房间里写作;这个房间周围有一半饰有蓝色白线的细木墙裙,漆得亮锃锃的,这反倒给人以阴暗、外观很脏的感觉。我在打过蜡的嵌木地板上走动,这地板镶嵌成方方的叶片形状,图案复杂,我已经忘了它的名称;我走过时不断发出响声。我房间的糊墙花纸均环以金色线条(当然,有二十多处缺口,黯淡无光);当我提出要求他们在我床上张一顶帐子以防蚊虫扰我清梦时,管房间的侍者不禁得意地笑了,他带着里昂人的那份高傲神气,回答我旅馆里根本就没有这类东西,也从来不曾有人要过。看来这一切豪华设备都是假的。这一切文明缺少目的性,既小气又愚蠢,当然还不伤人,只是使我心里非常痛苦。我仿佛置身荷兰议会听取人们关于铁路或关税的一场讨论。

像里昂这样一个拥有十六万六千人的城市,要说没有若干堪称精英的人物那是不可能的;只是我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么下面的这些话我就要请他们原谅了。

我来里昂已经有五六次,总是搭乘邮车;事务十分繁忙,所以我每回到来,甚至连去参观泰洛广场博物馆的时间都没有。

每次一下车都是由我岳父的表兄 C 先生接待,所看到的是他的脸上死板板的那份沮丧表情,好像他刚刚损失掉二十法郎。你瞧这位仁兄多么急躁不安地冲到我面前,我

当时正在要一个邮局里的人把我的箱子拎到我家，他打断了我的话。他怕我给这份小小的服务项目付太多钱。

“这么点东西，给你十二个苏吧。”他带着明显的烦躁情绪对那人说，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难看；那人不依，跟他蛮吵。我承认自己软弱，从此我的心情变得在里昂无法感受到任何乐趣了，我只求赶快离开这地方。

今天C先生一开始就对我说，从1830年起限制奢侈法禁止突尼斯人穿着华贵衣饰，这对他们的商业实在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这话说完，他就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C先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很诚实，一位好父亲，按章纳税；可是，我的老天爷，瞧他那个面部表情，他也像他同行的那些商贾一样，雇用工人在屋里干活，称做织工。我也听商家他们提起过这个称呼。在任何小本商业上，尤其需要耐心，对细微末节时刻注意，习惯于量入为出，害怕一切异常的变动；这类小本商业会产生自私的愚蠢，因为害怕不能赚钱这面大旗掩盖住的那份小气和刻薄，我觉得这一切都被“织工”这个词儿所概括了；里昂人用这个词儿称呼他们这城市里最低下的阶级。然而，在任何地方，虚荣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堤坝，就像在巴黎一样，很快这就形成了上层阶级的性格。这种对待事物的习惯和态度使你不胜感叹，并且你也把它看成他的性格，它首先就由奶妈，随后就由那群家里的用人传给了孩子。你可以注意一下，你的孩子在你面前总像个奴隶，他跟用人一道时才又得到了平等，这叫我怎么说呢？他高人一等。然而世界上没有人喜欢这种像孩子一样的优越感。因此你瞧，一个七岁的孩子当他得到一会

儿自由、奔向大门口或是马厩的时候多么心花怒放。最能控制的父母也只能采取一种形式上的防范而已。

法国革命长了仆役们的志气;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当了兵,或是把这种职业看得高贵:不久以前储蓄银行给了他们理智的习惯;于是充斥在孩子耳畔的就是许多庸俗无聊的话,这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带坏了我们的儿童。有时在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意义含糊的成语;注意寻根刨底,我发现这个成语来自我父亲宠爱的用人巴比埃。

要想了解里昂人的性格,必须听听那些富商们在咖啡馆里的闲聊,你可以找一个里昂人跟你在那儿玩一局多米诺骨牌。

里昂最底层阶级的女孩子们都长得挺高大,发育良好;而在巴黎,女孩子们只有四法尺①高。

5月16日,里昂

我去了医院,这家医院很富;而且,据人们说,管理得很好。在这里,我看了几所病房,房顶有三十法尺高,因此一点难闻的气味都没有。只要是病人这儿都受治,不需出示当地人的证明,就像巴黎主宫医院一样。有些病房每天只要付三十个苏即可住院:我曾经前往探视过一位遭遇不幸的老同事;他告诉我他住在这家医院里很好。付三十苏的人若想出来就可以出来。医药是里昂最好的,当然有钱的病人在此可以得到最好的药品治疗。这家医院,除了本城给予它的经费

① 1古法尺=325毫米。

之外，每年收入达八十万，医院的头头们发了财吗？

因为所有不是出生在本城的“盲流”都被遣送走了，里昂大街上没有号叫唱歌的疯子，我实在最怕碰上这种事。

你当记得美国财政危机的时候吧。1837 年法国曾经送给美国一亿五千九百万，我不记得当时里昂出过几百万了。

N 先生（这人有点傻乎乎的）昨天对我说：“你知道在巴黎我从不步行；不过，在里昂，我可不敢在车子里露面。”他怕什么呢？

一般地说，里昂人的举止相当庄重。一个从商界退休有六千镑年金收入的里昂人，走起路来总爱摆出一副庄严的架势；头昂得高高的，目不斜视。我看过路易十五时代的那种画像。这样一来，一个人，因为他早上没能赚到十二个苏，到了夜晚他脸上就显出脾气不好的神气。有的时候我在巴黎街上也会遇到这种面孔，我敢打赌他们一准来自里昂。

风度纯朴，这是巴黎人的理想，而在他整个一生中却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痛苦，看来似乎卑下，不像里昂人神气十足。

不过，这里也像别处一样，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里昂国民自卫军在 1795 年那场惊人的城市保卫战①中曾经有一千二百人牺牲（在里昂有人说是一千五百人）。这些先生们当时是由一批流亡国外的贵族军官和骁勇的勃莱西指挥的；军官们战术熟谙而士兵们斗志旺盛。里昂人性格的

① 1795 年法国公布共和国宪法，但保王党人当时仍在罗讷河流域一带顽抗。

优点是:情绪昂扬,足历二月之久而不衰;而巴黎的激情只能持续六小时,就像人们曾看到的那样,后来当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大厅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国民自卫军的时候,群情十分振奋。

在我心目中,里昂国民自卫军堪与奥地利维也纳国民自卫军媲美。维也纳自卫军于1797年和1809年曾两次派出志愿兵团,但在兵团组成六个星期之后,即为法军全部歼灭。1809年的那次战役中,在特拉恩河两岸,维也纳志愿兵均殁于马舍那元帅[1]的炮火之下,有些人向前仆地,也有些人朝后死去;他们的军靴十分明显地形成了一条蜿蜒的曲线,宽度还不到八法尺。其中一人胸前佩戴着一枚高级荣誉勋章,是个班长,他更加坚决,是自杀[2]。

因为生意上的事我常去里昂;我一到这个城市就想打哈欠,再怎么美的东西也无法使我振奋。我每回总是住在银驮街的那位表兄家里。住旅馆我这还是第一回。

不过,我为此要请求本地的杰出人士原谅,令我厌烦的风习总是占上风。我真想闭上眼睛,因为我看到的一切更增加了我的反感,甚至让我苦恼不堪;连铁制阳台的款式都叫我不快,线条参差,粗俗笨重。我需要努力调整内心情绪才能领略罗讷河畔的圣-克莱尔码头一带的风光,实际上我并不欣赏它,我只是认为那值得赞美罢了。

---

① 马舍那(1756—1817),第一帝国时法国元帅。1796年拿破仑一世称他为"常胜将军"。

② 里昂国民自卫军在1814年对奥战役中也打得很出色。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回，我满怀厌恶，走进一家书店买书——有一个小时可以供我支配。我浑身无精打采，连要买什么都想不起；后来我随口说要《定命论者雅克》①，或是伏尔泰的小说。那营业员猛然后退，一脸忧郁的样子，对我唠唠叨叨地说我说起的这些著作都是不道德的离经叛道之作。接着他向我推荐布吕什神父的《自然景象》一书，开始我很生气，觉得他提出的这个意见十分无礼；可是一看他在对我讲话时态度很像个丝织工人，很迟钝，像煞有介事似的，这倒把我逗乐了。我想弄明白是不是这只是出于商人的本能。也许他店里只有布吕什，没有伏尔泰的小说；这鬼家伙，要不就是这些书他店里很多！不过他看我样子年轻，就是不肯卖给我。晚上，我把这件事说给C表兄听；他突然涨红了脸，认为我夸大其词；总之，我的话伤了他的城市荣誉感，他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再跟我讲话，我从这其中看出里昂人性格的一点名堂。他们很容易生气，这些人总是想象别人在算计他们，存心要把他们羞辱一番。

里昂的街道铺着梨子形状、又小又尖的石头，我绝对不可能在上面步行；我简直像个患痛风症的人。

这座法国第二大城坐落在索恩河与罗讷河汇合处，河水像一个大写Y字母似的流过。

粗鲁的阿洛布罗克斯人②把住在这里的一部分罗马人

① 这是18世纪法国作家狄德罗的一本小说。

② 古代凯尔特部落，居住在今法国东南部罗讷河和伊泽尔河交界的地区，公元前121年为罗马人所征服。

赶出维埃纳[1]之后，罗马元老院命令行省总督慕纳修·勃朗古斯修建一个城市；于是总督把那些罗马人安顿在罗讷河和索恩河汇合处附近河畔小山朝西坡地上，卢格杜能的村子里。这样，就在富维埃尔美丽的小山上建起了奥古斯都王宫，里昂于是成为军事重镇。

里昂，从此摆脱了专制统治，也像所有的城市一样，下到了平原地区，但毛病来了：现在的里昂人，他们不把城市建在赭十字丘陵的斜坡上，而建立在下面低三百托瓦兹[2]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沼泽平原，几乎就是两条大河的汇合点。因此里昂是块雾气朦胧的黑淤泥地，城市中心建在一个岛上，位于偏北四度处。

维埃纳离里昂七法里，傍罗讷河，该地地势极佳，人们认为这里略略偏南二度。在里昂，半年之内每星期总有两次大雾弥漫，雾来时全城一片昏暗，窄狭的街道两侧盖有七层楼房，走过时如临深涧，十步之外不见人影，只隐隐约约看到许多穿着丝织工人衣服的影子在恶臭的雾气中蠕动：这样的结果甚至让我把煤炭气味都当做扑鼻芳香了。

5月18日，里昂

一个外地人，若是他不想揪心地关上窗子读书的话，他应当登上富维埃尔，那边峰峦绝佳，其下有索恩河流过。在一处名叫安蒂卡伊的地区周围，有几处古罗马遗址。从富

① 里昂东南的一个城市，属伊泽尔省。

② 1托瓦兹=1.949米。

维埃尔可前往植物园,从植物园再到泰洛广场的博物馆或圣皮埃尔宫;然后穿过庄严凝重的市政厅,再溯罗讷河而上直至离里昂半法里处,于此可以欣赏到十分壮丽的景色;随后折回圣伊雷纳大教堂;在艾奈教堂,人们能看到四个古代巨柱。今晚离开交易所后我好好游览了一番。

此地古名卢格杜能(Lugdunum)包括 Lug 这一音节,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这在高卢语中意思是山或河;当时 Leyde 和 Laon 也称做 Lugdunum。[①]

底比里斯时代的斯特拉朋[②]说过:卢格杜能在重要性和富庶方面仅次于纳尔邦;卢代斯[③]当时还是一个无名小镇。奥古斯都[④]人极睿智,驻跸里昂达三年之久,使此地成为凯尔特高卢的首府;克洛德[⑤]就诞生在这里。当尼禄[⑥]统治时,该城曾遭大火全部烧毁,因此塞纳克[⑦]有名句为证:"在一座巨城中间,市区荡然,一夜工夫只剩下空地一片。"

尼禄赶紧运过去很多钱。特拉让[⑧],是继亚历山大和恺撒之后古代惟一的伟大人物,令人想起拿破仑,他在此兴建了许多建筑物。

里昂是高卢时代基督教的摇篮,我觉得今天这个城市

① 里昂古名。
② 罗马皇帝,公元前 42 年至 37 年在位。
③ 高卢 - 罗马时代的巴黎古名。
④ 奥古斯都(公元前 63 年—公元 14 年),罗马皇帝,即屋大维。
⑤ 克洛德一世(公元前 10 年—公元 54 年),罗马皇帝,生于里昂。
⑥ 尼禄(37—68)罗马皇帝,以残暴著名。
⑦ 塞纳克(约公元 2—65),拉丁哲学家,曾为尼禄之师。
⑧ 特拉让(公元52 年—117 年),罗马皇帝。

仍然是宗教徒最多的城市，这并非像图鲁兹那种一时的狂热，这里纯粹是克己奉献，这种对教士的虔诚信仰，一直令我惊讶不已。我认识二十位富户，他们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用做善事。

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时代，里昂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别体制；当时的统治家族姓维勒鲁瓦①，常常是由姓维勒鲁瓦的主教大人同时兼任总督。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位维勒鲁瓦的轶事，他是国王指定的摄政官，接替他的叔父担任总督，过去他叔父也同时既是总督又是主教。上任之日，新总督坐在一辆豪华马车里，不停地向左右两侧祝福，众人则表演节目以示庆祝。他高傲地说道："我看到的这一切都曾经为我叔父举办过。"于是继续驱车向前。

里昂人，也像所有虔诚的教徒一样，非常慈善，他们这地方需要这份德行，我觉得把一个城市的繁荣昌盛放在制造业上简直太轻率了。一个时刻念及自己责任的政府应当使制造业工人数目不超过其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我可敬的朋友卢比松先生，这惟一的具有大智慧之士，我想，他从前喜欢过复辟政权；有一天，他对我说：里昂丝织工人 1837 年每天工资收入用来购买到的面包和肉远远低于科尔贝②时代工人的工资所能购买的数量。这位伟大的大臣的继任者们根本不懂得：意大利正在圣卢西欧和米兰

① 据《圣西蒙回忆录》，维勒鲁瓦统治阶层设立捐税，不向任何人请示报告。（原注）

② 科尔贝（1619—1683），路易十四时的财政大臣。

加工自产上好丝织品，而英国则购进中国丝绸，不久中国也向美国出口丝绸，在此情况下应当采取一切手段，引导十六岁的青年人专心钻研丝织技术才是。突尼斯和摩洛哥喜爱意大利薄绸胜于喜爱我们的产品。

但是1830年以来，这些部长们却只怕在议会里讲错话，失去职位，他们怎么就没有时间想想对此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他们接受手下那些助理官员的主意，天晓得是些什么馊主意！为了得到一个“点子”，这些可怜的官僚们是怎样干的呢？生活在里昂的丝织工人为了能吃到一些肉和一块面包，在门外就要缴纳一大笔入市税；而那不列斯附近圣卢西欧的丝织工人却生活在免税村里（还为这村子制定了规章），那里天气好，穿衣服只是一份奢侈。

当人们把这类想法告诉助理官员时，那当官的懒惰成性，感到恼火，他想：这人很危险，早晚得向部长阁下报告这种变化。

5月19日

有一位英国清教徒斯密司先生住在这里已经十年了。三天前，他决定自杀，从此撒手人寰。他吞了一瓶一盎司①氢氰酸。两小时之后，他感到非常难受，但还是不死；为了消磨时间，他在地板上直打滚。房东是一位老老实实的鞋匠，当时正在这房间楼下干活；他老听见楼上发出奇怪的响声，担心房客弄坏他的家具，急忙跑上楼去敲门，但里面没

① 1盎司=30.59克（法国旧制一磅的1/16）。

有反应；于是他从侧门入内，看见这位英国老兄那个模样，大吃一惊，立即请人去找著名的外科医生特拉畏先生——这医生是房客的朋友。医生来了，对病人进行诊治，很快地就使他脱离了危险。医生问他：

“你究竟喝了些什么鬼东西呢?”

“氢氰酸。”

“不可能。那只要六滴你马上会死。”

“他们告诉我是氢氰酸。”

“谁卖给你的?”

“索恩河码头的一家小药房。”

“平时你不都是在对门的吉拉尔药房买吗，那可是里昂首屈一指的药房。”

“是的，可上回我到他家买过一剂药，我觉得他卖给我的药太贵了。”

5月20日，里昂

虔诚的里昂人把游览富维埃尔山看做瞻仰圣地；在这里每一举步都会遇上初期基督徒和里昂初期殉道者的遗迹①。我走过那里时看了建于1703年的圣茹斯特大教堂。整个这一街区，直至圣伊雷纳门，有许多长长的条石和方形界石，显然这来自古代卢格杜能，都是一些祭台和墓石之

① 见科罗尼阿神父著《里昂史》。此书附有里昂古建筑版画插图，弥足珍贵。其中有一张阿尔托印的图片，富维埃尔的地窖中甚多罗马式底层结构。(原注)

类,其中不少是重新修建的。人们仿佛置身于七斤附近的罗马街道上。我注意到天使街有一拉丁文碑文,译之如下:"献给加米拉·奥古斯蒂阿之灵,加·奥古斯蒂阿,享年三十五岁零五日。一生安乐,及其逝世,殊令亲人哀痛。兄西莱纽乌斯·雷吉努斯为其爱姐立碑纪念。"圣伊雷纳原是主教,同时也是一位作家[①],他就是在里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殉教的,同时罹难者基督徒凡一万九千人,血溅山峦,直冲屋宇二楼。我看到过那里遗留下的痕迹。

圣伊雷纳教堂曾多次重建,最后一次按照外省的艺术习俗,被无情地粉刷了一通,教堂外观既欠庄严,又毫无令人神往之处,我是否可以说,信徒们一听到"圣伊雷纳"这个名字,就捏着鼻子走进教堂,以防某种上天的恶作剧呢?

随后,我走到圣伊雷纳门上方的罗马引水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六道拱廊;这里是比拉水渠和金山水渠。

比拉水渠长约十三法里,显然,从上方鸟瞰,靠近圣·夏蒙的二水汇合点离里昂只有八法里。从圣·夏蒙开始的地区已为若干深谷所截断,这座罗马建筑物不加任何现代装饰,显示出它无限壮丽的特色。现在,运用蒸汽机和悬索桥,建筑师很容易解决问题;但却无人赞赏:庸俗之徒顶多因为看到花费了那么多钱而惊讶不已。

罗马人不得不分三截引水上升;他们使用铅管,这种铅管状若倒置的虹吸管子。水渠接到一座小山斜坡上,注水

① 安培先生曾介绍过这些最初几个世纪的作家;此系我国文学之始。(原注)

人渠，搭建成桥。水被引到对岸后，水位逐渐升高。罗马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使河水穿越过三个涧谷，其中加隆山谷最深，另外两个是波南和圣伊雷纳山谷；总共十四座高架渠。每一座高架渠原有九十道水渠，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其中的一座，六十二道水渠。

砖石工程是由小石块构筑而成，收石块扔进灰浆池中，令其饱蘸石灰。这些水渠，跟在罗马的旷野里一样，虽则是一项十分简单的东西，但却在人的精神上产生了神奇效应。在罗马，它们长长的行列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延伸；在这里则伴有满目苍翠的山峦。去看看那条通往夏朴诺斯特的大道吧，若是你向前走上几百步，从一块高丘上就可以饱览瑞士峰壑之美。附近村落中的农民，知道这些水渠的石头很耐火，当他们要砌炉灶的时候，常常到这里来取石装车，满载而归。

伊泽隆的激湍冲毁了一座桥墩，但只是整块陨落，没有跌得粉碎；这在八条水渠旁边可以看到。

走过这一段路很愉快，但也十分累人。以前，在罗马，人们时常坐在四轮敞篷马车上沿着长列的水渠，驰过弗拉斯加蒂大路。如果一个人有艺术感，会感觉到在永恒的古城许多路程中，这条路是最美的。

5月20日，里昂

我去了艾奈教堂，这座教堂建筑在罗讷河和索恩河的汇合处，几乎就在六十个高卢种族（这样说我很遗憾）共同建立供奉奥古斯都的祭坛的地方。他们证明的理由是在六十这个词儿上。六十对一，怎么可能呢？这惟一的一个是

由以三百次胜利脱尽威尼斯领主幼稚举止的贵族首领们所领导的吗？恺撒是这个罗马文化的最狡狯的人。

人们会让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尊著名的浅浮雕，这是往昔艾奈教堂的建筑正面：上面是三个女人（神母）；中间的一个捧着一份象征丰收的满盛花果的羊角。

这座教堂的许多壁柱都有着富于历史趣味的柱头。可以看到，在祭坛右侧，镌有亚当和夏娃受到魔鬼引诱的故事。

你可以仔细察看那四个巨大的花岗石柱，这些柱子在未截开前原来是两个二十五法尺高的柱子。那么，它们曾被截断过吗？学者们都蔑视前贤，持论相反；这样一代代下去直至世界末日，或诸学苑结束的那一天，也不会有结果。对此我劝读者还是只相信他们眼前所见事实为宜；其余的一切根据当时学术界主要风尚，每隔三十年变更一次。据传这些柱子属于六十种族为奥古斯都修建的这座祭坛；此坛敬献于罗马742年8月10日，时值基督纪元前十一年。

这些具有峨特式建筑意味的古代遗迹似乎把我的灵魂扔进了轻蔑，真不是一件快事。我不是个笃信基督教的人。

加利古拉①在这座奥古斯都祭坛旁边创办过或重新兴办过一些娱乐活动；如果相信苏埃东和茹万那尔的话，加利古拉还在其中增加了自己的特色：颁发雄辩奖，奖金由输家付给获胜者。他们还要向优胜者致颂词（这叫那些嫉妒的文人多么难堪！）。这还不是全部需要闯过的难关：当有些参加比赛的作品质量太差时，不幸的作者必须用舌头把自

---

① 加利古拉（12—41），罗马皇帝。

己的作品舔掉,要不至少也得用海绵擦去。随后他们就得挨鞭子抽打,并被浸入罗讷河中。

5月22日,里昂

我每天走过的这座阴暗的里昂市政厅建于1650年,款式如此呆板,如此笨重,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在这里,此厅却仍然为人们所珍视。这座建筑是不是罗曼风格呢?这是不是一个省的长官为了获得市民的尊敬,为了不致在他们面前出丑,应当具有的面貌呢?

儒勒·哈都安-芒沙尔[①]重建了曾于1674年被烧毁的市政厅:我真想摹仿威尼斯一座宏伟的宫殿正面重新加以修建。

威尼斯那么贫穷,而里昂这样富庶,我们简直可以购买威尼斯一座宫殿,如旺德拉曼宫。人们可以把房屋正面建筑上的石头号上数码,然后由海上运来里昂,加以重建。

在这座市政厅的前厅下面,左面的墙上雕有罗讷河像,这尊巨人的雕像倚在一头怒吼的狮子身上和一把桨上。他似乎极其激动,在他身旁是一条大鲑鱼。一切都很完美,无懈可击。

这巨大的罗讷河雕像对面是巨大的索恩河雕像,也同样倚靠着一头狮子。吉尧姆·顾士杜[②]作的这两大雕像树

---

① 儒勒·哈都安-芒沙尔(1646—1708),法王路易十四的御用建筑师,凡尔赛宫的设计者。

② 里昂的顾士杜家出了三位著名雕塑家,这里是指二弟吉尧姆·顾士杜(1677—1746)。

立在贝勒古尔广场上。一位雕塑家必须具有深厚的知识，特别是坚定的性格才能制作这类巨大的雕像。缺少这些品质，雕像就会显得像是放大镜里呈现出来的微型作品。

里昂街衢之间的通路尽是一些阴暗而潮湿的小巷，令我非常失望。这是些什么样子的街道啊！七层的楼房遮住了天空，阳光照不到街面。你不妨从迈尔西艾街这头走到另外一头试试。

办完了事，想通过眼睛整理一下对里昂的回忆，我登上了富维埃尔教堂的塔楼。从这一点勾画出这个城市的全景，真是景色绝佳。索恩河慵懒地在山脚下面的峭壁之间缓缓流过；我望见离这城市更远处，在多菲内那边，罗讷河迅猛涌来，在贝拉什半岛（穆拉蒂埃尔桥附近）的顶端与索恩河汇合，并把它席卷而去。所有的广场、街道、码头和桥上都成了些小人人，熙熙攘攘，匆忙地活动着；距离罗讷河略远的地方，偃卧着八至十法里的莽莽平原，多菲内群山起伏，峰峦层叠，最高的多在左侧；当天气晴明，尤其是夏雨初霁之际，人们可以望见勃朗峰[①]，宛若一匹白练高悬云间。

5 月 23 日，里昂

因业务关系我去了里昂的圣－让大教堂，该堂始建于十二世纪初，于路易十一朝代竣工。我发现这里的信徒十分虔诚。这是一座渗有罗曼风格的峨特式建筑物。罗马遗迹在法国南方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就建筑艺术而言，这个南

① 勃朗峰高 4807 米，是欧洲阿尔卑斯山最高峰。

方即应从里昂开始。圣－让大教堂的正面建筑上的浮雕令我想起巴黎圣母院的门楣;武士们都身穿锁子甲。(请参看巴黎圣母修院街六号对面的美妙浮雕。)

在波旁小教堂可以看到几座镌有雕画的塔楼,其上精雕细刻的蓟草花图案比米开朗基罗的天才艺术还要能获得平民的赞美。一般老百姓根本欣赏不了天才,但精工的制作却永远是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圣－尼齐埃教堂系 14 世纪时所建;大门却比较新,属于文艺复兴时期作品;是由菲力贝尔·德·洛尔姆设计的。

经常到圣－尼齐埃教堂做礼拜的信徒中,有位维达公爵,此人朴实善良,虔心潜修。每天他的贴身小僮都要把一块手绢放在他衣袋里,可晚上回府时,公爵的这块手绢都没了。

"啊,老爷,有人偷了你的手绢儿啦。"小僮说。

"不,朋友,是我弄掉了的。"公爵答道,他从来不愿想到这是旁边有人使坏。

一天早上,小僮实在受不了了,为了防止丢失,他把主人的手绢缝在口袋上。公爵出门,才走了不到二十步,忽然感觉有人拉扯他的衣裳。

"放手,放手,我的朋友。"他头也不回地对那个扒手说,"今天给缝上了。"于是他赶紧跑到教堂里,为窃贼改恶从善而祈祷。

我又回到夏波诺斯特。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碑文,在基督徒的墓碑铭文中总有某些书写错误。罗马宗教今天十分热衷于维持现状,但开初却是非常激进的。这种宗教对

奴隶们宣扬说，你们的灵魂和皇帝的灵魂一样美丽而不朽，搞得奴隶们大为惊讶。可是有谁知道这些东西呢？有谁读过德·坡特先生[①]的著作呢？因为弗勒里[②]他那极其机智的文笔是从来不谈这类事情的，因此你不能指责他隐瞒了真相。

我去了兽医学校。这个学校以布日拉的姓氏命名——这是一位通情达理、颇富毅力的人。大概他开始曾向当时的当权者证明他具有兽医技能，于是他获准创办该校。

5月24日，里昂

我发觉我的里昂朋友们都很悲伤；他们刚刚失去了勒奈（马赛人），勒奈原是这里游乐场中的灵魂。我认识他；这人也许是法国最漂亮的小伙子，最潇洒，又最愉快：无疑，他挺聪明，毫不装模作样，平易自然，与其说其风采引人注目，还不如说他具有一种天生的情趣，魅力无穷，初次见面就足以令你着迷，不由得你不爱他。他同时为两位贵妇所钟爱，上上个星期，他才以某种方式正式摆脱了她们。

圣－莫拉莱夫人虽已四十八岁，但是在南方这个大城市社会里仍然在兴风作浪。

我上次旅行时，她总是显示出很多自命不凡的地方，当然，她拥有一座十分宏丽的府邸：几乎朝朝暮暮都是音乐、

---

① 德·坡特（1786—1859），比利时政治家，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鼓吹者。他写过一本《社会刍议》。

② 弗勒里（1653—1743），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五时代的首席大臣。

晚宴、宵夜、水上盛会,种种欢乐简直令人无法拒绝。这些戏谑并不怎么高尚,圣-莫拉莱夫人从来兴致都好,如果她不总是想着被爱的话,人们可以说这女人非常可爱。

被爱!尽管年龄很大,但她可是个一年有六万镑收入的女人啊!今天还会有这种事吗?可怜的勒奈没有能抵挡得住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和节日欢会的诱惑;而他自己,惟一的财源只是他父亲给他的少得可怜的一千二百法郎生活费和在一家商行里担任的一份小职员差事。

他可是占领了圣-莫拉莱夫人的心,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毫不谨慎,依了她那个胖丈夫的心意,把荷尔当丝·萨珊小姐收留在家里。这女子是老头儿的外甥女,长得十分妩媚;一双乌黑的眼睛,仪态万方;挺高贵,但可怜的是,妙龄双十,又出落得如此漂亮,却一直没有找到个丈夫。吝啬的舅父总认为:在 N 城,他不用嫁妆就能把她嫁出去。

每天晚上,一到十一点钟,勒奈就离开圣-莫拉莱夫人的客厅。他从府邸里通行马东的门出去,门扇在他身后发出巨大的响声。这院宅有个花园,花园有一道墙;勒奈爬上墙,下到花园,隐藏在浓密的树丛里面,等到半夜时分,在荷尔当丝小姐的窗户上出现一点微弱的灯光。一会儿,有人给他放下一道绳梯;只是到了天色微明的时候他才又跳过花园的墙头。他的朋友们都怀疑他有了一份艳遇,但看不出他为此有什么特别高兴的样子。有一回他说萨珊不过是个小小的善于搔首弄姿的人儿罢了。

然而,有一夜,勒奈躲在树丛中间,突然瞥见有个人出现在花园墙头上;他藏身的那棵树距离墙只有六步远。那人的

头朝四面转动望望,好像是在很警惕地了解四处情况。

勒奈想,这人是个情敌。他看着他手臂一撑,身子骑在墙上,随即吊在一根绳索上,跳进了花园。夜色昏暝,当勒奈正仔细辨认这人是不是熟人之际,又有一个人从墙上跳进花园,接着又是一个。原来是几个贼,结伙来偷盗圣-莫拉莱夫人的楼厅,这位夫人平常有的时候在这楼厅里弹奏音乐。屋里有一座大自鸣钟,几个银烛台和一些家具。

勒奈注意不惊动这群家伙;他怕第二天人家会问他:"那个时候你在那儿干什么的?"

仅仅一个星期,大座钟被盗的消息就传到了巴黎,这使圣-莫拉莱夫人非常气恼,她答允里昂警署,如有人能捕获窃贼,她情愿给十个路易作赏金。不久,贼人都被抓住了:可是圣-莫拉莱得在刑事法庭露面,这一点她可不喜欢。但后来她还是出了庭,满头珠翠;——她丈夫事务繁忙,不克前往。少不了她就让俊秀的勒奈陪侍在侧,这也算是她装饰品的一部分。

有一个贼人挺机灵。他发现没有实证,他就无法被判罪,于是他在庭审时跟圣-莫拉莱夫人纠缠不休,想让她当众受人讪笑。他这样做居然在一大批到庭观看的妇女中间引起一阵快活的骚动和大笑。在多次用取笑这位夫人逗起她们的喜悦之后,他说在社会提供给青年人的各种劳作中,有些漂亮小伙子懂得挑选那些最轻松的活儿干,至少表面上如此。

"你说得天花乱坠,真有点太厚颜无耻,"突然勒奈开口了,态度很冷静,"你该坐牢,对不起,我要把这只挺会逗

趣的鸟儿关进笼子了。先生们，”他接着转过身子，面对着陪审员说道：“我亲眼看见这伙人盗窃的。这人第一个跳进花园；等等，等等。”勒奈讲述了整个情况；窃贼们都吓呆了，对他大肆辱骂。

可是，圣－莫拉莱夫人，起先倒兴奋了一下，渐渐，她开始想到，勒奈躲藏在树丛里并不是为了她；她责备他，起初只是悄悄地低声说他，不久让所有的邻居们都晓得了；还公开闹了一场。勒奈一点也不激动，极其礼貌地把夫人送到车旁，从此就永远不再去看她的邸宅，连她的名字也不提了。

这可怜的青年人开始感到轻松，人们看到他比过去快活；可是几天之后，他竟得了一场热病死去。

以上就是这件恋情的故事详情；不过我有些担心，这一下我可要被人们看做一个怪人了。

那些坏小子，勒奈的朋友们，曾对我说，里昂的大商人R先生每月都给他太太两百法郎作家用。这笔钱是每月十五号给；而太太，何况当时还正被丈夫百般宠爱，她每月一号就需要这笔款子用，于是她付给贴现十分之一，这样她只能收入一百九十八法郎。这些小子们实在卑鄙不过，加油添酱地说这位大商贾有许多替身，但我总不大相信。

英国人S先生，人挺聪明，当时也在场，这顿晚餐席上，（我们共计十五人，都是在里昂的外地人）他说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有一位有钱的英军的供应商人董甘先生去年决定送给他那个很成功的开办一家企业的侄儿两万镑（500000法郎）。董甘付给这位侄儿十五或二十张支

票,三个月见票即付,由殷实商号承兑。

侄儿对他表示感谢,说道:如付现款,就使他在合伙人跟前面子更好看。

“好吧,”叔父说,“我可以替你以百分之一的低利率贴现,让你提前取得这些款子。”董甘认认真真地收回这些支票,给他侄儿换了一张存款银行开的495000的单据。

S先生问我:一个外国人有什么办法了解法国?

“我倒知道一个办法,而且是惟一的办法,但并不令人愉快,”我对他说,“这就是要在一个不常见到外国人的外省城市里住上六到八个月。只是,对一个英国人来说,最困难的是,必须坦率,随和,不跟别人争强斗胜。若是你想了解现代的文明法国,蒸汽机时代的法国,你得把你的帐篷放在贝桑松至南特一线以北;若是你想看的是开初的智慧横溢的法国,蒙田的法国,那你就得去这条线南边。

“我不反对你每隔两个月到巴黎去呆上一个星期;不过你回去后一定要跟你那些外省的朋友们起誓说,比起巴黎来你更喜欢某城(哪个城由你自己挑);并且说你去巴黎只是为了些生意上的事。

“到达这个小城之后,你可能觉得并不舒适,你就去挑个能说会道的医生,可那些最高明的医生可能正在跟人打官司。

“你当想到愚蠢的人(可以称之为嚼舌派)所看不起的东西,在这个装模作样的时代,却正足以勾画出一个国家的真实面貌。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万人小城,特别是在那些穷乡僻壤里,人人对本区区长都充满憎恨。这位官员每年举行两次舞会,受到他邀请参加的人就会看不起别人,说别人

是奴隶,这样,到了每四年一次的选举时期,总要发生斗殴。

"你就是在巴黎住上二十年,你也不会了解法国:在巴黎,所有的报道均属无可稽考;任何轶闻根本不能确信。一件被人们认定是确实无疑的事半年之后又会被全盘否定。人只能听信议会和交易所;其余的事就通过报纸去了解。但在你住的那个只有一万人的小城里,如果你机灵的话,对于大部分你据此作出判断的事,你却可以获得足够的确实性。你必须成功,但这对于一个外地人并不容易;你必得吞下无数的沮丧,而且也不必因为别人胡乱造你的谣而生气,这样你就不致感到过于烦恼。在南方城市中,你可以挑选尼奥尔、利摩日、布热弗、勒比邑、杜勒、欧里亚克、奥克、蒙托邦;而在北方,则可选亚眠、圣-康旦,阿拉斯、雷恩、朗格勒、南锡、梅斯、凡尔登。

"最大的难处是要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居留借口。许多英国人定居在阿弗朗什总是说自己爱好钓鱼。"

我实在为自己怯生感到惭愧,让我来讲讲可怜的勒奈的故事吧。

大概是1827年左右,在M城,有一个药剂师,他大做劣质药品投机买卖,六个月顿成富户,于是妄自尊大,自以为很了不起,即使在南方,这也是不行的。他在街上走过时,那个架势,简直像个乐队指挥。一个晴朗的夜晚,他的六个朋友(这些朋友对于他的发迹一直很气愤;请你瞧瞧那些在一次晋升之后看报的人),夜里两点钟,突然破门直入,进了他的药店;登楼窜到卧室,把他弄醒,捆起,嘴里塞上东西,带到店堂;然后六个人围着他跳舞,祝贺他大发横

财，最后（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说），请他接受，每人给他灌上一杯热药汁。临走，他们丢下句话，要是他再在街上神气活现乱摆架子，还要治他。这桩事完全是真的；南方人就是这样恶作剧。

若是我有某种足以感人的爱情故事，就像毕隆刚刚讲的那一则，我想我也不会把它放在这本书里；谈情说爱在法国已经不再时兴了，今天的妇女只能获得一点礼貌上的殷勤而已。任何人的婚姻假如不通过家族的公证人做媒的话，就会被人看做傻瓜，至少也要给人当做可怜的疯子。

一小部分从草稿变成了书中的故事，其优点就是完全真实；这说明这些故事并不需要非常新奇的刺激。

由于有了铁路、汽船，特别是出版自由，给报纸带来了好处，短短几年之后，在法国说奥克语的人行将绝迹，也没有人讲普罗旺斯语，也没有人讲加斯东语了；只剩下某些不同的种族，这一点也许会保持几个世纪；我们将不会看到征服，除了征服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原因会使住在离巴黎四十法里的村庄里的人发生变化呢？“谨慎”这种美德使我不得不摒弃轶事，这些轶事仿佛与种族的规矩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在不同的思想方式和社会习惯中间，阿尔萨斯型[①]（爱好祖国独立，憎恶外乡人）和布列塔尼型[②]（对教士无限虔信）仍然会延续几个世纪。

---

① 阿尔萨斯，今法国东北部的上、下莱茵省地区。

② 布列塔尼，今法国西北部伊勒－维莱讷莫尔比昂、北滨海和菲尼斯泰尔省地区。

晚会最后在谈论人类种族中结束，多菲内[①]人头呈方形，这显示出纯种盖尔人[②]的特点；而那种圆而宽的头形在阿洛布克斯人居住的山区是很常见的。对此，大家抛开了轻率的话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探讨，我们开始研究自己和朋友们的体貌特征，看看究竟是属于盖尔人，还是基姆利人[③]和伊比里亚人。[④]

我们遇到了许多混血儿，特别是在城市里；至于在格勒诺布尔附近、一个僻处大夏特列兹山区的村落或是在奥桑乡镇山区的村落中常会看到纯种头型的人（就像我的朋友R的头），在检验中我们发现这种人性情很开朗，内心极其善良；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邪恶言行，但注意近邻的行为，他们不喜欢自私自利的人。

基姆利人（Kymri），为便于记忆这个种族的名称，我的方法是利用谐音，只要记住 qui ne rit（不笑）就行。他们的性格是有耐心，并有些英国人的快活劲儿。基姆利人碰到不幸比较容易激动，比盖尔人更加难过。他们羞怯，天生喜欢种族维护；并且，具有英国人的贵族倾向，一看到他们的年轻女王在街上漫步，他们会兴起一种童稚般的爱慕。

繁衍于法国的种族可以分为盖尔人、基姆利人、伊比里亚人和混血儿（我没有把犹太人和一些马赛的希腊人算上）。以下是他们的特征：

---

① 多菲内，今法国东南部伊泽尔、上阿尔卑斯和德龙三省地区。

②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至今仍操盖尔语。

③ 古代高卢北部的一个民族。

④ 古代欧洲西部、西班牙、中部高卢和意大利北部沿海的一个民族。

盖尔人人数较多。这种人中等身材，如属纯种，则圆头，眼睛大而宽广，鼻子相当挺直，鼻翼部分略阔，近嘴处不像鹰钩鼻那样弯曲。鼻部到下巴颏儿的距离与鼻长相等，嘴部比颜面下部更靠近鼻子，颧骨饱满但不突出。一般的说整个脸型是圆的。盖尔人通常头发颜色比较深。他们肌肉发达，身量不很高大，体形健美。

基姆利人到来之际，除了伊比利亚人居住的地方，整个法国都有盖尔人。现在在勃艮第、多菲内、萨瓦、普瓦托等地仍然很多；他们具有欧洲归因于法国人的那些精神素质：愉快，勇敢，爱好嘲弄，对将来无忧无虑。马洛、蒙田、拉伯雷、孟德斯鸠都是盖尔人生来就喜爱的。欧洲的冒险家们在1650年到达加拿大，就跟当地妇女发生了关系。好了！显而易见，这里凡是法国姓氏的居民头部均呈圆形，他们勇敢，具有无忧无虑的乐天情绪，而在理财方面完全缺少本领；但是与他们相邻的基姆利人十年即成巨富。

基姆利人身材高大；体形漂亮，苗条，穿上现代服装非常合适。他们头型较长，脑部很大；双目从顶部起即居于整个头的中间。额头又高又阔；眼睛很长，鼻子弯曲，但鼻翼上翘。下巴颏儿突出，以至按老百姓的说法，基姆利人鼻子长得像个乌鸦嘴，下巴又翘又尖像个木头鞋。基姆利人的头发近于金黄色，而盖尔人的头发很黑。

你瞧这个身材，这个脸型，这些头发，跟盖尔人的外形完全相反。他们的性格也如此。基姆利人十分自尊；有时在他们身上这种品质发展到自豪，甚至骄傲。他们不像盖尔人那样善良，但是性格坚韧、顽强，他们可能并不以头脑

敏捷、机灵著称，但他们富于智慧，深思熟虑，甚至才华超人。著名的居维埃男爵①，这位拿破仑之后，惟一堪称天才的人，就具有基姆利人的全部特征；只是他的身材，虽然不矮，但不够高，也不够细长。

奇怪得很！我们在这个或那个种族中几乎找不到纯种或是近乎纯种的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是如此。盖尔人代表法国人；基姆利人代表英国人和布列塔尼人。基姆利人居住在法国北部，特别是诺曼底，还有布列塔尼北部海岸，拉尼利斯至圣马洛一带。

巴斯克族或伊比里亚族在法国南方，沿比里牛斯山脉，在恺撒时代曾扩展至加隆河。他们有的也居住在地中海滨地区，与盖尔人杂处；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利古里亚人（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东南部的古民族名）。这个种族还曾占有过大部分法国西部沿海地区。两年前我们的一个朋友，在布雷斯特住过六个月，在菲尼斯代尔省认出属于这一种族的人，他们的性格与众不同，这些人似乎在盖尔人以前即已到达这一地区。伊比里亚人头部略长，而且窄小，特别接近头的下部，眉弓隆起遮盖眼部，双目宛若杏子。鼻子相当长，突出作钩状；鼻翼比鼻尖还更高耸。下巴颏儿挺直，颧骨很高。身材比一般个人的人略高；四肢很匀称，手脚灵活。他们的头发常常作蓝黑色。亨利四世对利比里亚族人的体格和性格曾作过一个确切概括。这种性格跟法国人性格很相近；但是有些特征是他们固有的，比如说在一个人生

① 乔治·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

命中把爱情看得很重。亨利四世[①]非常喜欢女人，不仅一次像马克－安东尼[②]那样，也不仅在他功成名就的晚年如此，而是在他整个一生中，甚至十有八九就要像他父亲那样，被巴黎的天主教廷毒死的时候，仍然如此。他被刺杀时正疯狂地热恋着一个少女，当时他已五十七岁；请看他在给巴松皮埃尔[③]的那个独特的声明，自从孔代公主之后这位元帅一直爱慕这位少女，历史书上记载有亨利四世的五十二个情妇的名字。

日耳曼人是法朗克人的后裔，居住在法国东北部亚尔萨斯等地。他们性格特殊，在这地方能认出这个种族。他们好战，忠诚，等等。法朗克人身材高大，方头鼻直，上下均不弯曲；鼻部至下巴颏儿下面的距离比鼻子本身还要长。德国人的鼻翼大而多肉，这一点与伊比里亚人完全相反（可参看塞万提斯[④]的肖像）。日耳曼人通常头发金黄，颇有军人气概。

放远一点，我们看到在许多家庭里几乎相貌完全相同。某个孩子酷似在他出生三十年前即已去世的祖父；在巴黎大街上你能碰到纯种的盖尔人或是基姆利人，并非罕见。

读者能原谅我这一个晚上的谈话吗？我是根据亲身经历说的，完全确实。我们有八至十种不同的勃艮第红酒；人

---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文治武功，使法国复兴，因政治与宗教冲突，不幸于1610年5月遇刺身亡。

② 马克－安东尼（公元前83—前30），罗马政治家。

③ 巴松皮埃尔（1579—1646），法国元帅，亨利四世的大臣。

④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堂吉诃德》的作者。

们可以从香味的殊异对它们进行比较。插进去一段趣味盎然的对话，sine qua non，[1]这增加了暂时的梦幻感觉。它们好几个小时都令人感到舒服愉快；若是忽略了这种葡萄美酒的神力，那我们既不适意，也不愉悦，那就未免太傻了。

6月2日，里昂

因为丝织品生意，里昂人长期以来就跟意大利交往密切，但是这种密切往来并没有使他们在美术上心智大开。一次意外事故、一次火灾使他们摆脱了他们的大剧院，那座庞大而厚实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建筑；它原来正好坐落在市政厅对面，模式十分沉郁。这地方连正午时分都昏暗不清，我平常读报的那间文学阅览室就是一个例子。因此需要另建一座剧场。有人提出了几个比较合适的地点，比如，离索恩河不远的屠宰场。不行：人们还是偏爱老地方，这样城市就永远难看。

意大利距里昂近在咫尺，它拥有四百座各式大小剧院，从科摩剧院到热那亚剧院。这类现成的建筑模式比平面图更好，但是里昂的市民阶层只爱观看威尼斯斐尼士歌剧院[2]、布莱西亚新戏院[3]或斯卡拉剧院[4]的演出。有件事真令人发噱，昨天有一位严肃的人，在我晚间去的一家商行

---

① 拉丁文：非此不可。

② 斐尼士歌剧院是18世纪威尼斯八座剧院仅存的一所，现在每年在此举行音乐节。

③ 布莱西亚为意大利隆巴第首府，有新戏院。

④ 斯卡拉剧院是米兰的一所抒情剧院，建于1778年。

里,声称有人在建造剧场时大发横财;而在法国南方,人们对政府或所有的城市浪费大笔款项提出指控,可见这确实是公众的一种愿望。今晚听人说从 1814 年到 1830 年耶稣会曾统治里昂;他们很快就赢得了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要是有哪个冒失鬼敢抵制他们,马上就被开除。

我晓得里昂有一样很出色,就是讲究美食。据我看,这远比巴黎要好,菜肴烹调味道极佳。在伦敦,我知道有二十二种土豆菜;而在里昂,我看到过的就有二十二种不同的烹调方法,至少其中有十二种巴黎没有。

有一次我在旅行中,遇到一位米兰商人罗贝尔先生,此人从前做过军官,勇敢聪明,他介绍我参加一个美食家聚会。这些先生们总共十到十二人,每个礼拜聚四次餐,轮流做东,如有一次聚会不到者则罚十二瓶勃艮第葡萄酒。为这些先生掌勺的不是厨师,而是厨娘。在聚会中,没有人讨论政治,也不谈文学,毋需表现聪明才智;惟一的事就是品尝佳肴。美味毕陈,人们据桌大嚼,席间保持着一种宗教的肃穆气氛。总之,宾客们对每样菜都要严加品评,对主人毫不客气。盛宴中大家还要请厨娘到场接受赞扬,有时意见不一。我曾经看到过这场热烈场面,有一位厨娘,四十岁的胖玛丽托尔娜,会做一道名菜"橄榄宝鸡",受到众人称赞,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巴黎,肯定就做不出这道菜来。

一桌这样的晚宴,什么都得完美,对于掌勺的人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从头天起就要上市四处采购:办这样的酒席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些先生们,大部分是富商,为了购买某种名酒就要美美地奔走八十法里。我知道三十种勃艮

第葡萄酒的名称,就像雅克孟[1]所说的,全是上好旨酒。这些饮料,最值得称道的就是醇和,一个钟头之后,再喝上一杯巧克力,人的头脑仍然像早晨一样清醒。

里昂盛产鱼类,各种猎物,加上勃艮第诸色名酒:只要有钱,跟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可以买到上等的波尔多酒,而且里昂还有不少蔬菜;巴黎餐馆推出的菜肴毫无滋味,尽管名字相同,但味道绝对不一样。

罗贝尔先生,1796 年曾在意大利军中任上尉,不仅懂得致富,他还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比如,他在把我介绍给懂得在现实苦闷中生活的这些可敬的人们时,也不预先告诉我,就派给我一个角色,而且善于为我大吹一通。我虽无知,但并不叫人讨厌,我只好像个疯子似的消遣游乐来支持他的那些大话。要不赢那就一败涂地。

我曾多次很荣幸地受到邀请。我真感谢这些先生能够不受限制地在这里弄到这些东西。

通常,在吃罢晚餐之后大家都要去布罗托玩球;我们总是沿着圣-克莱尔码头走过去。既然我再次谈到这个码头,说明我很欣赏它。罗讷河,自豪,迅急,庄严而伟岸,可能比新桥[2]那儿的塞纳河宽两倍,可是它的河湾景色却完全不同。一排五六层的楼房,朝南,非常漂亮,但可惜是路易十五时代建的;右岸沿河,留下一座宏伟的码头,许多地

① 雅克孟(1801—1832),法国博物学家,作者的好友,曾考察过印度、我国西藏。

② 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古桥。

方都植着两行树木;对岸多菲内那边,直到现在还只是几间低矮的小屋,园子周围耸立着高大的意大利白杨。这些房屋和树木并不怎么遮挡我们的视线。面前可以望见一块荒芜的平原,更远处是多菲内的崇山峻岭;左边,约四十法里处,远眺云雾之间,呈现出一积雪的梯形物,即勃朗峰。可以想见在这些能远望勃朗峰的房屋中呼吸到的空气多么纯净! 人们身处里昂市中心,却完全像在乡间一样。

圣-克莱尔码头的景色开阔而壮观。沿罗讷河两侧道上遍植树木,占地有一法里宽。如果要用什么与之相比的话,你可以想起波尔多沿加隆河码头建的那些房屋和绿树,这份景致一直连到喇叭城堡的大道那一带。这里不像加隆河每天随潮涨落,有船航行,甚至还有来自中国或美洲的大船;罗讷河水势汹涌,不通舟楫。离河一法里远,可望见小山,十分秀美,其上林木葱茏,有些异常高大。我们在河边的一家小旅店门口走过,旅店靠去日内瓦栅栏出口处很近。

"啊! 这是可怜的吉莱·德·洛什太太的房子。"一位先生说。我好奇地凝视着说这话的这位客人,他正在吃饭,似乎很动情。

洛什太太是一位有钱的年轻寡妇,长得挺美,人很可爱。她十九岁时死了当初恋爱结婚的丈夫。这时她二十五岁,六年来她谢绝了多少男子的殷勤致意,这年秋天她到著名的于丽阿日城堡去度假,这地方离格勒诺布尔很近。

回来之后,她就离开了她在拉丰路的那幢漂亮住宅,搬到一个偏远街区一所小房子里居住,而且她也没有全部租下,她只占了二楼。一个月之后,有个格勒诺布尔青年,因

为在里昂打官司，要找一间价格便宜的寓所，就在这所住宅的三楼将就住下；二楼住的正是这位漂亮寡妇。青年人经常去格勒诺布尔，有一次他从那边回来，带了两三个笨头笨脑的用人，据他说，这些仆役都是他母亲家的。

原来这是几个泥水匠，他们被召到里昂这位年轻人寓所干了三天活，替他在大橱后面安装了一道暗梯；这样他可以顺着暗梯悄悄地下到吉莱太太的房间。人们发现，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怪僻想法，这位多菲内的青年替他母亲的三个用人包了一辆驿车，并陪伴他们去多菲内；第二天他又回来了。事情经历了好长时间；随后这年轻人找了个借口，在里昂留了下来。他喜欢钓鱼，时常在罗讷河边垂钓，也就是在他住所的窗子下面。

头五年，这个把戏不曾被人识破。那位邻居太太变得更娇艳了，同时也非常虔信；她总是埋怨身体不好，于是她很多时间都在家养息，足不出户。那位先生每年到圣诞节左右都要向这位美丽的芳邻表示敬意。大家觉得他这人也挺虔诚。

然而，这样生活到了第六年，也就是最后一年，人们开始怀疑在两个邻居之间似乎暗中有点名堂。人们认为，在这座房屋里，太太时常写信给那个多菲内少年；他呢，过去生活很有条理，而现在每天晚上要很迟才回家。接近秋季时，他像平素一样动身去了格勒诺布尔；可是不见他回来，后来才晓得他结了婚。他娶了一家犹太富翁的女儿，那个姓氏十分可笑，简直叫人难以启齿。

这位少妇让人从瓦朗斯叫来工人，对她的住房大加改

建了一番。她本人模样突然变得憔悴,仿佛生了一场大病。有人劝她去南方换换空气,于是她上了汽船,到契奥塔去;可是她在到达那个小城一个月左右之后,人们发现她在卧室里窒息死去。早在死去之前,她把护照烧了,内衣上的姓名标记也全去掉了。

法院传唤瓦朗斯的那几个工人;他们说那位少妇曾经雇他们拆除了通向她从前住房三楼的暗梯。我们刚从这座房屋前面走过。

6月3日,里昂

阳光璀璨,炎热逼人;我把一整天用于观画。我走进圣-皮埃尔宫。

我先到大展览厅。此厅照明不佳,阳光来自上方和两侧;人亦不知何处可坐。这些外省的建筑师真是不可理解,他们缺乏一般常识。

现在我准备把我的感受列出一个简表;若是我试图形诸文字,可能六页纸还不够写,而且我还担心,那样会更令读者不快,他们也许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反。我有一位邻居,他比我富,身份也比我高贵很多,他特别偏爱米尼阿尔①的画,认为比米开朗基罗还要好!他厌恶《最后的审判》这幅画;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因而可敬。

我从四幅保存完好的古代镶嵌画开始观赏,这些画原是在里昂周围地区发现的,——男子半身像绘制精湛,古色

---

① 皮埃尔·米尼阿尔(1606—1668),宗教、历史和肖像画家。

古香,很有个性。

许多大橱里摆满了古代青铜小雕像,半身像,兵器,偶像,灯,盾牌,等等。这里许多东西都十分珍贵;但游客走过时并不知其价值;这里实在需要文字说明。似乎应当在这些物品上挂上用卡片写的说明;大部分以保持怀疑态度为宜,写上“据传”、“可以设想”之类的话。

在里昂周围地区有时偶然可以掘得古物,这个罗马人的城市非常重要,奥古斯都皇帝①曾于此驻跸三年之久。如果现在人们巧妙地加以寻觅,无疑一定会找到不少文物。这地方从前一直经营纺织机这一行当。

1.《三王朝觐图》,鲁本斯②作,主要画幅;还有安特卫普的《耶稣下十字架》,鲜亮而充满激情,但不逮前者。均来自拿破仑博物馆。

1807年,1808年及其以后年代,拿破仑博物馆藏画甚富,乃将其多余画幅转让给外省的一些博物馆。1815年,外敌没有来得及搜集巴黎一百法里范围内的绘画;时间匆促,他们害怕法国人在愚蠢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组成游击队。1796年历次胜利中所获得的许多名画当时都保存在各省区。

鲁本斯的绘画气势遒劲,色调鲜艳,布局完美,激情洋溢,不愧大师手笔。

---

① 即屋大维,他是古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里昂开初为罗马人所创建。

② 鲁本斯(1577—1640),著名的弗拉芒画家。

2.《三王朝觐图》,保尔·维罗奈斯[①]作,头部很美,目光严肃,这只有在意大利画家笔下可以见到。画幅保存得很好,足以娱目;威尼斯画派的色彩绚丽;而鲁本斯则更具有那份夸张的鲜艳。弗拉芒画派在绘老人的一条腿时着上粉红色,平常只是在描画少女手臂时才使用这种颜色。

3.《割礼》,勒盖尔琴[②]作,藏品佳作之一。桌面上铺着白台布,上面放着小孩;光线的明暗非常讲究,也许稍嫌简略,但令人愉悦,不禁驻足鉴赏。

这样高超的技法也引来了不少反对意见;我看了这幅画则感到十分愉快。画面上色彩和明暗对比确实高超。卢浮宫所藏勒盖尔琴的作品没有一幅堪与比美,它使我想起波洛涅[③]的《圣布鲁诺像》,我想在巴黎只有某夫人的那幅《圣布鲁诺》差足抗衡。

4.一幅宏丽的勒佩卢金[④]的画,我想此画原藏福利尼奥[⑤],后教皇庇护七世把它赠与里昂。

In attestato di grata ricordanza dell' accoglimento fallo a Sua Santita, in Lione.

这些拉丁字刻在画框上,意思是:里昂,最虔诚信教的教市,当之无愧。1815年,达马斯公爵从刚城归来后坐镇

---

① 维罗奈斯(1528—1588),意大利画家。

② 勒盖尔琴(1591—1666),意大利现实主义画家。

③ 波洛涅(1529—1608),弗拉芒雕塑家。

④ 勒佩卢金(约1445—1523),意大利画家,以画宗教画为主。拉斐尔画派大师之一。

⑤ 福利尼奥,意大利一城市。

里昂；在往昔鼎盛时期，这位将军曾指挥过那不列斯军一个师，吹嘘必将解救罗马，后为商皮翁纳①所击败。他写信给教皇要求得到此画，虽画家卡诺瓦②意欲保藏，庇护七世仍欣然同意赠与，上面的句子即出于可敬的红衣主教贡萨尔维的书信中。

这位勒佩卢金面色苍白，人长得挺瘦削。画面上显示天使们崇敬圣体的故事。这些天使模样很像一些德国少年，金黄头发，皮肤细嫩，微胖，都环绕圣体，跪在空际。有几个头部画得很美。这是这位大师名作之一。惟因缺少思想，故不为世人所注目，但不失为一杰作。

5. 勒佩卢金的另外一幅油画：《二圣徒》，此画绘在圣体龛门上。

6.《耶稣在众圣徒中》，素描极好，此画未完成（拿破仑博物馆收藏）。

7. 安德烈 · 戴尔 · 萨托：《西伯拉罕之牺牲》。

8. 帕尔玛 · 维契奥：《鞭笞》，两个平庸的人（拿博收藏）。

9. 两幅儒弗奈③的画：《耶稣基督驱赶寺庙售货者》被认为是这位画家的杰作（拿博）。我觉得此作构图粗犷，但真实、明快。

10. 漂亮的少年头部，传系伦布朗所作。（错了，但甚

① 商皮翁纳（1762—1800），法国将军。

② 卡纳瓦（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

③ 儒弗奈（1644—1717），法国画家。

悦目。)

11. 还有不少幅斯泰拉[①]作品,尚可。在里昂,斯泰拉和卡米厄·若尔丹[②]很走红。

12. 鲁本斯:《圣多米尼克和圣弗朗索瓦保护人类反对耶稣基督,耶稣欲惩罚之》。图中耶稣基督身体几乎全裸,手握雷电,望之如愤怒之天父,他将使大地化为齑粉。圣母被画作弗拉芒美女,明艳而丰腴,袒露出曾给他喂过奶的乳房,正为此说情,但毫无效果。画幅之一角,上帝身披大红斗篷,无表情地凝望着这一情景。一群男女圣徒躬身祈求恩免。但圣弗朗索瓦和圣多米尼克面对众人祈祷全不低头,在绘作美丽的天蓝色的大地前面,他们一个展开长袍,另一个伸开手掌,仿佛在对耶稣基督说:"要是你敢,你就扔雷吧!"主题颇诙谐。一些圣徒把仁慈的上帝当做生气的儿童来对待！但这是出钱购买的修院出的主题。(观看这些1700年以前的画幅应当记住这一点。)

在这儿值得欣赏的是画面布局,和谐的色泽,每个人物形态的逼真和生动。圣弗朗索瓦和圣多米尼克具有弗拉芒市长的那种高贵风度。没有比这幅画更壮丽、色调更丰富的了。好像是不久之前才画的,衣裳和人体肌肤均极为细腻而逼真。

今天早晨,阳光明媚,我从一家非常干净的肉铺前面经过,这家铺子坐落在贝勒古尔广场中央,十分新鲜的肉都陈

① 斯泰拉,法国画家。

② 若尔丹(1838—1922),法国数学家,以"群论"著名。

放在雅洁的白布上。

天空是一片淡红、微黄和银白颜色。

这正是鲁本斯油画的主要色调,我想。

13. 一大堆号称里昂画派的画幅。三十年前这些先生们致力于创立一个画派,创始人是罗朗、勒伏瓦、博纳丰。我觉得现任博物馆主任的博纳丰先生的作品比其他人都好。这一画派的画风生硬、枯燥、冷漠,略无情趣,尤其是很矫揉造作。勒伏瓦所绘妇女面貌总是一个模样,纯粹是石版画上的那种死板板的芳容。

14.《雅各尔[1]像》,还好,作者博纳丰。

15.《米尼阿尔》,自画像,极佳。

16.《威廉三世》,大卫·凡·哈恩作,优美而精致;头部画得很细腻,很有个性。

17.《恺撒休妻》,迷人的比埃尔·德·戈东作。

18.《基督受洗图》,传为路易·卡拉什作。(一般)

石膏像和半身塑像馆室最近刚开放。

陈列室很好,宽阔,光线和布置都不错。我在此看了一大批古代雕塑。这对于教育青年人的爱国热忱多么有益!但是没有圣火,这里搜集了里昂诞生的许多名人的大理石半身像,如:儒西厄[2]、雅各尔、雕塑家席尼阿尔、德罗尔姆[3]、格罗尼阿。我没有找到安培和勒蒙泰。也许他们认

① 雅各尔(1752—1834),里昂机械师,发明以他本人命名的纺织机。

② 儒西厄(1686—1758),法国植物学家。

③ 德罗尔姆(1512—1570),法国建筑家。

为勒蒙泰不信教。这可是本城认定的一大罪过。

人们刚刚收到运来的二十几幅油画（也没有发货通知），就堆放在大厅的地板上。这些都是寄给里昂市长的；可是谁寄的呢，又为什么要寄呢？没人知道。

这件事倒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获准看了这些画幅，而且并不困难地辨认出都是波洛涅和威尼斯画派的上好油画。怎么会有人赠送这样一份礼物给里昂市呢？

在这批绘画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耶稣下十字架》这一幅，我想是阿尼拔·卡拉什①的作品。

旅行家的本色把我引到为里昂工人义卖而刚刚开幕的绘画展览。在展厅里我又看到了莱奥波德·罗贝尔②的佳作《渔夫》；还有康斯当旦的一幅极宏丽的瓷画；夏尔莱③的《渡过贝雷津纳河》。我身旁的一位观众不禁叫道："神甫从来不被皇帝宠爱。"这非常成功，其余的画幅我看比充斥于外省报纸上的文学论文更浮夸，离自然更远，更夸张更虚假。

在我参观博物馆的第二天，我才晓得，这些令观众震惊的画幅，是从罗马寄来的。寄件者是红衣主教费斯契，他一直担任里昂总主教，十分虔诚，就像1813年以前在他侄儿的宫廷那样。他具有坚定不移的性格。这位红衣主教阁下，当他得知里昂工人的贫困时，自己又无钱款接济，于是拿出自己收藏的一部分油画公开出售。他希望这些画能卖

① 卡拉什（1560—1609），意大利画家。

② 莱奥波德·罗贝尔（1794—1835），法国画家。

③ 尼古拉·夏尔莱（1792—1845），法国画家、石版画家。

出去，就用这笔钱接济失业工人。但是在里昂又有谁买这些意大利油画呢？

6月4日，里昂

在里昂街巷间有一件事令我悲伤，这就是总看到那些不幸的丝织工人；他们结婚依靠工资，但隔上五六年，就一下子丢了工作。他们只好在街上歌唱：这是一种老老实实的乞讨方式。我很可怜这类穷人，我每当看到他们，我心里在夜幕初降时的兴致就一扫而光；夜晚是一天之中最富诗意的辰光，而在这时候大街上他们的数目倍增。1828年至1829年时我看到过里昂工人们穿着跟我们一样好。他们每星期只工作三天，休闲的时候就快快活活地玩滚球，在布洛多一带泡咖啡馆。

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府应当要求里昂的神职人员不要促使穷苦工人结婚，可是人们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在布道时并不宣讲别的事情。

这些里昂工人在全家住在一起的陋屋里织造上好的鲜艳闪光的绸缎。里昂丝厂年轻的合伙人成天地一家一家奔走（总共有一千五百家作坊），按活计进度付钱；就这样，这合伙人每年可赚6000法郎。他本人，加上老婆孩子，吃用得花5000法郎，存1000法郎，如此干四十年，就能积下十万法郎。于是这一家的父亲可以回到离家四五法里的地方，在一座乡居里颐养天年。如果说在这平静的生活中他会遇到什么骚乱，那就是穷困的里昂工人会像狮子一样猛烈战斗。厂主们这种温馨、谨慎、一成不变、毫无新趣的生

活，要是我这样过两年必死无疑，可是这却令里昂人感到欣喜若狂。他们眷恋这个城市，兴高采烈地讲述他们看到的一切，就是这样人们刚刚把我引入了一个奇境，这是一间建在圣克莱尔码头的大厅，每个礼拜天有六百人聚在这里畅饮啤酒。

在罗讷河左岸多菲乃地区，有一个叫做吉奥蒂埃尔的小镇（仍属里昂），不久之前，这地方成了一个二万四千人的城市。很不幸，罗讷河逐渐离开里昂冲向吉奥蒂埃尔。二十年来，这里的问题就是建造大坝。可是，至今没有成功。复辟时期，耶稣会修士们掌握了建堤坝的主宰权（"又是这些耶稣会士！"我的一位朋友看了原稿大声叫了起来。他说得对，我都为重复这个名字感到惭愧。）。经手办理这桩事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在罗讷河左右两岸都拥有产业，所以他们就极力加以控制。不过困难是由大自然决定的，捣鬼也没用，堤坝还是得做。人们记述有趣的经过，长达六页；另外，关于罗讷河堤坝的历史有人还跟我说了许多矛盾的奇事，但我不想在这儿详细介绍。

吉奥蒂埃尔背靠罗讷河左岸的几个大炮台，迎面是赭十字。这里的居民非常骁勇，远近闻名；如果有一天撒丁国王意欲围困这个小城，那几乎是无法攻占的。有诗为证：

人们不曾预料到

国王的名字会出现在这场鏖战之中。

不过谁能相信在里昂竟有人用这位国王来吓唬他们的同胞呢?

今天早晨听到一些令人揪心的事。

很多人结婚太轻率,这是这个城市的灾难。19世纪时,婚姻是一种奢侈,很大的奢侈;一个人要很有钱才结得起婚。而随之而来的,却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因为一个中产阶级,一位老爷的儿子(就像里昂人所说的)是决不肯干细木工或做鞋的皮匠的。只要皇帝还在打仗,人们就会耽于这种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家族癖好——从军;不过,从1815年以来,为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选择职业并不是一件小事,而这份做父亲的烦恼可能一下子倒变成政府的一项真正的困难。

在美国,人们对结婚根本不当回事;但是美国的青年人总可以用250法郎买到50阿尔邦林地,用2000法郎买到一个奴隶,凭借1000法郎购置耕种工具和六个月的食物,在这一小笔开支之后,他本人,连同老婆孩子就可以在靠近土地的处女林中度过他们的贫穷生活。当然,这些拓荒者大部分都是木匠,小木工,屠户,常常,在定居下来的头一年,他跟妻子都得露宿,但是将来,他有可能给他的每个孩子留下一座漂亮农庄。

请把这种命运跟一位里昂商人的儿子的命运比较一下吧。不幸的年轻人,信仰虔诚,懂得拉丁文,读过拉辛[1],总是穿着精纺呢绒衣服,二十岁时,父亲过世,他带着享乐的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戏剧作家。

生活习惯和800镑年金进入社会。19世纪的婚姻情况就是如此。法国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处境与美国拓荒者一样，他们的七岁男孩已经能赚上几文了；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愿送孩子去读书。

这些想法都是令人不快的。

也正由于类似的理由使我不想谈起1831年和1834年的两次暴动。在里昂人的心灵里总存在着一团阴影，但他们真正表现出一种超人的勇气。人们特别开恩借给我一份字迹娟秀，用小字抄写的两百页手稿，这里面逐日详细记录着两次暴动的经过。这些手稿也许有朝一日将会出版；我现在可以说的，就是这些记载与我们今天已经公开发表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反。

到了里昂，你若是跟一个老人一起，应当让他谈谈著名的1793年之围①。假如当年那些与法国为敌的联盟各国有一点军事才能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从土伦直溯罗讷河而上，前去援救里昂。幸好，这时候，只有天才懂得打仗。

里昂既克，人们就把五十多个里昂人，两个两个地捆绑着手臂，带到布洛托平原去枪毙。押解途中，这些勇敢的人，其中有一个挣脱右臂（原来他同不幸的伙伴左臂捆在一起）。

"你也可以挣脱！"他压低了嗓子跟同伴说，"再过一个街口，不管向左还是向右，咱们拔脚就跑。"

---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里昂的保守势力发生骚动，1793年，当时掌权的国民公会派兵前往镇压，围困里昂很久。

“你说什么，”他的伙伴气愤地答道，“你想连累我！”

这句话道破了一种萎谢的文化遗留给法国人的这份胆小如鼠的心情和在危难中的缺少机智。然而，在“联盟”时期[①]人们不是这样：你看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时那种令人赞叹的纯朴吧，那简直是另外一个民族。

假如恐怖时期再度降临法国，就不会这样了，人们会拼命跟前来逮捕的人同归于尽。一个年轻人决不会让两个老军卒把自己抓走、投入监狱的。每一次逮捕都成为悲怆动人的一幕，妇女们也会参加进去；叫声震天，等等。前来逮捕的人掉脑袋的事倒成了一时风尚。

今晚我在索恩河边散步时听到一阵普罗旺斯的歌声，温馨，快活，新颖而独特。原来是两个马赛水手跟他们的一个同乡妇女在对唱。这歌声真正显示出从巴黎到马赛的这段距离。法国的心灵深深地浸透了一切，而音乐使他们能够克服困难；但是，由于人们缺少乐感，即使生硬难受的东西，只要节奏符合，大家还是挺有兴趣地倾听。我在里昂就看到许多人为之鼓掌。

一个能愉快地聆听这类东西的民族，它会以拥有自己杰出的见解而自豪；它不但能欣赏好的，而且还喜欢坏的。在音乐方面，法国人只能在四组舞曲中分辨得出华尔兹和军乐。此外，其心灵令他欣赏被克服的困难。几年以来，法

① 指1576年后，法国宗教战争中天主教联盟，与新教徒作战，直到亨利四世时才平息。

国人认定狂热地崇拜罗西尼①,还有贝多芬②很符合他的虚荣心。我承认,这种渊博的、几乎是数学般精确的和谐增进了理解力,足以十分完美地显示出法兰西的特色。

如果音乐学院的音乐会或是意大利歌剧在一个广阔的大厅里演出时人人都有一个舒适的座位的话,那么不久它将失去观众。情况肯定如此。

不过对于绘画来说情况有些不同,法国出过勒须厄尔③和普鲁东这样的画家,而今则有欧仁·德拉克洛瓦④: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在这种艺术上饱含自然情趣的鉴赏力。人们判断一幅画好不好几乎还是各抒己见,尽管美术学院并没有把他们摒诸卢浮宫之外。因此1837年8月展出的那张西加隆先生临摹的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尽管差强人意,却未能得到人们赞赏。假使这幅壁画作者是位无名画家,那么《最后的审判》肯定会受到奚落。这太简单了,法国人喜欢小巧玲珑、精致的艺术品。

在这同一个小奥古斯丁教堂里,我们看见画幅上一位面对蛮族的伟人,在一个角落上,放了一尊米开朗基罗的半身石膏像,我估计大约是1560年制作的。如果你想看到法国与意大利画家的不同特点,你可以去卢浮宫;一进门,离门六步远的地方,你会找到法国人雕塑的米开朗基罗半身像。简直像一个愤怒的军乐队队长。

---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②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③ 勒须厄尔(1617—1655),法国宗教画家。

④ 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浪漫派画家。

法国人,他们总是风雅地高谈他们所知道的和那么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当他们佯装懂行谈论音乐的时候,似乎显得很蠢。他们大胆宣扬,但更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这方面完全无能,感觉冷漠。

法国人非常清楚:他们在一出新歌剧首场演出时实在无话可说;出于虚荣,他们努力去进行音乐教育,但总是缺乏内心的感情。里昂人邀请了一个意大利剧团,老是不停地作首场演出。人们对贝尔西阿妮夫人过长的衣裳大鼓其掌。

里昂有位德·乔先生,这人颇以才智著称,昨天傍晚,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

"意大利人称赞那个叫勒·高莱齐[1]的画家怎么怎么好,我实在不觉得他有多好:他那不是画;他画的人脸部都是长下巴颏儿。他跟我们的画家布舍[2]一类,但实际上还等而下之。"

在法国歌剧中有两项细节的荒诞性,甚至在斯克里布[3]这样充满才智的人的作品中也都难免。人们在剧中使用贵族口吻。在《费勒特尔》中,人们不说"我在这儿",而说"某在斯",不说"睡",而说"就寝";不说"婚前",而说"合衾之夕";这种言语缺乏对话者之间的感情交流,丧失了戏剧效果。《威廉·退尔》最差。

① 勒·高莱齐(1487—1534),意大利画家。
② 布舍(1703—1770),法国画家。
③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戏剧作家,还写过不少歌剧。

特别是，许多蹩脚作品都是用诗体写的。就像音乐不得不重复歌词一样，这些诗句观众根本就听不到。他们只是为了那些爱读剧本的倒霉的德国人而已。那么这些被文人们称之为和谐的诗句的东西怎样才能通过某种音乐旋律到达观众的耳畔呢？又是个大大的荒谬！这是个马蜂窝，说到这个我头都发晕。

6月7日，里昂

今天早晨，我去为一位跟我的朋友们相熟的英国军官讲解维埃纳的古代文物。这人认为我对此比他知道得多。我们非常轻松地乘汽船前往，回来则乘驿车。

旅途中的夜晚真是难耐；但昨晚我跟那位英国人一道过得很愉快，有时他都高兴得笑了。认识他的人对于我这样推重他的谈话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我们讨论了将来的战争，那一定时间很短。两个战役之后，英国下议院将不再气恼，特别是不会对法国生气。从前当罗马元老院看到老百姓坚决要求合理的改革时，就会发动一场战争，英国托利党①人大概想抄袭这一古老对策；但新闻自由把他们假托爱国、报仇种种的漂亮言辞全打乱了。

在对这些大问题深入探讨之后，我们还谈了一些普通小事。“在英国有桩麻烦事，”我的这位朋友说，“就是总给予犯错误的士兵处以杖刑。”

“你知道在我国任何议院调查都是很严肃的事；惠灵

① 即保守党。

吞公爵[1]这位忠于王权的人，但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在他们这种人中间，无论如何，要比梅特涅先生[2]更支持专制主义，他在调查中回答说："若是你取消了杖刑，那就等于把士兵升为行为良好的军官，就像法国所实施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士兵没有了畏惧，那就应该给他们以希望，因为这两个动机中如果缺少了一个，人就不会上进。"

直到现在，在英国一个年轻人如想当军官，人们就会要求他证明自己属于普通贵族阶级，换句话说，这是要他拿出一笔钱来买他的头衔。如果你让表现杰出的士兵成为军官，那你就把整个体系彻底破坏了。在我们国家，军队从不思想，这是它的优点；因为它不说它对杖责表示反感；但是全国上下憎恶杖刑，并感到愤慨，就像从前人们对奴隶制满怀憎恨一样。每天伙食丰盛，偶然有时也施用杖责，那样就会训练出一支非常出色的英国军队。

没有追求某种理想的热忱，就没有好的军队，从来不曾有过，请切记这一点。英国军队在图卢兹打过仗，这事情使某些人感到欣慰。要是有一支这样的军队由各国享有特权的人们供应几百万，俄罗斯会把欧洲的自由全部毁灭。

每个在图卢兹打过仗的人对他的伙伴完全信任，而且对他的上校抱有无限敬意；这些士兵在同一位将军指挥下战斗过十年之久。另外他们对他们所克服的地方也很有把握。

---

① 惠灵吞公爵（1769—1852），英国将军，曾统率联军在滑铁卢战胜拿破仑。

②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首相。

滑铁卢的英军不了解指挥他们的将军们，而且这些军队比图卢兹的英国军队要差得多，“然而普鲁士军队在滑铁卢向巴黎挺进时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这是惠灵吞公爵说的），而英国军队的损失还不到二百人。普鲁士军队被迫从法国某些省份撤退，因为他们无法在那里驻扎，而由英军接替普军，他们却能很好地坚持住，这就是因为有杖责，军队具有严格军纪的效果。

里昂人性格里特别缺乏的是对我的美食烹调方法有所宽容，还有果敢，喜欢轻率的冒险、机智以及巴黎青年人的那份豪情。

并不是巴黎青年的性格叫我喜欢：这些人，虽则如此年轻，却已失去了俏皮劲儿，特别是童年的天真；他们总是盘算着他们可以利用那种青年天赋的大胆放肆至何种程度。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巴黎人了，他们巧妙而冷静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取得优势，但只要阻力稍微增加一些，他们的信心就会减少。

我并非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受到挫伤才厌恶巴黎的年轻人，而是因为我热爱温馨的童年，这使我看到这金色年华黯然失色而感到十分难过。

阿兹利特，这位英国人充满机智，愤世嫉俗，他认为，在巴黎，甚至八岁的孩子心中天真都已不复存在。

在里昂仍然可以看到童心；在马赛，人们十分纯真，那里的孩子粗野，暴躁，很像父亲，他们拥有童年的一切温馨，整个多菲内儿童心中都是一片纯真。

在里昂，我在俯临贝勒古尔广场和路易十四雕像的窗

前，写下这些颇为严肃的辞句。但我觉得，里昂令我烦闷。在这里我也没有多少十分重要的商务缠身。广场上的这座路易十四的雕像，从气质上看，非常平庸，不过它的确很像国王本人。这雕像所表现的正是伏尔泰笔下的路易十四[1]，玛克－奥莱尔·杜·卡毕托尔的这一创作与这位恬静而自然的君主其实最不相像。骑士团曾经从那里经过。

此外，在这儿我倒看到了两种很难做得好的职业：当国王和当雕塑家。今天，想做一位不令人笑话的国王是件艰巨的事。你的一举一动都得给予我你确实是个国王的想法；若是你单独一人时，你就不必做出这种举止或姿势；当然我会想到：是不是这个喜剧演员演得很成功呢？是不是我觉得他威严呢？只提出这个问题就完全破坏了整个情绪。

贝勒古尔广场上的路易十四雕像酷似一个精于骑术的马术教练。兴许是一位内务部长在雕像家面前摆了个姿势做成的吧。

里昂这个如此著名的贝勒古尔广场，与其说它很大，还不如说它过于空阔。在广场正面居住的，用这儿带点夸张的说法，大都是贵族，他们笃信宗教，但并不快活。没有比贝勒古尔广场更叫人烦闷的了。

我的好朋友们每个礼拜六晚间聚餐，黄昏时分彼此才能见面，白天看不到他们。有时不巧无事可干，我就感到万分无聊，简直难受；若是晴天，我就到索恩河畔树阴码头乘“布莱什”。

---

① 这位启蒙哲学家于1756年写过一本著作：《路易十四时代》。

索恩河码头位置很好，周围全是小山和格局严整的房屋，这显示了里昂的盛夏；而罗讷河码头，则都是毫无价值的现代味儿的建筑物，一派严冬景象。

我为这些文辞所吸引，倒忘记了说明一下，里昂这里有一种带铁箍的帆片小船，人们叫它“布莱什”（brêche），这船由一个女孩子使用双桨划行。少女的温馨、干净雅致和颇具男子气的那份矫健令人想起瑞士湖泊上纯朴的船娘。我们在索恩河上游向巴卜岛缓缓地划过去。

特别是礼拜天和节日，所有这些船娘按到达先后，一个个都坐在码头的护墙上；但其中那些容貌最娇媚的心里明白，她们一定会首先被外地游客选中。她们大模大样地跟游客搭讪，争说游览乐趣，尽力描绘她们将带他们去玩的那些景点多么迷人。

索恩河流过的地段很少斜坡，因此很难揣测河水流过的方向；一个少女的力气驾驶小船还绰绰有余。应当选择两位船娘，比平时多给点钱，让她们彼此有个竞争。

1837年6月9日，维埃纳

我经由一条糟糕透顶的大路到达维埃纳，上上下下，尽是坡陂；有两三回我可怜的小敞篷马车差点被从普罗旺斯过来的六匹马拉的巨型双轮大车撞倒，碾碎。最坏的是对于一个宅心宽厚的人来说，我并无法报复；若是我稍微有点儿反抗的表示就可能会招来两三个南方赶车大汉的鞭子；这些人既粗野又非常急躁。当然，我有手枪，可即使我开枪，这些赶车大汉也毫无惧色。这真够呛！

我同时注意到加蒂奈一带的地形：为什么不把里昂通维埃纳的大道置于没有山的罗讷河右岸呢？如果那样，大道即可经由我刚才漫步走过的那座漂亮吊桥进入维埃纳。据我看，大道也可以从左边沿着河岸延伸过去。

我在大道上碰到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他告诉我现在这里不得不无间断地修砌路面。这条大道十法里长的石头路面每年修路费用需要四万法郎，甚至还不够。在大道上丧生的马匹数量很大，我们还时时看到这些灾祸遗留下来的残迹。这里大概是法国双轮大车经由最频繁的地区。所有南方供应巴黎和北方的肥皂、油、干果都经由这条路运输。罗讷河的航运几乎没有利用起来；原因是河水过于湍急，无法上溯。因此在法国更宜加速发展铁路。

老实说，我觉得建造这条铁路最划得来；因为这条路只要投资支出百分之六七，即可获利丰厚。凯尔曼先生很称赞里昂北面索恩至马赛的那条铁路，只花了六千六百万法郎；他整个夏天都在做这项研究。

完成大十字形交叉就需要十亿法郎，这就是说马赛到勒阿弗尔经过里昂和巴黎的这条路，和斯特拉斯堡到南特的铁路形成交叉。第三条是巴黎到比利时，附加莱支线。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研究财政问题。决定建造这些铁路对不对呢？我实在不敢相信。

6月10日，维埃纳

维埃纳人很亲切和蔼，跟一个陌生的旅行者谈话，丝毫也不会损伤对方的自尊心。我被介绍给公证人博阿萨先

生，他在维埃纳颇有声望，为人善良。

新城很丑陋，惟其所处位置极好；这城市奠基并建筑在山林深处，就像枫丹白露一样，我很喜欢。

从前罗马人把维埃纳叫做“普尔克拉”(Pulchra)，这地方一半坐落在俯临罗讷河的小山坡上，一半伸出在河流和这山丘之间的狭长半岛上。环城皆山，有些是童山濯濯，其余均为低矮的树丛所覆盖；它们变幻奇诡的轮廓形成了一条异常别致的地平线。

为了对罗讷地区的山川形胜有一概观，我不顾炎热，鼓起勇气，登上了萨洛蒙山顶的古堡废墟。从这上面远眺，景色的确壮观；罗讷河就像泼翻在山崖和丘陵之间似的，劈开了一条航路。当它到达维埃纳时，河水在西岸绝壁中一泻而过，宛若惊马奔腾。在靠近城市中心处，有一条名叫吉尔的小河，由高峡注入罗讷河，激流使得一大批工厂和织呢工场的轮盘运转起来。

维埃纳曾经是阿罗布罗热人[①]的主要聚居之地。这个好战的民族的居留区域以罗讷河、伊泽尔河以及阿尔卑斯山为界；开始他们败给了多米修斯·艾诺巴布斯，最后终于为恺撒所征服。既定之后，维埃纳成为罗马外省的主要城市；底泊尔[②]把它划为罗马移民区。

这里有四处可看，但五六个小时就足够了。

---

① 高卢民族的一支，当时居住在多斐内、萨伏瓦一带。

② 底泊尔一世(纪元前42—纪元后37)，罗马的第二个皇帝。他是奥古斯都的继子。

1,一座古代小寺院,其主教比卡尔曾经在这里可鄙地截断柱廊,并在柱间隔上一道很难看的围墙。人们曾称此地为大法官署,现已改为博物馆。

2,圣莫里斯的峨特式教堂,一般化,惟坐落在一高二十八级的平台上,位置绝佳。

3,城外金字塔,这是一座未建成的古墓,这里的居民叫它“尖顶”。

4,葡萄地里的剧院和城堡遗址。

我首先登上圣莫里斯大教堂,在此可俯瞰大道。这座教堂不深,并无特色,但光线明亮;始建于1502年,至16世纪中叶才完成。大门和连接大门的正厅系近期所建。我由此去葡萄地参观剧院遗址;此处外观甚美,很像罗马附近的阿尔巴诺剧院废墟:建筑师们总爱寻找一块山坡来兴建剧场的梯形看台。我辨认得出墙垣、阶梯看台、整个剧院的半圆形大厅,凡此均一一有迹可寻。剧院上方,可见罗马城堡遗址;中世纪时墙壁都很高。我很欣赏那个巨大的罗马引水渠遗迹。部分引水渠而今已成为一家面包房堆柴禾的地方。

导游把我领到此间人称“尖顶”的地方:这是一座金字塔,巍然耸立在田野中间,其地离城郊接合处不远,在通向瓦朗斯那边。这个建筑物确实很古老,但十分难看。可以分辨得出金字塔的四面,高处已部分凹陷;它建在一方形底座上面,由比金字塔本身好看一些的四个拱孔支撑着,拱孔下面人可通行。四个角上都是半身柱,金字塔顶距地面高72法尺。

柱头部分只是粗略砌成的,我想,这座古老建筑物根本

就没有全部完工。人们知道罗马人总是在现场精心雕刻建筑细部。维埃纳的金字塔系用整块巨石堆成，连接完好，看不到一点水泥痕迹；但是我们能看出在石头上有许多蛮族盗墓时留下的深洞，就像罗马的科利塞那样，这些洞看来是用铁钩捅破的。

这座纪念性建筑大概原来是为某位皇帝修建的，皇帝统治未久，即为禁军所推翻；皇帝既死，以致陵墓未能完竣。

回到城内，导游又领我去圣皮埃尔修道院；进口有三组装饰，比较粗俗。天顶绘画弥足珍贵。中世纪时维吉尔①被人视为大魔术士，据传这些图像的作者是他。

人们让我去看锁匠街高地的凯旋门。这座凯旋门，于今已无法识别其建造目的，其内面饰有许多半人半兽神的头像。墙上镶嵌着一高卢人面像，因时代不同，风格迥异。随后，我去了这里人称做罗马大法官署的地方，即奥古斯都大寺；这些古老的美丽屋宇，现虽已残损，但仍很悦目，令人心旷神怡。

这座庙宇是科林斯式柱型；长 60 法尺，宽 40 法尺；四面空敞。柱由多层构成，连柱头和础石计高 25 法尺。柱子均饰有凹槽，但蛮族在改庙宇为教堂时将凹槽沟纹毁去，使柱子与修院那堵难看的围墙一抹齐平。维埃纳的主教真福品布卡尔于 1089 年左右曾经将一座异教徒的寺庙毁去，但有许多珍贵的古物在 11 世纪时还存在。

---

① 维吉尔（纪元前 71—19），著名的拉丁诗人。

当时这座寺庙有过柱廊环绕,并有一双三角楣。

人们认为朋斯 - 比拉特[①]曾在这座大法官署开庭审判,后来此地竟毫无理由地被改为博物馆。五十年中,维埃纳市政厅下令建立真福品布·卡尔墙,使这座庙宇得以按原来面貌重修。

在这座维埃纳博物馆里,还看到几截直径很大的巨柱,由此可以想象到当年的那座古建筑规模多么雄伟:旁边堆放了不少巨大塑像的残片。博瓦萨先生,这人富有而和善,曾出资搜集古物,以充实博物馆。

共和国六年时,有个姓塞尔玻利埃的农家妇女,在她家葡萄地里觅得一堆保存得十分完好的贵重古物,这就成了今天大法官署的珍藏。这是两个差不多有常人大小的儿童雕像:一个左手攥着一只白鸽,另一个在咬他的右手,好像心想得到鸽子。雕像形态奇雅,但也有些不够自然,似乎带点做作意味。这农妇得了这东西,原本不愿把它卖给路过该地的米澜先生。她说,我决不离开上天赐给我、保佑我家的这些可爱的小天使。

这组文物引起了许多议论,有些推理完全不对头,我注意到最后到来的学者们明显地较前人的说法占优势;他们证明从前那些人的设想纯属荒诞。

勒加洛福罗[②]是拉斐尔画派中一位相当好的意大利画

---

① 比拉特是古代犹太地区总督,于公元39年死于维埃纳。他曾把耶稣交付宗教审判,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② 勒加洛福罗(1481—1559),意大利画家。

家，时常在画幅角落上绘上一束香石竹。勒加洛福罗在意大利语中意思就是石竹；也许因为同样的理由维埃纳的雕刻家在作品中制作少年钻入树干时总是刻上一只口噙蝴蝶的蜥蜴；有的是一条蛇盘在树干上，旁有小童手执白鸽；兴许放上这些动物只是为了给树干增加情趣而已。

1773 年，有人在圣科隆巴附近的一块葡萄地里发现了一幅精美的镶嵌画，上面绘有阿喀琉斯在李科迈德的女儿们中间被认出来的故事①；可是物主却毁掉了这幅图画，以免招来大批好奇者。

我们在博物馆还看到 1252 年的一块墓碑；上面记载着一位议事司铎向他一生中被他所欺骗的人们祈求赎罪的事。

在维埃纳之所以会发现这么多古迹和铭文残片，乃是因为这里在高卢时代曾经长期是罗马领地的首府。最引人注目的碑文是在面临主要大街的一座房屋的墙壁上，碑文每个字都有四法寸半高，镌刻十分精致，译之如下：

> 此镀金铜版，连同支座、底座装饰以及骑马之卡斯托尔和玻吕丢克斯的铜像，赫拉克勒斯和赫耳墨斯②

①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幼时因预言说他必死于特洛瓦战争，其母乃将他送到西罗斯岛李科迈德处，改名比拉，男扮女装，隐藏宫中，后来被尤里西斯所识破。

② 希腊神话：卡斯托尔和英雄玻吕丢刻斯都是廷达瑞俄斯和勒达的儿子，但后者实际上是主神宙斯跟勒达生的，赫拉克勒斯是有名的大力英雄；赫耳墨斯是商业之神。

塑像，均系由D.D.维埃纳罗马祭司出资建立。

一日，天气晴朗，上午十点钟，有人看见一高大的少年从维埃纳一座漂亮房屋飞奔而出，赤着脚，穿着衬衫，鲜血从面颊涔涔流出。

幸亏这并不像人们所怀疑的是什么凶杀案件。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位好斗的丈夫佯装要外出打猎，他想很快地折回家中将他妻子和情人当场抓获。他早就从一副官处听到这个消息。可是，当他到城郊山顶牧场时，适逢狗刚把鹌鹑赶了出来，这位丈夫最爱狩猎，此时尽管气愤，却挡不住这份打猎的快乐。

一直到夜里十点钟他才回家，想到要抓住他老婆幽会只有下回了，心中懊恼，自怨自艾。不过事情并非如此，他发现那个年轻情人还在他床上酣睡未醒，而且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气愤的丈夫一剑下去，劈开双颊。睡着的人被击中了舌头，猛然惊醒。当这位丈夫抽回剑准备对准罪犯胸膛再砍第二下的时候，有个人紧靠过来抓住了剑。于是床上的人忽地从受辱的丈夫剑下溜走了，赤条条的，跑到街上。

这个南方城市的另一小青年的确非常勇敢：为了挽救他钟爱的女人的名誉，他设法裹着一条床单从五楼滑下；也就是说他从那么高的地方跳到马路上，两条腿都折断了。一个送牛奶的女人清晨五时打那里走过；他给她钱，让她把他背到离此五百米处一个小客栈的窗子下面。青年的双腿完全瘸了，奇怪的是人家还是爱他。

多菲内不少简陋的小村庄都坐落在平原上极其偏僻的

地方，但仍然保持着邻近里程石上所刻的名字，如 Septème，Oytier Diémos。

我走过小巧玲珑的吊桥，到达维埃纳对面的圣科隆巴。罗讷河畔有一中世纪的方形塔楼，为此间风景增色不少。但我之所以到圣科隆巴，并非因为观赏这一塔楼，而是因为想看看米苏夫人发现的那些著名塑像。这位夫人大概是格勒诺布尔著名的王家法庭法官米苏先生的遗孀或母亲。米苏先生为人正直，颇具马提厄·莫雷议长的尊严气概；他于 1816 年挺身而出主持刑事法庭，在瓦朗斯审判特雷塔意翁、特吕发米或另外一位当时人物；据传他收到过不少匿名信和威胁，他虽对该城并不熟悉，却总爱独来独往。

我看到的第一尊白大理石的塑像，似乎是专为从远处观赏而雕塑的。这是一个披着长可垂足的纱幔的妇女，一条蛇盘在她手臂上，那模样简直像许革亚[①]，纱幔的褶皱纹路深深凹陷进去，但不够精致。

第二尊塑像真美极了。头部、手臂和脚都十分匀称；这是一个跪着的女子，那姿势很像骑龟的美神。裸露的部分非常真实，令人想起罗马特拉让[②]父亲的半身像。原型大概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模样有点像鲁本斯画的山林水泽的女仙。

① 希腊神话中专司健康的女神。

② 特拉让(53—117)，罗马皇帝(98—117)，原本是一兵士的儿子，皇帝奈尔瓦指定特拉让为继承人，乃袭帝位。

格勒诺布尔有位学者D先生，现在维埃纳，借给我一个本子，上面都是前人谈到维埃纳的文章。其中主要有裘力斯·恺撒、斯特拉朋、庞培纽斯·梅拉、勃托勒迈、佩利内[①]。

多斐内的历史学家梭里埃，生于维埃纳，人很朴实。我发现在《多斐内记》中对这个城市写得很详细。《多斐内记》一书计二卷，中有石版画插图，系我偶尔购得，还有几篇克洛载的论文，此人善于辨识古字；如果他住在巴黎，必将名闻天下！我必须在这儿停留三天，然后由此去圣马塞林附近的圣安托瓦的老修道院，再去维里厄，看望索菲·拉洛什小姐，这里的人大家常谈起她（拉洛什小姐会在梦中讲述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洵非虚语）；我没有时间去听。很遗憾我不是一个猎奇探幽之士，而是商人；因此，要说给读者写一本法国游记，我实在缺少了点什么。这一点我比谁都明白。

要写，至少要对每个省份研究十天，这样，经历三十个省，就得三百天，或者十个月；而我在法国的旅行最多只能再延长一两个月。

6月11日，圣瓦利埃

在维埃纳对面的圣科隆巴吃烤肉排；这附近的每个小

① 斯特拉朋（公元前58？—21至25之间），希腊地理学家；庞培纽斯·梅拉（1世纪时人），拉丁作家；勃托勒迈（公元前367—283），埃及国王；佩利内（61—114），拉丁作家。

村庄都出产一种以本村名字为招牌的佳酿红酒。艾米塔热的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昂比邑酒,贡德里厄酒,等等,谁不知道,谁不珍视? 罗讷河左岸,沿着去马赛的大道,地面上覆盖着大量石子,简直看不到泥土;但在大道左边,密密麻麻地种植着桑树,宛若果园;树下麦子长得很盛。蝉声四起,把耳朵都震聋了。

从维埃纳到阿维尼翁附近,农民们建造房屋都兴用泥土或干打垒圬土夯实。前往格勒诺布尔的大道两旁,一片栗树浓阴。这些栗树在筑路前早已存在,看上去很美。

昂比邑盛产甜瓜,这种瓜大概是南方最好的了。这里的栗子在巴黎被人称作里昂栗子。

我们老远就看到右侧有一座漂亮吊桥浮现在碧绿的树丛之上;这是我今天在如此湍急、如此宽广的罗讷河上看到的第五座或第六座钢缆桥。汹涌的河水令我更增加了“人定胜天”的自豪感。

我去看了削岩;这是一块从上到下、人工开凿的山岩,有路可通,然而对今天来说已不甚重要。这里有圣巴特雷米城堡的遗址。

为什么巴黎的那些桥偏偏是法国最丑陋的钢架桥呢? 报纸慵懒地把笑料扔给了第一座设计失败的桥之后,是不是把工程师的心智都吓坏了呢?

我走过著名的勒旺丹坡道,这里离维埃纳五法里,从前普罗旺斯的笨重大车往往在这儿堵塞好几个小时。

你知道,在亨利四世时,法国所有的大道只供骡子行

走;这位国王和他的大臣絮利[1]开始拓宽道路,所以今天有些道路仍然称为亨利四世大道。这些道路系由各个村庄修建以连接邻村;斜坡很陡。这些只能供一头骡子行走的坡道怎么行呢?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把它们拓宽:有少数道路是路易十四时开辟的,多数都是路易十五时所开。当时既无重大战争,又任用了两位能人:佩罗内和特雷查盖。外省地方,特别是朗格笃克、布列塔尼和勃艮第也修筑了许多大道;至于佛兰德,那个地区的道路仍然是最好的,都是远在路易十五以前由各市镇自建的。到了中世纪末,佛兰德自由风气大开,于是立即产生了奇迹。

今天在法国还可以遇到的那些崎岖不平的坡路只是亨利四世以前就已筑成、专供骡子通行的古道的残迹罢了。

只要行政机关稍微动动脑筋,所有一级公路和许多二级公路上的这类坡道在七八年中即可全部消失,根本不花政府一文钱。

我刚刚驶过的勒旺丹的上坡道,每米就有十三厘米的倾斜坡度,长达一千五百米。有家公司修筑了四厘米的斜坡,长度有一千五百零一米:可以看到划定公路很随便。这家公司收通行税只延续了十一年零七个月,以后这条路就像其他道路一样不再收税。规定好像是骑马上坡须交六个苏,下坡交三个苏;运货的马车夫在这里很赚钱,因为他上交的税金比用于上坡增援的马匹所花的费用少。这是我们

① 絮利(1560—1641),法国政治人物,亨利四世时重臣。

的文明程度造成的：法国，在平原上现在一匹马可拉三十担[①]。

6月11日，瓦朗斯

我在维埃纳见到人们的那份善良、淳朴，在瓦朗斯也很显著；现在我完全是在南方了。这种欢乐印象令人难忘。

巴黎人的礼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跟你谈话的那个人的自尊，他要求你这样尊敬他。这里则与巴黎的注重礼貌相反，每个人在说话时所想到的是满足令他感动的那份感情，而不是意欲在对方心里构建一种高贵的印象，更不是为了向此人的社会地位表示敬意，所以塔列朗[②]曾经说过这里的人对法国什么都不尊敬。

某种与生俱来的欢乐情绪在这些南方人的行动中闪闪发光，在一个出生于文雅阶层的年轻人眼里，他们似乎有些粗鲁。

烈日熏炙下，我在这个小城里漫游。我登上弗朗索瓦一世时[③]开始兴建的城堡，景色甚佳。一个老兵指给我看罗讷河对岸的圣佩雷山坡，该地以产酒闻名。射击场，今天栽植着许多法国梧桐，令我想起了波拿巴[④]的青年时代。这城市最高贵的夫人曾满怀爱心接待过这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并看出他是一位天才人物。当时他正为自己的虚荣心

---

① 法国旧担，一担＝100法国旧斤。

② 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

③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在位时间是1515—1547。

④ 指拿破仑一世。

所折磨，惟有这位贵夫人能加以抚慰；他的那些同僚都拥有香车宝马，而他家里只能供给他菲薄的费用。然而这个家庭极力撙节，甚至不惜卖掉葡萄地供他上学。

拿破仑对待贵族阶级的弱点可以追溯到科隆比埃夫人的沙龙（杜洛克将军曾谈到过）。不管怎么说，拿破仑原来只是在布里埃内和巴黎受过一些很不完全的教育，获得了大部分关于数学或军事艺术方面的知识。如果当年他在瓦朗斯读了孟德斯鸠的著作，那么对法国和对他本人会产生多大的差异啊！这位皇帝在议会活动中看到的只是骚动、愚蠢和叛乱。他是个实际执行的天才，根本他就看不到法律合法性的由来。他的政务院完全不审议国家事务，一切总是先在第一执政官头脑里决定了然后就提交审议，以制定最佳的执行方案。

我参观了建于 1604 年的圣阿波利奈尔教堂，庇护六世和米斯特拉尔家族墓地（在这里这个名字乃是凶兆）。奥莱尔先生的府邸是 15 世纪建筑中值得珍视的杰作；人们很喜爱这座房屋正面的四个巨型头像，这象征着四方风神。

我好几个小时都沉浸在这种南方的精神生活之中，感受到一种温馨的静谧；许多小小的忧思像被一幅半透明的轻纱笼罩着；如果没有这份忧思就要算是完满的幸福了。于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沉重。

我生活挺愉快；在罗讷河边散步，随后就在一棵绿阴婆娑的大柳树下面歇息。

晚间，在位于前往阿维尼翁大路附近的瓦朗斯旅馆进餐时，我的邻座是一个大块头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跟他随意聊了起来。他突然对我说:"先生,我看你花钱雇用驿马从这儿去阿维尼翁,真太傻!要是让我把你的车子用船运走的话,船明早十点开,午后三点你就在阿维尼翁了。"

我要是这样回答,这个三十岁的大小子准会感到惊讶:"老兄,把你这些刺人的话留给你自己吧。我对你的建议一点也不感激;请你把这些想法给你自己,要不你得换个说法。"

我成了南方人,实实在在,并没有多大困难。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吃过晚饭,我给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敬上几支雪茄,这样上等的烟在瓦朗斯是找不到的。他愉快地收下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他觉得这烟味似乎很淡。

"您尝尝这个。"他对我说,同时递过来一支撒丁岛出产的雪茄烟让我闻闻,真是,一股难闻的呛人气味。他跟我谈起莽德林,这位骁勇的走私贩子又大胆又机智,这儿的老百姓心里都记得他,闻他的名,虽说这是不道德的坏名声。老百姓总喜欢热闹有趣:你瞧那些征服者所获得的光荣吧。莽德林擅长军事,比当时的那些将军高明百倍,可是最后他还是堂堂正正地死在瓦朗斯的断头台上了。

你知道在革命以前这里有一个由一批势力大的田庄主出钱办的残酷嗜血的法庭,专门负责对走私贩子进行迅疾有力的审判。杜哥先生①不顾路易十六的朝臣和当时金融界人士的反对,为法国人的道德规范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今

① 杜哥(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曾任路易十六时财政总监,是一位改革派大臣。

我想起了他这份功劳，这似乎有点出题，因为，既然没有人继承他，也没人宣传这些政策，所以现在老百姓便渐渐淡忘了这位锐意改革者的恩德。查理十世和路易十八一上台就大事吹捧亨利四世：他们本人就生活在这位仁王的光辉庇荫下面。杜哥手下的那些智囊人物，他们扫除腐败积弊的功绩愈大，他们就愈被人遗忘得快。在他们死后才 50 年，他们的那些好伙伴就极力奚落和嘲笑他们：这些人是利用腐败，自己从中受益，但内心又害怕这些残存的腐败积弊。

6 月 12 日（在汽船上，对面是蒙泰利马）

我对罗讷河两岸风光非常入迷，这种愉悦的心情给了我勇气；我不知道从哪儿找到谦逊的言词来描绘路易-菲力普治下法国这种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我真担心会被人看做受人雇佣的作家。

每走一步我都看见有泥水匠在施工：城市、集镇、乡村都建了许多房屋；街衢井然。田野里四处都挖掘了无数沟渠，筑起围墙，栽上绿篱。

实在，我们已经过了二十二年太平日子；不过在 1830 年以前仍然隐隐约约地有一种潜在的忧虑困扰人心；这预兆着某种风暴。当然，人们并不希望即将发生什么事变：但是在巴黎，这种败落迹象已经初露端倪。在乡村里人们相信大车将倒向另外一边；人们认为国家财产即将被还乡的流亡贵族重新掠得；不管国王怎么说，这些还乡团的老爷们又将卷土重来。教士不住地叫嚷人们又要向他们交纳什一税（本来国家已经规定用新税代替了这种税务）。人们拒

绝放弃已购买的国家财产，以及种种。总之，民众毫不妥协，这有贝朗瑞的歌谣和古里埃的文章为证。大家感觉到将有一番战斗，而每个人都想着发点小财。

全国的繁荣直到1830年才进入高潮，特别是作为法国当然代表的巴黎平民不愿动怒，这很清楚。有什么极其明显的积弊能激起他们的愤怒呢？在我们的体制上有什么变化呢？

1830年后由于西哀士、米拉波、卡尔诺[①]和1702年的几位伟人们的倡导开始了改革；如果法国审视一下人们堆积在记忆里的诽谤的话，惟一令人忧虑不安的实际原因即在此。

各省议会经由选举产生这是跨了一大步；但今天人们由此只看到来了一批无忧无虑的人而已；他们常常每天甚至连处理和签发提案的能力都没有。可是不久，1790年左右诞生的一批人即将进入这些议会，这样一切才有了改观。

我完全可以用满满四页纸写出当时法国的兴旺景象，尤其是从贝桑松至南特一线以北各省如此，即使过于故步自封的南方各地也开始苏醒过来。阿尔及使马赛面貌一新。

到处贵族都在着手经营并使他们的田地日益肥沃；这确确实实跟他们在1789年以前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

这种繁荣使得一位颇有见识的英国人大为惊异，昨晚我跟他一起饮过茶。我觉得这种繁荣完全可以得到解释。

一个三千三百万人口、拥有五百万有产者的民族，在历

① 卡尔诺（1753—1828），数学家，法国大革命时曾任公安委员会委员，曾创建共和国十四支大军并规划战局部署。

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这样,任何反革命势力就不能摧毁它。即使有一支俄罗斯军队驻扎在蒙马特尔高地上,也不能改变这种财产的分配。

按照民主的法律人们可分享继承权,有产者的人数将会无限地增加下去。情况既然是这样,令有产者心惊肉跳的93年卷土重来又有什么值得害怕呢?

你想想吧,只有一亩地的农民所得到的比他那拥有200亩地牧场的富裕邻居还多。

我们未来的富裕前景多么辉煌!在法国任何人做了坏事都将受到惩罚。一个有四个孩子的人每年收入80000镑,他很明白这些孩子将来分到的财产只有20000镑;如果他不能依靠自己的本事或是通过人们蔑视的所谓"好婚姻"增加财产,他们的孩子为了谋生将成为律师、医生、织呢厂老板。(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最能获得幸福的谋生方法,但他们可不这样想。)

法国,最令这位英国老兄感到别扭的就是人们只为金钱而结婚。

6月12日,阿维尼翁

在到达罗讷河右岸洛什莫尔村以前,我们的船几乎总是面对着蒙泰利莫尔在航行。我的眼睛总是在寻觅那些著名的玄武岩峰顶,蓦地,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些尖峭的山峰昂然上翘,彼此相隔很近,几乎笔直地列成一排。实际上,它们与石灰石山体完全脱离,但是从远处看去却好像都紧贴在山头上。这座山整个都盖满了碧绿的葡萄枝叶和

橄榄树;低凹处青草芊芊,从我这里眺望,景色殊美。近处是浩荡的罗讷河,远方可见多菲乃的阿尔卑斯山麓。

最高的山峰有300法尺,简直高不可攀。这些壮丽的火山所形成的东西为风景增色不少。我们从远处望见了罗什莫尔和什纳瓦里的两个火山口。但愿维瓦莱的这些巨大火山中有一个再喷吐出火焰来!

维苏威火山[①]至今已经有8或10个世纪没有活动迹象了。它只是在公元79年曾爆发过——把布利内城整个吞噬了,令世人大为震惊。

我们的船清晨5点离开里昂,刚敲午后3点钟,船就停泊在靠近著名的阿维尼翁断桥上游处了,真是个奇迹。从里昂到阿维尼翁从陆地计算有六十法里多,那么这船每小时能行驶六法里多;尤其是沿途还时常停靠码头上下旅客,并且在一座小吊桥下面通过时还要把速度略略放慢。

我们有幸从圣灵桥下经过,这座桥声名很坏,据说去年就有三十人在此溺毙;三十个,这是按照普罗旺斯的说法,实际上顶多十人;但这还太多。政府意欲去掉一个桥墩,这样桥拱的跨度就相当大了;做这件事,只需在水下放些炸药就行,我在不少殖民地见过这种做法。

船在这座可怕的桥下疾驶而过,紧接着拐了一个50度的角,向右边驶去。离船最多一法尺的地方,从前有过一块小沙滩直挺挺地竖在水中;如果以我们的船速碰上去,船准会撞翻。现在这些沙滩竟成了河上的最大麻烦,于此也可

---

① 这座火山在意大利南方那不勒斯附近。

以看到领航员的本领。

有人告诉我，有些夫人或男士心里实在恐惧，他们可以不顾全体旅客们的嘲笑眼光和戏谑，在桥的上游离船登岸，然后走到下游一百步处再上船。

这一段罗讷河确实水流湍急。船的航行速度很快，只要稍微碰撞一下桥墩或沙滩，船整个就得完蛋。

这座圣灵桥始建于1265年，至1509年竣工。是由圣灵城居民兴建的，他们自称是"港口的圣萨杜南"。圣萨杜南修道院的院长起初反对建桥，认为有损修院权益；可是后来人群对建桥热情高涨，非常激动，这样长老才同意了，并且亲自放置下第一块基石。人们任命了一个圣安戴奥尔出资最多的人为教区本堂神甫，组建了一个有献身神职的修士和修女的宗教社团，他们身着僧服并订下修院院规，其中有些人外出广集布施，有些人为生病或受伤的工人诊治护理；还有些人投入砌石工程。

1265年时这地方的人对公益十分热心。教皇尼古拉五世于1448年曾下过一道谕旨，说此桥系一奉承天使指令之神甫所兴建；在宗教历史上尼古拉五世是一位杰出人物。不过，有位钢铁商评说，首先要看工艺。

圣灵桥全长2520法尺；相当狭窄。建筑内面十法尺，外面十七法尺。我数了一下，桥拱26个，宽度不一，大的19个，小的7个。每个桥墩的扶垛上方都是镂空的，这大概是为了在水位高涨时让水流可以畅通无阻的缘故。据学者们说，此桥最特殊处乃是桥拱均不作尖形，而呈半圆形状，颇类罗曼风格。我看这实在并不特

别:人们采用这种形式完全是刻意模仿加尔大桥[1]。不过,奇怪的是,圣灵桥桥身不成直线,它与水流形成一定角度,这样就使得它更加坚固。桥的一部分建在山岩上,另一部分则用桩基支撑。

我初到阿维尼翁,心情不好。八九个力夫扑到我的行李上,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抢了就走:我感到很恼火,但一声不吭。约瑟夫也生了气,跟力夫们推推搡搡老半天。进入阿维尼翁,简直就像走进了一座意大利城市。平民人家的男子汉,眼睛里热情洋溢,皮肤晒得黑黑的,外衣搭在肩头上,在树阴底下干活,或者就躺在大街上睡觉。这里也像底泊尔河[2]畔一样,人们对什么嘲笑都毫不在乎;如果说到邻居的话,那就是把他当敌人对待,一点也不怕俏皮挖苦。我下榻在皇宫旅馆,满身灰尘;小僮过来为我擦皮鞋的时候,我的思想却起了变化。

"先生,你可知道,1815 年布吕纳元帅[3]就是在这家旅馆被刺的? 店老板不愿人们谈这件事;不过你要是问起,那个叫让的用人会领你去看的。"于是我怀着这份阴郁的好奇心,登上当年元帅被杀的那层楼上的房间。楼板上尽是跳蚤,这么肮脏,是不是更增加了我想象中的这件暴行的恐怖呢? 我实在看不清楚。我只是想,收买凶手的人是谁呢?

① 当时法国南方仍然流行罗曼风格的建筑;追求惊人的峭丽的峨特式,稍后才流传开来。(原注)

② 这条河流经罗马。

③ 吉尧姆·布吕纳(1763—1815),法国元帅,在荷兰战役和意大利战役中功勋显赫;1815 年于白色恐怖中在阿维尼翁被刺身亡。

历史会说到这个。当时一位推销员在罗讷河下游阿尔附近的芦苇中间发现了元帅的尸体。

我在香槟省的梅里曾见过被皇帝[1]放逐的布吕纳元帅:他身高六尺,相貌威严。当时他每个礼拜天都身披戎装,前去教堂望弥撒。他早年是共和党人,做过印刷工。

1797 年,在拿破仑将军著名的意大利战役中,他表现了非凡的英勇;当时他指挥马塞那师的一个旅。三年之后,1800 年,在同一个地方,在明契奥[2]战斗中,他却显得缺乏作为统帅的许多优良素质。至于他的死,竟会死在阿维尼翁,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过于轻信,经过加普[3]和格勒诺布尔时毫无戒备;过去该地从来没有发生过暗杀事件。

为了忘却这些阴沉的思念,我让人带我去博物馆参观。这里画幅布置得很好,都陈列在面对着一座寂静的花园的大厅里,园中树木绿阴深深,悄然无声,令我想起意大利的许多瑰丽的教堂;灵魂仿佛已经从纷繁世界中分出去一半,只感受到这份崇高的美。我在这里欣赏到许多意大利画派的名作:一幅卢易尼,一幅卡拉瓦热,一幅多米尼甘,一幅萨尔瓦多·罗沙[4]等等。不过法国人并不大喜欢别人跟他们

---

① 指拿破仑一世。

② 明契奥河是波河的一条支流,经过意大利北部曼托瓦一带入加尔达湖。

③ 加普,法国上阿尔卑斯省首府。

④ 卢易尼(1480 前后—1532),米兰派画家;卡拉瓦热(1573—?)意大利画家;多米尼甘(1581—1641),意大利画家兼建筑师;萨尔瓦多·罗沙(1615—1673),意大利画家,音乐家。

谈起这些他们懂得不多的东西。大厅左侧深处有一幅绘有格里孃夫人①的精美油画，令我着迷：那双眼睛多么神奇！她的书简真能表现出这双眼睛里隐藏着的一个非常平凡的灵魂，一位公爵夫人的灵魂。也许她在这些信件里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母亲，也许这幅肖像画画的并不是格里孃本人，而是一位懂得爱的、娇小秀丽的妇女。

我在这座博物馆里遐思冥想了两个钟头，这里跟里昂的那座博物馆多么不同！阿维尼翁大概因为常跟圣皮埃尔宫交换油画故而美不胜收；而在里昂，织工的气氛使得人心里变得冷漠了。想像力稍稍激发时就怕被某种丑恶或令人厌恶的话题破坏；而当人们为追逐钱财的人所包围时，必须坚定。阿维尼翁博物馆藏有 12000 枚勋章：我怀着孩童的好奇心观赏着这些罗马皇帝时代的青铜珍品，恺撒、奥古斯特、蒂贝尔、维斯帕先，等等。在我们思想里，这些人物如果跟查理五世、查理七世、亨利二世以及我国历史上所有佩戴勋章的国王比较，完全是另一流人物。

在恺撒之后，选举完全变成军事性的了；但终究还是选举。依据这个，那些大人物特拉让、阿德里安、马克－奥雷尔、萨蒂玛－萨维尔、蒂奥克莱坚、朱利安②统治着一千二

---

① 格里孃夫人(1646—1705)，17 世纪著名书简作家塞维涅夫人的女儿，嫁给普罗旺斯总督。

② 特拉让，见前注；阿德里安一世，第九十五任教皇(772—795)；马克－奥雷尔(121—180)，罗马皇帝；萨蒂玛－萨维尔(146—211)，罗马皇帝；蒂奥克莱坚(245—313)，罗马皇帝；朱利安(331—363)，罗马皇帝。

百万老百姓。

我还观赏了:1.一帧精致的卡拉卡拉的小漫画,画中是一个小馅饼商人。2.青铜制的罗马旗帜,镂刻甚佳,两个环圈套在一起。3.镶嵌细工图案,绘有一城市或炮台,塔楼方形,中有骑马仕女。这座博物馆还收藏着几块陵墓上的浅浮雕,风格雅致,还有一块仁慈的勒奈[①]时代制成的浮雕,大小如实物。人物雕像很丑,令我想起德国风格。

我渡过罗讷河去欣赏新城和它那美丽的塔楼。我看了英诺森六世的峨特式陵墓;一幅意大利画家绘的《基督下十字架图》,一幅《最后的审判》,还有冈热侯爵夫人值得赞叹的肖像画《忏悔》,此画系米尼阿尔所绘,这位意大利画家善于临摹。

6月14日,阿维尼翁

我从伏克吕兹喷泉回来,那地方颇为爱读彼特拉克[②]十四行诗的人们所珍视;人们对该地题咏佳句甚多,但若不是我花十个钟头走了这一趟,我就什么也写不出。

在去伏克吕兹途中,我们曾下车参观绮丽的托尔小城里的罗曼式教堂。这座教堂的东方式大门上饰有12世纪末叶的雕刻精品。

我忘记谈起我在阿维尼翁附近的新城邂逅的一位尼凡

---

① 仁慈的勒奈(1409—1480),曾为普罗旺斯伯爵,后于1435年继承那不勒斯王位。

②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著名诗人。

尔奈朋友了，他因为未能去意大利和某些古城遗址感到非常苦恼。这位毕奇隆先生在心里给这份喜悦绘声绘影，十分夸张。他丰富的想像力使他觉得那里无限风光，多少天来为之心荡神移，不能自已。去年，他原想去罗马旅行，听了我的劝告，阅读过蒂特－利夫[①]。他使我十分感动，我谈了许多关于意大利的事。

北风已经停息，我为我的朋友花了一整天时间；他的马车极其轻快，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崎岖不平的路径到达韦宗。

新建的城市引不起我们多少兴趣；这完全是用古代的残砖砌起来的，往昔的许多巨大墓石都被用作门槛。坐落在乌韦兹河彼岸的旧城令人感动。那条河两岸陡峭，波澜湍急，河水从多菲乃阿尔卑斯山涧谷间咆哮着，一泻而下。在 12 世纪的最后岁月里，图鲁兹的伯爵们[②]在韦宗一带大肆蹂躏，烧杀殆尽。当地不幸的居民在邻近山上寻找避难之所，借以自卫，而今这里的许多山顶上都还有他们建造的新颖的大教堂。

看到河上的大桥，我的朋友非常兴奋。这座罗曼风格的桥只有一个桥拱，拱径达六十法尺。这些巨大的石块，多少个世纪以来在阿尔卑斯山激流猛冲下屹立不动，殊足令人景仰。我们走到桥下观赏码头，码头也是罗曼风格。

一座古代的连拱廊昂然矗立在干燥的平原中间，吸引

---

① 蒂特－利夫（纪元前 59—纪元后 19），拉丁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司汤达认为这是一本前往意大利旅行者必读的书。

② 这时，法国南方的一些贵族和城堡主纷纷割据，民不聊生。人们只好离开城市，避居山野。

着我们的眼睛;这是一座罗马剧院遗址。B 先生时时停步,捡拾起一些黑白花的小方块放进衣袋,——这是墙上掉下的镶嵌图案。在仔细观察这两处教堂之前,我们首先去看了马拉尔蒂农庄,农庄系 15 世纪时一意大利人所建,构作奇特,其介绍说明通篇技术名词,整整有两页之多。

随后我们折回到两座教堂——圣纪宁堂和主教教堂,这些殿宇孤零零地坐落在平原上,离新城相当远。圣纪宁堂只有一个中央大厅,屋的正面很现代化;然其余部分很有特色。因为无法找到一种大家都懂的语言,我没有进去详细观赏。

6 月 15 日,阿维尼翁

清晨我和年轻的贝尔伯爵一起在奥朗热大路上散步,他还不到十九岁。一位少女骑着驴子走过,有个十二岁的男孩拉住驴尾巴,一翻身就上了驴背;少女没有气恼。这时一辆笨重的大车占住路中间。赶车的是个普罗旺斯大汉,又粗又壮;他威吓那个孩子。驴子身上载负着两个人,总是小步子缓缓地向前移动;赶车的猛地朝孩子甩起一鞭,孩子痛得直叫。贝尔伯爵不禁哆嗦了一下,“多不人道!”他说。“让我给你一鞭子,瘦小子。”赶车的听见了,就大声骂道,叫嚷着,朝我们扑来。

年轻的伯爵,动作快速得像支箭似的,跳到那个普罗旺斯大汉面前,一把揪住他的喉咙,直拧得那个大汉脸色发白,嘴唇上满是血。大汉后退了二十步,伯爵这才把从他手上抢来的鞭子扔给了他。我一生中将永远爱重这位年轻伯

爵,他尽管有钱,但却一点也不傻。

阿维尼翁的女人都很漂亮。有一位太太在广场的店铺里买东西,我很欣赏她那双纯粹东方人的眼睛。有人对我说她是犹太人。

从多姆的石灰质山岩高处远眺,景色极其壮丽。14世纪时,在这座山岩上兴建了教皇宫,这是一座要塞,伪教皇贝诺瓦十三因与布西考元帅对垒①,曾在此城被围甚久。今天这座宫殿颓坍得很厉害,后来曾改为兵营,大兵们把乔托②手绘的壁画上的头像揭下来卖给了老百姓。此地虽经历战乱,但大部塔楼至今仍高耸天际。我注意到屋宇多处都显示出意大利的那种敌意,那种猜忌气氛。外部建有抗击来犯军旅的碉堡,内部也满布防御工事,以抵抗侵人内院之敌。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走遍了这座奇异城堡的各个楼层,我看到了尖桩刑具,往昔宗教裁判所将拒不忏悔罪行的渎神者钉在这上面;还看到吉奥托所绘的那些壁画的残存部分,那都是一些美丽动人的头像。

墙壁上原来画面的红色轮廓依稀可见。

假如乔托生于1483年,而不是1272年的话,他也许能赶上拉斐尔,这种想法并非亵渎。他的画风也许会更加雄健,但略输雅致。

---

① 14世纪时阿维尼翁教皇贝诺瓦十三(1324—1423)与法王交恶,法王让派布西考元帅前往围城甚久。

② 乔托(1266—1336)佛罗伦萨画家,画风优雅生动。

阿维尼翁城东南部分建筑在多姆山岩上，西面地势陡峻如削，只是在罗讷河岸仅留下一条狭窄小径而已。我再次瞻仰了那个极为珍奇的主教教堂，饶有兴味，阿维尼翁很像一座战争的城市。普罗旺斯的大部分市镇都具有这份面貌，它们不像我们庇卡底[1]一带城镇那种寒伧可怜的样子。

大家都知道美男子菲力浦[2]，这位颇有能力的国王曾经推动任命贝特朗·德·戈特为教皇，号称克雷芒五世，并于 1309 年将教廷迁到阿维尼翁。直至 1378 年，这世界上第一个教皇宫廷，泽被当地，普罗旺斯从此文明大开，兴盛起来——从前这地方也跟庇卡底一样闭塞粗野。

约翰二十二世[3]需要钱，于是他创立了教廷俸给管理局以筹集款项，广开财源。设立的税项有：圣职奉献金，特留分金，保证金，豁免费，期望权金，这些均由信奉基督教诸王国交纳，依靠这一机构，这位教皇库存达 800 金弗洛林[4]，动产估计有 700 万弗洛林。

这位智慧超群的人物的陵墓在大革命时期仍然完好无损。

阿维尼翁教廷不乏才能卓越之士，他们不需约束或是掩饰他们的激情，因为在那个世纪人人均富有激情。我看，这正是当时残酷和不公正的一项证明。何况，那时人们离

---

① 法国北部省份，首府亚眠。

② 美男子菲力浦，即菲力浦四世（1268—1314），法国国王。

③ 约翰二十二世（1245—1334），1316—1334 年间阿维尼翁第二任教皇。

④ 古代佛罗伦萨金币名。

路德[①]和伏尔泰的时代还很遥远呢。

我想起了彼特拉克的那些用拉丁文写的书信，他在信中坦城地谈到阿维尼翁教皇宫在其鼎盛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珍贵的了；只是拉丁文很晦涩难解，不容易懂。彼特拉克尽量模仿西塞罗的风格。

从多姆山岩高处观看四围景色，堪称法国最美的景区之一：东面，可眺望普罗旺斯和多菲内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及望都峰，西面则大部分是罗讷河流域。我发现罗讷河水势汹涌，河中有不少小岛屿，柳树弥野，虽不甚雅致，然于此干燥多石之山围中有此一片绿阴，令人顿觉眼前一新。

在罗讷河和著名的阿维尼翁断桥之外（此桥于1669年被河水冲毁了半边），有一小山屹立，上面建有新城和圣安德列炮台，其墙垣多为树丛和葡萄地所环绕，伯爵领地上密密麻麻地栽种着橄榄、杨柳和桑树，有些几乎俨若森林，透过这片林莽，远处绮丽的庞特拉城堡隐约可见。

一个世纪同龄人每次提到阿维尼翁桥都不禁莞尔微笑；这是对“聋子或客满的客栈”愉快的回忆，这座桥建于1180年，共计二十二个桥洞，现仅存左岸四孔。我走到桥上参观圣贝奈塞小教堂，见壁柱柱头均属科林斯款式。这是不是仿作呢？

附近罗讷河中的那些小屿景色不错。说实在的，我觉得所有这些景观都很怡人，可是我却一点也不感到愉快。今晨又刮起一阵强烈的北风，一切能在普罗旺斯遇到的乐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的宗教改革创始人。

趣全都没了。

斯特拉朋称这种可怕的风为罡风,黑风。多菲内人现在仍然这样叫它;不过在普罗旺斯,人们把它称作米斯特拉尔:斯特拉朋和西西里的狄奥多尔[1]都说风势猛烈足以飞沙走石,掀翻车乘。不到两个礼拜以前,当公共驿车经过波凯尔桥时就不得不由八条大汉曳住拴在车辆上层的绳索才能安全通过,否则车子就可能被吹落罗讷河中。

北风偏偏又遇上了这条河流南北向的峡谷;峡谷发挥了壁炉底的吸风作用,更加剧了风的力量。当这股米斯特拉尔巨风猛掠普罗旺斯时,人们不知道往哪里躲好,实实在在,天空倒是阳光普照,挺晴朗,可是一阵猛烈的寒风穿透了最密封的内室,刺激神经,使最顽强的人都感到某种无名的恶劣情绪[2]。

在阿维尼翁无处可住,我就暂时居住在最珍奇的大教堂多姆圣母院里。这座教堂位于同名的山岩顶上,内部很像一座拥有峨特式装饰的古罗马会堂。房屋正面原系保罗五世所建;这位教皇在罗马兴建了圣皮埃尔大教堂,并荣耀地在正门门楣上镌上自己的名字。我们经过一段长长的石阶登上大教堂,大门系摹拟古代门禁重修,非常独特,也许这是惟一的一座。据推测此门初建于撒拉逊人[3]入侵以前,其时普罗旺斯曾惨遭蹂躏;建筑物细部十分精妙,值得

① 狄奥多尔(公元前90—前20),希腊历史学家。

② 我发现古代人使用油浴来治疗。(原注)

③ 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

观赏。

在大门和厅堂之间，我仔细观看残余的美丽壁画，伫留甚久。笔致多么大胆明快！多么自然！这些跟我们的美术理论完全相反！多么遒劲有力！我要很遗憾地说，这跟现在绘画多么不同，就像我刚才提醒你注意的：可以说，这就好像拿托比涅[①]和圣西蒙[②]的风格与夏多布里昂的文词比较一样。

约翰二十二世的陵墓非常精美，无比纤巧。绚丽的峨特款式还从来没见过有这样妩媚，这样惊人的效果。

多米尼克教堂建于1330年，今已大半倾圮。

圣皮埃尔教堂重建于1358年，峨特式；教堂正面于1512年竣工，也是十分优雅、美轮美奂的峨特式建筑。所有门上都饰以木质浮雕。讲坛很珍奇。

我参观了圣马夏尔教堂的中世纪屋宇正面，甚觉愉快。不过读者也许会对我这些详细描绘感到厌倦，我仅仅提到这些古代建筑以便以后经过时前往观赏。倘若你在阿维尼翁只停留一小时，你不妨去看看教皇宫的四层楼厅和多姆圣母院。

下面我来谈谈1830年革命中的一位可笑人物。读者愿意听我讲述发生在这个时期国民自卫军中的一位了不起的上尉身上的故事吗？这个人死拍省长马屁，百依百顺，据

---

① 托比涅(1552—1630)，法国作家，信奉加尔文教派，亨利四世的战友。

② 圣西蒙(1675—1755)，公爵，有名的《回忆录》作者，写路易十四朝轶事。

说他企图被派作代表。有一次，本地有一家自由派报纸冒犯了省长，于是巴拉洛先生公开退订这家报纸。他走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鼓着个脸，心中老惦记着要做点什么算计别人。

当一件政治大事使全法国欢欣鼓舞时，这位榴弹兵上尉举行了一次野餐宴会，以表示他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要比别人更加快活。在宴会上，看来因为高兴，他吃得特别多，一个人抵得上四个人的量（我的天，这顿饭好丰盛！在法国南方，这顿饭，包括上好旨酒才六个法郎，若是在巴黎，比这差的都得花二十五法郎。），上过汤之后，巴拉洛先生致祝词，他那优雅的风度引起席上一片欢腾，情绪愈来愈高涨起来。人们又见到了大革命前的那种法兰西人的喜悦，狂热，大声欢笑，直至半夜宾客们才散去。下一点的时候，这件事发生了。当时巴拉洛先生早已上床就寝，他感觉胃有点胀，于是起来点火想煮点茶喝。茶壶，有；只是他发现装茶叶的小瓶子还留在太太的卧室里。他太太是个又年轻又漂亮的普罗旺斯女人，她对丈夫那些官场上的繁文缛节从不放在心上。巴拉洛先生轻轻地踮起脚走向他太太的房间，没有点灯，免得把她弄醒，他静悄悄地在壁炉架上寻找瓶子，后来又摸到旁边的书桌上。

在他小心翼翼地寻觅中间，巴拉洛忽然听见一阵很有特点的、呼噜呼噜的声音；他不禁惊叫起来，以为他太太中了风。这儿，有一层厚厚的帷幕蒙在这位真正的爱国者夫妻间的不幸事件上，以致这其中的详细情节更加令当地居民感到趣味盎然，他赶紧奔到自己房间里取火。等他赶回

来的时候,忽然一张看不见的嘴吹熄了他的蜡烛,随后让他转了个身,是什么抗着他的双肩,把他又重新推回到他自己房中。他蓦地听见一阵强抑住的笑声,依稀辨认得出那是他的一位挚友的声音。他刚被弄进房里,门就严严地给关上了。

巴拉洛气愤地从窗户跳下去——那窗户距地面有八至十法尺,下面是花园。他在门口打铃,把众人都吵醒了,连巴拉洛太太也不例外。她发誓对人家说:别人对她讲的这些事她一点都不知晓。她坚决请大家让她安安静静地睡觉。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那个倒霉丈夫把这件事告诉她的保护人老将军R。听了他的话,将军没有回答,嘴里只吐出十个字音,轻轻地重复了二十遍:"莫声张,要不人家会笑你。"巴拉洛似乎没有接受他的劝告;结果全城的人都嘻嘻哈哈地嘲弄他,而且有人还说为了对他表示敬意,建议再来一次晚宴。

1837年6月16日,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这座秀丽的城墙系教皇英诺森六世于1358年建成,其目的是为了使该城免遭当时聚啸南方的盗贼袭击。

这座秀丽的城墙用一块块小方石砌得十分严实;下向堞眼的突廊均是以一排精制的托架支撑着;雉堞铺陈,异常整齐。整个建筑显示出一种重楼飞翼、千载弥坚的气概;兴建者在精神上很少被实用和恐惧所笼罩,

故此敢于大胆使用装饰。城墙每隔一段距离即筑有正方形塔楼，环立雄峙，甚具威仪。人们可以在城上漫步，远眺四方美丽的景色。

岁月给予了这些大小一致、砌合得如此光洁美观的石块某种枯叶的颜色，更令古城平添一分绚丽。这是意大利艺术安置在勇悍的高卢人土地上生发出来的魅力。

我搭了一条小船在罗讷河上漫游。人们在卢瓦尔河上总担心河水枯涸，容易搁浅，但在罗讷河上则必须小心水流过于汹涌。我在一处植有多行榆树的地方登岸。那些树枝干苍劲，看来当在百年以上。

拉伯雷称阿维尼翁为“叮叮当当的城”。确实，钟楼在这里到处可见。我则想叫它“美女城”：人们时时会邂逅一双明眸，这在巴黎周围想也不要想。天气炎热，大街上到处都张着帆布篷；我喜欢这个习俗和它带来的一片朦胧。

旅行者总爱在街巷间闲逛。为了想看一只带耶稣像的象牙十字架就让我花了一个钟头，后来得到修女同意，才出示此像。其实看来质量平平，未免过分吹嘘。

我看了克里维旅馆和康毕斯旅馆。人们总怕漏掉什么珍奇的东西，不过我倒觉得对小城的丑陋事物和各种难闻的气味也不必感到心焦。

以美丽风流著名的那不勒斯王后、让娜女伯爵以 80000 金弗洛林把阿维尼翁卖给了教皇克雷芒六世[①]；可是王后忘记了向教皇索讨 80000 弗洛林金币。

---

① 这是公元 1348 年的事。

路易十四对外国态度非常坚决，于1662年和1668年曾两度占领阿维尼翁；1768年路易十五遵循先例又曾占领过；其后，立宪议会于1790年在阿维尼翁召开。坏蛋们胡乱嚼舌说此间居民的性格里还残留着意大利统治下的某种痕迹：因此有冰窟，布吕纳元帅之类的事发生。此间，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子在跟我谈话时表情有些痛楚，他说：因为在可怕的革命时期，本地损失了不少画幅和古代建筑。这一点我不敢相信；我记起了1739年对阿维尼翁的描写，那是可敬的卜罗斯会长写的①。最佳作品是米尼阿尔和帕洛塞尔②的油画。

我遇到许多老兵：这里有一处残疾军人分院，没有比这更合理了。六十多岁的宝藏，如果他不富，不就是一方晴朗的天空吗？应当把法国四分之三的残疾人安置在安提卜，安置在距离瓦尔省③和前线一法里的地方，必要时可以让这些勇士们抵御外敌。

当地的面包、酒和肉类的价钱比阿维尼翁便宜，而斯特拉朋所称的罡风（即米斯特拉尔）在此也刮得不那么凶！

一位颇有见识的科西嘉人N先生对我说：法国历史是从路易十一开始的，从那时到今天自有其连续性。在路易十一以前有的只不过是一些轶事传闻，如查里曼、查理五

① 这本书叫《百年前的意大利》，第一卷，P. 330，M. 科龙布版。（原注）
② 帕洛塞尔和米尼阿尔都是法国17世纪画家。
③ 瓦尔是法国南部地中海滨的一个省，首府是土伦。

世、奥尔良圣女[①]。应当有一位才智之士，如凡尔托[②]这样的人，将西斯蒙蒂[③]的著作译成法文才是。

阿维尼翁的笪萨克夫人曾对她的女儿们说：小姐们，你们决不要相信“最”、“最最”（最最美，最最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等。

我正准备用两星期的时间在美丽的普罗旺斯旅游——我在这里领略到了米斯特拉尔飓风，但不意同时收到了几封来自马赛的信，说关于在阿尔及的生意上的事，我不需要去马赛了，还有几封巴黎来信，告知在我离开之后，商行情况不佳。

6月22日，图尔

晚上九点钟我登上了一辆公共马车，这车简直像个挪亚方舟[④]：顶层全给猎犬占了，看来这些狗很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哇哇直叫；我也不管那些，吃罢晚饭，美美地一觉睡到依苏墩。将近夜半时分，我在他们认为很美的小城广场上散了一会儿步。车是五点钟到达沙托鲁的，天已大亮，我很高兴。在一家大客栈的院子里张着一块帆布篷，房屋是新建的，非常干净。恍若置身普罗旺斯，我记起阿维尼翁大街小巷张开的那种遮阳布篷。

五点一刻，我总算把一家老实的咖啡馆老板叫醒了，他

---

① 即圣女贞德。

② 凡尔托（1655—1735），神甫，历史学家。

③ 西斯蒙蒂（1773—1842），瑞士历史学家，著有《法国人的历史》。

④ 圣经故事：教长挪亚因上帝预告世界将遭洪水毁灭，乃营造方舟，成双成对地纳入一切动物，使物种得以保存。

打开店门，门前有一条栽了许多小树的路径。他告诉我牛奶六点钟才到；我对他说可以用蛋黄代替，许多博学的修女老早就是这样做的。不过这个伟大的秘方还一直没有传到沙托鲁。好心的咖啡馆老板给我打了个鸡蛋，放上少许红糖，然后就睁大了眼睛望着我。

这座城市沿用的是一个城堡的名字，城是拉乌－勒－拉热[①]于 940 年下令建造的，今天仍然存在，就建筑在一座小山上，四角有望楼俯临安德河；我饱览了一番景色。全城为一片青翠的草地所围绕，屋舍陈旧，但古色古香，极可观赏；它们不像特洛伊房屋的那副寒伧相。我央请他们打开圣朗德里教堂的大门，但圣马丁的管堂执事装聋作哑；随后，我很快去到新客栈。车夫给我约定的五十分钟时间已到，可是还不像就要出发的样子。到了五点三刻，两三个沙托鲁的中产阶层士绅才过来瞟瞟，看上去他们也准备去图尔。

我从公共马车前座高处，亲眼看着装上他们的箱笼，他们为自身安全焦虑得不得了，一副可怜景象。一个胖子嘴里唱着赶到，在我身边坐下。他一路哼哼唧唧，直到通往图尔的大道上，离出发地六法里的一个村庄才下车；这人不惮烦劳，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我他有许多马匹，而且，马匹就要过来接他，我实在不明白他说什么；但当我们到达一个村庄（我已忘记了村庄的名字）的时候，却一匹马也没

① 拉乌（死于 936 年），法国国王，在位时间 923—926。继承他的就是路易四世。

有,那胖子一溜烟不见了。一直到沙蒂永我都在阅读一本恺撒的书。乔治·桑[1]在她的作品里曾经对安德尔河畔的风景描写得有声有色,但在我思想里,却老是在跟这位女作家争吵不休。这条安德河河面才二十五尺宽、四尺深,不过是一条小得可怜的溪流,水流在平原上蜿蜒而过,岸陂甚低,上面长着栗树,有二十尺高。我的眼睛拼命搜寻美丽的都兰地区,一百年前许多作家曾大力渲染,称赞它美,而今天的作家仍然众口一词,因袭旧说。我实在找不到一点影子;风光旖旎的都兰根本就不存在。

公共马车在安德河畔的沙蒂永停了两个小时,我急忙跑去看了此间著名的塔楼。悬岩峭壁昂然高耸在古堡厚实的高墙之间,在这些悬岩上,屹立着巨大的圆形塔楼,高三十尺,塔楼高处,复有层塔叠起,高六十尺。塔楼遍体藤萝缠绕,上下一碧。因为天气很热,我自感力不从心,无法攀登塔顶,于是仔细端详了一番城堡风景之后,就匆匆回到客栈;客栈的餐厅黑黢黢的,没有光。

我正准备在吃午饭时看看书,抬头忽然瞥见对面坐着一个人,瘦削,个儿高高的,鹰钩鼻子,两鬓斑白,仪表堂堂。我实在想象不出有哪位亨利四世麾下的骑士比他更庄严。这人态度纯朴,颇具贵族风度。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的,言谈十分有趣。我们谈到一些旅行人都感兴趣的事,比如现代的法国人的一般生活习惯和三十多年前习俗的比较之类。

这位先生慷慨大方,可算我这次旅行中所遇到的最出

---

① 乔治·桑(1803—1876),法国女小说家。

色的人物了。饭快吃完时,他对我说,他是个贩运丝绸的商人,总店设在里昂,每年他却要在那边住六个星期,其余的时间他就用一辆双轮运货马车载着丝绸织品在法国中小城镇周游。果然,我看见外面在一间临时当做店面的柴房门口悬挂着一幅布招。这是旅馆老板替他安排的。他对我说,1814 年以前,小城的富裕人家带着太太或情妇到他店里,开口才两分钟就买下 300 法郎东西;现在呢,谈上一刻钟还多呢,只能卖出 25 法郎的货物:五六法郎一条的头巾也无法快速地大量推销出去;法国人变得自私起来了。自私,这是跟我一道早餐的这位朋友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所使用的第一个不适当的字。他对我说,现在是做生意的比买东西的多(这是现代文明中的一大毛病:医生比病人多,律师比案件多,等等。)。

随后我离开了这位认识不久的杰出人物,车子愈近洛什,土地就愈加显得肥沃;安德尔河两岸都是胡桃树,树还幼小,才十五尺高。大路距离河流不远;这条水道附近草原上生长着许多柳树和白杨。

我瞥见左边山坡外面有道墙连接着两座高耸的塔楼,大地像被刀削平了似的,茫茫一片,什么都没有;这是洛什塔楼。从前米兰公爵、路易·德·莫尔,这位杰出人物被路易十二[1]俘虏了十二年之后即死于此地,他曾经是达·芬奇的朋友和保护者,这人雅有才识,广交俊彦,把当时大部分精英之士都罗集在他小小的宫廷里。他跟他们斗智:就

① 路易十二(1462—1515),法国国王。

各方面主题大家自由而彻底地进行论争。今天还有哪个宫廷会这样做呢？我还记得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和在巴维附近夏特尔修道院里见过的大理石像。当然这是一个无赖——可这几乎是那个世纪所有君主的不幸；为了继承王位，他命人毒死他的侄儿，但是他并未下令把二千臣民活活烧死，像我们的名王弗朗索瓦一世那样，目的就是为了安排一个外国君主的联盟。

我们在洛什郊区安德尔河边换车，非常仓促，我也没有时间登上路易·勒·摩尔监狱所在的那座小山。这里有一条很宽的小街，街两旁都是新屋。十五年来兴建起来的郊区彼此都很相像；外观毫不鲜亮，但居住倒挺合适，比城市好得多。房屋上胡乱涂写着商店招牌，每个字有 18 法寸高。三个穿着长袍的教士，酒足饭饱，兴致勃勃地上了马车；有两人坐在我旁边，人们一起天花乱坠地闲扯，这些先生们的豪兴让我有点想起凡尔吉埃的故事。我和两个伙伴的谈话无疑比两个胖子生意人谈的有意思得多。一会儿，我们谈得很拢了，我老问他们哪里是美丽的都兰，他们回答说我即将看到卢瓦尔河沿岸；等到经过卢瓦尔河沿岸的时候，我只望见靠近岸边栽着几行柳树、白杨，觉得很失望，他们就跟我谈起刚走过的安德尔河和谢尔河流过的原野具有无上的美。确实从洛什愈往戈梅里走，土地就愈加肥沃，但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美。

我们在公路经过谢尔南面岔路口时（对面便是图尔），碰见几棵大树。从谢尔河到卢瓦尔河，沿途都是肥沃的沼泽地带，有些长得很挺拔的荷兰白皮松。随后，过谢尔桥

后,我们进入了图尔的宏伟大道。这条路我看跟贝大道一样宽,这在外省的那种令人气短的琐屑市侩气氛里产生了惊人效果。这条路直通卢瓦尔河上的那座著名大桥。

我经过聪明的 T……介绍,在卡伊的一所大旅馆里投宿。房间甚好,但客饭太差,简直把我饿坏了。有两三个英国人在店里包饭,他们倒挺有耐心。我不到一个半钟头就吃完,还没等上甜食,我就溜出去看图尔引以自豪的大桥了。大桥 47 法尺宽,15 个桥拱,每个桥拱直径 72 法尺。

这座桥也像法国的所有事物一样,桥还能用,但外观已完全颓败,除非某个外省年鉴的记者或编辑被钱买通了才有脸称赞它美丽吧。这是当年拿破仑下令在隆巴第修建的几百座桥中最狭小的一座,惟至今还给人以优异壮丽的感觉。

我知道图尔著名的圣马丹教堂一点遗迹都不存在了,只能观赏自然之美。我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桥北的丘陵地带,山阜相属,岗峦耸峙,南望河水,一片沃野弥望。一位最正直的法国人,也许堪称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就曾选择这里为退隐之地。他清纯的一生跟巴黎那帮掌握着一切的奸佞之徒的人生多么不同!我问一位农夫:格莱纳蒂埃在哪里。

"啊!你是问贝朗瑞先生的家吧!"他大声叫道,从声音里听得出他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而且充满爱戴之情。"就在这有许多洞穴的山岩上面。我刚才还上去过。"

然而,在敲门的那一刹那,我猛然想起要谨慎行事。若能聆听到一位如此明智的人讲述亲历的许多事情那是多么

快慰！但是，我想，如果爱戴他、敬仰他的每个旅行者都去敲他的门，那他还不如不离开帕西呢。经过这么一想，于是我又重新走回到通向桥的大路。在大路经过的松软山岩上有无数窑洞，农夫就住在这些洞里。

回到图尔已夜色四合，我去看了一下那个著名的圣马丁教堂的残迹。

这里有几百个英国人；他们不像别处的那么傲慢，目空一切。他们在法国的访古旅行中发现图尔人讲的法语比巴黎人讲的还好。

我简直筋疲力尽，登上设在那座漂亮大街二层楼上的文学书籍阅览室。那里整年都是寒飕飕的，北风吹得叫人难受；可都兰的读者们认为还是开着窗子好。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绝不提出请他们关上窗子，我真怕碰上某种愚蠢的回答。

我浑身颤抖地回到小客栈，怕会感冒：这是我惟一担心的灾祸。整整三个星期，到了晚上，情绪就很坏。如果一个可怜的单身旅行人兴致索然，他还剩下什么呢？

我要了些开水，自己从厨房里取来一把茶壶，就走上楼到屋里沏茶。

这些外省的鬼东西给我的水一点也不热，接连三次都是如此，你相信吗？最后，女服务员还要向我发火。我很生气，觉得身上很冷，我这才感到跟忠诚的约瑟夫分开是个错误。在这些野人中间还要傻傻地讲究礼貌，更是大错特错。于是我拼命打铃，也像英国人那样大吵大嚷，我要火，我有了火，也就是说弄了一屋子烟。这样，一个半小时之后，我

才沏了壶热茶。

寒冷和病都被赶跑了，但气愤还在；我走到大街人行道上狂吸雪茄烟，像大兵一样。真是无药可治，我为自己气恼而气恼。我想起去一家钢铁商人那里；走过去二百步，在殷勤好客的 D 先生家，我收到了昨天才到的邮包，那里面有十二本书。

十分钟后，我在屋里，对着红红的炉火，阅读法国历史协会刚刚出版的、图尔的格雷古瓦的一本装帧漂亮的书，我成了最快乐的人了。外省制的这些糟透了的蜡烛令我想起我待的地方，我下楼到厨房，找到还在那里的小僮，给了他十个苏，央求他去买一磅好蜡烛。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份小小的任务。我阅读着，直到清晨二时，这才躺下睡觉。

6 月 23 日，都兰

我早就吩咐旅馆里的人早晨四点半钟叫醒我，以免误了搭乘开往南特的汽船。以前我曾听说过昨晚跟我们同桌共餐的一家人的遭遇，他们早间到达码头时，汽船在一小时前早就开走了。

幸好我四时即已起床，我不得不拉拉看门人的胳臂把他叫醒，昨夜他还死乞白赖地央求我让他把我的行李送到船上呢，今晨却又觉得我吵了他的好觉；甚至我给了他钱，他还满脸怏怏不乐。

五点半，汽船机轮发动；可是没有动一会儿又停了。十分钟后，我们的船就坚决在卢瓦尔河上小岛前的一块沙滩停了下来，船长对部下大发雷霆，高声叱骂，责备他们应当

明白本来就不该走这地方;昨晚从下端到达时船就不得不沿着右岸行驶。

有趣的是,船开时他本人也在甲板上;他当时正拱着个背,活像是罗马皇帝在发号施令,安排装备。愁人的是,我们的船陷在沙土里两个半小时,实在潮湿难耐;十分钟后,突然升起了浓雾,连卢瓦尔河岸边都看不见了,我们感到身上很冷,女太太们害怕极了,船上的机器几乎破裂,因为有个齿轮给沙卡住了,人们想发动,却怎么也动不起来。水手们异常混乱,齐声咒骂,没人静下来仔细想一下该怎么办。有个最年轻的,看上去大概级别最低,跳入河中,我们吃惊地看到河水还漫不到他的腰。大家试了许多办法,都不成功。人们准备把船打横,这样急流也许能把它托起。可是怎样才能使它围着这块五六尺宽的沙滩转呢?为了减轻船的载重量,我们都下到小艇上去;小艇平常从来没有装过这么多人,到处进水。水漫到踝骨;简直就像快要沉没在沙滩嘴上。实在,并没有多大危险;水顶多能淹到膝盖。

水手们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大叫大嚷。折腾了一个半钟头。卢瓦尔河面上驶过的船上,那些划桨的船夫尽情地飞过来许多挖苦、笑谑,但没人回答。划桨的还问这条平时总是傲慢地超越他们的汽船上的人是不是有什么箱笼行李要托他们带去南特呢。

我本人倒很想叫住它们中的一艘;我感到身上刺骨的寒意,就像前天在文学阅览室的感觉一样。后来汽船的账房决定叫住一艘大船,我们全都上了这条干爽的船。从这时开始我心里的愁结才解开了。人都上去后,船立即启航:

全船又响起一阵喊声。人们把它牢牢地拴在汽船上;船员们一齐摇桨,冲击波浪,我们那条不幸的船才略微有点动弹。人们感觉到船底缓缓地擦过了沙滩。

这时船头上传来了巨大的吵嚷声,船员们咒骂得更厉害,先前跳下水去的小伙子简直怒不可遏:我们遇上了危险。一只大船,开动八匹马力冲我们疾驶而来,就要撞着我们了,叫喊、混乱达到极点。船上头目们互相詈骂,粗话连篇,小账房面色苍白,像个死人;终于,冒着一直卡在沙土里的机轮破裂的危险,人们试着发动机器,船朝旁边动了一下,这才离开了原地,有六尺远。被拖的这船上的人跟着那些水手像疯子似的一道喊声震天。那拖上来的船就停在距离我们十到十二尺的地方。

事故总算结束了。船一经开动,随后剩下来就是乘客们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闲聊,一直持续到安德河口。在这些评述中,妇女们完全胡编乱造;头等舱的太太们比乡下女人心里更加害怕,从她们口中冒出来的故事实在越发离奇。

如果我费了这么多笔墨叙述这桩小小的灾难,这可不是由于想自我标榜,读者同意我这样说吗?

浓雾和刺骨的寒冷伴随着我们直到维埃纳。卢瓦尔河两岸十分单调,尽是灰绿色的柳树和白杨。船经过了希农[1]、黎塞留[2]、蒙共都尔[3]这样我的心情才不致过于烦闷,

---

① 希农,法国安德尔和卢瓦尔省首府,这里是著名作家拉伯雷的故乡。
② 黎塞留,安德尔和卢瓦尔省的一个小城。
③ 蒙共都尔,法国夏德勒罗省的一个小城。

同时在我头脑里塞满了法国历史上最后的瓦鲁阿和波旁王族开创的沿革。人们告诉我都兰现在仍然还保存着古时候宫廷道德沦丧的痕迹。这是保尔－路易·古里埃的说法（他被刺处[①]离我经过的地方很近）。

我的眼睛贪婪地搜索着卢瓦尔河两岸，这里被人们过分吹嘘了；眼前却只有白杨和柳树。连一棵六十尺高的树木都没有，没有阿尔诺涧谷间那种雄劲的橡树，没有嵚奇独特的山丘。这里只见四季茂密的草原，与河水齐平的岛屿，上面到处是十二尺高的幼柳，柔弱的枝干低垂着，飘拂河面。汽船就在这些苍翠但并够不上美的小岛屿间驶过。时不时地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城堡和钟楼，离河约五百步远，如吕易诺城堡，这是古里埃的故里。这个小城的居民住在山岩开辟的窑洞里。在吕易诺附近，人们让我看到古代引水渠的巨大支柱。人们谈起波瓦松尼埃尔城堡，1524 年龙沙[②]诞生在那里，至今还可以看到门楣上写着 Voluptati et gratiis[③] 几个字。城堡附近有著名的鸢尾泉，此间人称它为"美丽泉"。很遗憾，我没有去什农索，这地方离图尔只七法里。众所周知，有著名的城堡建在一座横跨谢尔河的桥上；现在，在第一座桥墩中空处有人烹调菜肴。城堡里住着人，屋宇保存得很好；此建筑于 13 世纪时即开始兴建。毫无疑问兴建这桥头堡是为了方便贵族老爷们在

---

① 这位评论家后来是被他的猎场看守刺死的（1825 年）。

② 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

③ 拉丁文：愉快无价。

谢尔河两岸尽兴漫游。

我一边目送卢瓦尔河不断向后逝去，一边愉快地阅读德·柯蒙先生写的《峨特艺术史》，这本仅仅三百页的小书，我想是若干英国著作的综述。柯蒙先生并未亲自旅行过，而他所读的书的那些英国作者又不熟悉法国南方，然而五十年前，他们竟在英国研究起峨特艺术来了。这一研究跟他们那边流行的贵族狂热有关。

在距图尔四里半处，人们指给我看商－马尔桥墩；桥墩呈四方形，高八十六尺，每墩四面，宽十二尺半。桥墩是实心的，既无扶梯，又无窗户，全系砖砌，顶巅封有四个八尺高的小墩。这项建筑是罗马式吗？朗热有一座峨特式城堡，在它那个大厅里1491年曾举行过富有的继承人布列塔尼的安娜①和查理八世的婚礼庆典；而今这里已经成了马厩。

我们看了城堡主楼和索缪尔的白屋，远望非常壮观，在到达前二十分钟就令人深深感到这个城市的气派。城高踞于一小山上。我们沿着长长的码头走过，发现这里的店铺十分殷实、繁华。

这座城堡或城堡主楼，我们观赏良久。楼曾多次修建，直到13世纪才完成。1789年前此间系一国家监狱，1793年时为旺代军队占领。圣皮埃尔教堂为13世纪时所建；这是一座壮丽的峨特式建筑，其中部分为罗曼风格。南蒂叶

① 布列塔尼的安娜（1477—1514），她和法王查理八世缔婚，这个婚约给法国带来了布列塔尼地区。

的漂亮教堂早于野蛮时期一千年,人们颇以此自豪。我的向导认为那是12世纪初建成的。据说其中藏有15世纪的大壁毯,可惜我未能详细观看。后来,在鲁昂参观布德路尔旅馆的浮雕之后,我对中世纪社会的特征才有了个清晰的概念。

阿地利埃的圣母院建于1553年。圣让系12世纪末所建,今已沦为马厩。

船上几位很有教养的人士谈论着索缪尔附近的*双石桌*。巴涅的那张石桌下有七尺,长五十八尺,宽二十一尺。里乌的那一张,与前者相近,但规模较小,而且在小山顶上;人称之为*覆盖之石*。索缪尔博物馆中藏有一古代喇叭,长可五尺。

这些我均未能亲见,很遗憾。人在船上;船快捷地从一新桥的小桥洞下通过,过了桥,眼前现出骑兵学校的大厦。大家没完没了地谈论着最近一位年轻军官被判刑的事情,一位住在索缪尔的老人跟我们说:“这少尉只是犯了一点小罪;可是法官暗中认可的那篇报导和他们那个判决书上所写的,简直荒谬透顶。在所有案件中可以请求恩赦,像这件事最多好判他流放美洲一年吧。”这件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到法官也跟一般法国人一样,抵挡不住流行风气;这正是高卢毛病。”

船上的女太太们老是担心在沙滩上搁浅,直到过了马延河的汇合处,才摆脱了这份恐惧。我注意到左岸离卢瓦尔河二十步远处有个村庄,绵延长约半里。河水紧紧依着山麓流向南方。

6月25日,南特

在法国,没有比汽船到达的那一会儿更不愉快的了;人人都抓牢箱子或包裹夺路而走,毫不在乎地把甲板上堆积如山的什物弄得天翻地覆,大家身上都驮着一大堆东西,情绪都不好。

我一身了无长物,这使我免于这阵困扰:我夹着旅行袋,杂在第一批人群中走过跳板,下到南特码头。我跟在替我拿箱子的人后面,没走二十步,就感觉到确实这是个大城。我们沿着码头上交易所前面那个围着漂亮的大铁栅栏的花园向前走去。这时是九点钟,店铺大部分虽已关门,但门面看上去很气派;有几家珠宝店仍然灯火辉煌,令人想起维维安大街的豪华商店。天哪,这跟图尔、布尔日和大部分内地小城那些肮脏蜡烛映照着肮脏店铺的景象多么不同。我仿佛又回到了文明世界。我的哲学观念在脑海中又恢复过来,当然,六月的寒冷和今晨两个小时的淋雨不免使它小有变化。不过,耳目之娱并没有减少我身体的不适,我期待着某些可以比较的事物,就不说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①,至少也可以和塞纳河畔的维尔吉埃或拉梅依莱周围那苍翠欲滴的山峦比拟;可是我只看到一些绿色的小岛和周围遍栽柳树的大块草地。人们似乎对大自然的美缺少鉴赏趣味,旧日王朝统治下的法国人的性格特征就是如此。

我下榻在一家规模宏丽的旅馆里。我的漂亮房间正对

① 科布伦茨,德国城市,在波恩东南。

着格拉斯兰广场,那里有家剧场。有五六条街都通向这个小巧玲珑的广场;这地方就是放在巴黎,也是很出色的。

早上六点,我就被旅馆里的仆役在我房门口用棍子拍打衣服的响声吵醒了,简直震耳欲聋。我搬到三楼以避免这种闹声。可是所有的外省人都一样;我怎么躲避也是白费力气。我住的房间家具挺华丽,每天房金三法郎;只是,一到早晨六点钟,人们就用这种最粗野的方式把我搅醒。我外出时和颜悦色地对收拾房间的侍役说,人们可以在底层弄个房间拍打衣服,他凶狠地用眼睛瞪瞪我,一言不发。这倒像个真正的法国人,因为找不到词儿回答我,他会恨我一辈子的。

我顺着附近的散步大道往上走去,这里能俯瞰炮台和卢瓦尔河水,视野相当广阔。我坐在可以直下卢瓦尔河的石阶旁边的长椅上,想起往昔著名的雷兹枢机主教[①]曾被监禁在此,这位法国人物总的说来,堪称淹有才智。他并不像伏尔泰那样具有简明清晰的哲学理念,但是他能说出极难表述的事物。

我想起他拐逃他的堂妹、美丽的玛格里特·德·雷兹的计划:他准备带她一道到荷兰去,荷兰在当时是反对法国绝对王权者的逋逃之所。“玛格里特·德·雷兹长着一双世界上最美的眼睛[②],不过,它们只有即将消逝的时候才最

---

① 雷兹枢机主教(1613—1679),法国投石党运动领袖之一。投石党失败后,他于1652年12月被捕,进了樊尚监狱。1654年8月逃亡,后返回法国,著有《回忆录》。

② 雷兹《回忆录》,米肖版,第17页。(原注)

美,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谁容颜的憔悴会带来如许风韵。有一天,我们到本地一位贵夫人家里赴宴,我们在内室沙龙的一面镜子里互相凝视,她显现出那种意大利女人最温柔、最活泼、最动人的娇慵姿态,可是真不幸,她没注意到巴吕奥正在镜子那边窥伺着呢。"等等。

我在这小山上呆了两个钟头。下面一丛丛树木和雕像排列成行。那下面靠近卢瓦尔河处,我注意到两三座房屋,一个像南特这样富庶美丽的城市是不会容忍这种房屋建筑的。可是大革命前的那些市政长官对于审美并不都是内行;你看看巴黎的林阴大道上他们让人做了些什么吧!在德国,最小的城市也呈现出异常迷人的面貌;它们的装饰令优秀的建筑师惊叹不已。既没有墙,没有建筑物,又没有额外开支,有的只是阳光和树木:这说明德国人富于生命力。他们的高内黎乌斯[①]画得并不高明,可是他们满怀热情地欣赏他;而我们,我们只是凭着灵性去领略我们的绘画而已。

南特大道上的树都很羸弱,土质一点都不好。我有一个想法准会让南特的那些市政长官们恐慌好一阵子。我认为,其实只要把大道的平行侧道开挖十尺深的壕沟,然后填上卢瓦尔河两岸最好的松软的黑色肥土就行。

沿着这条大路朝东,一系列房屋完全是本地贵族府邸的流行款式:它们的两大特点,就是高贵而阴森。我顺着这条林阴道一直走到卢瓦尔河尽头。我到达一条很狭窄的小河,河上有汽船行驶。他们说这条河叫"厄德尔"(Erdre),

① 高内黎乌斯(1783—1867),德国画家,以绘制慕尼黑壁画著名。

我觉得真逗,这河名刚好跟 perdre(失落)谐韵。

卢瓦尔河左面有一幢法国－希腊式的楼房,样子很像巴黎医校那种傻不愣吞的建筑,这是省府所在。在厄德尔河上,我看到了一些船闸和几座桥。人们用高昂挺拔的三层石头楼房去取代16世纪的旧木头房屋。还另外有一条溪流:南特的塞夫勒河。

到达卢瓦尔河码头,这里很宽敞,很热闹。我看见河岸上正对房屋长着一行六十尺高的老榆树,枝叶非常繁茂。每棵树奇特的形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许多房屋风格各异,色彩尤佳。

我看到一艘豪华汽船驶来,发自圣纳泽尔,也就是说来自海上,离此八里。

这个漂亮码头装点得很好,但并不新。众人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这里是一个大商业城市的活动中心。有两辆公共马车,一辆是白色,另一辆黄色;驾车的都是十八岁的农家少女。车价三个苏。

我登上公共马车,直到车停了我才下车。驾车的少女时时刻刻得应付玩笑和生意,十分有趣。车子停在一连串工地附近,我跟随着一些奔跑的孩子走去,那边有一艘六十吨的船正要下水;操作程序已经完成。真遗憾,我没要求登上新船,否则我会获得某种新感觉的;也许在船头下水时人会有点惧怕。我看见船威风凛凛地滑入木槽,随后冲进波涛。我的周围都是一些年轻的家庭主妇,她们每人都带着四五个小孩,年龄相仿。我上前跟一位老海关人员搭讪,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想法。

南特的地理优点在于城市的一部分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山坡正在卢瓦尔河边,是右面;北面,河道越来越远,逐渐城市跟河形成一个几乎三十度的角。我脚下的这些工地占据了卢瓦尔河与山坡之间的第一块平原地带。不过卢瓦尔河在这里并不像里昂的罗讷河那样宽阔。南特位于一个很狭窄的支流上,河面处处被许多小洲挡住了。工地对面,卢瓦尔河支流和另一条比它宽得多的支流汇合在一起。我搭了一条小船溯河而上,老水手跟我谈着话,要我请他喝酒,于是买了十个苏红葡萄酒。他说,半个月来点酒也不曾沾过。肯定他是说谎。在马赛一立升红葡萄酒只要五生丁,而在布列塔尼沿海一带得花十五生丁;也许税太高了。我们的入市税税率简直荒唐!

我发现卢瓦尔河的第二支流上有无数露出水面的小木桩,形成了一个大写 V 字形的岬角,尖头朝海,这是捕捉鲱鱼的网。

6月28日,南特

前天我跟一位体格魁梧的男子共进晚餐,这是新奥尔良近郊的一个殷实种植园主。这位先生人挺纯朴。他要去猎鸫鸟。"我一枪就把它们脑袋全打掉,免得猎物腐坏。"他说。我向来颇以善射自诩,因此对他的话一句也不相信。旅馆里同住的那个美国人也听到了打猎的事,这样,今天早上我们一道外出。他打了七只麻雀或燕雀。两只鸫鸟的脑袋都洞穿了;可是,因为开枪时子弹射得太远,必须特别小心才是;我觉得遗憾,可惜这儿没有新世界的森林。我的新

朋友搁下他的枪,枪管很长,子弹直径特别小;人们出枪相当快速。那个美国人用枪和铅砂打死了出现在眼前的沙锥;真是弹无虚发。

1814 年,正值著名的新奥尔良[①]战役之际,雅姆先生当时十七岁。国民自卫军以五千之众大败当时号称世界最精锐部队的英军一万人。这支英国军队多年来一直与拿破仑率领的法国人作战。

“我们成散兵线投入战斗,”雅姆先生说,“不到一小时所有的英国军官全被击毙了。英国人,总是学究气,说这种战争不道德,事实上是他们根本不查岗换哨。在英国兵站岗时我们把他们全部打倒在地。但是我们的人,为了要待对方哨兵进入射程之内才开火,不得不趴在污泥里爬过去。英国人觉得谴责为不道德不过瘾,还称我们为“脏衬衫”。

“开仗的那天,英国军官身临前沿战壕的只有一人(他就是雷尼埃上校,生在法国),他转身去调动士兵,一下子被打倒在地。

“夜晚,仗打胜了,我们国民自卫军中有两个兵争论着究竟是谁击毙了这个勇敢的人。”

“天哪,”朗贝尔叫道,“要检验这事儿,方法很简单,我是朝心射击的。”

“我啊,我打的是眼睛。”尼贝莱说。

---

① 新奥尔良,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城市。这里指当时英法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

他们掌着灯火到战场上察看，果然雷尼埃上校心上中了一弹，另一弹打在眼睛上。

打猎的伙伴还跟我讲了许多别的故事，我听着感到很有兴趣。

7月5日，瓦讷

早上七点钟搭班车离开南特。我对这个崇高而宏伟的城市非常满意，此城雄踞于小山之上，许多街道形成斜坡，这样就既有益健康，又十分美观。从一俯瞰埃德尔河的新教堂望过去，景色绝佳。南特虽然不像鲁昂那样多峨特式建筑，然气势极其开阔、壮丽。

循瓦讷公路离南特后，乡间别墅渐渐稀少，人如置身一片广袤的欧石南草地中间，土质非常贫瘠。我们在荒凉的世界中行进了十六法里后到达拉罗什－贝纳尔。我对景物毫无兴趣，一概不看，心里感到沉闷、沮丧，所以当导游问我是否愿意下去欣赏一下维莱纳道口时，我根本就没有揣想会看到什么美丽景色。

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天空布满彤云。下车后，我看到的只是一些丑陋的东西。我走进一所破屋烤火；人们给我端来一杯苹果酒，我接受了，付了账，并为自己打扰了他们表示歉意。

我前进了还不到二百步，不禁为眼前这份从未见过的自然美景感到惊异。公路突然向下延伸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涧谷中间；这狭窄的深谷距海约一百法里，然而猛涨的潮水竟然涌人维澜河，以其沛然莫之能御之势冲

进了长长的沟壑，直至岸边，涧旁裸露的山岩形成的种种险巇景象使我胸中充满生机，从南特以来的那种颓丧心情一扫而空。无疑我受到了感染，虽然自己不知道原因，但我内心确实愉快；而只有现在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怀想三十年战争和至今还记得的布列塔尼少数历史事件。一会儿，我又想起瓦尔特·司各特的那些精彩的描写篇章，心中更充满喜悦。这里的贫困乃至丑陋引起了这位作家的激情：若是景致比较美的话，就不会令人过于心酸，一部分心灵为它的美丽而欣悦，不致悲伤了。在此一点也看不到大海，这就让人觉得潮水的出现更加无法解释。

在这昏暝愁人的夜晚，肃杀而丑陋，仿佛就凝定在围绕着这条泥浆小河的那些长满枯树的山岩上。船夫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们那辆老大的班车弄上了他们的小船。因为瓦讷河边潮水涨得很猛，我想我仍然可以单独呆相当长的时间。两个极其娇艳的、富有的工人阶层的妇女也决定步行登上去；不过我还是喜欢我的雪茄烟给予我的那种感觉，于是我故意跟她们（还有陪伴她们外出的年迈亲人）保持距离，站在五十尺以外的地方。年纪大的那个妇女，约摸五十五岁光景，眼神特别敏锐，十分健谈；也许，要是我比现在小十岁的话，我不会喜欢瓦尔特·司各特小说中某些段落给人的那些悲惨感觉更甚于她吧。我从来没有见过如维澜渡口跟苏格兰如此相像的景致，既荒凉，又忧郁，清教徒式的狂热，这与我在未见到它以前所想象的一模一样。比起现实来，我更喜欢我自己构想的那个样子；枯燥乏味的现

实，物欲横流，尽管非常令人厌恶，但并破坏不了我内心的诗情画意。

靠右首南特那边，在渡口上方六百尺处，人们可以看到挨着草木丛生的斜坡，有一条新开公路，白土标明了行道线。人们将在这条线的末端建造一座铁索桥，横跨维澜河上，高一百五十尺。在瓦讷我就听人谈起这座桥的筹款问题。

我们冒着细雨步行走过长长的斜坡之后，到达一家客栈。客栈房屋狭窄，纯粹是英国式，房顶距离地面十五尺；饭厅在一层，高约八尺，长十尺；不过这饭厅窗户的小块玻璃上却绘有异常美丽的花枝。

进餐时，有漂亮的女侍为我们上菜，极其和蔼。饭菜还可以。早该认识这些少女才是。从这时起，愁闷的感觉完全抛去了九霄云外。人们大谈其房屋主人，他获得过荣誉勋位，作为陪审团成员来到瓦讷，这人身高六尺，系共和国时代的老战士。女侍们怀着敬意把挂在衣柜里的他叔叔的大勋章指给我们看。这位共和国士兵诞生在法兰西的另一侧，后来移居到维澜河畔，我想他心里大概总怀着某种永远的敌意。我设想，当他在旷野漫步的时候，总要借口打猎揣着根枪吧。十年之后，人们看到他时已不再感到恐惧，这时他跟正直的布列塔尼人也许已经和解了。瓦尔特·司各特时常在书中描写这种生活，这种情况。

从维澜到瓦讷，景色变得异常妩媚；树林一片翠绿。在这十法里路程中，我们时时瞥见莫比昂美丽的海湾。我愉快地读了不少书。

在南特我打开雷兹红衣主教《回忆录》那部厚厚的卷

轶，于是我得以逐页阅读，我将此书的两三页放在车子坐垫底下极薄的活页夹子里面。在65页至90页，我读到路易十四少年时法国政府的概况，由四百位学有素养之士组成的议会对首相提出的税款严词拒绝。议会还要求任何人未经审讯不得被监禁三天以上，朝廷对此只好同意。根据马里尼记述：出版也获得了充分自由。投石党[①]使得这项规章得以建立。

马札然[②]大力推行专制制度，因为他在意大利诸小王室宫廷中对此司空见惯。最后他战胜了大孔代，并且曾把雷兹主教投入监狱。几年之后路易十四就实行这种意大利式的统治。这样，即使从1653年算起，这种绝对君权统治在法国也持续了一百四十年之久，即1653年至1793年，历经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三个朝代。

1649年大孔代原本可自立为王，每年由议会的四百位议员投票决定确定税制。他曾有此设想，但由于他缺乏识见，不能明辨这种可能性并利用当时局势而未果。然而，他凭借出身贵胄仍得以称雄一时。

到达瓦讷时，尽管感到非常疲倦，我还是向人打听到运

---

① 投石党运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1648—1653年在法国发生的一系列内战，当时国王意欲削弱贵族权势，以致引起骚乱。最大的一次是1651—1653年军事领袖大孔代亲王发动战争，但最后国王在首相马札然辅佐下获得胜利，为路易十四亲政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投石党得名于巴黎儿童不顾当局禁令在街上玩耍用的“投石器”。

② 马札然(1602—1661)，意大利人，生于罗马，起初曾在教廷任职，1638年黎塞留死后，他继任法国首相。他是路易十四的导师。

河入海的地方。坡岸景色如画;城中小路沿着一座古老的炮台和深可二十英尺的深沟向前。到达运河,我继续大胆前行。我很想看看大海,但是实在感到疲惫不堪,只得躺卧在地上。我想在海湾小港中雇一马或一驴回城,我看见老远的地方有一妇女跟一个男子在散步,状甚亲昵。夜幕降临,沿着运河一带的树下阒无一人,我只得以尽量温和的口气向那位先生打听是不是快看到大海了。他回答我还有一里半路。

我原以为瓦讷紧傍海边,其实并不是这样,我真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惊讶。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心情沮丧。既然对此地全不了解,就应该鼓起勇气去问问过往行人。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十分憎恶庸俗,问路时只要答话的人稍微显得有些夸张可笑,我就忍不住要嘲弄他,这样一来再好的风景也引不起我的兴致了。我已经失去了欣赏圣弗路尔附近那个地方的兴趣,因为我不得不跟一位名叫克罗维斯·克罗-畏的外省学者交往,借以弄清楚蛮族人侵以前古代高卢人的历史。我诱使他大发谬论,并看到他居然在8世纪找到了指导我们今天的原则,遂自引以为乐。实际上我才是个傻瓜呢:我忘记了好好欣赏这里的自然美景,这地方我也许不会再来。

呆在瓦讷运河孤寂的岸边,这时我多么渴望看到一辆大车的到来。不能老是这样踱来踱去,要是这条运河河岸不是那么潮湿,我简直就想躺着睡上一会儿。应当立即回城。我遇到一个正在收拾船只的水手;看见他船上有一瓶酒,于是我央求他卖给我一杯葡萄酒,我看,他大概把我当

做小偷了。此时我疲惫已极,实在有些顾不上礼数。他见我付钱给他,好像不胜惊讶似的。

我回到客栈跟大家一起吃客饭。这里所有的先生们都很关心维澜河建桥的经费,这笔费用需要九十万法郎,他们说,以后会涨到一百五十万以上。这些旅客们在提到这笔巨款时脸上洋溢着无限敬仰之情。我觉得,当一个外省人谈到大笔钱款时,那种表情真是令人喷饭;随后略略沉默,就摇摇头,舌头一伸。这些先生们不乏风趣,主张还是央请勒诺阿尔先生,勒诺阿尔先生以前曾对桥梁做过一个预算,只要九十万法郎。在此我就不跟读者再谈这些诽谤之词了,不过,至少我信,因为一百五十万法郎,这笔如此巨额的款项正是一个信号。

人们接着又大谈起高层政局来了。把某些其军官跟当地绅士颇有联系的部队派到这些地方来是欠谨慎的。这儿,人们的对话完全像在《威弗利》[①]那本书里的对话,我听了觉得十分有趣。

旅途中这样美妙的一天,打从维澜河起就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感觉,直至凌晨一点我们的谈话才在畅饮一杯热葡萄酒中完结。我倾听本地的一位批发商聊天。这人对敬蛇的宗教信仰颇有研究;他跟我纵谈远近闻名的大石阵(石桌)的许多故事。我准备明晨前往观看。

这位先生说,高卢的这个城镇[②]曾长期为恺撒大军所

---

① 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一本历史小说。

② oppidum,拉丁文,城镇。

围困,后来取名叫洛克马里阿克。这个贫穷的村庄中有远古的大石桌遗址。今天早晨动身以前,我参观了瓦讷大教堂,圣万桑·法里埃和贝尔丹主教就葬在这里。

7月6日,欧赖

晨五时从瓦讷动身去欧赖,真是德洛伊教的天气,加上昨天的倦意,令我分外惆怅。大风卷着低迷的云块疾走,天色十分阴暗;一阵冰冷的雨伴随阵风猛刮过来,几乎阻挡住拉车的马匹,无法前进。但我仍在车中沉睡未醒。在欧赖,我找到一辆有篷的双轮小马车,但还是抵挡不住这份恶劣天气;马车夫比天气更愁苦。我们上了路。时不时地我瞥见一道荒凉的海岸;灰蒙蒙的海浪拍打着远处巨大的沙洲,显现出苦难和危险的样子。在经过一座颓败的小教堂时,隐约听见大风琴呜呜咽咽奏起一支莫扎特哀怨的乐曲声音。

我的马车夫,这人既沉默又忧郁,赶着他的破马车向奎百隆半岛西北的埃尔德旺村钟楼前进,就在那里一些法国人曾经把许多反对祖国的法国人合法地处死。如果人们看不到冲突后不幸的灾祸,那么可以看到,在军事上,这种冲突表现了旧式战争与新式战争的对垒。

这地方的外观是阴沉而忧郁的;一切都很难看,予人以极端贫穷之感;这块平原上有一部分是耕地,长着庄稼;四周都围有干砌的石头矮墙。

距离埃尔德旺那个荒村五百步光景,靠凯尔塞奥农庄不远的地方,老远人们就可以看到不少硕大无朋的花岗石

块,高出绿篱和干砌石墙之上。当你愈走愈近时,顿时充满了奇异的感觉。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法兰西最大的一项历史古迹。是谁把这两万多块巨大的花岗石排列有序地陈放在这儿的呢?

我想:若是一位学者发现了这个也许永远无法解开的秘密,我的心灵也许将会从中看到某些蛮族的风习吧。我将发现某种残酷的崇拜和许多被伪善的教司所主宰的既勇敢又愚蠢的战士。今天,不正是在这同样的地方,农民愤怒地战斗着,就因为别人对他说国民公会制定了离婚法令强迫他与他钟爱的妻子分开吗?

一会儿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平行的巨大花岗石块,冷雨吹打着我的衣裳,吹打在我脸上,我数了一下,共计是十条大道,每条大道十一行巨石(这种矗立的巨大花岗石称做“石桌”)。最大的石块有十五或十六尺长;靠近大道中间的比较小,几乎不到五尺,大部分不超过三尺。不过在这些矮小的中间,突然会出现一块九至十尺的巨石。这些石头都没有琢磨过;它们偃卧在地上;有些则陷在土中约五至六寸深,看上去都从未移动过。大自然把它们扔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

应当看到这种构造并不需要花很大力气;埃尔德旺就像卡纳克地区一样,是由广袤的花岗石地层构成的,几乎只覆盖着很少一点耕地。

这成排的巨石约有五百托瓦兹长;它们仿佛走向一个顶部平坦、略呈圆形的小丘。巨石群在到达一个小湖或沼泽后,即略略趸向东北,有一百托瓦兹远。愈朝东去石头明

显增加了高度。巨石巷道在离凯尔塞奥不到九百托瓦兹处终止,那里又有一巨石阵[1]。

这远古的巨石阵由于接近昏暝的大海更令人产生激情。

我们在雨中走过埃尔德旺的荒村,略作驻留,为了点燃柴火,并为可怜的马匹弄点草料。此时风雨交加,更加猛烈。终于我们到达卡纳克。我在这里看到了另一条类似埃尔德旺的巨石阵,完全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描写它们。其走向是由西向东延伸。

卡纳克和埃尔德旺也许曾是圣地;经过多少个漫长的世纪之后,这里仍然覆盖着一大批巨大的花岗石块,尽管由于人手干扰,位置有了变化。

就像奥顿的古阿尔大石和里昂附近罗马人的高架水渠那样,所有这些花岗石阵而今都成了农民们的采石场。不到几年,卡纳克周围的二千多块巨石都被毁掉了;大革命之后农业兴旺起来,在这片荒凉海岸上,人们用这些石头修建围墙。埃尔德旺的人比卡纳克那边贫穷,花岗石破坏得也

---

① 为了对凯尔特人(或德洛伊人)的这些构建物有所认识,我请读者牢记下面这五个词儿:Menhir,Peulven,Dolmen,Tumulus,Galgal。

Menhir,指布列塔尼矗立的长方形巨石。

Peulven,指中等大小的矗立巨石。

Dolmen,通称"石桌",有时是一块笔直的巨石,顶上横架着另一石梁,整个作大写T字状。

众所周知,拉丁文Tumulus,是指人工垒起的土丘,以为坟墓。

Galgal,是人工堆成的土丘,大部分是用石块或成堆的石子垒成。(原注)

少一些。

我忘了告诉你们，这些石块中似乎没有一块曾经切削或打磨过；许多巨石高约十二尺，直径约七八尺光景。在古代蛮族建筑师眼中，惟一的美（或者说是宗教规定的格式），也许是小的一头着地而立，这可是通常最少见的一种姿态。

这个地区的居民似乎都很忧郁寡欢。我问他们对这些奇异的古建筑物有何想法，有人回答我说，这是往昔历史上的大事。从前圣高乃利为异教徒的军队所追赶，逃到海边，当时情况紧急，他又无法觅得船只，在即将被擒之际，就把追军士兵幻化做无数石块。

我应声说："好像这些兵丁很大，或者是在变成石块时增大了很多，而今已非原形。"

这里农民说的比学者的解释更玄，他们说：

1，石阵是当年恺撒营盘遗迹；这些巨石系用来支撑帐篷，以抵挡肆虐海滩的狂风。

2，这里原是一片广阔的墓地。大石头标志着首领的坟墓；一般士兵的石头只有三尺高，遍布在石阵周围的圆锥形巨石表示国王陵寝。

在奥西昂[①]的诗歌中不是曾说过人们在安葬战士时都要在他的墓上竖一块灰色石头吗？

既然在这些有定向的方阵里有两万多块巨石，那就当有两万死者。我们的祖先当年竖立这些巨石不仅是为了标

① 奥西昂，传说中的苏格兰古代诗人。

明墓地，而是表示这是值得纪念的地方。

3，时下风尚。今天，在英格兰，认为这些石阵乃是一座极大的寺庙遗址，这是一种全世界普遍流传的宗教建筑物，该教所崇拜的对象是蛇。这种设想实在糟糕，直至目前还没有听到过有什么普天下人一体崇拜的宗教。

一切宗教都建筑在大多数人的恐惧和某些人的机智上。于是狡猾的教士选择了蛇作为恐怖的象征。确实，在一切宗教历史中最早出现的是蛇。

蛇足以震撼想像力，比朱庇特的鹰、基督教的羔羊或圣马克的狮子力量更大。它的形象奇特，它携带的毒液，它的魅力，它经常是倏如其来，有时令人惧怕；由于这些原因，任何宗教里都少不了蛇，但是在任何宗教里它都不是大神。

我们暂且假定曾经有过蛇的宗教，可是如何证明埃尔德旺和卡纳克这些巨大花岗石头的漫长行列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仪式，或是一种宗教的神庙呢？回答是肯定的，而且非常简单；巨石的蜿蜒走向显示了蛇类弯弯曲曲的爬行状态；因此寺庙也同时显示出这位神灵的形象。

只有宗教或是压制千万臣民的专制暴君才能兴建起如此庞大的巨石群；可是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存在于布列塔尼的第一个民族就是恺撒时代的高卢人；而这些高卢的贵族骑士们是充满自豪与激情的。我看，这证明了多少世纪以来这地方从来不曾出现过强有力的专制人物。应当把人们在法国和英国遇到的这些矗立的巨石群归因于某种宗教。

最奇怪的，就是恺撒曾经在洛克马利亚凯一带打过仗，

可是他从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到过卡纳克和埃尔德旺的巨石群。只是在主教们的信札里,把这些巨石贬为一种敌对宗教的纪念性建筑物,这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注释。稍后,人们看到查里曼大帝曾经下过将它们全部摧毁的命令。

这些漫长的一排排花岗石阵是不是在恺撒征服高卢至查里曼大帝这八百五十年之间竖立起来的呢?

绝大部分文献似乎都表明高卢人相当快速地就信奉了罗马神祇[1]。不过人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高卢人的德落伊教当时已开始衰落了吧?

埃尔德旺和卡纳克的巨石群是不是早于恺撒呢? 或者是否比德落伊教更早呢?

经过一番仔细研究,我思想里满是恺撒记述这些精明的祭司的那几个章节;对于任何现代的证据我全不认可,17世纪以后的那些学者的推理方式根本毫无价值。在此我想抄下恺撒所写的几页:

第13章。在高卢可以算得上阶级的只有两个,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几乎只能属于奴隶,奴隶什么也不敢做,也没有任何监护。大部分下层阶级的高卢人,厄于债务、重税和一切来自上面的苛政盘剥,他们把自身交给贵族,接受奴役,贵族则把一切主人加于奴隶的权利加在他们身上。当时只有两个享有特权的阶级,即德落伊教祭司和骑士。

德落伊教祭司是神圣事物的掌管者,只有他们可以进行公共献祭和私人献祭,他们是宗教教义的解释者。学习

---

① 见于公元4世纪的颂词选集。(原注)

的欲望把大批满怀无限敬仰的青年人吸引到他们周围。而且,德落伊教祭司有权受理几乎所有的公众和私人的争议。

如果某人犯了罪,如果发生了一件谋杀案,如果在遗产继承或是地界问题上发生争执,得由祭司裁定,并由他们给予奖励和惩罚。如果一个公家的人敢于不同意他们的决定,他们可以禁止这项献祭,在高卢人社会中这是最严厉的惩罚了。凡是受到这项惩罚的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人;于是大家对他远远避开,不跟他交往,好像害怕被他的疾病所传染一样;拒绝给予他任何公道,而他亦与荣誉绝缘。

德落伊教只有一位首领,他的权威是无限的。

在他死后,即由其中名位最高者继任;若有好几个人具有同样级别,就进行选举,选举在德落伊教祭司之间进行,并做出决定。有时这一职位的争议用兵器来决定。每年的某一时期,德落伊教祭司们都要在卡尔努特(Carnutes)边境一特定地点集会。这地方被认为是整个高卢的中心。不同意见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并服从德落伊教祭司们的判断和决议。

人们认为这个宗教起源于布列塔尼(英国),然后才传到高卢。今天,凡欲深入认识这方面历史的人通常都是去这个岛了解情况。

第 14 章。德落伊教祭司们不参加战事,也不像别的高卢人那样纳税,他们可豁免兵役及一切赋税。许多高卢人为如此大的种种特权所吸引都趋近他们或者由他们亲近的人遣送过来。他们教那些新教徒研习大量韵文,有些人在

此项学习中用了二十年时间。不过这些韵文不准以书写方式传授给别人。在大部分其他公私事务中高卢人用希腊文字。我认为德落伊祭司们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是为防止把他们的秘学传给大众;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使这些徒弟不致专门信赖书写的东西,而忽略了自己的记忆力;通常就是因为有了书籍的帮助才使得人们不大注意用心记诵。德落伊祭司们力求在人们心中建立一种信仰,这就是灵魂不灭,人死之后灵魂会从一个躯体移到另一躯体之中。这种想法很能使他们鼓起勇气,远离死亡的恐惧。星辰之运行、宇宙之无穷、地球之大、万物之性、不朽诸神之力量和能耐,这些都是他们讨论的主题和他们对青年人的教导。

恺撒,在运用诱诈方面堪称老手,关于高卢人他写下了他认为应当让罗马人笃信的事;不过他看不出他在德落伊教祭司问题上欺骗罗马的好伙伴对他有什么好处。在此人们倒可能会怀疑他像塔西陀在《日耳曼风俗纪》中那样,包含着某种间接的讽刺。

在法国农民心里,恺撒比其后十或十五个世纪的任何默默无闻的帝王更有威望。那些不相信恺撒军队的人是不幸的!在当时,布列塔尼的学者对这位外来者怀有很强烈的仇根,因为他曾有过下令毁去大批史前的巨石遗址。

高卢人以夜计时。这种习俗至今仍旧保存在法国许多方言之中,英国人也用 fornight 这个字来指“半个月”。这种习俗正是月亮崇拜的遗风。

昨晚,在到达欧赖时,我看到许多乡下有篷的双轮马

车,车上挤满了整整一家人,有时甚至达到六人之多,一匹颈子上拖着肮脏的长鬃毛的、倒霉的马拖着他们。马车后面带着床垫,一口锅在车轴下面不住地摆动,马车两侧还系着三四个箩筐。

"现在是搬家的季节吗?"我问向导。

"不,先生,这是还愿。"

"你说什么?"

"啊,先生,他们是去朝拜我们的保护神圣安娜。"

于是向导对我讲了一个小教堂的故事。这小教堂坐落在离欧赖二里路远的地方,是供奉圣安娜的,布列塔尼人从四面八方拥到这里朝拜。

晚间,在餐桌上,老板娘对我说,在这不幸的年代布列塔尼有这么好的收成就是靠了这位善良的保护神圣安娜从天上降福于它。

"就是因为她,"老板娘说,"1815 年俄国人没有能来抢掠我们,是谁阻止了他们呢?"

"对,对,"老板娘刚一转身离开,坐得离我很近的一位半上流社会的先生靠着大餐桌对我说,——这张大桌子够放二十五套餐具,可现在只坐着我们两个人,"对,对,好心的布朗讷克太太还没有说起这座欧赖的圣安娜小教堂去年一年就给主教大人赚了三万法郎呢。"

跟我说话的这位老兄确实是个极端自由派,他在宗教和耶稣会的舞弊行为中看到了我们的一切政治罪恶。这就是布列塔尼,至少是我所看到的布列塔尼。狂热,相信一切或者拥有一千法郎年金的人,对九三年内战的制造者愤恨

不已。

在布列塔尼这一部分,人们讲布列东话,从杭纳朋到若斯兰至海边,都吃荞麦面饼,喝苹果酒,一言一行完全遵守本堂神甫的生活规范。我见过我认识的一位房东的母亲,她每年有五千镑年金收入,平时吃荞麦面饼,不管本堂神甫跟她讲什么她都信以为真。

一个人当了五年兵回到故乡,很快就把在兵营里学到的一套和记在脑子里的一两百个法文字全忘了。

这个奇怪而又如此勇敢的民族值得政府(在这部最固执的中心)安排两师乖巧的阿尔撒斯人。我在这儿记下跟我对话的这位半个乡下人的话,他叹着气对我说布列塔尼话正逐渐消亡。

"在多少教区里,"我问他,"本堂神甫还用布列塔尼话布道吗?"

我提了一个行政长官获得胜利的问题;这位善良的老兄只懂得他一贯遵守的东西,竟不能回答我的问话。

我记下了他用布列塔尼话说的东西。我经过这个地区时会向一些农民提出八至十个问题。布列塔尼人就是基姆利人。

我有一种本事能吸引素不相识的人,并让他信任我。不过,过了一周之后,这种友谊很快就减退了,变成了冷淡的敬意。

7月7日,洛里昂

今天早晨,我来到圣安娜小教堂那条路上,路很差,小

教堂也一无可取之处；但是我却永远忘记不了我在这里所有人的脸上看到的那种深厚的虔诚表情。一位母亲轻轻拍着她四岁的孩子，样子非常虔诚。这不是从前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将爆发时我所看到的人们在圣让维埃图像前那份狂热和灼亮的眼神。今天早上我在所有的邻人眼睛里看到的是黯淡而坚决的光芒，充分显示出他们倔强的心灵。农民们穿的衣服使得这种感情更加显豁；他们穿着长裤和异常宽大的蓝色大衣，灰黄色的头发都梳成圆形，跟耳朵下端齐平。

我对朗德旺到杭纳朋和到洛里昂一路的风景十分喜爱。我常常眺望远处的森林。这潮湿而常绿的布列塔尼令我想起英国的景致。在法国，森林在天空中划出的轮廓是由无数一连串的小点构成的；而在英国，这轮廓是由一些圆弧形的巨大团块组成。是不是因为英国有许多古老树林呢？我在从杭纳朋到洛里昂的班车里老是想着这些。

在布列塔尼有许多巫师，至少根据相当普遍的证据我相信这一点。昨天有一位有钱人带着毫不掩饰的讽刺味儿对我说："为什么布列塔尼的巫师比别处都多？现在还有什么人会相信这些呢？"我回答他说："相信嘛，您，就是第一个。"可以猜想许多布列塔尼人，凡是父亲在他们诞生前还没有挣下一千法郎年金的话，他们就有点相信巫术。

请看这个案例。这是 1 月 26 日载在坎佩尔[①]公报上的：

① 坎佩尔是法国菲尼斯泰尔省的一个城市，傍大西洋。

伊夫·佩乃克，这个阿莫里克[1]的青年人，昨天坐在重罪法庭的被告席上。他十八岁，容貌不端正，眼睛非常灵活，表现出一分聪敏精细味儿，厚实的头发梳作布列塔尼款式，披垂双肩。

庭长问："被告，你是在什么地方被捕的？"

伊夫答："在埃尔盖-戈贝里克村子里。"

问："你的职业？"

答："农场工人；不过我已不干这个活了；我打算当兵去。"

问："你不曾在勒贝尔家干过活吗？"

答："干过。"

问："哦！就在离开之后，有人偷了他一大笔钱。这个贼一定很了解勒贝尔夫妇俩的生活习惯；他们怀疑偷钱的是你。"

答："他们还怀疑过别的许多人；我嘛，我可没有偷他们的东西。"

问："不过，这段时期以来，你可是村子里最阔绰的人之一啊；你不干活；你经常上酒店；你还赌博；输了不少钱。你这么个普通农场工人，这样大把大把花的钱大概不是节省下来的吧。"

答："因为赌得快活，我确实喜欢赌博。我有时赢，但是输的时候更多，都是小笔头款子。不过我自有办法赚钱。至于说到漂亮衣服，就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是我自己的，

① 阿莫里克是7世纪前布列塔尼旧称。

我在他东西失窃之前就有很多好衣裳。”

问:“你的钱来源是什么?”

佩乃克稍微想了一下,带着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说:“我捡到一笔钱,至今已经三年了。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觉了,突然有个声音在我枕边响起:‘佩乃克,醒醒。’我心里害怕,往被子里直钻。可是那声音又叫我了;我不肯应声。第二天,我还熟睡未醒,那个声音又来了。它教我不要怕。‘你是谁?’我问他,‘你是魔鬼还是凯尔德沃特圣母,还是圣安娜圣母,要不你是不是从阴间来的死去的亲人或朋友呢?’——那声音温柔地又对我说,‘我来是为了告诉你要发一笔财。’当时我害怕极了,呆在床上不动。又过了一天,那声音又响起来。‘佩乃克,佩乃克,我的朋友,起来,不要怕,快到古尔姆朗仓屋旁边去,靠着仓屋墙,在一块石板底下,你可以得到一笔财宝。’我起身下床,那声音给我带路,果然我获得了三百五十法郎钱币。”

听众都笼罩在十分专注的肃静之中。绝大部分听众大概都相信佩乃克的话。

问:“你有没有对人讲过你发了一笔财呢?”

答:“几天后,我曾对我师傅让·古尔姆朗讲过。这时,勒贝尔家还没有失窃哩。”

问:“你怎么用这笔钱的?”

答:“我首先用它来给自己办些装备;我没有结婚;我买了些好衣服,一头小母牛;我给我父亲买了个农场,其余的我都留着。”

法庭又听取了许多证人的证词。

勒贝尔："在六月十八到十九的这天夜里，他偷了我二百六十法郎。我怀疑被告，因为他晓得我柜子的钥匙放的地方；他不干活，游手好闲。他离开我家时我没有给他钱，因为他没到年龄，还因为，要是他不到年龄人们就付给他钱的话，那么就会冒付双倍钱的危险。"（众笑）

古尔姆朗："被告为我干活到现在快三年了。有人的时候他干得不错；可要是让他单独一个人呢，他就几乎什么都不干。说实在的，我没有什么申诉他的。他在我家干活时，曾告诉过我他发了一笔横财。在村子里人家把他看成一个巫师，没有人说他是贼。"

基古尔赖："被告在我家当过佣工，他很老实；我没有什么申诉。他干活很好；可夜里他常赌博。我见过他输得只剩六个法郎，我曾赢过他的钱。（众笑）这是个巫师，他有个秘密，就是捡到过钱。"（众活跃）

村长勒奈·罗朗，很有决断性的样子。他那个态度仿佛正在做一项勇敢的行动："佩乃克在本村被人看做一个占卜的人，一个巫师，不过我并不相信这一套，而今已不再是巫师的年代了……有一天，这天是盛大节日，需要在塔楼上挂一面三色旗……要是现在，当然是三角旗；可那是从前，还是我当村长，那时是挂一面白旗。佩乃克不用梯子竟爬到钟楼顶部挂上了旗子。大伙儿都望着发怔；人们相信一定是有某种力量在空中托住他。我教他下来；可是他晃动小教堂四边作饰物的石头，逗着玩。我教人逮捕了他。宪兵看他衣着华丽，很觉奇怪，把他带到王家检察官那里，随即被投入了监狱。稍后，司法部门前往查勘他所说觅得

财宝的那个地方；当时我也在场。佩乃克扒起一块石头，这样，那里现出一个空洞，他十分镇静地对我们说：‘我就是在这个洞里找到钱的。’（众笑）大家教他好好看看空洞那儿原本是块石头。可是他仍然坚持。我可以肯定在勒贝尔失窃以前，被告就有钱，而且他大事挥霍；我曾问过他是不是真的捡到了钱；可是他又矢口否认，大概是因为怕政府会强行取去他获得的这笔财富。我们村子里流传的一个说法：凡是捡到的东西都得交给政府；因此人们就不常捡到，或者至少大家不愿张扬开去。（爆发出满堂笑声）佩乃克这么有钱我觉得奇怪，我让人赶他走；不过当时并不曾有人投诉失窃或被盗。”

王家检察官：“佩乃克，你想想，你总不能在一个本来就不存在钱的洞穴里找到钱吧。”

佩乃克：“啊！卷起来的纸币体积又不大，而且后来那声音可能早就把那个洞给堵上了。”

让·普蓬：“六个月前，佩乃克曾经来过，想跟我最年轻貌美的一个女儿结婚。我说：‘那，行，要是你有钱。’——佩乃克说：‘我有一千埃居。’——‘啊，用不着那么多，我看只要不到半数，若是你有一千五百法郎，这件事就成；就这样定了，’我们端起一杯酒去到本堂神甫处，神甫倩人去找村长。村长和神甫一致意见认为佩乃克应当出示一千五百法郎，可是他就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于是我对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佩乃克一直被人看做一个占卜者，而不是贼；他替我干过活，我对他干的活是满意的。”

村长：“证人说的都是实话。在我们村子里一个女孩

子值这个数呢。”

王室检察官的起诉和居宗先生的辩护又一次使法庭变得轻松活跃起来，庭长简单概述了整个案情和法庭辩论。几分钟之后，陪审团大概不愿意使埃尔盖－戈贝里克村失掉他的巫师，于是正式宣布被告无罪。

根据居宗先生的报告，法庭着令将漂亮衣服归还佩乃克，这时佩乃克只穿着一件普通粗布衬衫和同样质料的粗布长裤。所有的证人立即怀着敬意赶来帮佩乃克取出那袭豪华衣裳，于是佩乃克穿了，再披上高雅的披肩，头戴插着一支孔雀羽饰的宽边帽子，得意洋洋地踏上了归途。（《法院公报》）

如果读者具有德国人的那份耐心，我可以给他看最近已定案例的正式文本记录。

怎么能不相信风狂雨暴的乌桑海岸、圣马洛的巫师呢？风暴和种种危险，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而这些如此勇敢的水手却凭着他们丰富的想像力度过一生。

无日期，洛里昂

杭纳朋这个城市，完全是一派布列塔尼风光，十分秀丽。它坐落在一条通海的小河旁边，从河水可以感受到大海的潮涨潮落，因此也有由南特驶来的船只。不过，这儿可一点也望不见海，什么也显示不出离海很近。

旁边一条河，河边有山丘隆起，林木茂盛，城市掩映其间。附近城堡的贵族经常来杭纳朋过冬，在此争奇斗富，炫耀豪奢。去年冬天举行舞会时，这些老爷们中间的一位特

别倩人从巴黎运来一批价值两千埃居的银餐具，所有的舞客去餐厅时蓦然看到这些精美餐具，惊奇不置。

没有什么比人们在从杭纳朋到洛里昂这三里路中遇到的树丛更美的了。在这里我还见过一些古装的布列塔尼人，他们披着长发，穿着阔大的短裤。

去洛里昂，一定要去法兰西旅店；这地方很远，但这是我此次旅行中所遇到的最好的一家旅馆。老板人很聪敏，给我们准备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饭席就设在那个漂亮的饭厅中间。

法兰西旅店正面是一个方形广场，沿边植有两行蓊郁的树木；一条宽阔的街道贯穿在树木和屋宇之间。大街笔直，这不免稍减其旖旎风光。1720年印度公司在一条名叫斯科尔夫的小河河口上建造了仓库。由于潮水涨落猛烈冲刷，这里很容易地形成了一个军港。人们在此制造船舰。作为任务，我不得不去参观船台和堆栈，像在土伦那样。天哪，还是让旅客们免了这份愉快吧！

今天早晨，我一起身，就跑过去看海，啊呀！一点也不见海，潮水很低。我只看到一个烂泥塘，中间有几只侧身偃卧着的大船，在等待涨潮。真难看。我的天，这跟地中海多么不同！这布列塔尼海岸一片灰色。天气很冷，又有风，我不顾这些恼人的事儿，乘了一条小船，想随着依然隔开一望无际的烂泥和沙碛的狭长水流向前划去。

我在城内长着无数小树的散步大道上等待船只。大道前面的码头上有两个海关人员模样严肃地在溜达；他们在监视三四条凄凉地斜躺着的船只，他们中的一人正严厉斥

责一群孩子，孩子们违反禁令把一只鸟儿浸泡在倾侧的船只舵轮下面的水洼里。在大海和城市之间，我瞥见一座相当广阔的青翠小山；几个士兵在那儿捕猎燕子：他们的枪声稍稍打破了这座港口的岑寂。

人们从这里望不见军港，那是在散步大道的左边，被城市里的一条长街隔开了。

我船上的水手一边驾着船向海中驶去，一边给我说明军港的各个部分，他时时对我指出哪些是七十尊炮的舰只，哪些是八十尊炮的舰只。他看我听他说起这些舰只的炮位时表情淡漠感到气愤；而我呢，我觉得他讲话时那份自鸣得意的样子十分可笑。

于是，我想，这种团队精神在军队里如此有用，如此必需，但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未免可笑。如果这人用哲学家的冷静态度来谈论他的船舰，那法国可就倒了大霉啦。我怎敢随便乱说一句粗话？当然必须有这些豪言壮语才能使人们承受长途航行的烦恼。在这宽广的沙滩中间，冷风簌簌，我实在对洛里昂河感到厌烦。

办完差事之后，我询问哪里有大咖啡馆，有人对我介绍喜剧院咖啡馆。

这座戏院前面是一条静静的小林阴路；屋宇才三十尺，树木倒有四十尺高。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小巧，静谧，岑寂(snog)这个词儿大概是容易反感的英国人发明的，他们脆弱的幸福往往会因为一点点危险而灰飞烟灭。热情奔放的南方人不懂得 snog，在他们眼里，snog 简直可悲。

离开了国家麻类仓库，我心里不怎么平和，我对喜剧院

咖啡馆周围的环境很喜欢。我发现一个海军军官,似乎没有腿也没有手臂;他快活地喝着啤酒;他还招呼进来的人与他共饮。

人们给我端来一杯奶油咖啡,香气扑鼻,简直像米兰的一样。我远远地看了一期《世纪报》,我集中注意力全部看完,连小广告都看了。这报上的文章,一般都很不错,令我赞赏。

一小时之后,我变了另外一个人;我把绳缆厂的国家堆栈全忘了,开始快活地在城里闲逛。

我注意到在我住的这条小街尽头花岗石柱上有一座铜雕像。柱子极其光滑,高雅,不过若是放在别处就好了,把这尊雕像安置在九至十尺高的地方那才合适;现在这样简直看不大见。雕像上没有铭文。走近看时这雕像似乎有点枯燥乏味;但还是比一般外省的这类粗俗的雕像好。

洛里昂的街道都是笔直一条线,房屋小巧布置合理,几乎都是两到三层的楼房,屋顶上铺着青石板。

城市人家的窗子上安着小块方形玻璃,大部略带绿色。

我走到广场,有一营步兵正在操练:音乐很好听,但是观众就我一个,还有两个约摸十岁的小孩。洛里昂的小市民们太理性了,根本不愿花费时间去听音乐。

尽管我对兵工厂反感,但还是走进那道铁门,登上绿阴婆娑的小山上的圆形塔楼,这地方让我想起巴黎植物园的小山丘,那儿有黎巴嫩雪松。在圆形塔楼旁边,我找到一张半圆形长凳,我坐着用望远镜遥望大海,汹涌的大海!那里有许多小岛或半岛,上面设有炮台和房屋。这些岛屿被一

些宽宽的灰色沙滩包围,损害了美观。海水退潮之后都干涸了。我明白除了从圆形塔楼观海之外别无他法,可是久久地观察大海竟误了驿车出发的时间。实在是因为首先我不太知道开车的确切时间,其次,我坐在这凳子上也很自在,看着淡灰色的流云,一面思想着人心的种种奥秘。

7月某日,雷恩

三天之后天气终于转晴。三时,于夕阳斜晖中离开洛里昂。在我搭乘的驿车前车厢还有一个外地人,这人为人通达,在此定居多年,对于这里的风俗习惯十分熟悉。通杭纳朋的公路很好,有不少树林、草地、上下坡道。一切都很完美。我又看到了一巨大的石桌坟。路边开设着几家小客栈,高可一百二十尺。有个妇女从屋里出来,操着一口布列塔尼土话问我们要不要来一杯苹果酒。我示意要,车夫非常高兴,这一家的苹果酒确实不错。这个夜晚过得很愉快。

我在瓦讷过夜,这里曾经是威讷特人[①]的首都。我脑海里充满了许多远古的玄想。很快我就又启程去勃罗埃迈尔[②]那边的教堂,我很欣赏。教堂的款式虽然是峨特式的,但却摆脱了那种琐碎意味;倘若要详细描述我的想法或感受的话,非得两页纸不可,倒不是我的想法特别高超,而是对此进行一番描写确实很难。一般地说峨特式建筑注重直

① 古代最强的一支高卢族,公元56年为恺撒所灭。

② 法国莫比昂区首府,这里的圣阿梅尔教堂是火焰峨特式建筑,很有名。

线，为了增加柱体的长度，必须注意到决不能添加任何装饰，因为那样会中止十分脆弱的柱身的效果；使用五彩玻璃可以充分表现教堂内部大厅某种神圣的昏暝气氛，从而把全部光线都保留给祭坛高处的细长拱穹，使它分外明亮。

创造出峨特式风格的世俗社会对充满和平和理性情感的希腊建筑早已感到厌倦，似乎觉得那种情感不够强烈。因此，也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乡下的布尔乔亚给最美丽的版画都着上颜色。

请注意最近人们开始欣赏克罗蒂安[1]，而不是维吉尔，欣赏萨尔维安[2]，而不是蒂特－利夫。在那个思想革新时期，大约一千二百年左右，峨特式建筑风格引起震惊，就像恶劣文学作品拼命运用夸张手法一样——那类文学不过是最讨侍女们喜欢的读物罢了。峨特式风格确实能吸引参加罗马教堂长时间祈祷的信徒们的想象；在它引起震惊（这有点近乎恐怖）的愿望中，它总是为了内部而牺牲了建筑物的外观，而希腊建筑的总体面貌，尤其是外观，足以使人安心、宁静，予人以庄严的感觉，因为希腊神庙只接纳大祭司、受迫害者和祭司们；一般人则在旁边紧邻的广场上表演敬神舞蹈。基督教仪式与短促的节日集会不同，它需要信徒们很长时间，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摒弃世俗思想，并在他们心中引起对地狱的恐惧，这在古代人是没有的（如亚里斯

① 克罗蒂安（370—404），拉丁诗人，罗马的最后一个辩护者。

② 萨尔维安（公元前390—？），历史学家，基督教辩护者。

多德[1],这位古代的智者,他相信灵魂熄灭);所以,对于基督教教士来说,伟大的建筑物是必需的,因为,诉诸灵魂,它要求教堂建筑首先要能令人震惊。在这种足以引起震惊的感情之后,却显现出一种可怜的平庸,丑陋,这就是它与如此壮丽、如此结实的希腊神庙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勃罗埃迈尔教堂,拿它跟其他峨特式建筑比较,颇有特色。

朱比特所表现出来的是正义和安详的风度,有谁不知道朱比特那著名的头部呢?圣母则表现出一副极端痛苦的神态;众所周知,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人们怀有极其虔诚的宗教感情),圣母取代了上帝。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看到我们永恒幸福所系的美丽圣母,那是多么令人安慰!

愈走近这个布列塔尼的首府,土地就愈加肥沃,只是这条公路,建在黑花岗岩的山岩上,上面覆盖的泥土还不到一寸厚。

我知道雷恩城曾全毁于 1720 年的那场火灾,在建筑上我压根儿就不曾想过会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里的公民们刚刚建造了一座大戏院,还有一条覆有顶篷的散步大道,这些都确实令我惊喜。

有一座大教堂动工建造已历时多年,我去看了,这教堂的柱子似乎跟大圣－马利或罗马的圣保罗教堂一样繁多。可是,我的天,这对比多大!没有什么比路易十五时代建筑

①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希腊哲学家。

法式所制定的柱群更难看的了。

王宫从外观上看，其宽阔的青石板屋顶很引人注目，但不庄严，不好看，惟内部装潢极富丽堂皇。广袤的厅室充分显示出王家气派，只是镀金用得太滥，饰物款式亦过于雕琢；这一切都令人想起塞维涅夫人[①]谈到的当年布列塔尼情况。

王宫广场前面的那条大街相当漂亮；但过往行人走路非常缓慢，而且稀少。

古老的圣特-梅莱纳教堂，柱体都附在墙壁上，大概建于12世纪。其柱头均用石膏盖住，据说，这是为了使信徒不致感到难堪。

圣伊夫是医院的教堂，于15世纪建成，外部有一些峨特式装饰。在内部雕刻的漫画中，有一背部转向祭台的滑稽古怪的小雕像。

城门上是尖形穹顶，用于建造城门的一块石头上镌刻有罗马铭文。

必须承认雷恩的房屋使用的那种方形小块花岗石上面呈现出的灰黑色并不好看。

这里的维澜河水流很小，河上有桥（现似已倾圮）。我很喜欢达坡和梅尔的散步大道。最近入伍的新兵正在操练，他们穿的红裤子在夕阳斜照中十分耀目；这正是卡纳尔托[②]的一幅油画中的景色。

---

① 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书简作家。

② 卡纳尔托（1697—1768），意大利画家。

我快步走向博物馆，务必要在日落前到达。那边的画幅都陈列在楼下大厅里，与它相邻的一座大教堂把阳光都遮住了，因此非常潮湿。许多油画很快都变了质。我看到一幅盖尔善[①]的画幅已经霉坏，在旁边的两三个小厅室中，堆放着不少油画和版画。因为这些画没有地方陈列，我的拜访仿佛是作了一次探索。我在这里发现了路易十四的情妇们的一批收藏品；她们目光独特，很值得珍爱；可是，由于受了潮气，曼特农夫人[②]的面颊部分已经从画布上剥落下来。我呆在这些房间里一直到夜晚降临，无法再看时才离去。看门人很聪明，他是在美因斯大捷[③]时从布列塔尼来的。有一次，在波洛湟[④]，在搬动这里堆积的油画时我发现了一幅狄安娜·德·波瓦捷埃[⑤]的小画像，此画绝佳。她对自己的秘密的女性魅力估计甚高，在倩人画像时她竟穿着一身夏娃的衣裳[⑥]。

这地方的艺术欣赏水平很差。一个如此富裕的城市，其收藏品竟致如此贫乏，实在丢脸。几年以前，附近的一个农民发现了大批古代高卢人制作的项链和金手镯；他打算拿到雷恩去出售，可是却找不到一个收藏家购买，于是，他只好把这些宝物送到一个金银工匠铺子里加以熔化。这件

---

① 盖尔善(1591—1666)，意大利画家。

② 曼特农夫人(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权倾一时。

③ 德国城市。1792年10月21日曾为居斯蒂内率法国莱茵军所占领。

④ 意大利城市。

⑤ 狄安娜·德·波瓦捷埃(1499—1560)，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情妇，她奖掖艺术，并且对当时政治、宗教影响很大。

⑥ 裸体。

事有点令人想起博恩和阿维尼翁的省长，也许借助于大量的行政通报，政府会使这些外省人对于自己的粗俗无知感到脸红吧。

某日，圣马洛

那几个发了横财的粗汉在谈话中时时刻刻给我下刀子讽刺我；为了消除这种不快，我一直凝望着车子外面的风景。车子离开多尔后就直向海滨驶去。开始，两边都是平原，庄稼长得很好，特别是油菜，随后道路常常傍着大海。越过一座屏蔽平原挡住海浪的巨大山崖（这大概就是多尔峰，我实在不愿问那些无聊的旅伴）之后，在右边那茫茫远方，可以看到时有波涛涌现，这就是圣米歇尔山了。山峦在夕阳照耀下闪闪发光，一片绚丽的红色；我们则处在黑暗中间。

圣米歇尔山在波涛中像一个岛屿，呈金字塔状；淡灰的背景上浮现出一个红红的等边三角形，愈来愈亮，有点接近玫瑰红。

我们的车子才离开海边，一会儿又重新看到海出现在面前；正赶上落潮，我们瞥见伸出海面的黝黑的花岗石小屿。

圣马洛就建筑在这些花岗石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上，涨潮时只有一条大路与陆地连接。

我刚刚经过这条大路，此处离多尔有一法里之遥。路左有许多秀丽的小屋，令人想起对面英国海滨的村舍。靠近车辆的地方，我看见走出来几个海关人员和一大群快快

活活的孩子。

进入圣马洛,走近那扇铁门,我们看见右边就是大海。路左是一大片烂泥塘,泥塘里偃卧着无数可怜的木船,侧躺着,在等待潮水回涨时重新浮起。

离这片水洼交错、淤泥和沙土更远的地方,那里是圣塞尔旺,看上去是个相当秀媚的小城。它四面环绕着苍翠的树林,而圣马洛呢,我们只望见一些黑色花岗岩和不少十五至二十尺高的无花果树丛,有点像那不勒斯玻蒂契大路上的那个样子;不过圣马洛的无花果不会成熟。从这些南方的树木总是被墙所掩蔽来看,我得出结论:圣马洛冬季并无严寒。这个城市因为濒临海边,获益良多。由于路易十四,以及这里居民的大胆引起海军部长的重视,在城楼周围筑起了一道厚实的围墙,现在此处已成为散步场地。城市一侧,也像大海那边一样,建有护墙,人在上面散步,高与二层楼房平齐;涨潮时,这护墙边洪波涌起,高达六十尺。我对这个独特的散步场地颇感兴趣。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在全城转了一圈,才又回到先前登临的门旁台阶。我时常在此停驻片刻,有时是观看浪花翻腾的黑色小岛,巨潮顶住了大海上汹涌的长浪,使圣马洛不致受到冲击;还有些时候是眺望右边圣塞尔旺湾那深入远海,树木葱茏的丘陵。我看到的高大的无花果树都长在一些小园子里,但也有些生长在城墙和圣马洛对面的房屋之间,那夕阳西下处。

命运让我从今天的社会所看到的事物使我对人类深深感到厌恶,于是我傻傻地就是不肯前往圣塞尔旺观看演出,我的女房东劝我去,但我竟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

随后，我郁怒地抬头望过去，我发现女房东是个相当漂亮的妇女，而且像英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她庄重地对我说只要一刻钟公共马车就可以把我送到圣塞尔旺。

我在城内游逛。一切都是灰黑色；这是此地花岗石的颜色。我很想看看夏多布里昂和拉姆奈[1]诞生的那条街；但是我实在怕跟别人搭讪。

在希腊式柱子的法院对面，我看到一尊可笑的杜盖-特鲁安[2]雕像。这位果敢的航海家穿着一条宽阔的短裤，那样子倒很像乡村教士在自家园子里树立的铅制牧童雕塑。在这尊雕像旁边，我找到一家非常精致的咖啡馆。

我身上只剩下喝杯香槟酒的钱了；我的女房东向我保证她的酒质量最好，可是还有什么比一个人借酒浇愁更难受吗？

我去书店，觅得一本精装小书《克莱芙王妃》[3]。为了不致对着肮脏的外省蜡烛发怔，我亲自去买了几支矿烛。我的房间面对一条宽仅十尺的陋巷；而这家旅馆又没有别的房间空着。我要了一瓶香槟酒，有人忽然想起一位先生搭乘狄旺的汽船刚刚启程离开，于是他领着我经由一道木质螺旋扶梯，进入四楼的一个大房间。从这里凭倚要塞上方远望大海，景观绝佳，风物令人陶醉；我把刚买的这本好

① 拉姆奈（1782—1854），法国哲学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文学家，他们都是圣马洛人。

② 杜盖·特鲁安（1673—1736），法国航海家，生在圣马洛，在路易十四时代历次战役中表现出色，为士兵所拥戴。

③ 17世纪法国女作家拉法夷特的一本心理描写的小说

书取出阅读，一下子就读了一半。阅读的愉快使心神趋于安静，于是我开始写这份也许过于忠实的不幸遭遇的记录。许多讨厌的人事总是令我烦恼；因此我才不得不在商业上寻求出路；而我父亲则巴不得我走这条路。从前当我任海关人员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很器重我；可是当我第一天穿了一身新制服外出时就被一个小孩泼了我一身脏水，许多人看了似乎都特别高兴。

自从我到布列塔尼以来，有一件事时时刻刻纠缠着我。奥吞、奈韦尔、布尔热、图尔的小市民们比起居住在沿海四里内的市民要百倍地落后、愚蠢、嫉妒，时不时地总有一位老兄在暴风雨中死去。——莫尔莱海岸的布列塔尼青年人真勇敢，他们偷偷地躲藏在启航前往新地暗礁捕鳕鱼的船上；人们把他们称做“找着了”（等船已远离海岸，才在船上找着他们）。在这儿简直可以征集一支皇家海上卫队。

在帝国时代，布列塔尼的私掠船总是等待起风暴的日子出海，使英国封锁大陆的军舰无法靠近他们的黑花岗石悬崖。假若当年拿破仑不搞舰队，而把几千条私掠船装备起来，那结果又会如何的不同呢？他竟不曾跟这些布列塔尼人打交道！

某日，圣马洛

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个独特但一点也不可爱的城市里消磨掉两天时间的：这简直是一座监狱。

昨天，我乘船环绕这些黑色小岛兜了一圈，我觉得这些黑岛大大地破坏了圣马洛沿海的景观；随后，我沿着夕阳照

耀、绿树掩映的秀丽海岸漫游了好一阵子。惠风和畅，海面平静，我叫船家扯上篷帆向落日的远方驶去。我一直在读我那本小书，浑然忘却了尘世的一切。如果有人问我现在哪里，我会回答：在马丁尼克。

就这样，真是遗憾，我错过了开往狄南的汽船的时间。听说河的两岸风光旖旎，有不少奇峰峭壁；而且人们发现，在这个中世纪就有的城市附近，有一高二十五尺的糙石巨柱：这巨大无朋的历史前期遗留下来的古物发人深思，使我对这个地方恋恋不舍，随着我看到的种种事物更增加了我对布列塔尼人的钦慕。人们对我大事吹嘘四福音，还有在古老的狄南大教堂正门上装饰着的飞狮、飞牛、圣马克和圣吕克的标帜。不远处有一修院，这一遗址很有名；实在，也许我于此一窍不通。在海上的长时间航行使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一切。

今天我在圣马洛炮台上观看涨潮，度过了一整天。据人们说，潮水涌起时高达四十尺。我中午得动身前往多尔和阿弗朗什；可是，在登上驿车以前，我瞟瞟那些旅伴的脸孔，真叫我害怕。于是我重新走上炮台；算是白花了一笔车钱。

西下的太阳补偿了我的迟到，景致壮丽极了：天空红得像火烧一样，暮霭把圣马洛群屿蒙上一层黛色。我在夕阳下的沙滩上消磨时光，在一群孩子中间。孩子们脱了鞋，赤着脚在大海的飞浪腾沫中嬉戏。波浪一涌过来，他们就连忙往后退。

圣马洛，就像那放肆的私掠船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掀起

多少崇高浩荡的思潮啊！是不是我弄错了？在我的头脑里依然是多少稚气呢！我只看见一些银盘似的面孔。在诸绘画中，有什么像惧怕输钱的赌场庄家的脸那样丑陋呢？

在这心灵的冷漠中，我只听见一个激动的语调，是驿车车夫在对我说：“啊，先生，人来到这海岸，总是走同样的路：不会走得更远。”在最后的这句平常言语中不意却蕴含着一个岛上居民或一个囚犯所感受到的深深的悲哀。我想起可怜的佩利科①。

人们会觉得我夸张，不过我还是坚持要说实话（当然除了那些危险的实话）。下面是我在圣马洛时日记中所记的：

> 在外省人们不知道做什么好，甚至连死也如此。一个外省的可怜鬼，在自己临终前一星期时，从妻子和孩子们的眼泪、朋友们不自然的话语以及后来神甫的突然造访中，觉察出死亡即将来临。望着祭台上的神甫，病人自分必死；他觉得一切均已终结。这时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开始了（而且每日都要重复多次）。可怜的人终于在亲人和僮仆的啼叫悲泣声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他的妻子扑到他遗体上；在街上听到一阵可怕的嚎啕大哭的声音，这足令死者增光。他给了孩子们一份永恒的悲惨回忆：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场面。

① 佩利科（1789—1842），意大利作家，他曾被囚于斯皮尔贝格监狱中九年，在此期间写出《我的牢狱生活》。

在巴黎，一个人得了重病；他就闭门谢客，只让少数几个朋友进入内室去看望他。大家也注意决不愁苦地谈起他的病，见面略略问候，然后就跟他讲述外面新近发生的事。临终之际，病人要求单独呆一会儿；他需要安静。悲伤的事情每天都在静默孤寂中像往常那样发生，完全不需要我们那一套愚蠢的惯例、陋习。

你看那生病的动物吧，它隐藏起来，寻找一处茂密的林薮，等待死亡。傅立叶①去世时就瞒着他的女看门人。

自从永恒地狱的观念过去之后，死亡又变成了一桩简单的事，像君士坦丁②统治以前那样。

某日，格朗维尔

格朗维尔的居民待人非常殷勤。这里有一家商人俱乐部，俱乐部的咖啡馆里没有巴黎的各种报纸，以他们的微薄收入来说，这笔开支太可观了。今晚我为此对格朗维尔很觉不快。就像初到圣马洛时我很思念巴黎那样，我猛然产生了一种有点可笑的好奇心；我真想叫住路人对他说："有什么新闻吗？"在咖啡馆里，我只看到《省报》，上面登载的那些消息我在圣马洛早就看过了。我心情沉闷地回到住处。我试着看书消遣，可是勉强自己去阅读却完全读不进去。于是我去街上游逛，我真想把我这种尴尬心情一吐为

① 傅立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② 君士坦丁（274—337）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史称君士坦丁大帝。

快。旅馆的小僮径自领我去到散步新道顶头刚成立不久的俱乐部,周围树木相当繁茂。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遍地石子的荒凉沙滩。进步的地方永远兴旺,人们生活其间十分幸福。到达俱乐部大厅之后,有一位先生很客气地没说什么就把三四份一小时前才从巴黎寄来的报纸递给我看。我略略浏览后立即退出,看门人对我说俱乐部每天早上九点开放,我想在巴黎还做不到这样。十年来格朗维尔扩大了一倍,然而,费加罗[①]说过,"在所有快事中,占有并不能给你带来幸福,获得才是幸福。"格朗维尔的大商家繁荣昌盛了,于是他们才幸福而彬彬有礼起来,无疑他们并不像法国许多小城市里的有产者那么坏,那么爱找碴儿,那些人只晓得优游岁月,还要对他们的一千八百镑年金抱怨一番。

今天上午,在去多尔途中,我抽出吃饭时间去参观了一下壮丽的大教堂内部。午餐又好又很有趣;餐饭是在一间比英国人的厨房还要小的屋里吃的,桌子很狭窄,所有的椅子都紧贴着墙;照应饭席的是两个相当漂亮的少女,少女梳着一大把颜色特异的头发,有点像废麻,几乎发白。她们端来了箬鳎鱼和大量的鱼和海菜。

从多尔到朋托松,土地很肥沃。不多久,我们到达一处宽阔的涧谷边沿,由此可以俯瞰涧底的村镇和朋托松河,景色十分壮观,令人惊叹到了朋托松河,布列塔尼即至此为止。

我简直找不到足够的言词去赞美这片覆盖着苍翠的细

---

① 18世纪法国剧作家包马晒写的剧本《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主人公。

长树林的绵亘岗峦,这景致预示已经进入诺曼底地区了。人们仍然时时可以看到大海和圣米歇尔山。我不知道法国还有什么地方足以与它比拟。在一些饱经沧桑的四十岁人的眼睛里,这地方也许比意大利和瑞士更加美丽。这里很像阿尔巴纳[①]笔下的风景,真堪与加斯勃尔的景物画相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能与从布莱希亚到维隆纳的大路上、德赞沙诺周围的峰峦比较的胜境,那里山势异常雄伟,绝无纤巧柔媚之态。

当我攀登在大阿弗朗什前面那漫长的斜坡的时候,我才远远瞩视到圣米歇尔山的全貌。它浮现在左侧大海中间,比我伫立处要低得多。那座山如此渺小、寒伧,使我摒弃了前去游览的念头。这独立的陡壁悬崖在没有见过阿尔卑斯山和加洼尔尼[②]的诺曼底人心目中无疑是一个异常崇高的峰巅,对此我并不惋惜;太早领略过崇高之美实在是大大的不幸了。昨天有一位旅行人对我说:诺曼底最美的人儿就住在圣米歇尔山客栈里。从多尔起我都是单独跟一位四十多岁极其美貌的乡下妇女同坐在一辆驿车的前车厢里旅行。这女人脸形颇具罗马人特征,神态娴雅,尤其令我惊异的,在她的举止中有一种雍容自若的气质,连我们的许多贵妇也无法企及。她丝毫也没有像一些妇女那种摹仿玛尔斯小姐[③]的模样。这位高贵的乡下女子不时从她的小篮子

① 阿尔巴纳(1578—1660),意大利画家。

② 加洼尔尼在法国上阿尔卑斯省,以岩石冰斗闻名。

③ 玛尔斯小姐(1779—1847),著名的法国女演员。

里取出一本黑皮精装小书《耶稣基督的榜样》阅读片刻。

我揣想由于她极其美丽，年轻时可能曾有机会接触过英国上流社会（她的一举一动颇为庄重，很像普雷沃神甫[1]小说里的女主角）；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嫁人，成了一位乡间富家妇女。尽管我并不想多说话，我们还是交谈起来，我们谈得很投机；我怀着敬意，而且让她隐约瞥见我所构思的小说。她开心地笑了，十分自然地告诉我她是居住在杰西岛的一位渔夫的妻子；她丈夫经常出海，她在家开了一爿小五金店，兼卖穷水手们的一切日常用品。她有点像塞维涅夫人那样跟我讲述着这一切。

"你讲的故事非常有趣，"我对她说，"请允许我对你说这真令我着迷，但却不能让我信服。"

这位四十岁的乡下妇女无疑是我旅行中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女人了，论其美貌，我觉得她仅略逊于在卢瓦尔河乘汽船的那位戴绿帽子的可爱的卡洛斯派[2]女子。

她跟一个全身黑衣的妇女发生了争执，这仪态娴雅的乡下女子好不容易才从这桩小小的斗气事件中摆脱出来。头天，搭乘同一辆驿车从雷恩过来时，那修女意欲用力强占她的位置。

"喂，你给我从这儿走开，我的好太太，这位子我要坐。"等等。没有什么比这场对白更逗更可笑的了；一方是

---

① 普雷沃神甫（1697—1763），法国作家，写过一本爱情小说《曼侬·莱思歌》。

② 1833年西班牙非迪南七世死后有人拥戴唐·卡洛斯·德·波旁为王，称为卡洛斯派。

个愚蠢的 prepotenza[1]，另一方头脑灵活，但却极有分寸，看得出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妇女。她总是怕多饶舌，而且她很明白自己之所以遭到凌辱，完全是因为她这身农家打扮。

我跟这位可爱的旅伴同车一直到格朗维尔。驿车在阿弗朗什停留了一个钟头，我邀她和我登上一个岬角，从前那里有一座郁艾大教堂——郁艾是一位才情渊博的主教，他写过关于罗曼艺术的书籍。从岬角上我们俯瞰整个地区，一览无余，我毫无邪思，让她搭着我的手臂散步。

"先生，一个乡下女人，您会想她？"

她说这句话的声调是那样纯真，绝不忸怩，真叫我心中感动，我也回答了她。我跟这位高贵的农家女子一道欣赏了法兰西最美丽的一处景致。她仿佛很像在到达朋托松以前跟我们做伴的那个女人。这时我们站在一个广阔深邃、绿树斓漫的涧谷边缘，右边远方一片森林，而左边则是浩瀚无际的大海。

在客栈里吃过午饭，我听人说有一批英国人在此地游览，但也快要离开了；他们钓鱼太多，以致惹了不少烦恼。他们用人造小虫为饵引鱼上钩，不知道是鲑鱼还是鳟鱼。英国人的好运使诺曼底人十分眼红。他们跟这群精明的钓客断绝了一切交往；就我所知，他们还想跟这些英国人打官司。

假如我是律师，我就留下来打这场官司，让法院传讯某人。

我并不钓鱼。如果我注定要在巴黎周围的外省地区居

---

① 意大利文：傲慢专横的女人。

住的话，那我就准备住在阿弗朗什或格朗维尔[1]。人们往往愿意在南方定居，住在图尔或昂热[2]附近，以避冬季严寒；不过文明程度的差异比两地纬度的差异更大。在图尔或昂热住的话，外省人的小气和令人头痛的好奇心在邻里之间引起的事端比在格朗维尔或阿弗朗什要多。我经常想到这一点：傍近大海常能消除小气。任何一个航海者多多少少会免于这类恶德。

我记得，昂热的有钱人家都住在一条新建的繁华大街一边，他们要求这条街对面邻居们的房屋降低八至十尺。我从来不曾看到过有这样卑鄙的，他们接连着两个钟头谈论要别人降低房屋的事，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掺杂着虚伪的怜悯和充满恶意的快乐。若是我不得不定居在一个小城里的话，我宁愿选择格拉斯[3]或拉奇奥塔[4]。

从阿弗朗什到格朗维尔，我们看到不少农村的漂亮房屋，孤零零地建在果实累累的果园中间，还有几棵老榆树遮阴。草地带来一片清新和绿意。"您看到，"我的女旅伴对我说，"这些红苋色、形状像钟的、挺美的花儿吗？这是毛地黄，这种植物能防止心跳过快。"

一道四尺高、六尺宽的土埂把这些果园跟附近的田野隔开，土埂上植有许多高达二十五尺的幼小榆树，每隔三尺就是一棵。从雷恩开始我就看到这种树行，这形成了当地

---

① 阿弗朗什和格朗维尔，都在圣马洛湾，临大西洋。

② 图尔和昂热在卢瓦尔河流域，比较偏南。

③ 格拉斯，法国海滨阿尔卑斯省一城市，以产香水著名。

④ 拉奇奥塔是罗讷河口省首邑，地处地中海岸，港湾幽深，造船业甚盛。

的独特景色。旅行人的眼睛并不挑剔，只要能时时望见几棵六十尺高的老树也就心满意足了；不过诺曼底人的悭吝不让它们长到这么长的树龄。看到一棵好树，这给我们增添了什么呢？

在阿弗朗什到格朗维尔途中，上来一个粗壮的年轻农民，看样子很富有，十足的是诺曼底蕴育出来的那种狡狯贪婪角色。他在驿车前座的第三个位置上就座。他对我清晰地谈了菜牛养殖极其复杂的技艺——就是我们在巴黎用来制烤牛肉的那种牛。这些牛每年都要转手易主，分工很细，在此处详谈未免冗长。人们整天跋涉，经大路把牛从帕瓦西赶到康城。这买卖全靠碰运气；三年前他曾亏掉三万法郎；原因是菜牛没能养肥。这位先生对我们谈了关于这些动物本性的种种奇闻。

那位仪态娴雅的农家女子，见我听养牛的小伙子谈话时兴趣盎然，她接着也跟我谈起制木鞋工人的生活情况。这些工人平常都生活在森林里。我了解到的关于这一行当的事让我想为此作一次旅行，详情容后再谈。

到达格朗维尔漫长的郊区时，一桶啤酒滚到驿车前面了。我的女旅伴悄然离去。我真佩服她这种隐姓埋名的行径。在我们面前有一深谷，更远处有一高约二三百法尺的岬角挺出海面；格朗维尔城即雄峙于此峻岭之上。我登上城区，房屋都是黝黑色，单调难看，款式划一，只有两层；很像英国小城中的房屋。尽管这些过去老教堂的街道右侧房子地势比较高，可以望见大海，但这个古城仍笼罩着一种阴沉晦暗的气氛。我一直走到岬头，那里有一大片草地，三面

环海。一个本地少年说:“人们常说天涯海角,可不是!这儿就是。”这说法倒很确切。

今晚大海多么黯淡凄怆。波涛拍击着游客脚下的百尺悬崖。草地和城市之间是一处广阔的营房,营房四周围绕着一道带雉堞的墙,建筑物的峨特式尖顶昂然高耸,约十法尺。

海风吹拂着草地上的几只山羊。我在草丛中觅得什么人扔下的铁片和一些大炮零件。回城后,我走进教堂,心情非常沮丧。二十几个少女抬着她们的一个同伴的遗体也走进来。教堂里除了那个醉醺醺的老管堂人、冷瑟瑟的忙碌的老神甫和我这个旁观者之外,没有别的男人。

人们唱赞美诗,我惆怅地在教堂侧面下方读到许多碑文,错字连篇,字镌刻在黑黢黢的花岗石上。实在太可怜又太可悲了。碑文是1620年左右刻的。这座教堂的祭坛和中殿不在一条中轴线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深深感觉到某种哀愁;若是我相信预感,我会想到远方将有什么巨大的灾祸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凝视上面蒙着一面破烂白布的棺材,四个模样丑陋的女孩把棺材搁在一座有布垫着的土台上。佛罗伦萨那边的丧仪都是在夜间进行,他们的做法多么明智!

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话,我只有从自己本身来解决这个愁闷问题。我偶然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门对面那家咖啡馆里发现一种咖啡,味道相当好。走向美妙的市郊的那个坡路,既感到舒畅又觉美丽如画。工程兵要求市郊大街商业区内最高的房屋不得超过十五法尺,以免影响要塞开炮。

这里的人仍然时常谈论着著名的1794年围城之役，共和派勇敢地据守此城，最后，旺代分子[1]才不得不撤围而去。那些旺代分子从此开始倒运，假如他们当时能占领本城和港口，他们就有办法跟英国人取得联系。可以说正是本城这些仁人志士，这些士兵，尤其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抱定决心，守住了危城；正是这种勇气挽救了共和国，阻止了1794年后波旁王朝的卷土重来。想想吧，我们当时还不曾有光荣的帝国[2]，那么欧洲将置我们于何地！维也纳、柏林、莫斯科、马德里，都还没有见过法国精兵呢。

我身边没带博桑的那本《旺代史》，真是遗憾。史家在书中详述了格朗维尔的解围和该市郊区的大火。我曾想看看那幅描绘这场大火的油画，据说此画藏于市政厅；只是管理这幅画的人不在——这种情况在外省屡见不鲜。所有不坐落在大道上的纪念性建筑，旅人们都无缘寓目。如果我是一位英雄，我愿把我的雕像竖在大街拐角上。

1830年革命之后，人们在格朗维尔山麓建造了一座非常优美的城市，全城面临港湾。那数不清的高楼大厦，他们都模仿巴黎的建筑技术进行施工，所有这些房屋都对着海，景观甚美，而且有旧城在，可以为它们挡住北风侵袭。有些结构精致的老屋就在堤边紧靠着山崖的地方，长堤远远地伸向大海。我在那里遇到一群孩子，他们退潮时在海水中嬉戏。这些孩子，他们将来怎么会不成为优秀海员呢？不

① 法国大革命后保王党人在旺代地区组织叛乱，反对共和国。
② 指拿破仑建立的第一帝国。

到一会儿，许多船只都凄凉地侧躺在海滩上，陷在烂泥里，不得动弹了。不少木工，正在港口里面建造两三艘船；他们对我说，格朗维尔的船舶现在远航美洲和世界各地；他们告诉我十年来这个行业里发了财的那些公司名称，我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怀疑的神气。我在本地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无法了解这里有哪类商号使格朗维尔人建起了这么多美轮美奂的大厦；看来大概渔业最鼎盛。

几座绮丽的园林和小巧玲珑的桥都是私人产业。六年前，这里的溪水还在许多小圆石子中间流淌着，而今都包容在新城中间了。小溪两岸，开辟出许多散步小径，由于选栽的树木长势好，现已绿阴垂垂，商贾俱乐部就设在这消闲场地深处，殷勤邀我随意读报。这条河的宽度约十法尺，将消闲场地与私家园林分隔开来；有些马前来饮水，洗澡，水势一下子猛涨起来，打湿了在河边洗衣裳的妇女，引起一阵欢笑；还有些洗衣女和穿着木鞋的 grooms[①] 之间互相对阵。

格朗维尔郊区，在客栈对面——我住在这家客栈的一个上好房间里——人们在山崖间开了一条通路，我顺这条路前往观看北边的海，这一段海面多么凝重。新路部分是就着岩石凿成的，直通小山，过去的旧城就建在这小山尽头。居民们想让工兵部队知道格朗维尔不适宜做要塞城市，不过格朗维尔这地方条件跟勒阿弗尔一样，确实是个好港口。我登上崖巅，大洋一望无际地展现在北面。风猛烈地拍击着这地方，土地相当贫瘠。在大路上走一刻钟，右边

① 英文：马夫。

是海,对面平原似乎有点被山峦遮住了。我又开始看见田野;堤上长着许多幼小的榆树。

渐渐,走过的土地变得十分肥沃,一片碧绿;我们到达山脚,山上就是库唐斯城。

勒阿弗尔

上午,十一时,我乘上了一艘豪华客轮;原以为这次愉快的旅行会持续一整天的,想不到五个小时带一刻钟之后,即抵达勒阿弗尔。

要在勒阿弗尔住下来可不是件小事,这里好旅馆倒是有,不过它们都要求客人在旅馆里吃包饭,或是给你在房间里开饭。我觉得这后一种方式没意思,至于到餐厅吃包饭,除了一顿饭得花一个半小时之外,还得与三四十个美国或英国脸孔面面相觑,他们那份忧郁的眼神和紧抿的嘴唇实在令人气馁。一个钟头就这样毫无聊赖地相对无言会让我整个晚上都感到厌倦。

我在海军元帅旅店三楼开了房间,这房间面临港口,我与大海之间只隔着一座十分狭窄的码头;我能看见所有的轮船进出港口。我刚刚就看到"鹿特丹号"进港和"伦敦号"启航。有一艘名叫"信使号"的邮船只用了很少时间进出,还拖带了许多帆船。你知道,任何船只要进入勒阿弗尔港是相当困难的,它必须紧贴着弗朗索瓦一世建造的圆形塔楼行驶。我坐在房间里看见无数屋顶上面弥漫着轮船吐出来的褐色烟雾。粗大的滚动的浓烟和船上机器阀门嘶叫着喷射的白色蒸汽混和在一起。这种煤烟,这种深沉的昏

暝状态使我想起伦敦，老实说我感到愉快，在这个我被法国内部那种布尔乔亚的小气寒伧包围的时候，这里一切生动活泼的东西真令我高兴；在这方面，勒阿弗尔是法国最像英国的城市。不过，利物浦海关一天能送出一百五十只大船，而勒阿弗尔，如果同一天碰上十二至十五只船就会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这是法国人文雅的结果；在英国，没有一句废话。所有的职员都呆在一个大厅的许多小隔间里；人们从这一间走到另一间不必脱帽，甚至连话也不说。头头的办公室在二楼，你一到，说有要事，就有职员对你说："Up stair, sir"[①]。

我第一次外出是前往弗朗索瓦一世的塔楼前面的那个平台。这儿公众可以自由来往，毋需跟任何门卫招呼，于此，我对行政当局充满感激之情。

我用望远镜眺望周围原野，发现那个我早先忘记了的安古维尔丘陵很美；我不来此地已经七年多了。

我两级两级地下了塔楼台阶，走过直通安古维尔的巴黎街。在这条漂亮街道上一切都呈现出活跃景象和对金钱的极端喜爱；像在日内瓦一样人们在这儿也看到不少同样的人物；街道通向一个广场，我觉得这是法国最美的广场之一。首先，三面都是大方石砌成的豪华楼宇，这很像通常在巴黎看到的那些房屋。另外一面，右边，则是各类桅杆和船舶。这里有满是船只的巨大船坞，非常拥挤。必要时人们可以从这些船只上穿越整个锚地。

① 英语：上楼，先生。

对面，在散步的人们左边，有两丛小树，而在一座文艺复兴式的漂亮剧场外侧，有风雨散步走廊，可惜太窄了些。巴黎街是南北向，这条路至少有巴黎的和平大道那么宽，北面，人们望得到令人赞叹的安古维尔丘陵，那里林木葱郁，亭台甚美，都是英国建筑。

这个新区的街道都很宽，屋舍井然。剧场后面，刚建成了一个新栽树木的广场。人们忽发奇想，在广场中央用石头砌了一座方尖形纪念碑，那样子就像蒸汽机的烟囱，非常丑陋。在一个被这类烟囱搅得昏天黑地的地方这倒真妙。不过，可别多问从世界各地到勒阿弗尔来淘金的商人。他们不肯卖掉的这块规划中兴建广场的地段现在已经丢掉很多，迟早这个烟囱也将被卖掉，这儿将树立诺曼底大公吉尧姆[①]的塑像。

沿安古维尔山脊的这条小路十分隽秀。左边可以俯视一片浩渺的大海；右边都是产权属于英国人所有的漂亮房子，旁边几棵老树高约五十尺。在山坡尽头，接近灯塔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诺尔曼果园，我真担心它会被房屋挤占掉；这里已经插了一块木牌标出土地分片出售，我进入园子这大约是最后一次了。里面有老苹果树，四面围埂上都是榆树，绿阴匝地，掩映其间。若是将来买主是一位富于审美趣味的人大概不会改变它的风貌，而在中间会补建一座雅致小屋，像布伦塔那边的房舍。

① 吉尧姆一世（1027或1028—1087），1035—1087年间为诺曼底大公，后成为英王（1066—1087），即威廉一世。

左边是海；海后面是四里宽的塞纳河口，在诺曼底海岸外面，在翁弗洛尔的夕阳下面，昨天我散步时望见一片碧绿的海岸几乎占了地平线的三分之一。另外，就是令人恐惧的大西洋，洋面上漂荡着许多从美洲驶来的大船，正等待着涨潮进港。

这份景观中最不中看的，我想，就是傻瓜们所赞赏的，面前的这个勒阿弗尔，人们从勒阿弗尔远远望见的街道。这是下面五十托瓦兹的那个地方。一连串雄伟的炮台围墙把城市与伏邦隔开。这里可能设立防区，这样反倒会使这个商业城市成为法兰西一个美丽的城市。它可喜地在迅速扩大；但是工兵只允许在城外搞建筑，因此，二十年后勒阿弗尔将要被宽一百五十托瓦兹的肥美草地一分为二。还有，勒阿弗尔在这时期正在建设的那个部分中间有一条王家大道，因此就不允许修建像哥多·德·莫洛瓦至巴黎的那条路那样的通路。勒阿弗尔的这个第二部分叫格拉维尔，将会单独形成市场。结果是勒阿弗尔市长的坏脾气或是某个小集团阴谋在老城禁止一项有用的发明，这项发明就逃避到格拉维尔来了。伦敦现在还经常发生这种事情，这样倒是对形成两三个小城镇有利。

目前把勒阿弗尔一分为二的大好草地中间有一条蒸发出恶臭的沟渠，这并不能阻止它赚钱，所以城里的大商家对此漠然视之。那股恶臭十分强烈，简直会引发出一场小小的传染灾难，但这使得港口工人的日工资提高一倍。如果用风车磨坊来带动一组机轮或一部小蒸汽机，人们可以把这可厌的沟渠开出一条小河。

因为五时必须回旅馆餐厅吃晚饭，我不得不中止我的散步。我坐在一张铁制的桌子旁边，因为想透透空气，我选了比较靠门的地方。这餐桌上有三十二个美国人，一个个风卷残云地据案大嚼，还有三个爱吹牛的、肥肥胖胖的法国人。坐在我对面的是三个年轻女人，相当漂亮，样子不大自然，她们昨天才从海外归来。她们腼腆地谈着这次海上旅途中的事情，她们的丈夫坐在旁边，头发很长，一言不发。女人们时不时胆怯地望望丈夫。

我想吸引大家的注意，就要了一瓶冰镇香槟酒，随即不高兴地发起火来，说是冰没有切成小块。客人们一齐朝着我看，惊诧了一小会儿，后来这群有钱人也点了法国葡萄酒。

我捺着性子，花了一小时带一刻钟，才算结束了这顿乏味的晚餐；可是人们还没有吃甜食。这个餐厅很低，我实在闷得慌。为了消磨这个夜晚，我走进一处华丽的剧院。命运把我安排在两个颜面苍白、颇具姿色的西班牙女人旁边。她们也是头天乘那艘船来的。她们跟父亲一起，另外还有两人，我猜是她们的未婚夫。这两个女子丝毫没有罗马妇女的那份庄严气概，十分活泼，要是我敢说，完全是伊比利亚人的那种卖弄风情。一会儿那位父亲红着脸愠怒了：原来舞台上演的是安东尼[①]；他坚决要带女儿离开。那两个西班牙女人看到台上的法国客厅，不由地眼睛闪现光芒，示意给年轻人设法留下。可是，当演到第三或第四幕的时候，

① 《安东尼和克娄奥帕屈拉》，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

舞台上出现了有点刺激的玩意儿，那父亲蓦地戴上帽子，起身大叫："不道德！不道德之至！"那两个可怜的女孩不得不跟着他离去。

五分钟之后我找到了他们，都在风雨散步走廊上咖啡馆里饮冰。那儿只有几个德国青年，都勒阿弗尔商行里的职员，在商行里干的许多都不是法国人。我远远瞥见我认识的几个大商人，因为我不想露面，就开溜了。

第二出戏演的是《戴奥菲尔或我的志趣》，由阿讷尔主演；那两个年轻的西班牙女人又回到座位上来，显得比刚才更快活。我想她们大概不懂阿讷尔说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像这回笑得这么厉害。我不理解这种轻松喜剧怎么不被公众舆论迫令它在巴黎停演：这是一种残酷的玩笑，但其中显现了真实，反对为时尚所推重的虔信，因此就更加残酷。戏中的那个主角阿讷尔演得很出色，在剧中他是神学院的学生，总是说着达尔杜夫①的那种语言，最后假道学终于被揭穿了。我望着两个年轻的西班牙女人，父亲睡着了，情郎也不注意她俩。她们凝神望着邻座的那些法国人，法国人大笑不止，笑得流出了眼泪。

若是那位西班牙老人像巴布克一样是个爱思考的旅行家，从他碰见的事情中得出因果关系，他可能会把我们视作一个民风极其放荡的民族，如今比伏尔泰时代更加亵渎宗教。

勒阿弗尔的贵妇人们很少外出，但这是因为骄傲：她们

① 达尔杜夫是法国莫里哀一个剧本《伪君子》中的主人公。

认为看戏就是通俗化，就是接近一般平民。她们把勒阿弗尔当做移民地，一块发财宝地，发了财就赶快离开，回去在鱼贩郊区大街弄一套房子。

散戏之后，走出戏院的时候我迎面遇到了我的一位干批发商的朋友，以上是我们谈到的种种事情。

1837年7月18日，巴黎

我在旅行中最喜欢的，就是归来之后的那份惊讶。此刻我怀着赞赏和愉悦的心情在和平大街和林阴道上漫步，我还记得当初动身的那一天的情景。

我在奥赖曾经考察过布列塔尼的风俗，在圣马洛也曾乘着小船遨游大海，就像在我青年时代那些闲散的晴天一样。在巴黎我每天夜里还睡不到两个钟头。

我原想在此次回到这个城市后就结束旅行，可是命运却让我另做决定。那位应当来为我们经营博凯尔集市的青年人既优秀又精明，但是最近他很痛苦，今晚我不得不再动身去罗讷河两岸，我想再过五十个小时就会再看到那个地方了。

7月27日，塔拉斯孔

在博凯尔，因为没有地方可供写作，我简直无法动笔。一天晚上，尽管有跳蚤蚊子骚扰我已经很想睡觉了，我还是走到距城一里的地方。这一天我到达集市，巨大的喧嚣声吵得我目瞪口呆，以致在很长时间里我都弄不明白我所经历的事情；有位朋友时时刻刻拉着我的手，并把他的地址告

诉了我。

在所有的街道上，在草地上，在罗讷河畔，人群络绎不绝；时时刻刻有人把臂肘架在你身上，往前挤啊，冲啊，人人都在为自己的事情匆忙奔走。这种活动很难受，尤其是一开始，真不是味儿，但这也令人欢欣。一些乐师在伴奏的大提琴和小号前面挥舞着双手，怪声高唱；有些化妆品商人盯着你，央你买他从格拉斯贩来的高级香水；有些苦力头上顶着沉重的货物晃晃荡荡地向前走，已经撞到你身上了，但嘴里还在嚷当心碰着；还有不少小贩声嘶力竭地直喊叫西班牙传来的电讯新闻：这真是十分嘈杂的一群。我在街上游逛了好几个钟头之后仍然又回到我先前就有的惊讶心情。我想掏手绢儿，想不到我衣袋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没了。在博凯尔，耳朵里塞满了各种语言和土话。晚上，一个漂亮的卡塔卢尼亚人把我带进一家舞厅，最后我被搞得身无分文。

跟我做生意的一位富商告诉我，早在集市开始以前，大商家要先租好房屋，一套房子或一个房间。这儿每个房间里都搁着四五张床。房主自己则偏在小阁楼上。

许多习惯久而久之就成为法则。羊毛商和呢绒商必须在大街和高街轮流居住。呢绒商付给的租金要贵得多，因为他们卖的货物值钱。制内衣的商家离罗讷河口都很近；犹太人集中住在一条街的中段，上下都是住的皮革商。

商行的店铺并不是单独租用的；在墙前面，一个铺面挨着一个铺面，有些摊位都用布幔遮着。沿着商行门口摆着石凳，一些小纽扣零星物品商人就占用了做生意，倒挺合适。

这个集市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到处是人。这些人的衣着跟语言一样杂沓繁多;但是首先映入眼帘的,给这个骚动的迷宫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的,是无数重叠的布市招,形形色色,五彩缤纷,方形的,三角形的,圆形的,在街中间,在人头顶上十五尺处随风飘动。商人们把布招系好拉到对面屋上,这些布招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永久地址和在博凯尔的住所。这样,卡塔卢尼亚的商贾才知道他的朋友希腊商人的情况,因为在这群外国人中间彼此都没法打听到地址,他们的邻居都不认识他们。

这些市招足以娱目骋怀:不幸的是我到达的那一天,狂风乍起,把市招吹得七零八落,大煞风景。不少亮红的棉布市招上写着白色大字;另有一些淡黄布招上书纤秀的峨特式字体;还有些绿布上的字是红的;最后这一种看了很刺眼。这些小旗子满街都是,颇有点东方味道,令人想起一艘披着节日彩饰的大船。

至于精神生活,我可以告诉你对它的初步印象:一切旧时的习俗已渐消逝,人们生气勃勃。博凯尔小城容纳不下那么多来自那不勒斯、热那亚、希腊以及所有南方诸国的客商,幸好,罗讷河岸边有一大片草地,四面遍栽大树,名叫圣玛德莱娜草地,比起城里来我更喜欢这个地方。这儿很快就搭起许多木板棚屋来了。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商人甚至觉得帐篷更合适;这样一起就渐渐形成了街道、广场、窄狭的巷弄。商家都用他们那一行当的工具做招牌,通常同乡的商人总是聚居在同一条街上。

在做过头几笔生意之后我好奇地走动了一番,首先看

到的是肥皂店、杂货和药品店；略远一些，格拉斯的化妆品商店陈列着发蜡和香皂，蒙彼利埃的化妆品商则铺开了他们的香水和酒类；我买了些杜朗家的上好葡萄牙香精。再往前走，许多棚屋里满满地堆着无花果、梅子、葡萄干和杏仁。我们闻到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我们走进了一条两侧都是厚墩墩的高墙的街，这墙就是洋葱和大蒜堆叠起来的。我们赶快走开。

我们从人群和灰尘中抽身出来，走向草地尽头去找个空气新鲜的场所，最后找到一座小教堂，人们正在里面做弥撒。

"这下子终于来到一个不卖东西的地方了。"毕奇利翁对我说。我们可弄错了，这儿卖销往西班牙的大批大批的大串念珠。

一位饮料店老板叫住我们，说他家有上好的带泡沫汽水，已经冰镇了两个钟头了。我们跟随着他挤出人群。去的地方是大街。许多咖啡馆、弹子房、跳舞场都设在这里，街后面一连串地搭着许多街头卖艺人的窝棚，变戏法的、驯兽的和展示蜡人塑像的，一片闹闹嚷嚷，热闹非凡，只有在一个角落上，我们看到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卧在临终病榻上的塑像，身上穿着工兵上尉的制服，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在寂然无声之后，那个卖艺人提高了嗓子说道他有一块皇帝本人曾用来包头的汗巾；人人都想碰碰这条汗巾，只要你给旁边的小孩两个苏。那孩子相信观众肯定会争着要摸，他拼命大叫："先生们，这是我的私人财产；你们若不想看就别交钱，决不勉强。"你瞧瞧，我对德·萨然先生说：

"拿破仑相信老百姓爱戴他，他有这个把握；不过自由却永远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不仅是城里人多，玛德莱娜草地的木棚和帐篷里也都是人，甚至汹涌奔腾的大河里也到处泊着船只，每一条船上都睡着八个到十个人。船只按照形状都停泊在某个固定的锚地，并注明来自何方。

我辨认得出卡达卢尼亚的三桅帆船、热那亚的斜帆船和马赛的小艇。图卢兹、波尔多、布列塔尼和从大西洋沿岸许多港口的船只都是通过朗格笃克运河驶来的。里昂、格勒诺布尔和瓦朗斯的船则经由罗讷河过来。大家都谈论着在这些船只中有一只撞上了圣灵桥的桥墩，以致二十人溺水身亡。

从罗讷河顺水而下的船是用薄木板做的；所运的货物一卖完，船主就把船拆掉卖木板材。这些船的招牌是一个干草做的女人，一个木头栅栏，一个六尺高的驼背鸡胸小丑，等等。要是一个博凯尔商人没有一块老远就能望见的特别招牌，别人就怎么也找不着它。

集市的法定时间只有七天，从七月二十二到二十八日夜晚；不过可以延长。大革命以前这里有很多免税特权，但却使得贫穷的佃农们叫苦不迭，直至1463年路易十一批示后才解决①。

博凯尔之行对大家都是欢乐的节日。商家的伙计通常

---

① 路易十一(1423—1483)，这位国王即位之初，贵族们就结成"公益联盟"反对他，被他在蒙莱里打败了，于是他撤销了许多贵族特权。

是在开市之前半个月即已到达；他们把运来的货物接收、登记，一切安排停当。这段时间对于那些喜欢红红火火的穷小伙子是非常快活的，何况还远远离开主人的监视目光。在这儿很少遇到那种乖戾、疑惑和愁苦的面孔（像在里昂或日内瓦街上时常见到的那种面孔）。这一点说明这儿没有忧郁感，在博凯尔大部分都是南方人。

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一天最快活的时间就是晚祷（黄昏时分）。人们赶忙把房屋、木棚的门户关上。一般情况，每个小商人都是在他的柜台上搁一张床，把狗拴在身边。

第二天大风停了。在尘土飞扬、令人窒息的酷热中间，我接受了贝里的一个朋友的建议，把我的床安在铁架子上，在马德莱娜草坪的一个木棚里。

床是值班的伙计搭的，也由他看管，我们不再考虑这些事。大家都分散了，各人寻找自己的乐趣：心里想着邂逅一些花枝招展的时髦女郎，就像英国人所说的那些“明星”。为了这个，他们走遍了马戏团、江湖卖艺的园子、跑马厅、表演走钢丝的地方或剧院。有一个朗格笃克的男演员，他演《聋子或客满的旅店》，非常精彩；看他的戏，真是我们少年时代的一大乐事。他的妻子扮演贝特洛尼尔[1]，堪称一绝。同音异字游戏和通俗喜剧的生硬结局仿佛是专门针对旅行推销商故意安排的。司克里布[2]写的戏太严肃了，太像《愤

① 古代传说中圣彼得的女儿。

② 司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

世者》[1]。天才首先是让人烦恼,他说。

每天大概九点半钟光景,爱好聚会的人士群集草地,饮冰。这时,四面八方响起了乐器的声音。这里是尼姆舞,那边是艾克斯舞,远一点是阿维尼翁舞,人人都寻找自己同乡人的舞会。普罗旺斯的三孔笛跟吉普赛音乐师吹的号角并不合拍,但这一切都很愉快,给市集的花园平添春色。人们并不注意音乐,倒是比较重视跳舞,重视快意地享受转瞬即逝的生命。

我每个晚上都去参加卡达卢尼亚舞会,人们一边跳,一边应着响板节奏,唱着乡土歌曲。我很喜欢热情洋溢的西班牙人,这是今天,不管你旁观者如何敢于喜欢什么就干什么的惟一民族。舞会给人们带来不少迷人的夜晚。不过,市集里最令人愉悦的,乃是许多来自圣爱田、格勒诺布尔、马孔、蒙披利埃、贝哲埃、艾克斯等地的少妇,她们要丈夫许可带着她们去博凯尔,一生中哪怕就去一次,一般地说,到翌年就会生出第一个孩子。这就是如西班牙人所说的,确实是可以想象的古怪事儿,爱情,或是最接近爱情的东西。在这群人中间有钱人想的是做几笔大生意,年轻人所想的则是日常生计,纯粹是体力活儿,而一位来博凯尔的少妇首先想的是找点儿特别乐趣。

可以肯定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们曾经对之有过一段温情的男人,但如果在这么一个小城里人们老是在眼皮子底下看到他,那准会反目成仇。

---

① 《愤世者》是法国莫里哀的一出喜剧。

在一个相当狭小的地方，一些彼此都不相识的聚会必然会引来形形色色的无赖之徒和未婚女子。这些无赖他们常常自称是某个行业的商家施行诈骗，而在我看来，博凯尔集市的宪兵们似乎也不那么宽容，公正，值得钦敬。那些贼人的性格并不深沉，也不像吉布莱集市的贼人那么诡计多端，不过人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种灵活劲儿，一种令人开心的厚颜无耻。在各种罕见的事物中，博凯尔最少的，乃是巴黎人的严谨口气。

博凯尔是个丑陋的城市；人们说除了举行集市期间以外这地方十分无聊。大家年年都要在这里租房子、水道、木棚，过于昂贵的租金足以养活这些“布凯佬”了（这就像人说普罗旺斯佬一样），因此他们不必去经营工业；他们什么活计都怕做，平日呵欠连天，啥事不干，为了能穿衣着鞋，他们总是等待市集之再来。有人对我说当学者米澜在谈到博凯尔时，只详详细细描述了一座在他到达的十年前早已毁圮了的教堂。

7月28日，塔拉斯孔

整个集市期间飓风肆虐，今天才稍稍停息，使我们得到缓解。

见识赡博的亚当·斯密[1]认为集市的出现显示了商业的童年时期，我不知道如何将这一观点跟莱比锡、博凯尔和西尼加利亚一年一度的节日集市统一起来。在我的构想中集

[1]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市只是为了豪奢花费；人们受它诱惑，常常会购买很多礼物送给他钟爱的女人。我登上了塔拉斯孔美丽城堡的平台；从博凯尔远眺，这城堡外观都雅，令罗讷河景色更添胜境。

博凯尔在有关古代行吟诗人的记载中十分著名。这里发生过奥卡善和博凯尔子爵的义女尼柯莱特的动人故事[①]。不妨在这儿研究一下骑士制度的历史。人们猛然发觉这完全忘记了实际功利，以妇女作为一切价值的评定者。我们纠正了这种可爱的错误，甚至矫枉过正，今天的时尚和布吕迈尔先生都是这种错误的最后形式。仅仅高尚是不够的，还应当赶上时髦。

从前，由马赛共和国传向远方的文明早已准备好了王子们高贵而具有骑士风度的统治。这种文明将无限恩泽给予了普罗旺斯的历史。雷蒙五世[②]于1172年在博凯尔建立朝廷，每位骑士一生必须矢志追求荣誉。当时雷蒙命人在城堡大道及其周围用十二对公牛耕出长长的犁沟，他又下令在其中撒下了三万个“苏”（一个“苏”相当于今天的一法郎）。

吉尧姆·格罗马代尔请人燃起蜡炬准备他的餐席和三百名骑士的饮食。这一豪举可能会令与阿斯珀哲[③]同时代的一位希腊人大吃一惊，阿斯珀哲为人和蔼可亲，但她并不能评定当时功勋。

---

① 这是13世纪时流传于法国庇卡地一带的曲子词，内容是博凯尔伯爵之子和一撒拉逊女奴的爱情故事。司汤达此处写作子爵义女。

② 雷蒙五世（1134—1194），1148年为伯爵，曾率骑士战胜英王。

③ 阿斯珀哲，公元5世纪时的一位希腊美女，与贝里克莱斯要好，对当时政治影响很大。

雷蒙·德·凡努曾教人在院子里把他引进来的三十匹良马全部烧死。

这一天,在博凯尔,我们登上了这座在骑士制度史学家中间如此著名的古堡,实际上这里自路易十三于1632年下令毁去后,而今只剩下一座废墟。从这个小山岗顶远望,道路相当秀逸;壮丽的罗讷河和达拉斯孔巍峨的城堡洗净了那些使它显得平庸的东西。朗格笃克人称此地为Bel-caire;这个字拆开来,意思是Beau quartier(美丽的地区)。

有两样东西使我无法享受它的乐趣。不过我实在怎么说它们呢?首先是米斯特拉尔飓风,其次是跳蚤:这是让我最头疼的宿敌;我宁愿在半路上遇到强盗也比这好上百倍。飓风稍息时我漫步在通往塔拉斯孔的壮丽的铁索桥上;这桥440公尺长,建筑费花去八十万法郎,而今每年可偿还业主十万法郎。看到这一壮丽而豪迈的工程,我非常高兴。

我们在博凯尔遇到一位博学之士;这人饱学博识,只是有点过分书呆子气;他告诉我们在普罗旺斯语中他统计出计有三千个字其源不出于拉丁文。比如,在凯尔特语中Dun是指"高地";我们保留了dune(沙丘)一词。由此衍化出的城市名字有:Verdun(凡尔登)、Issoudun(易苏登)、Châteaudun(萨多登),Van意为"山",dor意为"水流",于是法文中有:la Durance(杜朗斯)、la Dordogne(多尔多涅河)、la Doire(多里亚河)[1]。下面是几个小学生写的句子,其中所有标着重点

① 杜朗斯河在法国阿尔卑斯省区,多尔多涅河在法国阿奎丹省地区,多里亚河在意大利北部地区。

的字,都是盖耳语,至今仍在法语中使用。

Ce quai conduit au parc, sur ce banc je vois un tas de brocs, cette corde fine est de la drogue, fi de cette cotte blanche. [1]

不过,恕我直言,博凯尔最迷人的还是,沙朗先生、沙朗太太那一群人的友谊。我承认,我对讲述下面这个故事实在有点犹豫。除了故事有点放肆之外,这对我说来可算是此次旅行中最有趣的奇遇了。事情似乎很长,而且结局也缺乏刺激性的词句。这些大家在阅读时务请宽容,它不过是人类心灵千奇百怪的现象的一次观察;而且,万一你的道德观念承受不了,我可以对你说这件事不是真的。

蒂贝瓦尔和我,跟沙朗夫妇,我们在博凯尔度过了几天很愉快的日子。沙朗先生是德国人,身材高大,鹰钩鼻子,一头漂亮金发梳得挺齐整,他是个批发商,不过我看,实际上他的旅行主要是为了找乐子,那要比做生意的成分多。我们每天都刻意让沙朗太太高兴。她身上最小的魅力就是十分美貌;这女人如此自然,如此聪明,简直让人不再想到她的美丽。一个谨慎的男子一看到沙朗太太 ,只会产生一个念头:小心别爱上她。她的魅力主要是她那高雅绝俗的神态。我们这些在博凯尔的人中间有一位颇为风趣,他说这位妇女的一举一动仿佛一个伟大心灵的声音。沙朗太太在所有的动人之处中总保持着一份孩子似的微笑。她那动

---

① 这几个句子意思是:这码头通向公园,在这张凳子上我看见一堆水罐,这细绳是化学制品,瞧不上这件白工作服。

人的微笑蕴含着无限风韵,无一丝杂念;确确就是这种温馨的风韵让我感觉到莱茵河彼岸的令人爱慕的魅力。她拥有八十万或一百万法郎妆奁,这种身价更使她与众不同。

让这个故事复杂起来的是,沙朗太太有一个密友,蒙克先生。这人小个子,神经质,衣着讲究,风度翩翩。他对我们的习俗几乎一无所知,但才华出众,具有我仍然可以在一个德国人身上找到的那份品质。他的妻子非常漂亮,一头秀发,骄傲得惹人爱怜,但看上去似乎有点狂热。他跟他的朋友一样是个批发商,很富,经常和沙朗夫妇一道出外旅行。他们离开故乡,萨克斯的一个大城,已经有一年了,当然,他们都讲得一口漂亮的德国话,但是从来没有说出自己祖国的名字。打从我来到这个可爱的德国移民地的第二天,在这两对夫妇之间曾有过一些纠纷。我的朋友蒂贝洼尔举止得体,人品出众,也许沙朗先生嫉妒他;可是,真奇怪,沙朗并不嫉妒他的妻子。蒂贝洼尔确实对那位高贵的蒙克太太大献殷勤,而那位善良的德国丈夫的嫉妒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我本人,因为我不懂德语,所以能平平静静、安享好好先生的角色,我不笑,以免让人觉得似乎含有某种讽意。

蒙克和他的妻子后天就要动身去塞特了。他喜滋滋地购买了所有他能搬得动的关于普罗旺斯语的书籍,还跟我们谈了一夜爱情故事。只是有个秘密,我们却完全无法猜透。假如我能主宰自己的时间,我一定会牺牲两个礼拜去弄清楚这件事。

我没有能猜透这两位美丽的德国太太和她丈夫的秘密,于是就只好请蒂贝洼尔去证实。如果他一旦猜出来了,

就写信把谜底告诉我。沙朗这个人很爱他的太太,为什么要吃招人喜欢的蒙克太太的醋呢?

我不知道蒂贝洼尔在这方面达到了哪一步:自从他的心受到了轻微伤害之后,他这个人就变得难以识透了;不过,无疑,他确实被刺到了痛处。下面是我间接听人说起的一些情况。蒂贝洼尔仍然在博凯尔保留了一个房间,这样他可以时常出现在巴尼埃尔温泉浴场,不致显得过于奇怪。那两个德国女人已经成了好朋友,在几天之前到达这里。

四个月之后,蒂贝洼尔从德莱斯德给我寄来一封短信,只有六行字,真是简洁!为了满足答应证实的诺言,他把谜底给了我,我现在就让读者知道,但愿不致伤害她们的德行。

如果这故事中的人物是法国人,我肯定会避免去谈这样一件事,但蒙克和沙朗两位先生都居住在我们边界的好几百里之外。他们年轻的时候,从上天接受到一个纯真而高尚的心灵,有幸享受到一笔巨大财富,因为担心那不勒斯的瘟疫传染,他们结伴乘了两辆车子,一同来到博凯尔。在到达离他们国家一百里外意大利边境的布里克桑时,蒙克,这人倒挺富于独创性,对他的朋友说道:

"你在跟我老婆调情……不,你别不承认。我最亲爱的朋友,你想做什么来骗我,是吗?互相欺骗,这样对从小就在一起的朋友合适吗?再说,又怎么能放弃我们即将共同度过的十八个月的美好旅行呢?拿我来说,我实在无法消受孤单寂寞的夜晚,如果没有你我就不想旅行了。你的老婆是迷人的,要是你想夺走我的漂亮老婆,那我也许就要去扮演同样的角色。好吧,让我们一起发出世界上最美妙

的誓言吧，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能让他的挚友的妻子快活，那么我们将在我们的小城里至死永远不会和睦。我们从上小学时就是好朋友。现在离维罗内还有三十里，我们明晚即可到达；我们将在那儿过一昼夜，参观画廊和古迹；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那个美丽的城市了。好吧，从今天起，我们就换老婆吧，今后，无论到任何地方，沙朗太太就叫蒙克太太，而蒙克太太就叫沙朗太太。等我们再返回维罗内的时候，太太们将再回到她合法的丈夫身边。但对于发生的这桩事以后谁也不讲！"

当着两位太太的面这个建议被通过了。整个二十四小时静谧无话，只有蒙克一个人他讲话了，他对他的朋友说："如果你的中产阶级观念妨碍了实行我的计划，我们立即分开。不过，作为日耳曼人真正的高贵的儿子，如果没有任何谎言能使我们的友谊淡漠下去，我们就以诚相待，让我们继续作我们愉快的意大利之行吧。"

最后他们这样做了决定。而我呢，我也曾非常喜欢，如果不是刻意研究的话，这些美丽的德国女人，我可以打赌：在她们以后的岁月中，她们的行为十分端正。至于蒂贝洼尔，他什么也没有得到，虽然在这场战斗中他曾疯狂地爱恋，而且人也非常机灵。

1837年8月1日，尼姆

我的博凯尔之行，在我岳父看来，是一桩忠诚于商行利益的了不起的事，我乘此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去看看尼姆、加尔大桥和奥朗日。

清晨五时到达尼姆，因天气奇热，只好夜间旅行，我赶快奔到正方院。这个玲珑的小寺院竟取了这么一个俗气名字！首先它一点也不呈正方形，它像所有正式的古代寺院那样，形状宛如纸牌。它那开阔的小柱廊由仿科林多式的美丽圆柱挺然撑持着，浮现在南方蔚蓝色的天空中间。其余的柱子环绕着都半嵌在墙内，这种款式现在已不流行。整个建筑很值得赞美；我在意大利时曾经见过不少气势巍峨的建筑物，但都不如这座小小的古董秀丽，虽装饰累累，但不失其雍容端凝的风度，仿佛平素惯于严谨之人偶作莞尔微笑。此寺长仅七十二尺，阔三十六尺，然乍见之下心灵仍不禁为之一震。它的规模比大部分乡村中的峨特式教堂小，但因拥有大量诉诸灵魂的事物，看上去多么不同！总之，很不一般。正方院绝无恐怖或悲戚之感。

古代的寺院规模小，而剧场、竞技场则很大；而我们现在恰恰相反。我们的宗教摈弃戏剧而教人苦修。罗马人的宗教是一种充满欢乐的节日，并不要求信徒牺牲他们热爱的东西，而是运用有益于祖国的方式去开导他们，并不需要召集人们长时间地开会。

尼姆值得看看的地方有五处：

1，寺院；

2，竞技场；

3，古代浴场；

4，马涅大塔；

5，奥古斯特门。

读者可能想寻找正方院的图片看看，我到这美丽的寺

院已经第五次或第六次了，每次旅行这地方都给我增添更多的乐趣。科尔贝曾经计划把这些石块号上数码，搬往巴黎。这个想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伏尔泰曾终生不遗余力地把格雷奈尔[1]清洌的泉水吹捧上天；幸运的是这并未付诸实施：一位名叫莽沙尔的毫无才能的建筑师，当时也是路易十六的宠臣之类的人，要是搬过去，他肯定会在重新安装时在古建筑上增加某些他认为很美的饰物。

现在倒很简单，只要完全模仿巴黎的那座建筑物复制一下就成；可是学院不同意这样做。有不少附墙柱体，柱头比例比较短，还有些托饰是单数，等等。老实说，安托南[2]时代的建筑师生活在罗马，他们所想的不像现在这些学者们，生活在巴黎这些最令人可笑的建筑物中间，时间长了就会耳濡目染，格调卑下。这种学术上的愚蠢转而成为庸俗低下的格调。应当摈弃孟德斯鸠的作法，因为，为了表现心灵的某种活动，他不确切地使用与博絮埃同样的句型。要建一座古代寺院，是不是巴黎就要一座交易所；是不是要一座教堂、一座古代寺院，既然我们可怜的建筑术没有本领找到当代新环境新风尚需要的建筑样式，就只好抄袭峨特式的老建筑了。还有比那些安上希腊式柱子的房屋更丑陋的吗？

下面几句话是对美轮美奂的正方院的描绘（我面前的这幅铜版画很差，我就不说这些了）。这地方很像缩得小而又小的玛德兰宫，不同的是两侧的柱子都附在墙内。

---

① 格雷奈尔在巴黎第十五区。

② 安托南(80—161)，罗马皇帝(138—161)。

它的正面有六根柱子，侧面十一根，拐角上两倍于此。这些柱子有八根半附在墙内；另外三根完全独立，在寺院正面形成敞开的柱廊，外观很有气派。

这三十根柱子，十根是独立的，二十根附在墙内，完全是科林多款式，高二十七尺三寸三分，直径二尺九寸。每个柱子之间相隔不足两个直径，而中间的柱距略宽。柱头作橄榄叶状，柱顶盘均甚高雅；惟托饰尚有不足之处。

整个建筑物长达七十二尺，高度与宽度三十六尺；柱体均半附在寺院墙内，墙厚二尺，均以上好白石垒成。墙角略薄，衬托出底面平稳，槽沟纹非常精致。三角楣柱共计十个，形成了一套系列柱廊，有十五级阶梯可通上面，两端都像侧面一样装饰。大门殊绚丽多彩，似转朝北面，这是光线射入的惟一通道。柱廊顶现代曾修复过，天花板上的藻井系混凝纸所做。死于 1784 年的塞季叶先生曾经想通过那些把青铜文字钉在墙上的钉子的洞眼推译出铭文上的文字内容。根据这个，人们会相信这正方院是献给马克－奥莱尔[①]和吕西乌姆·凡鲁斯[②]的，凡鲁斯是安托南的养子，生于尼姆。你知道，在安托南统治时期华丽和细部的纷繁取代了一世纪时建筑上雄伟简洁的风格。1823 年有人出馊主意，在正方院里建立了一座博物馆；我在此看到了一块雕塑，雕的是群鹰簇拥住一只花环。

---

① 马克－奥莱尔(121—180)，罗马皇帝，在位时间 162—180。他是罗马皇帝安托南的女婿。

② 吕西乌斯·凡鲁斯(130—169)，罗马皇帝，安托南的养子。

我少年时，看见正方院曾遭受过最可耻的凌辱，几百个孩子乱扔石子、打那些柱头建筑上做窠的鸟儿，顽皮的小孩顺着柱体攀爬，等等。有一位颇有才智的市长杜特拉热先生让人把这座寺院围上铁栏杆，并恢复了竞技场。不幸的是对竞技场并未好好安排：他们不是阻止古建筑坍倒，而是重新兴建，什么也挡不住翱翔于遥远的世纪的想像力。

因为我从前在罗马看过戈利塞、维洛纳的竞技场诸处，所以尼姆的这个娱乐场地远不如正方院引起我的兴趣。这座半圆形剧场形成一个完整的椭圆形，在西方流行的大东方直径131米，包括墙的厚度；小直径，103米。它组成了一座有60根柱廊的厅堂，二层有60个连拱廊和一处顶楼。竞技场有四座大门：北面的一座上方饰有两只突出的牛头；整个建筑是一种不规范的托斯卡纳款式，颇接近多利安柱型。内部有三十四级阶梯座位。这座半圆形剧场可容纳观众二万二千人。不过，这些实际数目只是为了停止想象罢了。你去寻找一帧铜版画吧，什么也没有克莱里梭[①]的漂亮版画更值得旅行人的珍赏了。

经过杜特拉热先生一番整顿，把场内的破房子全部拆除之后，这座竞技场占据了广场中心位置，现在一眼看去，尽在望中。这座大建筑物若与罗马的戈利塞比较似觉稍矮；然而尼姆竞技场的外墙几乎无损，大厅的顶饰也很完好。还可以看到从前为了给观众遮住阳光、用于固定张帆布篷竿子穿洞的石头。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尼姆这

① 克莱里梭(1721—1820)，法国建筑师、画家、考古学家。

座半圆形剧场有许多疵病，而阿尔的那个剧场就没有这类缺陷。

竞技场系由石块垒成，不用水泥；石块之间以铜钩铆定。国王泰奥多里克[1]曾下令禁止取走这些铜钩，有些石块长达十八尺。像所有罗马的大建筑一样，在中世纪时竞技场曾被用做炮台。

尼姆的喷泉确实是一处迷人的古代遗址，如果人们没有花费两百万法郎修缮的话，这也许可以说是法国现存的最美丽的一处喷泉了。今天这处喷泉只是一条铺着条石的运河，围上栏杆，仿佛一个城砦的沟渠，而不是美丽清冽的喷泉了。这处喷泉，经过修缮之后，使得周围屋宇的居民们得了发高烧的病症。

附近还有一处古迹，人们不愿任其荒圮，这是一个山林水泽女神庙。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些拱廊，古时候就已为墙围绕，只有一处进口，入内，有一带拱顶的大厅，十六根柱子井然矗立，柱顶楣上承拱穹，饰有花边。厚墙系巨石垒成，不用水泥，以铁钩固定，非常坚固。991 年，这座屋宇交给贝诺瓦的一些修女管，她们保护得很好。直到 1552 年她们移交时几乎都完好无损。1576 年有位农场主用它做堆栈，嫉妒的邻居在他堆放的木材上放了把火，这场火灾炸坏了大部分石块。翌年，1577 年，贝尔加德[2]元帅封锁尼姆，居

① 泰奥多里克(455—526)，东哥德的国王。

② 贝尔加德家系尼姆望族。死于 1579 年的罗歇一世曾是国王亨利三世宠臣，于 1574 年受元帅印。

民们为防止他于此筑壕固守,推倒了屋宇前面部分。

简直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古罗马公共浴场内部更愉悦更迷人了。今天,8 月 1 日,我在这儿过了一个快乐的时辰。天气炎热如火,但这里,在这个古罗马高墙阴处,仍然是一片凉意。

地上,处处是古代遗留下的断壁残垣。简直像在罗马。紧傍着这个山林水泽女神庙的一块高地上遗迹已颓圮不堪,人们叫它大塔。此地设有电报机,这里从前是一个坟墓,今已堙没,这类故址在罗马周围很多,如距离阿尔巴奴门不足百步处就是。人们在谈起这座建筑物时简直是异想天开。戴隆宣称从前这是一座灯塔,阿斯特鲁克说是一座高卢神庙,其他一些人认为这是从前的一所公共财库。大家一致认可的则是这个庞然大物高 39 米。

1194 年(正是图卢兹伯爵、雷蒙五世时代)几处城堡拆毁时,曾发现一座四个道口的古城门。门上铭文仍然留有很明显的铜字痕迹,惟今已剥落,记曰:"恺撒·奥古斯都[1],任执政官凡十一届,于其任罗马护民官之第八年,建此门、墙赠给尼姆移民区。"奥古斯都在罗马 738 年的最后六个月至翌年的头六个月担任第八届护民官,这样,此竞技场之兴建年月大致可以推定(基督纪元前 15 年)。

奥古斯都门与面朝多米蒂大道的罗马门两相对峙,在

① 即屋大维(公元前 63—公元 14),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因系恺撒义子,故称恺撒·屋大维。罗马皇帝。公元前 27 年罗马元老院授予他"奥古斯都"称号。

罗马时期,这里是尼姆城主要入口。尼姆于1814年后声誉鹊起,居民达42000人,此地位于肥沃之平原地带,四周丘陵环绕,果树、葡萄和橄榄树遍布其间。

8月2日,尼姆

一位博识之士给过我一本书,书上记载了此地发生的一桩谋杀案真相;今天我带了这本书去贝莱先生家,为了消除这种阴郁的思想,贝莱先生对我说:

"此间文明日下,一个无能的政府竟忽略了对谋杀案犯处以死刑。过去,南方社会一般人都具有所谓'骑士精神'。"

爱的狂热,这种感情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可是在彼特拉克和但丁的诗篇里却占着主要地位,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是整个骑士精神的最高原则;普罗旺斯诗歌中称之为joy。

在西班牙典章中规定joy是骑士们的天职。所以,查里曼大帝的宝剑名叫joyeuse或是激发爱情者。在意大利语中tristo这个字意为平凡、庸俗的人,慷慨大度之敌,大家应当远远避开它。

普罗旺斯的娴雅风习建立了截然不同的几种等级,据此逐步上升进级。

人们首先是feignaire(犹豫者);继之为prégaire(恳求者),随后是entendaire(听取者)最终是druz(朋友)。

在意大利语中,drudo意思是已婚女子的情夫。

福里埃尔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很清晰地描述了

普罗旺斯中世纪这一文化传统。这在他心目中是不是相当于 19 世纪的妒嫉和伪善呢?

8 月 3 日,(写于戛尔大桥拱孔下面)

我利用晚间和一个美妙的月夜走了五里路从尼姆抵达戛尔大桥。清晨五时到达,当时我已沉入梦乡。忠诚的约瑟夫把几匹马送还拉富邮局(这地方并不太远),让我睡觉。他点燃起一堆篝火,煮好咖啡,奶是邻居家的一只山羊供给的。

戛尔大桥

你知道这座庞大的建筑物不过是一道简朴的引水渠,它威严地高踞在一片深沉的孤寂之中。

如果说从前在罗马,那个戈利寨几乎将我沉浸在深深的思绪里,那么现在我的心灵已经投入了悠长而深邃的震惊中间。

一道七里长的引水渠把厄尔泉的水引进了尼姆,我们瞻仰的这些水渠只不过是它的一部分而已;因为水必须越过一道又狭又深的涧谷,于是建筑了这座巨大工程。

人们在这里找不到任何表面的奢华和装饰:罗马人当年做出这么令人惊叹之举,不是为了招人赞美,而是因为它简单实用。可是做以致用这一极其现代的观念,已经被今天的参观者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倘若说还有人想到这一狂热,那也是为了轻视它。内心充满了感情也不敢说出,更不用谈加以夸张了。真正的热忱表达出来总是觉得有点腼

腆。

三列拱廊呈现出圆满的拱形，属于托斯卡纳柱形，层层叠叠，筑成这个600尺宽、160尺高的庞然大物。

第一列占据了整个狭长的涧谷，是由六道引水渠构成的。

第二列更高一些，涧谷显得较宽，有十一道引水渠。第三列则由三十五条略低的小拱组成，俾能引入水流。第一列与第二列高度相等，与宽六尺、深六尺的渠道连结。我无意以美丽的词句夸谈这一伟大建筑物，人们只须仔细看看图片即可一目了然，但引水渠虽然形状简朴，但一切构件都曾经过精密计算，非常切合实用。

对于一个具有艺术天赋的旅行者来说，他的目光向四外展望，这里却既无人家，又无庄稼作物，这一片荒原上出产的东西，就是百里香、野薰衣草、刺柏，它们在令人目眩的宁静天空底下散发出孤单寂寞的芬芳。我的心灵完全留给了自己，但注意力又重新被引向眼前的一切。我想，这建筑物就像一曲崇高的音乐那样起着作用，对于某些精英人物的心灵这固然是一件大事，但是其他人等只是以赞赏的眼光想着它该值多少钱。

跟大部分罗马人遗留下的巨大建筑一样，戛尔大桥系用雕凿成形的石块堆叠而成，没有用灰浆，也没用水泥。引水渠内壁涂的一层水泥仍然还保留着。有一次我曾顺着这些山中的拱廊走去，它分为三支，向导让我跟随着他在草地上走了三里；那些埋在地下的水槽保存得更好。

加尔东河从戛尔大桥下面流过，平时这条河不能徒涉；

朗格多克的地方政府于 1747 年在引水渠前面又建了一座桥。17 世纪时人们曾设法在第二列拱廊上通行车辆。

人们爬上戈尔东河陡峭的东岸可以到达三座拱廊支柱的引水渠。

1837 年 8 月 8 日，格勒诺布尔

经过莫瓦朗和沃莱普到达格勒诺布尔；我住在蒙托热，勃朗开的三太子旅店，二号房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国时曾经在此住过。当他归来时博内门曾一度关闭，拒而不纳，但城里的青年们把城门的木制门扇全拆掉，送到他窗子底下，表示拥戴。就在我现在写字的这个房间里，一位格勒诺布尔的年轻法官约瑟夫·雷先生大胆地对他说：法兰西爱他这位伟人，敬仰他这位名将，但再也不希望他当独裁者，不希望他一方面极力恢复那些人们几乎忘记了的旧日一切流弊，同时又制造出许多新的贵族。雷先生的这篇讲话大概有五十行，在二小时内印了两万份，当晚所有的格勒诺布尔人家喻户晓，都对拿破仑重复这同样的话。如果他当时真正理解法国人民的这种心声，他和他的儿子就仍能继续当政了。

我的窗子外面是一条宽阔的林阴大道，道旁栽着栗树，高达八十法尺——这都是雷蒂纪埃斯[①]所植，他是多菲乃人的代表和典型人物，勇敢而不受愚弄。不幸这些岗峦对面的大树盛期已过。这些树的年龄都在二百年以上，每次

---

① 雷蒂纪埃斯（1543—1626），法国元帅，路易十三时曾任陆军统帅。

雷雨都把它们巨大的枝干击落得满地都是,惟有其中最美的一棵(人们就称它雷蒂纪埃斯),今仍亭亭如盖,十分茂盛。7 月 6 日这棵树为炮弹所击,周身创痕,我曾怀着敬意前往瞻仰过。

雷蒂纪埃斯终其一生都在多菲乃执政,他从不容忍任何人到他家里打扰。他曾兴建邻近宫殿,后来该市从他的继承者手中买了下来,今天长官公署占用了其中一部分,年付租金 6000 法郎。

离栗树大道不远,有家弗朗捷也斯旅馆,房屋是文艺复兴款式,很漂亮。这也是雷蒂纪埃斯所建,目的是为了金屋藏娇,供他的一个情妇居住;他还派人暗杀了她的丈夫。接着他又派遣著名律师巴拉尔先生去罗马,请求教皇宽恕。

我真怕在格勒诺布尔也会碰上最差的尖石块铺的小街,在里昂就因为这个搞得我几乎寸步难行;不过格勒诺布尔倒很机灵,这里有七条街已铺上采自风丹的扁平石块,六年后尖石路面即将全部消失。市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议会都是一些明达之士所组成,大部分很年轻,开明。愿上天让巴黎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这样城市就不会变得丑陋了。

我开始是攀登巴士底山,这座山在城内,我在栗树大道就能望见;工兵部队刚刚在这里筑了一座炮台。不过前往该地的公路虽然很宽,我走过去仍然觉得很累,连描绘这里景色的力气都没有了。每行百步,身转景移,目不暇接。

到达巴士底山,迎面就是达侬发尔巨大山峰:从下方偏左处,可瞩目秀丽的玉里阿热和艾奇尔丘陵,右边展现出克

莱桥平原八千米的林阴大道，十分壮伟。勒诺特尔①的精妙构思置于旷野大山之间，效果真令人惊叹。这条大道整个对着拉波新炮台——这是盖兹大尉的建筑杰作：在此我看到了这位杰出军官发明的新吊桥。

在工兵建筑中最特别的，就是这些先生们常常大手大脚，随意拆毁建筑物。

1837年8月25日，克莱桥

昨天午后，时间已经很晚，我收到C先生一封信，说我托他的事已经办了，并告诉我今天（星期日）早上十点钟，我在拉弗莱会遇到他派来的四个农民。二十二年前，这些农民曾经亲见过刚从厄尔巴岛回国的拿破仑和格勒诺布尔卫戍团。就是在这里决定了现代最壮丽最富于传奇性的大事。路易十八朝驻格勒诺布尔指挥官是马尔商将军，这个团原来是他派遣来阻挡拿破仑的，准备把他困在拉弗莱大湖和山峦之间。

8月27日，格勒诺布尔

清晨五时由格勒诺布尔启程，天气晴朗。九时半，我已置身这一远近闻名的草地之中，草地间时见山岩，延伸于拉弗莱大湖、湖中流出之小溪与通往拉缪尔大路右侧的山峦之间。我觉得自己稚气，我的心跳得很厉害，非常激动。不

---

① 勒诺特尔（1613—1700），法国园林设计家、凡尔赛宫的布局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过那三个农民都没有猜到我的激荡心情(第四个没来)。跟我一起的人因为对拿破仑并无多少仰慕之情,甚至还歪着脑袋瞟了我一眼。农民都在拉弗莱旅馆老板贝隆先生处等我。我到维齐来经过的是雅里古道——这惟一的古道1815年还在。这条路在进入维齐的这一段十分险峻。我在大桥上通过罗芒什,接着必须爬拉弗莱那个可怕的陡坡,坡长八千米,每进一米,坡度就增高八至十三厘米。

我们匆忙地在拉弗莱吃过中饭,然后走上拉缪尔大路。过去几百步,在一块木十字架旁边,我们用杨树枝插在土里做标记,表示这里是当年马尔商将军率领格勒诺布尔卫戍团受命阻截拿破仑的地点。左边是这个团的驻地,紧傍大山;中心在大路上,左边略微踅入一块乱石嶙峋的小草地。团队前面是湖和山,把团的右翼紧紧抱住,只留下一条路的空隙。

我说话很少,与我同行的几个农民争论着,幸好意见不都一致。我让人拿来三四瓶酒,于是我们好多次坐下来啜饮。

我用一根细杨树枝标出拿破仑在草地上伫留的地方,团部在他左边,约有一枪射程之遥。

一个农民叫道:"树枝不该插在这里。"他眼睛灼亮,走过去在老杨树上砍下一根十二尺高的粗树枝,插在拿破仑当年驻足的确切地点。有一天将在这儿竖起一尊十五或二十尺高的拿破仑立像,依旧披着当年穿的那身衣服。

下面是他在到达这里以前所做的事。头天,他跟他身边的小部队在拉缪尔近郊的一个小山上宿营。阻截他的真

正重点是在拉缪尔南边一里处的彭驼桥。这座桥上驻着兵。拿破仑早上十时出发,他来到皮埃尔－夏太勒村,随即到幼猫村;以后就沿着通往拉弗莱的坡路前进,终于抵达制高点。那里只有山与拉弗莱大湖之间的公路那么一点点隙地。

到达制高点后,他远远眺见王军团队把守着公路;法国和他本人的命运即将在此决定。有一段时间他仍沿着通拉弗莱的公路前进,少顷,他派遣跟他的小部队中一部分人向右,进入草地,占领阵角——这就是日后竖立雕像的地方。他统率的士兵最多时曾增至二百人;大批人马都留在后面。这支小部队在无数热情高涨的农民簇拥中向前挺进。

他们到达我们现在插上粗杨树枝作标记的地点一刻钟之后,拿破仑派遣贝特朗将军[①]前往王军团部,贝特朗将军发现指挥这个团的团长从前在埃及作过战,并曾接受拿破仑亲授勋章;可是这位勇士却对他宣称法兰西现在效忠国王,若有任何与国王为敌者向他的团队所在推进,他就开火。

"不过,"贝特朗将军说,"要是皇帝本人来到你面前,你怎么办?你有这份勇气朝他开枪?"

"我一定恪尽职守。"团长答道。

我询问的一个农民此时正站在王军团队阵地和皇帝所

① 亨利·格拉田·贝特朗(1773—1844),这位将军忠于拿破仑一世。拿氏败后随至厄尔巴岛和圣赫勒那岛,1840年与儒安维亲王将拿氏遗骸运回法国。他本人死后也葬在巴黎荣军祠。

在的阵地之间:他推想贝特朗将军当时曾设法跟几位军官和士兵谈话;这样做确实会惹得对方向他开枪的;但将军此举并未引起什么骚动。于是他又返回到皇帝身边。有一个农民说,事态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小时,但如果按照另外两个农民的话说,只有半小时。

大概马尔商将军把格勒诺布尔最精锐的兵员都编入了这个团,并曾给军官们下令对皇帝行动必须坚决,毫不容情。

士兵们看见他们的皇帝已经有一个小时了,他完全在他们枪的射程之内。倘若全团同时向他开火,他必死无疑,士兵们这样想。可是你瞧他多么平静:他非常明白他们决不会杀他。

向皇帝开枪的可能性距任何想象都非常遥远了,何况在皇帝和王家团队之间很快就挤满了许多农民。他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奋情绪,他们还向王家团队的士兵们喊话,表示拥戴皇帝。

这时,有一青年军官纵马从拉弗莱赶来。眼前这几个农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人们可以猜到他叫朗东,是马尔商的副官。

一会儿,拿破仑向团队走去,讲了我们现在在报纸上看到的那番话。农民们告诉我:当时他敞开大衣,露出胸膛,对王军士兵们十分勇敢地说:“如果你们有谁想杀死他的皇帝,开枪吧。”

当时有一小队前卫中几个人站在团队前面;副官下令瞄准并开枪。一个士兵离拿破仑只有半个射程,端起枪瞄

准。听到开枪的命令,他掉转身,说:“是我们团长命令我开枪吗?”

“开枪。”副官又叫道。

这士兵回他:要是我的团长叫我开枪我就开。

团长不曾重复开枪的命令;士兵放下枪来。

我想,这是决定的时刻。

这时皇帝继续说下去,团长听了非常感动,这让他回忆起埃及战役,他不再反对皇帝向他走近。这一切令他想到他本人初当团长时的许多情况,皇帝拥抱了他。这一下格勒诺布尔团的士兵们热切地把目光都投向皇帝的一举一动,因为摆脱纪律约束而感到无限兴奋,一齐大声呼喊:*皇帝万岁!* 农民们也跟着连声叫喊,一切都结束了,人人眼眶里都饱含着泪水。一刹那之间人们完全沉浸在无边的激情之中,士兵们拥抱农民,并互相拥抱在一起。

马尔商将军的那位副官,见势不妙,大概想赶忙去向将军汇报吧,连连拍马向拉弗莱奔去。皇帝卫队的四个精壮骑兵疾驰追赶,副官驱马向前飞奔。就是这样,他冲过了拉弗莱那段可怕的斜坡;过了维齐埃,那四个戴着三色帽徽的皇帝卫队在后面紧跟着。整个维齐埃的老百姓都挤在窗台上观看,对眼前这一切情景无所知晓。副官快马登上了通往雅里的坡路。他几乎被抓住,正当他考虑抄近便小路(这小路还不到二尺宽);皇帝卫队的坐骑疲累得不肯在窄狭小路上撒腿飞奔,于是副官才脱了身。

其余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皇帝,向格勒诺布尔进军途中在埃邦平原遇上了德拉贝多也尔带领的团队。德拉贝

多也尔在接到马尔商将军命令前来加强拉弗莱这个营的防务之后,率领全团从尚贝里过来已经两天了。

就在这天晚上,九时左右,皇帝来到博内门;他的士兵这天走了十三驿里。天气严寒,还刮着大风。

多菲乃这一带的人性情特别,人们在非常激动时总是一副凝注沉思的样子;所以,一个缺乏经验的观察者在这一整天根本就看不出格勒诺布尔有什么异常;士兵们微笑着在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在把炮推上博内门左边那个要塞炮位的时候,炮兵们说:这些大炮不会伤人。

"这很简单,火药都是湿的。"围绕着他们的老百姓答道。因为谨小慎微,大家一声不吭,但从他们的目光看去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大约九点钟,皇帝坐在博内门附近,这地方正在要塞手枪射程之内。当时正处于战争状态,可是竟没有一个人企图朝他开一枪——这一枪也许竟可以挽救布崩王朝呢。

人们永远不知道皇帝这一天刚刚经历了一次险情;准备这一行动的是一个普通平民。

当时拿破仑正在位于拉缪尔附近路上的一所房屋前面停伫,这屋子的主人原是士兵,他娶了一个出身高门的女子为妻;他想,若是他杀掉这个推翻国王的公敌,他肯定会发财。于是他拿起枪,爬到他家顶楼上,可就在那儿,他正举枪瞄准皇帝的当儿,脑子里忽然想起他老婆孩子都在楼下屋里;这里皇帝一倒下,他一家人肯定会被皇帝的士兵们全部杀死,这样,他罢了手。

博内门是关着的。门外门内众人一齐用斧头砸门,终

于门打开了。拿破仑一身疲惫，进入城内，就躺在我前面写过的这个房间里。这家客栈的老板正是征服埃及大军的勇敢士兵拉巴尔；就是因为曾热情地接待过皇帝，这人后来垮了。我注意到这位征埃大军的老兵在谈到拿破仑的时候没有一次不痛哭流涕。

尽管一些撰写历史的先生足不出巴黎，却用了许多音调铿锵的词句描述这段大事，可实际上这一天在格勒诺布尔却没有一点兴奋热烈的景象；只是一种激昂情绪，甚至狂热和同情占据了拉缪尔、芒斯、维齐埃和沿这条大路皇帝仅仅经过了的其他地方老百姓的心。这些村子的农民想到就要在这里打仗，跟随着他一直到格勒诺布尔城下；他们为皇帝担惊受怕，他们在皇帝周围还看不到三百人。

在格勒诺布尔，表面上仿佛只是好奇：这有点像巴黎七月[1]的那些日子，惟有最低的阶层在倾听他的心，全不想到谨慎小心。许多格勒诺布尔人思量着：皇帝可能在里昂要被在那里集结的军队逮捕，或是将被某个王军士兵开枪击毙，那么，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这儿过两个星期即将设立特别军事法庭了。在拉巴尔窗子底下几乎没有人高喊“皇帝万岁！”最低下的阶层他们都已出发。第二天中午，皇帝在格勒纳特广场上检阅军队。士兵们的振奋和居民的冷淡仍然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其中许多人此时已经忘记了谨言慎行，只听他们的心做主了。他们为勇敢的阿波利奈尔·艾迈日所激发所鼓舞——艾迈日是皇帝的医生，格勒诺布尔

---

① 指 1830 年七月革命。7 月 27、28、29，史称“光荣的三日”。

人,他追随皇帝刚从厄尔巴岛归来。

德·拉格雷先生是个好教士,为人非常纯朴,他是圣母院本堂神甫。他平时布道讲话很长,并一再重复修辞中的生动有力的词句。大家听他布道时经常笑声不绝。这位神甫实实在在是个好人,有时他在街上遇到穷苦人向他要鞋子,他立即止步把自己的鞋子奉上。他跟他的基督教徒们说话时语调总很诙谐有趣。

在皇帝到来前一星期,德·拉格雷先生布过一次道,他说:"这位伟大的 Capitène① 现在哪里呢? 你们称他 le grand haume② 的这个人现在哪里?"这句话他重复说了不止二十遍。

皇帝到来的当晚,许多青年人叫喊了很久"皇帝万岁",随后,他们想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德·拉格雷神甫;他们叫他,他打开窗子。

"什么事啊? 你们要什么?"

"喂! 德·拉格雷先生,上回你布道时不是问皇帝在哪里吗,他现在拉巴尔。"

热情开始苏醒过来了;多菲乃人的积极性寄托在拿破仑未来的伟业上。

马尔商将军和省长傅理业早已离开了这座城市。皇帝拿这位曾跟随他参加过埃及战役的可爱省长,这个很有点法国味儿的人开玩笑:

---

① 统帅,法语 Capitaine。此处是乡音。

② 伟人,法语为 le grand homme。乡音。

"总得有个人管管这个省份吧。"在他身边,有个名叫沙伏瓦-罗澜的格勒诺布尔人,从前当过安特卫普省长,当时住在格勒诺布尔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这人颇具那种法国式的机智,但对任职毫无兴趣;他拒绝出山。德·巴拉尔先生,王家法院首席院长,忠于民族感情,以法院的名义指责皇帝。可是皇帝,他对任何人都不呵责;一时间他好像把一个君王职责的全部要义都忘怀了,他对大家表示欢迎。

1837年,尚贝里

出萨伏瓦的梯镇(我估计这地方由于走私而暴富),大路突然碰上一片嶙峋的山崖,据说这山崖就是村名的由来。这山崖高几百尺,左右向远处延伸;最初人们就利用这梯形斜坡做过道。

我弯了一下路去参观吉叶河上的柔利翁桥;我们从大沙特勒斯和芙沃里过的就是吉叶河;河床尽是山崖,宽十五尺,深百余尺。从前这里大概有瀑布,朝夕冲刷,岩石为穿,十分深邃。为了逗乐,我们在这潭止水(从前的瀑布)中扔了许多石子,激起一片响声。

从前,在梯镇鼎盛时期,人们外出只有骑骡。旅行者从骡背上下到石山上,得爬二百尺高的梯形斜坡,才能到山崖的某个裂缝处;随后再走上几步,觅得别的骡子,把他们载到尚贝里。

萨伏瓦公爵夏尔-埃马纽埃尔把裂缝处拓宽,依山建成了一座高耸的墙垣,使这条极陡的山坡可以通行。车辆

经此可至大路。有一处拉丁文碑[①]竖立在裂缝深处,写得很好。此地地形雄峻,四面均甚巉峭,仰望可见一线蓝天。四外极其静谧,惟时闻清泉从崖顶滴落,打破岑寂。

碑文上记载称夏尔-埃马纽埃尔伯爵曾于此兴建城堡,令罗马人不敢近前。拿破仑觉得这条坡路太过崎岖难行,乃下令凿通崖壁。今天,当人们沿着埃马纽埃尔伯爵开辟的那条大路前进时,崖壁就在左边。山间的大部分隧道摹仿的都是这一座,隧道于1814年建成,长约四五百步。

这条通道非常特别,因为离tunnel[②]不远的山崖中有一很大的天然洞穴,所以取名山洞。我在此看见一个人,手执一架八至十尺长的梯子和一盏灯;我下到洞中的第一室,此室由一间间差不多大小的洞穴组成,形状和色泽类似哦特式教堂的中殿,外观十分雄伟;不过我的这次寻幽探胜只在此驻留了几分钟。

稍远,靠近圣-蒂埃波-德古村,我欣赏了著名的瀑布,让-雅克·卢梭对此地曾经有过很精致的描绘。

同我一道旅行的还有附近的一位绅士,其人颇有风趣,特别机灵。这位绅士靠着经营商业和农业积累了一笔财产。

他对我说,"应当让一位有闲阶级人士在国王领导下

① 法国大革命期间此碑文已毁。拿破仑于1803年重建。碑文上的日期原为1670年。(原注)

② 英文:隧道。

单独执政，形式上是国王专制，实际上，他的权力不断地为有闲阶级所制约，这个阶级在国王下面管理行政事务，统率军队。”

“那么你对那些下层阶级的智能之士怎么办？”

“他们可以在法院里任审判官，以及担任神职人员。”

我听了大为诧异。

“只有以此为代价，这是可以采取的惟一方法，”他非常冷静地继续说下去，“这样才能摆脱实际危机。国王们只有以道德规范加以约束；否则在社会上就会总是陷于内战；一位羸弱的国王会像查理十世那样被赶下台；而一位打胜仗的国王则独揽大权。”

“不过，”我对他说，“不管公共教育部的部长们怎么做，从现在起十年之后，所有的普通士兵都会识字读书，他们将不愿盲目地服从那些有闲阶级出身的军官们。”

“凡是带头谋反的一律枪毙。另外，你别弄错，贵族阶级晓得这种危险；即使最小的陆军少尉都不会像在彭巴杜夫人①时那样浅薄，懒惰，他会专心致志，恪尽职责的。他会想到，他要是松懈，他父亲的城堡就要被烧掉。”

跟这位风趣之士这样聊了好久，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尚贝里城门口。他跟警察局的人打了个招呼，怪了，竟不曾有人刁难我。

我在这里收到几封从里沃、阿勒洼尔和弗沃瓦里寄来的信。终于我跟这些地方的人做成了几桩生意。多菲乃人

---

① 彭巴杜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宠妇，对当时政局影响很大。

总是经过长时间思考而后行动;因此他们比周围地区的人高明。要说是种族关系,未免太夸张了,但事实上里昂、普罗旺斯或萨伏瓦的人在各方面都不像多菲乃山区的人这样精明干练。

我发现尚贝里这儿晚餐很丰盛;格勒诺布尔简直没法比。我的商业伙伴请我在酒店里大嚼了一顿。晚餐是在一间跟公共大厅仅有薄板间隔的雅座里吃的,他坦诚地与我交谈,令我为之颤抖。我不敢复述他说的那些轶事。吃罢晚餐,N 先生带我去"乐园",这地方坐落在涧谷之间,一个相当美丽的小树林中,我们沿着一条小溪走进去。简直不可能看到这地方的真面目;让-雅克·卢梭的记述所引起的某种感觉时时存在于现实与我们之间。

晚上,社交界人士和妇女们都极其彬彬有礼。

我立即明白了,我在的这地方离美妙的意大利很近。尚贝里有两处古建筑在我们法国别的城市是没有的:一座非常壮观的剧场和一条两侧带连拱廊的漂亮街道。

对一个城市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一条柱廊,每逢风雨,人们可以在这里安详地漫步;最能表现出法国市长和他的助理们的愚昧的(世纪相传,难以置信的愚昧),就是几乎到处都没有这种风雨走廊。人们不是去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呢? 而是思索着:在别的城市人们做了什么好东西?人们总是摹仿,摹仿大家认可的范本;如果做的某样东西不属于仿制品的话,就很害怕被嘘,被否定。市长们宁愿建造一座像南特或波尔多已有的那种柱廊式剧院,而不愿创建一条良好简朴的风雨步行走廊,像布列塔尼的多尔那样。

多尔街上的柱子都是峨特式的,表明了这条街是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建成的,如伦巴第的瓦雷兹,布雷西阿等处在剧院的左右两边都建有华丽的柱廊,柱廊很低,但任凭风雨都刮不进去。这些十分合适的地方不久就成了雨天人们消遣解闷的约会场所;在此还增设了咖啡馆、精品商店、文学沙龙,逢上朔风怒号的坏天气,或是人们感到呆在屋里烦闷,就来这里消磨一两个钟头。不过,据说在巴黎,里沃利大街的柱廊并不具备所有这些好处,这话我信。首先巴黎的柱廊大概是竖立在主教城和蒙马特尔大街之间,这样四点钟时南边的阳光才照得到;在这里一定要有许多可以出租的店铺,并且尽可能地,有一座剧院。

其次,里沃利大街的柱廊是迎着西风的,在巴黎,每星期要有五次刮风;因此,一遇到下雨,人们在这里就全淋湿了。交易所和玛德莱纳的柱廊不过是雅典神庙的盲目而皈依传统的仿制品——气候宜人的雅典不像我们这儿从十一月至四月每年有六个月冬季。法国的建筑师们,自从峨特式式微之后,还从来没有运用自己的才思去发明出适合于法兰西的教堂建筑款式。

今天刚好下雨,整整一天我都是在尚贝里漂亮大街的柱廊下面度过的。我想起了温馨的意大利!所有年过四十、生活宽裕的人就应到这个美丽的国度去居住,如果他在我们今天的巴黎这个政府治下的话。尚贝里政府跟我的愿望相反:我想读所有的法国报纸;可是这儿却只准卖《日报》、《法国公报》和《导报》。在这儿,时时刻刻,向你要护照;那些有个头衔和荣誉勋带的人有福了!我真不想看到

塔朗泰兹[1]的群山。

1837 年，艾克斯

在不足四十八小时的停留之后，根据人们可能做出的判断，我觉得尚贝里可爱的居民至今依然配得上让－雅克·卢梭所称道的一切优点。

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到达艾克斯。我们在途中碰上了大批车辆，真叫我吃惊；尤其使我称奇的是，所有这些车辆中都满载着浓妆艳抹的妇女。到了艾克斯，我才晓得今天是星期天，此间的浴客们举行舞会，于是引得几乎所有尚贝里的花枝招展的仕女们纷至沓来。尚贝里卫戍区的一群漂亮军官也和这些名门闺秀同时来到艾克斯。其中有一位带了本三十二开本的《阿里奥斯特》[2]，他把书掉在旅馆里了。人们来问我这本书是不是我的。

有人告诉我这些军官们是皮埃蒙望族子弟。他们的士兵脸色很好。如果撒丁国王敢于演出一些喜剧，并阅读保尔－路易·古里埃致路易十八的那封著名书信，他以后可能会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国王。在一个未来即将临近的时代，这个国家将属于拥有最好的军队的国王，而且他标榜最自由的思想。我知道这些萨伏瓦的军官正在学习本行知识并阅读大量圣西尔元帅的回忆录；这个选择使他们受到赞扬。

---

① 这是法国和意大利接壤的地方，属依泽尔省。

② 阿里奥斯特(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诗人，这里指他的诗集。

今晚的舞会是迷人的；本地的妇女，我初次认识就感到她们天生丽质清新可爱，再加上装饰都丽，有时简直堪与巴黎上流社会相媲美。有些妇女，当然人数不多，很有风韵；可是她们在熟识的人中被看做傻子——我在舞会上瞥见了两三位高雅仕女。

今天早上我乘一条小船渡过布尔热湖，也碰上了一点麻烦；当时突然起风，湖中浪涌，宛如内海。我来到高背斜谷修院，修院坐落在山麓一处两百步宽的平地上。这里有十二个苦修僧人。修院院长个儿矮矮的，有点驼背，但人很风趣可爱。

萨伏瓦公爵遗命安葬在这座古代修院里，撒丁的末代国王夏尔－斐利克斯也愿将骸骨置于其祖墓之侧。由于国王钦旨，高背斜谷修院随后进行了修缮，院中辟有一室，布置简陋，每年国王来此度过六周。C先生为我介绍认识了这里的一位僧人，见我刚刚遭到风暴，端来好茶供我啜饮，并以一本吉什农的书籍示我（吉什农是萨伏瓦的历史学家），书中注释甚为新颖。

我返回艾克斯时天气仍然不好；狂风在俯瞰小湖的山峡间怒吼，阵阵风暴于深涧中回旋激荡；因此波涛与风暴互相搏击，对湖中的一些小平底船非常不利。

在艾克斯旅馆里，人们跟我谈起从前约瑟芬皇后①遭遇的一次著名风暴。皇后原来是为参谒高背斜谷的峨特式教堂和墓地到这里来的。起风暴时皇后很机智，表现得十

① 拿破仑一世的妻子。

分沉着;但是与她同来的一班贵妇心胸并不像她这样宽广,直到船只靠岸,仍然惊魂未定,有的甚至昏厥了过去;人们只好把她们送到旅馆的客房安歇。

昨天在舞会中有人对我说,也许一年后这湖上可能行驶小汽艇;现在里昂已经成立了一家公司,准备在罗讷河上游通航汽轮。在汛期涨水季节,船只可经由运河顺利地进入布尔热湖。这个湖的缺点是作为背景的山峦全无树木,惟有在高背斜谷修院周围有些绿阴。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重复几乎见于所有记载的一桩轶闻,此事在艾克斯又有新说。

我昨天认识的那位朋友带来一位病得相当厉害的副官;他要替他寻找一处僻静的单独房间;有人为他找到一所两层的房子,尚无人住,至少表面上如此。这青年人的病情愈来愈重,他们想增加到两三个房间;可是房子的主人回答说所有的房间都已租出,实在无法应允这个要求。那青年觉得无聊,就注意观察周围情况。他看到,每个星期三次,总有一位先生从迎街的门进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女士经过花园进入。这一天,将军到来,在副官的房间里呆了几个小时,他认出了那位先生和那位女士都是他在沙龙里常常遇见的,这两个人好像彼此还不大熟识。女士总是像就要离开温泉,可是由于健康情况不够稳定,才不得不推迟行期,她将在艾克斯逗留直至夏末。将军人很机灵,跟这位女士勾搭上了,尽管他的年纪已经不小;可他每听人讲起一个女人贞洁无瑕(他完全晓得她的秘密),就觉得非常可笑。

从前,这位将军曾经担任过著名的 Ri 将军的参谋长,

大家都知道他颇有才智，只是脾气古怪。他在一个重要城市任指挥官时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他对她的行动完全听任自由，而他妻子也觉得他很好。

“我老婆从不偷人，”将军说，“而我呢，万一她要是有情人的话，我会欺骗我老婆所有的情人。”

Ri 夫人家经常举行盛大舞会，总要到清晨三点才结束。将军每天晚上九时上床歇息。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就跨上了马背。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他不愿在下次战争中变成一个无用的老头子。可是，有一夜他却无法入眠，他整个的那套哲学完全抛弃了他；他像一个老军人那样变得满心嫉妒起来。午夜十二点钟刚敲过，他走进舞厅，头上顶着一顶棉睡帽，身上只披了件衬衣，一声不吭，爬上椅子，灭掉高盏油灯，吹熄蜡烛。

“我从来也没有这回笑得这么开心，”N 将军说，“今年的舞会至此就结束了。”

你知道就在这个 N 城里人们多么严肃，宗教信仰多深；你觉得在外省人们都很拘束，而且感到无聊吗？那么，好，你看到他们仍然保持着法国传统，是吧？德·克莱洼尔先生为人旷达，知识渊博，有一天你会看到他将当上他那个财政部门的头头的。他来到 N 城，在这样一个道德谨严的城市担任要职；不过，与他同时，却来了两个面目暧昧的妓女。

德·克莱洼尔先生对两个女人一样宠爱，他在城内最好的住宅区弄了一套漂亮住房。奇怪的是，这两个娇滴滴的小姐绝不自炫忠贞，她们给她们的共同朋友又招徕不少

情敌,可是他对此一点也不气恼。那些情郎甚至在这两位小姐屋里打架,丑闻远播。市长是个虔诚人,想让这两个小姐离开本城;只是德·克莱洼尔先生不肯。后来,只是头场风波六个月之后,她们才不得不离开。这个故事的后半部详情非常迷人,很精彩,只是说老实话,我实在说不出来。在这个号称严肃的城市里,德·克莱洼尔先生算是找到了不致让自己感到过于无聊的秘方。

1837年,日内瓦

C先生和我,我们好不容易才离开了我的新朋友,来到日内瓦。我们跋涉在群山之间——这一带是欧洲最高的山峰勃朗峰的山梁分支。在这次旅行中,我曾两次望见这座高山:第一次是在博姆,第二次是在里昂。由于傍近勃朗峰,我仿佛觉得旅途更加清幽。

从尚贝里经安讷西去日内瓦的这条路,真是十分漂亮,如果拿它跟巴黎-蒙塔日、巴黎-奥尔良、巴黎-特洛伊、巴黎-马恩河畔的沙隆、巴黎-萨特尔或巴黎-亚眠的那几条大路比较的话。

终于,我又看见了这美丽的湖,如此宽广,四周景色如此壮阔!它给人们的印象可以说不太严肃,也不是崇高,但要比真正的大海更加温馨。卢梭使他的湖闻名遐迩,但是至今这位伟人依然在这些我远远眺望的大部分秀丽城市里受到轻视或不被赏识。在萨伏瓦那边,甚至有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在所有的瑞士城市里,人们天天诋毁他,我倒反而因此为他感到高兴。一般人对他的感情愈是不公正,

他的光荣将愈加久远。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也许将会比孟德斯鸠的名字流传更久,他们的功绩是一样的;但是那班无赖对马基雅维利怀着刻骨仇恨,而孟德斯鸠对这班人则很懂得谨慎应付。因此他死时十分富有,而另一个人则极其贫困。

我像从前一样,到了日内瓦首先就跑到圣-安托南大道看湖。我走过全城,在开始谈生意和取信件以前,我先前去参观让-雅克·卢梭1712年出生的那座房子。这儿刚刚重新修缮;眼前是一座七层的漂亮楼房,就像巴黎的那些住房一样。令我欣慰的,就是我又看到了那间带着突出隔栅的小小卧室,当年让-雅克·卢梭就生在这里。过去,有一次,我曾看到这屋里有一个贫穷的老钟表匠住着,他有一套版本很差的《卢梭全集》,他很懂得这部书。我们就《社会契约论》谈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这本书的主要优点正包含在这个书名之中。一般地说,日内瓦的工匠很懂得推理,在法国,工匠们似乎还够不上,不过,他们对"巴黎流浪儿"和值得钦佩的布发似乎并不心醉神迷,聚集在体育馆正厅后排的青年工人就是这样。日内瓦的工人们对外国人颇有反感,特别是对外国贵族,他们可从来不低声下气。

我去瞻仰新桥中间那个小岛上的卢梭雕像。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雕像是日内瓦艺术家勃拉第埃[1]的作品。他既看到了古代,又看到了大自然;在现代人中间他雕塑的

[1] 勃拉第埃(1792—1852),法国雕塑家,生于日内瓦,其风格温雅细腻。

手臂和腿部处理得很好。我想倘若他的大理石雕像破碎了,被埋入土中,有一天人们再掘出这些断残片段时,也许不知道这属于哪个世纪的东西,但是人们会怀着敬意把它们珍藏在博物馆内。

让-雅克的雕像高约八尺,躯体十分匀称;头部甚美,从正面看,整体效果极佳。让-雅克端坐着,面对他生平最喜爱的湖。如果他知道人们在他认为大家都忘记了他的故乡为他竖立了一尊雕像,他会感到多么快乐!

卢梭坐着,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沉浸在写作的沉思之中;他左手攥着一块记事板,放在膝上。他的神态,就像《忏悔录》中所写的那样,仿佛一个人刚跳下床想赶快记下困扰他的思绪似的。他坐着,上身披了件衬衫。

台基刚刚完工。人们从邻近的阿尔卑斯山采来这块巨大的花岗石,不知道是从哪条水路运来的;这块切削光润的花岗石带着温暖的灰色调子。

我正打量这尊雕像的时候,有个过路人偶然停步;我跟他谈了一会儿。

"先生,"他对我说,"六月二十八日这里大家纪念让-雅克;这天是他的生日。真是一个青年人的节日;男女都有,差不多有两千人,大家列队游行到他出生的那座房子前面,然后,从大街一直走到湖边,他们把手上捧着的鲜花放在这尊雕像脚下。正如你所想的,先生,虽然这个纪念活动不是政府下令举行的,但这也无妨;今年当局还调遣了三个连的国民自卫军护送这群青年,有两千人呢!在这些青年中间看不到那些上面的老爷们的子弟(人们这样称呼居住

在城市高处葡萄架广场的有钱人，那都是本地的贵族阶级）。只有平民纪念这个举国尊崇的伟人生辰。

“整个卫理公会信徒那个阶级，上面那个阶级不爱这位伟人；但是他们并不公开仇视他，这也是实情。平民都了解那班人的感情。他们纪念卢梭，让人们知道他是不属于上面的贵族阶级的。”

离开这个正直的人（看来他是个暴富的工人），随后，我乘了一条小船，并用铅笔记下了他的答话。

我非常喜欢他讲的这些话，比我在进晚餐时所听到的更觉有趣。

在漫步了一个小时之后，本来该回城内，——我决心每天上午十一时起经营商务，就像这里的人一样，——但我没能抵挡住心里的冲动，还是让船夫沿着湖岸驶向托农。我身体尚不娇养，还是能在途中耽搁一天的。在这些美丽的地方留连俊赏。大概是我这一生的最后一次了。有谁能画出从科洛尼到托农沿岸这迷人的美景呢？近洛桑时，这一片浩渺的湖水宽度至少有四法里，而周围环绕的岗峦又是多么巍峨！

透过一层贴近地面的轻雾，我们老远就看到，左边，在韦外那边，覆满杉树的群山暗影锁住湖面，那就是朱丽[1]住过的地方。这位瑞士好女子文笔上有缺点；她写的信太长；她似乎有点学究气可是你哪里能找到像她这样的心灵呢？

---

① 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斯》的女主人公。她出生在贵族之家，和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发生恋爱，但为封建家庭阻止，最后酿成悲剧。

是不是该在一些像斯塔尔夫人[1]、柯丹夫人或乔治·桑这些女杰中间去寻觅呢?

古昂代先生,这位卢梭的朋友的孙子,还保存着这位伟大作家的许多信件,其中不少很像《爱弥儿》中的一些片断。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把这些信印出来;我浏览了其中一些信的复本。这位作家的另一信件迟早将会问世。他的信亲切、热情、严肃,无半点虚娇,确实是法国语言的最佳篇什。

几年前我在波尔多,认识了议员 D 先生,这是当地的一位挺有风趣的人。他肯定地对我说,还有许多孟德斯鸠的手稿尚未刊出;看来这些拥有书信的人都极为虔诚。

孟德斯鸠所最令我折服的,是他表达思想的方式。这人曾说过:在一般书籍中,人们看到,常常是作者费了很大力气来拖长读者竭力想缩短的东西。土地法,百分之二的贷款年利率,(而不是月利率)以及其他一些错误都不会令我气馁。孟德斯鸠是个贵族,但他也是法官;他很明白他对国家的重要性只能来自他作为护民官的小小配角作用。当我想了解关于立法问题时,我翻开艰深的本坦[2]的著作;可是读这本英文原著或是日内瓦人杜蒙先生的译本实在太吃力,令人感到乏味;但是阅读孟德斯鸠的作品,即使是他谈论采邑的部分,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

① 斯塔尔夫人(1766—1818),法国女作家。

② 杰雷米·本坦(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精神功利主义的创始人。

从他们的言谈看来,日内瓦的富人们蔑视,甚至可以说仇恨卢梭,因此在这里找不到模仿他的风格的人。实在应当为此感到庆幸。米开朗基罗曾说:“我的风格使人变成大傻瓜。”让-雅克可能从他那儿窃取了这个想法。喜剧风格使人伪善。伪善,这对当今所有法国人都是必须的,这也给予傻瓜们很大便利。请看现在我们这类好风格吧!一经他们想模仿伏尔泰那可敬的明净或孟德斯鸠的凝炼时,他们原来的那种贫乏无味就受到了严酷的考验。至于拜尔[①]的内容丰富,言之有物,他们更是绝对不可能学到。

日内瓦的文章风格非常艰涩;简直像拖着笨重物件的牛群。日内瓦的法文是严格的,但总很局促。这些先生们想在无关紧要的言谈中运用轻松的风格,但他们缺乏确当的字眼。不过他们很同意波瓦洛[②]这句话:

> 然而我的诗,无论好坏,总是言之有物。

一本日内瓦的书从不空洞。

日内瓦湖怎么样呢?

自从可以乘汽船游湖以来,这湖使我感到佳趣倍增。我因事去洛桑(该地离日内瓦十二法里)。今晨“鹰号”载我前往,我想行速每小时是四法里,晚间仍可以同样速度回

---

① 皮埃尔·拜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著有《历史批评词典》等。他继承了16世纪人文主义精神。

② 波瓦洛(1636—1711),法国古典文艺理论家,著有《诗艺》等。

程。“鹰号”船体特长，比别的汽船长三分之一。

我带了一大袋书；我读书；这在太太们眼中确实迂腐可笑，我研读加尔文①。

这位伟人于1509年生于法国；1535年在日内瓦首倡宗教改革。

1837年，星期日，日内瓦湖

早晨我登上了“鹰号”豪华汽船，这条船用九个小时绕湖一周。我们在韦外逗留了两个小时。我看见了一张绣床（有点像路易十四的那一张，但没有镀金），这床曾经属于一位可爱的女人，但是她在日内瓦却被人憎恨。我们从乌屑、洛桑港、维尔诺夫、圣金戈尔夫和托农驶过。在韦外那边，高耸的岗陵上遍布黑黢黢的树林，山势形成六十度高坡，朝湖面倾斜过去，仿佛给予这片风景一种悲怆的意味。人在海上常常会想到改变改变生活方式，我决定写作。

外省城市既嫉妒巴黎，但又模仿它；看到这两种心情在一个外省人心里轮番交替，十分有趣。在日内瓦，人们嫉妒巴黎，但幸好并不模仿它；只是他们不断谈论它。我认识一位日内瓦的学者，他曾在任福尔夫人家吃过一次晚饭，于是他经常谈到这次宴会的种种细节。他时常吹嘘自己在这个现代巴比伦所受到的种种优渥礼遇，但是在道德观念上他却总是千方百计语含讥讽地贬低这个城市，暗暗地揭露巴黎的那些毛病。这位学

① 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作家。他出生在法国庇加底省。

者看不到我们这个首都宣告的胜利:假如亨利五世和他的耶稣会信徒们没有回来让人们生活得愉快的话,那么巴黎就会像今天的日内瓦一样乏味。以后日内瓦将是个什么模样呢?它的那些道德风尚会令人们逃避,日内瓦将依然是一个村落,大家都穿着黑衣服。在法国,我们正不断英国化,那么我们的儿孙将来肯定比我们更会感到无聊。

我在与韦外毗邻的那个小花园里又遇到了那位意大利流亡者。我们在三王冠饭店共进晚餐,吃得很好。我跟他谈了我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我看事总有些悲观?”我对他说。

“不,”他回答道,“有二十个旅行者按照他们掌握的细节,尽管语气有轻有重,但都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好,请你听听下面的这些事实:

就像你们国内一样,上面的人总有嫉妒病。他们嫉恨的是两样东西:出版自由和让-雅克·卢梭;他们被勃拉第埃制作的那尊秀美的雕像所激怒。然而没有卢梭,日内瓦就不会比汉堡或阿姆斯特丹更有名;这里将成为一个金钱城市,如此而已。“如果明天人们宣布,”流亡者又说,“只要有人肯出四十万法郎就把卢梭雕像扔到湖里去,这笔款子一小时内就能筹集起来。”

1837 年,阿维尼翁

这趟花九个小时行六十里的美妙旅行也许给了我比第一次更多的乐趣:我看了许多从前没有见过的新东西。比如,瓦朗斯附近的克鲁索尔塔楼。这座古代塔楼遗迹在罗

讷河右岸,现在已渐渐湮没于坍塌的山崖中间。

快到瓦朗斯了,我望见伊泽尔河口,对面地势低洼的地方是阿尔戴什河口。近里昂时,我们老远就眺见行驶在圣太田铁路上的运煤货车,不用马,也不用蒸汽。

利用空闲时间,我到易勒住宿,又看到了沃克吕兹。我对着卡邦特拉凯旋门和那上面精美的浅浮雕审视良久,非常工丽;不过只有心灵卓越的人才会喜爱这些东西,和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1837 年,艾克斯

黄昏时分,我又瞻仰了一次教皇宫的东姆圣母像和乔托绘的壁画;随后我动身前往艾克斯。我凝视杜朗斯河上的桥;这条河也许是法国的最难驯服、最令人焦虑的湍急河流了:有时发水,这河能阻滞住旅客达三天之久,无法通过。桥是木制的,尚未竣工;人们从无数浮在水面的废弃物和桤木上走过去。河源在昂布伦和日内弗尔,要是那边下雨,杜朗斯河这宽阔的河床就猛然给灌得满满的。如果将来法国出现第二个拿破仑的话,他会把杜朗斯河引至普罗旺斯干旱的丘陵中间,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一个美丽富饶的省份了。

经过诺弗,这是彼特拉克最心爱的地方,萝尔[1]就生在这里。

夜半,我忽然醒来。我瞥见这条美妙的大路,就在村子

---

[1] 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所心爱的一位普罗旺斯少女,生于1308年。诗人为她写出许多诗篇.

外面，两侧都是法国梧桐。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奥尔贡。”

“什么！奥尔贡，据说1814年有人谋刺皇帝就在这里！如果当年拿破仑竟被刺死，法兰西该蒙受多少羞耻！”

在夜色中我看见不少圆圆的高耸的悬崖浮现在明亮的天空，尤其，使我每一念及就感到恐怖的是，当拿破仑走向厄尔巴岛时企图在中途杀死他的那伙人，好像就在这大路上。

终于，天亮时我到达艾克斯林阴大道；道旁有勒内王的雕像。这广场上有不少老榆树，灰尘染白了榆树的绿叶。

艾克斯最好的旅馆都在这大道周边。按照这里的习惯，房屋正面和主要门户都在连通大道的几条小街上。艾克斯是个颇有文化素养的城市，贵妇们有支配权。大家都知道，林阴大道上有三处泉水，中间的一处是温泉。

根据史书记载，起初是属利古里亚族的萨利埃斯人占据了艾克斯周围地区。他们侵犯马赛，而马赛人的同盟者罗马人则攻击他们。萨克修·卡尔维努斯[①]在战胜萨利埃斯人的地点附近建立了一座城市，因其地多温泉，故命名为Aquae Sextiae[②]。几乎在此城建立之初，艾克斯即被卷入马赛的漩涡之中。

普罗旺斯伯爵暨阿拉贡国王阿方索曾驻跸于此。这位

---

① 萨克修·卡尔维努斯大约是2世纪时人，于公元122年建立艾克斯城。

② 拉丁文：萨克修泉。

国王酷爱诗歌，而且他自己就是诗人。他把高贵娴雅的风气带到了普罗旺斯。因此才有了行吟诗人。

爱情法庭[1]开始于1150年，当时普罗旺斯人生活非常快乐，这种情况直至阴郁的路易十一将此地并入法国后才结束，过了不久这地方在才智和行吟诗方面不再高于与它相邻的地区了。

我在前去陶露埃途中才知悉这一切详情的；陶露埃那妩媚的山谷间有许多大树，可惜狂风肆虐使我无法如愿欣赏。

我回到博物馆，这里上午十一时后才开放。管理人员让我看一幅浅浮雕，画的是莱达[2]的分娩（莱达坐着，下方有八个大人和三个小人）。我注意到1790年发现的三幅奇妙的镶嵌图案：忒修斯杀死半人半牛怪物弥诺陶洛斯[3]，戏剧中的一个场面以及拳斗前的准备。

---

① 详见《论爱情》*，第298页。（原注）

* 见《论爱情》补编：《爱情法庭》，起首的说明是："1150—1200年间法国曾经有过爱情法庭一事已经得到证实。这些爱情法庭的存在也许要追溯到很早的时候。贵妇们在爱情法庭聚集。裁定两个问题：一个涉及法律问题，比如：在已婚者之间还可能存在爱情吗？另一个涉及情人们提交到他们面前的个人恋爱事情。

按我的想象，这种司法在道德方面一定与路易十四为了维护面子而建立的法国宫廷司法官的法庭相仿，它一定使这一惯例得到公众舆论的认可。可以看到，这是当时贵妇们组织的一种道德裁决。

② 希腊神话：莱达是一海中仙女，斯巴达王达瑞俄斯的妻子，天父宙斯化作一只天鹅诱惑她，使她生下两个蛋，蛋破后出现两对孪生子女。

③ 希腊神话：忒修斯是一位希腊英雄。他斩妖除怪，一生做过许多好事，他得知克里特王弥诺斯每年供献童男女各七人给半人半牛怪物弥诺陶洛斯，就自告奋勇，前往杀死了妖怪。

我看到几块碑文，其中有一块相当别致；碑文是用希腊文写的，下面是我的信而不雅的译文：

“在这波涛轰鸣的海边，年轻的我对你说话，啊旅行者啊！我为神所宠爱，已不再是死亡的臣民。我不懂得爱情，而我这样年轻，就像阿米克澜年轻的神祇，船夫的救星；我就是船夫，我总是在波涛上过着漂泊的生活。在我获得我师傅虔诚的坟墓之后，我告别了疾病，告别了劳作和肉体。在死者中有两等人，一个是又回到地上漂泊，另一个则升至天上与诸神共舞；而我属于后者。”

快乐的时光里是没有地狱的。

艾克斯的地势很好；背倚岗峦，面向南方，除了附近的一些小城之外不大受到狂风侵袭；这里至今依然拥有几乎所有旧时的幸福和一个充满才智、乐趣和机遇的社会。

1837 年，马赛

从艾克斯到马赛的大路最后一段简直丑陋不堪；只是离艾克斯一二里处还能见到一些树木。有一棵树人称维拉尔树。维拉尔先生的父亲是加斯贡人，人挺风趣，曾打赢过德南战役。维拉尔倒是个快活人，他父亲使他当上普罗旺斯省长。有一天，他从艾克斯去马赛，途中遇上了行省总督从马赛去艾克斯。这两个人一点也不像有些行省高官或将军那样，摆威风，争高低，相反，他们命令所乘的车子靠拢，两人就着车窗，就在这棵树底下，从从容容地玩起牌来：最后，维拉尔先生输掉三千路易。路程已经过去一半，车辆通过扬起的灰尘呛得要命。夜里两点钟，我隐约望见大路越

过的涧谷中有一棵清翠欲滴的小树,这小树就生长在普罗旺斯干旱的山坡之间,真是个奇迹。夏季,这地方只见石灰质的山坡和漫天飞扬的尘土;灰真大,我能用手指在我的大衣上不停地划出字来。据他们说,这一夜我瞥见的那棵树后面正是达尔贝塔斯先生的城堡。

约三时,我被一阵刺鼻的怪味弄醒了。我看见有股白色烟雾在片草不生的山坡上缓缓流动。车夫说,这是从一座人工碳酸钠工厂流出来的。

到达马赛,我没有看到什么美好景色。车子在天堂街罗讷河河口旅馆停下,我醒了。这是一家二流客店。不过我实在怕住大旅馆,那里是喧嚣和达官贵人汇集的地方。在找寻商行的来往客户以前,我想既然我决心在这次旅行中坚持写日记,就写下了上面这些情况,实在其本身并没有多少趣味,到了明天也许我已不复忆及。

1837 年,马赛

一位举止倜傥、毫不做作的年轻人给了我一匹马,我自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人是跟我们商号打交道的阿尔及新客户。今天早上,大约六点钟光景,我骑着马在艾克斯大路上驰骋,聚精会神,绝不左顾右盼。我看已经到了绿色城堡(从前人们在这里可以吃到马赛鱼汤),过去大半里,这才掉转马头,揽辔徐行,进入马赛。

这里的人称此地为拉维斯塔,观赏风景至佳处也。这地方的确配得上它的名称。从这里远瞩山川确实广阔无垠,分外旖旎。右边,人们可以看到地中海。大海在此处形

成一个湾子,停泊着无数船只。晨风吹拂着这片宁静的海,波浪轻荡,初升的太阳在海面上洒下万道金光。不高的悬崖伸进大海,与岸边构成直角,给予这整个地区一种舒适宜人的气氛。有些人沿着海岸在散步。

我时常在地中海沿岸遇到这类优美的景色。这儿的海仿佛没有涨潮落潮,很少呈现出苍凉的意味——在大西洋岸边这种苍凉境界是很普遍的;就像诺曼底的港口,每天两次,无数泥沙冲走了旅客的兴致。船只没奈何地躺在岸边,徒增愁思。地中海海岸永远不被沙土和淤泥糟塌;今天早晨我回马赛时在右边看到,没有什么比邦多尔湾沿岸更干净更清纯了。然而产生出这种风光的地区在巴黎却被看做枯燥和缺少自然野趣。

对面,我眺望壮丽的马赛,这个绝妙的南方城市;它像所有普罗旺斯的城市一样,坐落在干旱的山崖所形成的圆场形丘陵深处。悬崖谷底人们看到一片深绿的森林,这标志着宇沃纳的水流所在。右边是海,是马赛近郊;左边,峭壁低处,那闪现出炫目的点点白色都是一些小小的乡村别墅,这里人叫它村屋。我看总数有四五千;每幢屋有一小花园,园中树木都不足八到十尺高。每年这些乡村别墅和围墙都要用石灰粉刷一次,这使它在四周环绕的橄榄树和杏树的一片灰绿色中更加醒目。人们在这儿时时可以发现不少人们在巴黎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我询问沿着大路一丛一丛高达十二至十五尺的是些什么芦苇,他们告诉我这是芦竹,可以用来支架矮种葡萄的藤蔓。有许多树木的叶片碧绿,闪闪发光,像月桂。

当我从坡路直下马赛时，路面突然被两道一望无尽的墙堵住了。大批的骡、驴、大车，还有许多骂骂咧咧的车夫，尘土飞扬，看不清楚，也几乎无法呼吸。在这令人不快的闹嚷声中，驱马小步前进亦不可能。一点也没有乡村气息。

终于，我到达凯旋门。门建在城市入口的一块高地上，跟巴黎的凯旋门款式差不多。到达之前，人们先看到的是著名的拉扎雷教堂，这是普罗旺斯的见证。从凯旋门望过去，目光落在林阴大道上：好一条两旁遍植老榆树的漂亮大道！街面比凯旋门低矮得多，就像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一样。

在到达这里以前，人们走下一条笔陡的街道；一直向前延伸，直通马赛主要街道卡纳比埃尔。再过去，就是繁华的罗马大街，街的尽头是一座方尖碑，迎凯旋门矗立着。大街两旁都是高级楼宇，让人马上感觉到这是一座大城。

你周围的人都是一副认真的样子，言谈举止非常生动、活泼。只要一说话就勃然大叫起来，眼睛灼亮。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人性情坦率，感情完全外露。望见罗马门门口的方尖碑，我以为十分钟即可到达那边。大部分平民妇女都忙着编结深牛奶咖啡色泽的长袜子；她们都很爱穿这种长到腿部的长袜。裙子很短，这种裙子的波状皱褶足以说明所用的布很厚实。一般人家的妇女腰部系着条银链，其末端钩子上挂着把剪刀。这条银链愈长，系链子的姑娘在女伴中就愈显得高贵。这是普通人家的少女的惟一珍贵饰物。上面挂的剪刀必要时可用作武器对付暴徒。

在散步大道上，马和车辆都沿着房屋走；行人则在两排壮丽的树行中间。

我的马和我走到散步大道左边的街，几乎跟从土伦来的公共马车纠缠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大声叫喊来人当心。我发现马赛的下层平民很粗野：这也是本性难移。要知道我们现在离开巴黎已经有二百里啦。

我把我的新朋友的马交给马夫，为了不致引起我的恶劣情绪，我继续步行。可是，还没有走到十步，我就被大道中间人家拍打老式地毯扬起的灰尘呛得透不过气来。要是在巴黎，警察对此不会不管的。一个卖糕点的妇女跟那几个拍打地毯的人争吵起来；确实，那些地毯上扬起的灰尘完全弥漫在这个妇女摆糕点的小桌子上了。争吵愈演愈烈。许多小店主守住摊子，齐声支持卖糕点的妇女。那几个汉子存心跟她们作对，更加用力地拍打地毯；简直令人不能呼吸，我只好远远避开。

我注意到马赛的女人一般都长得很美；她们的脚挺迷人，丰腴的体态对她们的优雅韵致毫无影响。

左边，在卡纳比埃尔对面略略高起的小山上，我隐约看到两旁植有法国梧桐的康庄大道，这就是梅央大道；沿着这条路建有许多房屋，比广场的房屋还漂亮。不少房屋都有花园；一切显得十分爽朗，令人愉快。

凯旋门位置很好；各部分比例也适中；只是门上浮雕的巨大人像不够完美。主题是埃及战役，选得不错。在革命前，雕像曾用过忒提斯和尼普顿[1]，这对于希腊人和罗马

---

[1] 希腊神话：忒提斯是英雄阿喀琉斯的母亲。尼普顿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

人,倒还有些意思。

我忘记了提一下从凯旋门到广场是通过一条很陡的街道,这里是整天喧闹最厉害的地方;普罗旺斯的车夫们,这些最粗野最放肆的莽汉用鞭子死命抽打他们可怜的马匹。他们就是用这种可怕的方式把满载着肥皂、油脂等物的大车赶到里昂的。我这人相当憨厚,对这些可怜的马匹感到非常同情。

我被拍打地毯的灰尘从广场赶出来之后,就转向右边那条名叫卡纳比埃尔的漂亮街道,因为从前这里是种麻的田地,在希腊文里,麻,就叫 canabis。这条卡纳比埃尔街,比巴黎的和平大街还宽,直达港口,形状很像一张拉长了的纸牌。卡纳比埃尔位于一侧的中段。这里是成千上万脚夫的集中地,在马赛到处都能见到他们;人们看到这些人忙着上货装船或是把来自各国的货物运到车上;一片繁忙景象。

我面前是一群悬挂着五颜六色彩旗的小船,还有许多大红饰物,船老板们齐声吆喝,邀你上船作一次海上漫游;可是这个海啊,我一点也望不见海,这海港就像一个挤满了船舶的小湖。

一个老水手的叫喊和他那张率直的、and weather beaten[①] 的脸吸引了我,我让他为我准备船只。接着我走进港口的一个小书摊,店主卖给我一本八开的书,书里有股浓浓的霉味;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剧本:格雷塞的《坏蛋》。

老水手载着我出了港,我就坐在船上读这本书《坏蛋》。

---

① 英文:饱经风霜。

港口出海处在右边；因此在卡纳比埃尔人们看不到大海。港口左边，是去土伦的航向，被荒瘠的峭壁阻隔着，形成了一些岬角和岛屿，这些岛屿上连棵小树都没有；现在有人计划在这里开掘一条通道。

右边，首先是圣让炮台；接着是一道名叫都莱特的隆起的海岸，景色颇佳。后面，高耸在山坡上的就是往昔恺撒曾经包围过的马赛老城。这老城原来偃卧在沙滩上，而今已为大海所淹没。我想读《法尔萨勒》[①]，而不是这本格雷塞的《坏蛋》，我真是世界上最缺乏远见的人。

圣让炮台再往前，就是拉扎雷，一个小时以前，我们去凯旋门时曾沿着它向北走去。

我们又回到港口；港口很安全，相当深；不过因为马赛下水道的关系，气味实在难闻。看来我刚巧碰上了坏日子。我指责船夫，船夫毫不客气，矢口否认他的港口气味不好。可能是马赛人对这种腥臭味儿毫不觉得：他们真有福气。

我的这位船夫是个热爱乡土的人，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痴呆，不过他也有点使坏，他喃喃抱怨着把我载回卡纳比埃尔。一上岸，我很快就忘记了这许多事。已经十一点钟了，我得赶快去办事。

1837 年，马赛

我在卡纳比埃尔右边十分壮丽的码头上漫步，这条路

---

① 这是一本记述法尔萨勒古城的书。公元前 48 年恺撒曾大败庞培于此。

通到交易所大楼、圣让炮台和卫生署,码头相当宽阔,全部地砖铺成大写 V 字形。这儿看不到一张愁苦的脸孔,水手和鹦鹉云集在这个码头上。有一艘从美洲驶来的大船的艄斜桅撞坏了一家商店二楼的玻璃窗。

我怀着敬意去参观一家百货商店,从前这爿店是德拉·马利亚的母亲开的,现在由他姐姐开。德拉·马利亚是惟一的一位法国作曲家,他懂得音乐会令人梦想到存在于人心中的东西。他在写过《囚徒》和《喜剧歌剧》之后,英年早逝于巴黎。据他家人说,他是被对手毒死的。他死之后,乐坛为加沃和达莱拉克的愚蠢作品所垄断,其后又弥漫了喧嚣和铜乐器的响声。听众一面据案大嚼,一面聆听演奏,其乐无穷。

在德拉·马利亚夫人的店铺后面不远,就是市政厅,房子正面相当美观,大门正对港口;这里是万商云集之地。

有人指给我看那边楼梯上是皮埃尔·李贝塔的雕像,二百年来人们想为他树立大人物的声誉:这是个微型的蒙克将军。那时正是神圣联盟统治马赛的时期,中产阶级人士眼见西班牙军就衰,于是企图建立民主制度[1]。

当时有两个坚定人物,夏尔·卡佐和路易·戴克斯掌权,准备向共和国迈进。他们对皮埃尔·李贝塔的勇敢和才能非常器重,邀请他参与政府机密,最后委之以王门防务。

李贝塔了解共和国没有大笔资财可花,那么他又能给

---

① 就像汉斯的商业城市。(原注)

共和国做什么呢？相反，在亨利四世那边倒大有赚头。于是李贝塔跟国王部下的司令官和解，司令官保证他获得荣衔显职，土地和财富①。

这位“英雄”实施起他的协定来跟这个协定倒也相称。他乘路易·戴克斯率兵出击时将城门紧闭，就这样将这位勇士出卖给了围城的王军。他又定下计谋，在卡佐到达时，将王门的狼牙闸突然放下，把这另一位勇士杀死在两个侧门之间；可是怕下面的士兵出于义愤反对，就贴出一份假布告引君入彀，他认为这个做法万无一失。卡佐赶到时，李贝塔手执利剑守在岗位上；卡佐趋前跟他说话，李贝塔手起一剑刺穿了他；卡佐倒地。于是“英雄”在他兄弟巴特莱米的帮助下将卡佐杀死。

亨利四世盛赞李贝塔聪明机智，特颁发贵族勋位给他和他的兄弟们，赐号马赛王家法官，另赏十万埃居，并委任他为王家要塞警卫军司令，兼管两艘战舰。

两百年来为人称赞的英雄竟是这样一位人物！人们还要把那些卖身投靠的作家为赞美他而写的诗歌汇印成册，这些诗充满了文字游戏，把他的姓氏李贝塔歌颂成为他的祖国争得了自由②。

李贝塔的雕像倒与这位英雄本人很相称，就是说非常平庸；雕像手上攥着一把真剑；也许就是那把他英勇地沾满

① 参观珀朋《普罗旺斯史》，卷四，393 页、和卷六，338 页。又鲁斐《马赛史》，卷一，420 页。（原注）

② 李贝塔，原文是 Libertat，与“自由”这个字读法一样。

了卡佐的鲜血的剑吧。

我喜欢英国人的性格。今天，在英国，人们宽恕一切，但背叛祖国的人除外。（参看N爵士的《逝去的光荣》）

1837年，马赛

因为商务我去了一趟格雷乌，该地距艾克斯三个小时的路程；那里有许多绿阴匝地的法国梧桐，令人愉悦。

我不喜欢精工布置的花园；那仿佛在说：我想让你喜悦，一切都准备好了等你评价，这不自然。天然美景那是多么不同！人们对它的美丽感到惊奇，想象更令它无限丰赡。不过，在沙漠开辟出来的花园应属例外，比如格雷乌花园。若非精心仔细培植，灌溉，旅行者在这里只能看到一片荒凉的山丘，就像方圆十里以内的其他地方一样。

P先生是我们商行的合伙人，跟我很友好：他极为富有，我应当讨好一点。他在市郊租赁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堡；我曾在那里呆过四十八小时。P先生带我去参观米拉波的城堡，这遗址位于一座荒瘠的小山上。我们向一位老农探问。

“这座城堡，”他回答道，“现在属于巴黎的一位先生，德·孟蒂尼先生。”

“你知道这儿从前的主人吗？”

“他们中间有一位是个大帅，在当时很有名呢。”

“你没有听过有一位米拉波吗？”

“啊！没有，先生。”

“人们没有谈到有一位米拉波，大约五十年前，当过巴

黎的议员吗?"

"先生,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的这位格雷乌合伙人从他父亲起即已致富,很久很久了,当然情况有所不同。我惟一的佣人叫我头疼,常常弄得我很尴尬。P先生除了佣人外,还有个信差,所以有事全由信差出面,他不必跟这寓所的旅客们打交道。为了这趟三个月的旅行,信差只增加了他九百法郎开支,而且在这笔款子里我们晓得有二百法郎无需报销。P先生每天行程决不超过二十里,今年他跟他妻子刚刚巡游过七百二十里,花了六千二百法郎。

法国南方是士兵和佣人的天堂。花五生丁就能买一立升酒;所以我认为伤残军人院应当设在这里,每天可供应他们一立升酒;这种快活日子马上会在军营歌声中听到。

昨晚我遇见一位男士,这人我1826年就很熟,当时他的雅各宾派观点令我震惊。比如他决不承认路易十八这个人很机智。由于他属于知识阶层,他1826年常用于雄辩的题目就是:普及知识和在各地建立互助教学的学校之必要性。

凭着每天十个小时工作,真实的长处和华丽词藻,在1830年之后他终于成功地在他的衣服上添上了花绣,让自尊心感到十分满足。昨天晚上他把我拉到一边,用最体己的声音悄悄地说:应当让皮匠的儿子仍做皮匠,诉讼代理人的儿子仍做诉讼代理人,其他依此类推。

我想无礼地回他一句打趣的话:"我的父亲,"我说,"是众议院议员,我呢,是个钢铁商人;至于您,我亲爱的先

生,令尊是做什么的呢？他不是在贝里村做过药剂师吗？要是您肯屈就卑位,法国岂不是损失太大了吗?"

这位新贵老爷颇好争论;可是这回,对我这个不太礼貌的论点他却一言不发,无辞可对;他仍然像平常那样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只是,当我们在客厅里漫步的时候,他转过身来拥抱了我。他说:"我的一位邻居来对我说:'男爵先生,我很想送我儿子上中学,我准备督促他一下。'"我回答他:"四则,我的老兄,阅读,还有写作,这很重要,要不他会怪你,你只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坏人,他将整天在巴黎街头游荡……"

在这趟旅行中,我利用余暇阅读了马赛的历史,觉得很有趣味。如果读者有这份耐心随我看上四五页[1],那么到当地旅游时就会兴致倍增的。

阿里斯多德运用他的聪明睿智观察过一百三十八个不同的政府之后,写出了一份马赛共和政体的规章;惟至今仅存残篇,曾为阿戴奈[2]所收藏。特洛格-朋培对这地方民情有相当详细的著述,后来儒斯丹曾缩写为节本。下面是关于马赛起源的传说。

在老塔尔干[3]统治第十四年时,大约是公元前六百年,

---

① 史书到处都有,在这儿抄上几页毫无意义,因此我将约略述之,使读者免却跑图书馆查找旧书之烦(罗马尼阿杰曾对我说:关于历史可读原件)。(原注)

② 阿戴奈,公元3世纪时的希腊作家,著有《诡辩家之宴会》,精研历史兴亡之迹。

③ 老塔尔干,纪元前616—前579年间的罗马第五位国王。

有些亚洲的弗凯亚人、商贾或海盗，进入高卢海域并在沿海一带定居；五年后，又有由西摩斯和普罗蒂斯为首的一次新的远征。他们登陆后即向塞哥布里津王纳奴斯辖地周围地区前进，并要求国王准许他们在边境建立城市[1]。这天，国王正为女儿择婿，根据民族风俗，由女儿在盛宴中亲自选择夫婿。纳奴斯令其女将水送给宾客中她愿许以终身的少年，她选中了普罗蒂斯。于是他们缔造了马赛。

马赛人需要勇敢才不致被消灭；他们必须奋力抵抗邻近部族的侵略；这些侵略大部分来自利古里。于是他们与罗马人交好，而敌方则是利古里人。据传说：当罗马为高卢人占领时他们曾公开为之服丧；他们还分担罗马人因战败而须缴纳的金银份额。

为了保持长期繁荣，马赛差一点儿成为一个岛，像威尼斯那样。希腊文明的良好习惯丝毫没有因为跟卑鄙的封建政府接触而受到污染。

从前的著作家们都很赞扬马赛政府的智慧；当时这个政府是贵族式的，六百人议院被称为元老院或国家议会。一个由十五位上议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公务，并且从这十五个人当中选出三位议员，行使几乎相当于罗马执政官的职权。斯特拉朋告诉我们说，要当元老院议员，应当有几个孩子，本人出身于三代人都曾在公民册上登记的家庭。

这个政府存在到恺撒取得马赛为止；至此，其职权被缩

① “阿里斯多德、勃吕塔克、拉谢”（赫洛多特译，卷七，第347页）。（原注）

减为纯粹市政机构，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为维护马赛的权利，与后期罗马帝国的腐败政府相对抗。

塔西陀说马赛把希腊人的礼仪与高卢人的节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普洛特[①]把无可指责的风习，称为马赛风尚。

但是共和政府，一方面给了公民们不少权利，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强令他们接受必尽的义务，在我看，这非常别扭。当然，必须懂得，如果没有对个人自由的若干限制，那么共和国的权利也就无法存在。

在早期的马赛城中，女人不能喝酒；戏剧是禁止的；每个人专心干自己那一行业；无论贫富，任何宗教动机都不能免除这项义务。

一个少女不能接受超过一百枚金币的妆奁；一个公民穿戴的衣服、珠宝价钱不能超过十枚金币。任何人不准携带武器进入马赛：外地人可以在离开本城时再取回他自己的武器。

当时在城门口有两个木质柩柜：一个是为自由人准备的，一个是为奴隶；一辆四轮货车把这些木柩运往墓地；丧仪最后是亲人们在一起吃一顿饭，丧葬只许进行一天。那支从建城起就铸造好用来处决重大罪犯的剑已经锈迹斑斑，无法使用。

一个人厌倦了生活，可以向大法官陈明本人自愿弃世的理由。“人们不允许，”瓦莱尔·马克西姆说，“一个公民

① 普洛特（公元前254—前184），拉丁喜剧诗人。

因厌世或因细故自杀，但人们也不能将生活之重担强加于无力承受的人身上。”六百人院于是派人把一定分量的毒芹交给这位被认为有正当理由离开生命的公民。现代的许多政府对于自杀只会感到愤怒，跟这个明智的机构一比就差得太远了。古时候这些大法官的想法是：在他们统治的幸福国度中不应存在不幸的人。

吕西安叙述过一个故事。马赛公民迈纳克拉特因违反法律而被剥夺财产。他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女儿，长得很丑；他本人既被判罪，大声叫屈：这一下女儿永远嫁不出去了。迈纳克拉特有个朋友名叫扎诺代姆，很有钱，人又长得漂亮，立即宣布愿娶这个女子。过门之后生了一个孩子，十分温馨可爱，这件事感动了六百人院，于是为孩子的公公平反，恢复名誉。

马赛这个很好的共和政体，以良知和爱心召唤每位居民，把文明带到我们今天称之为普罗旺斯和朗格笃克的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恺撒时代。

聪明的博利布曾在这个地区旅行；他说当西皮翁[①]意欲拦截住向意大利进军的汉尼拔时，马赛曾向这位将军提供帆桨战船；后来他们还帮助马里乌斯[②]大败昂布隆。

庞培和恺撒扩大了马赛领地；这两位恩公之间随后不久爆发战争，马赛人企图保持中立，但终不可能。恺撒下令

① 西皮翁（公元前235—前183），罗马将军、政治家。他曾率军大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于查马。

② 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罗马将军、政治家。

占领这座城市,从海陆两路攻打,既占领之后,他命令居民交出武器、船只和钱。从此,马赛属于罗马帝国,失去自由之后,它的一切美德全部无影无踪了。

阿戴奈生活在马克-奥莱尔[①]时代,谈到马赛人时,认为他们既无魄力又无德行。遇到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就说:"这是马赛来的。"絮依达斯告诉我这话时还说,马赛人爱穿长长的绣花衣服,身上洒满香水。

中世纪时,十字军远征以及跟东方的交通给马赛带来了新的财富。人们在马赛可以享受到许多精致娱乐,而当时巴黎市郊,有一强盗藏身在他自己的封建城堡里,专门抢劫过往客商;他粗野地跟他的兵丁一起酗酒。我们把这叫做贼窝!可是这些强徒,酒鬼和猎户的渊薮在当时还被当做高雅风气的中心和典型呢。14世纪时意大利与法国道德风尚之不同即在于此;一切均来自这方面。

富庶的马赛把他们可爱的良好风尚传播到周围地区,这些地方还产生出一些政治人物,如阿尔丰斯伯爵[②]和勒奈王[③],他们的高雅情操使封建时代的卑鄙行径得到纠正。

这位勒奈王完全不像14世纪的那些王侯,他是18世纪人们所喜爱的国王,性格开朗愉快,具有那种没落贵族的高尚品格。有一天,他因为欠客栈的钱,竟因此而无法离开塔拉斯贡。

---

① 马克-奥莱尔(12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

② 阿尔丰斯伯爵(1220—1271),博瓦梯埃和图卢兹伯爵。

③ 勒奈王(1409—1480),原为普罗旺斯伯爵,1434年起袭阿拉贡和西西里王位。他热爱并奖掖文学艺术。

在他之后就是忧郁的路易十一，这位国王曾当过诺尔曼检察官。

再后来查理五世的军队包围了马赛，但毫无结果；马赛依靠神圣同盟，准备单独建成一个共和国；可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李贝塔还是把它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

1837 年，马赛

今天清晨五时就外出打猎。我想把我所听到的记录下来，而不是把书本上记的一些事情译成法文。

路易十四到达马赛——当时马赛刚刚平定；市长准备给他献上钥匙。——“不，不，”这位国王说，“我进入造反的城市，只有从被打开的城墙缺口进去。”于是人们在城楼边边上开了一个缺口，国王如愿进入城中。

有一位跟国王同来的瑞士上校不跟国王进去，他从大门进入，大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从容地答道：“缺口若是用炮弹打开的，我才进去。”当时路易十四对马赛人说：“我要拥有我自己的城堡。”于是他下令建造圣尼古拉大炮台。这座炮台于 1789 年革命中大部分毁去。

今天是星期日，早晨，有人叫我注意一个脚夫乘双轮马车去他的乡居。这些先生们的乡居都在港口东边、博雷利城堡附近的昂都姆村。

马赛的脚夫们手下还雇了一些汉子干活，这些人大家叫他们热那亚人。他们占住不少地盘。好几年以前，有个大商人接到一船小麦，他想把这批麦子提个价，然后再出口赚上一笔。可是脚夫们一齐反对；他们要求由他们先卸下

来，然后再装船外运。商人只有顺从。

在马赛，中午十二点钟吃午餐，晚餐则在七点。

昨天，离开交易大楼后，我们搭了一只小船去法洛海湾洗浴。浴罢，在港口附近珀利卡尔店里吃晚饭。

从前人们不在这一带撒网，这里专门捕捉帘蛤和其他海产品。在革命以前，圣尼古拉炮台对面，开过一家很小的郊区咖啡馆，店里每个单间都用一个城市的名字命名，如：汉堡、那不勒斯、罗马，等等。这地方是有名的幽会佳处。人们避开闲人耳目，搭乘小船进来。在罗马、那不勒斯约会。这些话已经成了当地人家喻户晓的言语。由于我不懂，他们很乐意地对我说明由来。

乡间别墅是马赛人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这里星期六不演节目。每逢这一天，交易市场一打烊，人人都往乡下跑。没有乡间别墅的人就去朋友家。他们对我说至今马赛周围还有五千处乡居小筑。这些房屋缺少的是树木。许多乡村别墅夸称雅有绿阴。我们在出售房屋的广告中时常看到这样的话：*万绿丛中之乡间小筑*。实际上，所谓万绿丛中只不过是房屋周围或是在对面或拐角上植有八到十棵细弱的橄榄树，胳臂粗的五六棵刺槐；这就是乡居的绿阴了；甚至这里只有一棵三十尺高的枯树，也让房屋主人引为快事：可以打猎。

离这棵枯树二十步光景，用柴捆搭了一座披屋。他每天清晨四点就躲在里面，耐心地等待一只鸫鸟歇上枯树。有时，从清晨四点一直等到中午，运气好可以打到三只鸫鸟。他把这些立即记在小屋门里的一块青石板上。等到季

末，他总计一个数儿，向交易大楼汇报。

这种娱乐跟钓鱼差不多。人们在披屋的柴墙上开一个洞，把枪巧妙地放在洞口，然后闲坐看报，有时是一本小说。猛然间听到邻近的几个“点”上嘭嘭枪响，他总要咒骂几句——这种枯树和小屋的组合他们叫做“点”。

“嘿，这是某某，”他叫道，“又把我的猎物吓跑了！”

我运气不错，今天早上打了三只小林雀。林雀是一种绿黄色的小鸟；为了这个，他们夜里一点钟就把我叫起来了。

每一次他们都对我说：“啊，又不是鸫鸟。”鸫鸟是人们最喜欢打的鸟儿，枯树脚下有五六个笼子装满了捕捉到的鸟儿，它们呼唤着别的飞禽。

应当承认，人们在这些枯树小屋中过的日子很愉快，天气非常晴好，海风从四面八方吹拂而过。十分寂静。寂静得令人能听到自己的心灵。人们在这和平肃穆的陋屋中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无忧无虑。如果有人给马赛人一百万让他住在巴黎，我想他会因为没有了这些“点”而感到遗憾吧。对此我有同感。

几日来我看了不少乡间别墅。我不知道我心中想些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渴念美丽的风景；景物吸引了我，牵动了我的想像力，就像在某个温馨的时刻聆听到醉人的音乐一样。

在走过从日内瓦到马赛这样短的旅程之后，我简直找不到哪里在自然外貌上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原来是在北方的冰川脚下，现在一下子却到了非洲。在亘古不化的皑皑

白雪下面，群山覆盖着高高的杉树，悬崖峭壁深沉地没入这片林海之中；相反，所有普罗旺斯的山都是枯瘠的，光秃秃的，或者尽是叶片晶亮的黄杨。

我在佳阴乡屋度过了一段闲暇时日，这地方在宇沃纳或艾加拉德的边沿。对我来说，任何欢快的节日也比不上在普罗旺斯树林绿阴中感受到的这份喜悦。

我之所以喜悦不是因为在这个地区树阴是一种需要吗？大部分时间，在凡黎埃尔的森林中，我寻觅阳光。

在大海的最偏远处，艾斯梯厄先生曾经想建一所乡间别墅。因为不能用海水，打灰浆要用多少桶清水；这里车辆无法通行，砖瓦、水、木材都得靠骡子运载，多难。但是这地方最吸引我；在这儿人们能安静地享受这片普罗旺斯大海，这里跟狄厄普①的海面完全不同。

艾加拉德在艾克斯附近，离马赛一里半路，是一座十分壮丽的别墅，曾属巴拉斯先生所有，现在的主人是德·卡斯特拉纳。艾加拉德北面是妩媚怡人的鸣泉山庄，也属于德·卡斯特拉纳。

正如地名所示，这个地区有许多泉水。这在普罗旺斯算是个奇迹；这儿还有草地，我简直忍不住想在绿茵平铺的芳草上品尝散步的乐趣了。

人们对我说，有一天，德·卡斯特拉纳先生曾在他的漂亮的艾加拉德别墅里召来艺人演戏，随后还举办了大型舞会。有人告诉他社区的村民正离开舞会——本来让他们在

① 狄厄普是法国西北部下塞纳省首府，其地滨英吉利海峡。

院子里跳舞，后来跳跳就延伸到草地上去了。于是人们打开灌溉水闸，淹没了爱情。这逗得许多在客厅里跳舞的人大大地乐了一番。

我看了西班牙国王的旷野，这地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查理四世[①]曾在这儿住过。该地在宇沃纳北面，距海四分之一里，比博莱利城堡距离马赛还远。在这座城堡最上一层的楼梯间，我找到1720年那场瘟疫的图画，非常珍贵。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沿着宇沃纳那条散步大路散步更美的了，我几乎每天早上必去。因为幸好在这里邮车每晚十一时才启程。这条迷人的溪流两岸都护有长堤，距水面高十二至十五尺，堤上大树成阴，仿佛诺曼底耸起的水渠。

佳阴乡居尤其令我喜欢。这座别墅，名字取得实在好，曾为德·西弥阿娜夫人所有。园丁指着一棵十分高大的松树对我说："夫人的朋友马西翁先生从前就在那下面读书。"

真不幸，有人在从宇沃纳返回时受了暑热，在南方住过的人对我说：一旦受了暑热，像这样子，这一天就算完了。

古时候的马赛，当年曾被恺撒围困过，这城市原来是建在圣让炮台向凯旋门绵延的那座山上。人们从这些马赛老城的房屋可以望见大海；现在的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这个优点了。这座老城内遗传至今的街道都是黑黝黝的，肮脏，七弯八拐，东倒西歪。因为原来就有大批的井，因此无法掘下水道。

在这个街区尽头，河岸附近，我找到了古代的大教堂，在普罗旺斯语中叫做 Major。这教堂是高卢时代最古老的

① 查理四世(1748—1819)，西班牙国王，在位时间是公元1788—1808年。

一座。据传说此堂系被耶稣基督复活了的那位圣拉扎尔所创立。他曾经和他姐姐圣特·玛尔特、圣特·玛德莱娜，他的女仆马赛尔，圣马克西曼和其他几位圣徒一齐被逐出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公开宣扬救世主复活。他们驾一叶扁舟，在海浪咆哮中漂流，小船没有帆，也没有舵。可是有一只强有力的手在引导他们，终于，全体在马赛平安登陆。圣拉扎尔到处布道宏扬上帝，让人们不信狄安娜[1]，并把原来的神庙改为教堂。经堂行洗礼的祭台是个石椁，就像平常在意大利喷泉处所见的那种款式。主祭台镌有一浅浮雕，画面呈现出圣母和两位圣徒，工艺比较粗糙。

马赛新城从卡纳比埃尔开始，位于港口深处。从18世纪末叶殷富商贾即兴建街区，并从国王手中以六百万买下原战舰军火库场地；就在这时人们把苦役船派到土伦。这里街道整齐，路面铺设极好，两侧有人行道，很像波尔多、柏林、彼得堡、维也纳、慕尼黑诸城的现代大街。

这是一种必然：所有现代事物的面貌似乎都划一无二；一切令我们陷入厌烦、乏味之中。

三条街道从卡纳比埃尔平行地通向罗马大街；大街前另有散步大道延长直至方尖碑。人们经过罗马门前往土伦和位于宇沃纳的挹秀山庄。这三条亮丽的大街与其他许多横向街道完全交叉，形成了被称为岛的无数住宅小区。这些小区均标有号码，小区中房屋也各有牌号，我在许多普罗旺斯城市里都看到这种做法，也许这是当年教皇们把这带

---

① 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神。

到阿维尼翁的[1],当是罗马文明的遗风。古罗马曾分为若干街区,就像现代罗马城分为许多 rioni 一样。

与港口相邻的一个街区用德·博沃先生的名字做区名。德·博沃先生是马赛初建时的总督。

博沃街的尽头,有个剧院;博沃街左边是王家广场,此处有一喷泉,刚刚建成不久,耗资甚巨,这也许是法国最难看的公共建筑了。

在剧院场地左侧从前曾是圣维克多修院,其中住过五千个教士。这个修院的主持人将驻地赐以佳名 Paradisus[2],跟它相连的那条街,因此叫做天堂街。

几日来我总是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的游乐地区转来转去。人们看到马赛的树木——这在普罗旺斯如此希罕,如此可爱——应当感谢那位哲学家省长蒂博多先生,他在1804 年左右大量栽种的树木,现在都已长得非常高大了。当时他曾跟那些"见识高超"的人做斗争,那些人认为树多会招致热病,一般说当时的法国人不喜欢树。

在剧院后面,略略偏右一点,像一座山高高耸起的是加德圣母院,蒂博多在这儿规划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还有花园,其中有不少绿树婆娑。这里有一石柱,柱上竖着为人垢病的拿破仑半身雕像。

现在我不得不谈到一个讨厌的污点,我必须谈起 1720 年间

---

① 公元 1348 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六世从西西里王后、普罗旺斯女伯爵让娜一世手中买下此城,至 1791 年始归属法国。

② 拉丁文:天堂。

将马赛夷为废墟的瘟疫。这件事在这里谈得太多了。就是这样,我才第一回明白了这句俗谚的意思:像瘟疫那样令人恼恨。

1720年5月25日,一艘从塞特驶来的船把瘟疫带来马赛,这病一直闹到1721年6月才终止。在这场灾难中共计死去七万八千一百三十四人,其中有四万马赛人。

一位名叫塞尔的画家,曾师事布热,他同时又是建筑师、雕塑家,作了两百幅大型油画,十分真实地反映了这场灾难。大家不由自主地带着奇异的目光凝望着这些画面,因为这显示着一个可怕的年代。

还有一本好书记录了这个愁苦时期,书名叫《马赛瘟疫史略》,作者贝特朗,1721年在科隆出版。

塞尔有两幅画表现了当时码头和散步大道上的悲惨情景:一些垂死者躺在地上,身边有一个水罐和壶,不少满含同情心的人恐惧地正在装水和汤。散步大道上倒着许多尸体;因为许多人濒死时总要找个树丛或是爬到市政厅人员让人在树木间张起的帆布篷下面,寻求阴凉。

到处是令人悲痛欲绝的场景;瘟疫凶猛地毁去了人与生活的一切联系:妇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情人死去,父亲望着他的女儿,等等。

在这类可怕的场合,观察者以同情的目光追随着救护病人的工作或是那些最危险的任务。看吧,那些仁人义士在埋葬死者;连强迫劳役犯、恶汉,在这可怕的勤务里都用得上,甚至还感到人手不够。他们把尸体从窗户扔出去,堆上活板大车,或者用铁铯拉走。

在1720年马赛的这场瘟疫中,人人都尽了自己的一份

责任，表现出一种正义感，非常值得钦佩。这期间罗兹先生很积极；他指挥着许多活跃的人群，尽力把病员抬到医院，或是埋葬死者，等等。马赛主教德·贝尔呈斯分发大量施舍的钱物，给濒死者做忏悔，并安排后事；大家把他看做英雄、伟人。这位罗兹先生虽因做了无数善举而被授予爵位，但仍然几乎是默默无闻。贝尔呈斯当时既是教士，又是贵族[①]——教士和贵族，这是1720年左右法国最有势力的两个阶级，进入其中，便足以令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人们对瘟疫流行时期的这些英雄十分赞美。1832年巴黎发生霍乱，由于预先筹划周详，市民竭尽全力，未曾蔓延；但亦无人名垂史册。1832年重演1720年的历史。一切情况表示法国的道德水平，从1720年到1832年，确实有了不少提高。

1720年，在那场可怕的瘟疫之后，马赛人竭尽思虑，设立了一个贵族的、颇具权威的职衔，他们从本城最受尊敬的人士中间选出十六位卫生督察，执掌卫生部门领导工作，但无报酬。这个机构强制执行检疫隔离，简直是雷厉风行。这些先生们获得拿破仑批准，筑了一道长堤，把波迈格群岛连在一起，于是，只要把港口加以封锁，这里就成了从海上前来马赛的倒霉旅客的幽禁之地。

本来乘坐政府刚刚投入营运的豪华轮船是一大乐事，可是现在，马赛设立了这个卫生机构，前往君士坦丁堡[②]和

---

① 见《圣西蒙回忆录》。（原注）

② 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埃及的旅行几乎完全断绝了。

历时六个星期的美好旅行却要在三四十天(有时甚至三个月)的幽禁中结束,人们怎么会觉得满意呢?所以我建议旅客们前往的里雅斯特不如改乘奥地利轮船。检疫隔离是对的,在马耳他和里窝那[①]也有此规定。一般人们从离开那个可疑的港口起,也把检疫隔离的时间计算在旅行日程之中。万一不幸在旅途中死了人,检疫隔离的时间还会更长。的里雅斯特的检疫站比较通情达理,它像奥地利的那些机构一样,不把政治纳入其中。整个地中海区域最让人觉得舒心的检疫隔离是拉瓦莱特[②];这里每天演奏两次音乐。在马耳他、里窝那、的里雅斯特,地方当局把检疫隔离看做一桩麻烦事儿;但在马赛却把它变成一种值得骄傲的特权。因此,你若从东方归来,千万别在普罗旺斯上岸。

自从1832年轮船在地中海行驶以来,人们从来没有想修改一下落后于时代的检疫隔离的规章。人们之所以在海上使用轮船是因为这样交通可以迅速;从君士坦丁堡到马赛的行程是十天;可是,已经到了目的地,卫生部门却要把你在一个绝望的悬崖峭壁间关一个月;要是这样,那么在海上旅行四十天不是更好吗?那样人还舒心些。

有趣的是那些外国港口还拼命模仿马赛的这种严格制度呢。检疫部门的每个小职员都作威作福,霸主自居;霸主

---

① 意大利的一个城市,濒临地中海。

② 马耳他的一个城市。

总是有理的，那些服从他们的人反倒变得可笑了。1836 年那不列斯发生霍乱，马赛则在一年以前疫病早已绝迹，可是那些那不列斯人却害怕它传染，仍然对从马赛来的船只进行四十天的检疫隔离。这样，每月来往于马赛到热那亚、里窝那、基维塔－维基亚和那不列斯的八艘轮船全部停航。

当这种古老而荒诞的检疫隔离由于汽轮的发明已经变得越发荒唐之际，另一个荒诞无稽之谈又在巴黎产生了。在这个以理性科学标榜的文化城研读的四千名医学生异想天开，竟说他们发现瘟疫和其他好些种著名疾病不会传染。在法国，毫无真理可言，有的只是花样翻新，证明作某样或某样事物是有用的纯属徒劳。一种荒诞，却成了与另一种荒诞做斗争的主要角色，岂不滑稽可笑？1847 年，马赛可怕的卫生部门不再勒令进行合理的检疫隔离（在航行中有人死亡的情况下），难道说瘟疫今后将失去它最厉害的东西：传染吗？

在中世纪历史中充满了这类事情；一种荒诞不是由理性加以纠正，而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另一种相反的荒诞所取代。谁还热衷于可怜的理性呢？

你想看看中世纪吗？那就看看西班牙吧；自由思想者荒诞地在巴斯克诸省取消了那些省份的特权，于是这些省份起而斗争，因为取消了某些荒诞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宗教进行攻击。

在那些阅读伏尔泰和卢梭著作的风气没有吹到的地方，教士和贵族特权的终结就引起了这一切。请看在墨西哥和利马自由所引发的事态吧：一种对劳动着的和通过劳

动致富的欧洲人的疯狂嫉恨。

无日期，马赛

我经过恺撒门下面去检疫站；沿着夫人大街走，就在这地方，当佩盖尔率领查理五世的军队到达马赛的时候，马赛的夫人们表现得非常勇敢，使这位高贵的侯爵感到了真正的（或想象的）不幸（就像歌曲里咏唱的玛尔博鲁的那些不幸事件）。在南方话里，佩盖尔是最常提到的字，意思是“倒霉鬼”。

到了检疫站，我特别注意尽量避免进入这个可怕的地方顶里面；我记得R先生的一次亲身经历。这位R先生在马赛颇有名望，是拿破仑的朋友。有一天，他偶然陪同一位在卫生部门供职的友人E先生去检疫站。E先生正在布置工作，R先生稍一疏忽，越过了规定闲人莫入的那条看不出的界限。

“你也许已经接触了有瘟疫感染的东西，”E先生微笑着对他说，“我很遗憾，你得接受二十四小时的检疫隔离。”R先生十分惊讶；他一下子发现这个可笑的隔离实在无法避免了，他对E先生说：

“当然，你也要跟我一起隔离吧。”说着他扑到他朋友身上，并拉住E的手。就这样，这两个朋友一起在检疫站度过了二十四小时。你想在我这个不肯要省长的介绍信的外省商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我走到检疫站的第一道门，浑身发抖。在这儿我张望了一下，提出几个问题。检疫站是一间广阔的大房子，从若

里埃特岬头延伸到阿朗克岬头。这院子大约有六百托瓦兹大，建于1666年，后来又陆续扩大。检疫站隔成七所，各所之间都有墙隔开；有四个院子容纳被怀疑已经染上疫病的旅客，另外三个堆放货物。

检疫站的全部房屋都围着两道高二十五尺的墙，屋间相距三十六尺，卫兵在两墙之间不断地巡逻走动。

所有从东方驶来的船只首先在离马赛五海里的博迈格岛停泊；靠岸时必须悬挂自己的旗帜，于是岛上炮台立即升起另一面表示该船所属国家的旗帜。信号由加德圣母山岩上的瞭望哨岗不断重复发出。船长先去卫生部门，然后由值班官员派人上船了解情况，用喇叭筒询问船长，船长首先宣誓，再报告船名，船从何处驶来，装载何物，并交验船舶检疫证书。

船舶检疫证书系由领事发给。

清白检疫证书表示健康情况完全合格。

健康尚可证书表示全体船员健康，但该船来自可疑的地区；可疑检疫证书系指该船来自传染病流行地区，或其始发港口与疫病地区有商队来往；严重传染检疫证书最坏，表示瘟疫正在该船启航地区盛行，而且船上已有人传染疫病。

在船舶检疫证书中，即使最细微的不实之词均将受到严厉处罚。

处罚分为：1，对货轮或船舶进行检疫隔离；2，对船上驾乘人员和旅客进行隔离；3，货物隔离。

货物中也分为可感染与不感染两类。

可感染类有：羊毛、一切羊毛织品、丝绸、下脚麻、皮货、山羊皮、书籍、纸张、帽子，等等。

不感染类有：咖啡、烟草、天然珊瑚、未加工皮革、硝石、象牙、矿产品，等等。

长尾动物全部须进行检疫隔离；短尾动物必须泅水登岸；鹦鹉和其他鸟类则须用醋洗净后方可离船。

我原可以继续开列出检疫站的非常复杂的规定，但我只想给对情况不熟悉的从东方来马赛的旅客们一个概念，那么就至此为止吧。总之，既然有了这项麻烦，你应当买一份规定仔细研究研究才是。当然，还要和颜悦色，弄一些好酒送给警卫；马赛的警卫人员认为面带愁容的旅客肯定是得了瘟疫。

真正危险的还是走私。从前瘟疫传入土伦和阿尔都是由于走私。有一次，我晚上八时进入一个说不出名字的港口；水手们抛了锚，全都上岸住宿；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回到船上，接受本地卫生部门的长时间盘问；最后，早上八点钟，我们才获得进口检疫证。

当人们不幸受到检疫隔离时，就利用这段时间学习语文，必须选择一位文笔简练的作家，比如英文就选休谟[1]，若学意大利文，可选毕尼奥梯[2]的《托斯卡纳史》。每天早上记诵一页，晚间又是一页。如果人们预先注意不看任何语法，隔离二十天后就能毫不费难地阅读一本小说了。我认识几个可怜的人在马赛曾被检疫隔离了整整五十天。

如果有一个船员在隔离中几乎死去，卫生部门会不怕麻烦地重新对该船进行隔离。昨天我在德 · L 先生家吃晚

①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

② 毕尼奥梯，未详。

饭;大家谈起一个住在巴黎的法国人。他去君士坦丁堡旅游,十六天后他从那边回来;可是目前他被扣留在博迈格岛的天赐港港口;有人计算,他得在那里静静地待到明年一月,这就是说得待五六个月时间。他得滞留,这意思是瘟疫正在载他到马赛的那艘船上流行,他的检疫隔离时间得从这些船员们完全痊愈后开始计算。如果船上任何人生了病,不管是什么病,这个四十天的隔离则须重新开始。

晚餐时人们谈到新出的书籍,谈得很起劲。马赛人不像巴黎那班哥们儿那么容易上当;他们敢于指摘那些报纸上死命吹捧的书籍。马赛给了当今文学一份光辉的贡献,在哪个法国城市里有谁不知道优秀的诗人梅里①先生,优美的散文家季诺先生和戈智朗先生呢。

无时日,马赛

艾克斯,这是个充满娱乐,富于风趣,多交游的城市。

在 1820 年左右,这里朋友们聚会时谈话非常随便,常常针对当今社会的虚伪、假正经大加针砭。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必需的风趣叙述这些呢?马赛尽管位置极好,但如果拿它的习俗跟艾克斯的风习比较,这里只不过是一个粗俗的城市罢了。在这里人们生活是幸福的,只是平常娱乐非常简单,比如打猎,抽烟,体育活动之类。

在马赛,社会对一个年轻人并无裨益,他只会感到很多束缚。但是只要这人有点头脑,他可以当上商品掮客、保险

① 约瑟夫·梅里(1798—1865),法国作家,擅长写政治讽刺诗。

业经纪人,等等,而且很快就能赚到五六千法郎一年。

星期日和在星期中间,逢上他有点闲暇,他就跑到乡间去打猎,夏季,他每天晚上都去法洛洗澡;北风劲吹时他会去俱乐部抽烟,一边抽拉塔基埃的上好烟草,一边跟朋友们大声聊天。这完全是世界尽头。如果他在戏院里出现一个钟头(平常他总是预先订座),那么这准是在后台;在马赛,所有坐头等包厢的人都是由一个敞开的小门出入,经理很明白:如果关上这道门,那就等于把戏院的门也关上了。经理就是这样回答从巴黎来的警署专员和总监的。为什么要把那些巴黎人的麻烦强加给这里不能领略北方文明的客人呢?

看过戏之后,大家再去享受宜人的天气,在月光下抽着烟,在卡纳比埃尔散步。没有什么比劝说他们走上社会更令马赛的年轻人感到尴尬的了。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马赛的女工温柔妩媚;她们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她们把任何向她们馈赠银质礼品的事儿都认为是一种侮辱:一位少女向她的情郎所要的只是爱情。

在行为和在感情方面,没有比巴黎的年轻人和马赛的年轻人更加不同的了。在巴黎,一个年轻人要想出头,只有靠社会。如果每个星期三D夫人的茶会他都参加,如果他总是殷勤地只跟三十岁以上的女人交谈,那么,迟早这个沙龙总有人会高升显赫,这时D夫人就会让他给这年轻人一个小小的职位。不过,这年轻人必须在女主人的每个接待日都出席,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轻率失礼的话。

只要对这种生活看一眼都会让马赛人吓得脸色发白:这儿年轻人的生活完全是活动和自由。他们在商行中间奔

走或是前去两家交易所就可以赚到五六千法郎，在马赛也跟在巴黎一样，有两处交易所：托尔托尼，还有卡萨蒂咖啡馆；可是马赛人在三餐之外不进咖啡馆。

在拿破仑时代，掮客们经营的商务很少；只是在征服阿尔及利亚之后，这些先生的业务才大大地增加了。我向一个漂漂亮亮的年轻人 B 先生问起社会习俗的详情。他答道：

“在马赛没有哪个丈夫戴绿帽子，因为街道都是笔直的；你站在天堂街高处，人们在卡纳比埃尔就能看到你。在这样直的街上，没有人群，又没有其他堵塞，什么都一目了然。每一幢房屋住着一户人家。有人敲门，厨娘就从地窖上来，用女中音对你喊叫：

‘先生，有什么事？先生出去了，太太在房间里。’

“周围三家邻居把你跟厨娘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只要你还年轻，这些人家的太太马上会趴在窗口探望。这一下你引起了风波，丈夫回来时，那位太太不得不把你的造访告诉丈夫。

“在马赛一切都为丈夫们打算。这里是丈夫说了算，妻子是他们最谦恭的女佣。若是你准备结婚，那就来马赛找对象好了。你的妻子不会为要买上好家具的事儿跟你纠缠不已，我可以保证，你过的日子绝对自由自在，而在巴黎，你一结婚就成了奴隶。”

在艾克斯，恰恰相反，旅馆的大门十分宽阔，而且从来不设看门人。

1837 年 7 月 13 日，马赛

对昨天我写的那些琐事有了不少认识，随后，我自由自

在地在街上闲逛；在这远离巴黎的日子里这真是最好的消遣方法。许多细微末节处都给了我深刻印象，令人难忘。

在伦敦，参观塔楼和威士敏斯墓地那些古迹的一天总是令人厌倦欲绝，毫无收获。这些古迹、墓地跟别处都差不多。但是我用于从交易大楼到圣雅姆教堂的大街人行道上散步的这一天却处处可以看到无数英国社会习俗、或是与社会习俗抵触的新奇事物。

对于法国外省的博物院我只是勉强略一涉足，并看看俗气的峨特式教堂和所有被傻瓜们称之为“古迹”的东西。我最留意的是那些大街上发生的、而当地人并不注意的事情；不过我在此观察到的却颇难以言传。伏尔泰曾经说过，法语是值得自豪的（我实在不敢重复他这句话）；可是这位大作家却未能预见这些一本正经的人的可怜光景，这些你可以去问问圣日耳曼区那些出租书籍的老板。

今天早晨，我在圣让炮台后面的小山上散步。那地方好像叫做拉都莱特。那里有一条林阴大道，要不至少是一块房屋已经拆掉的空地。人们对我说此间朔风过于猛烈，所以无法栽种树木；我看倒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树。海就在下面，离这儿有一百步光景。我们清楚地看到大海。有些老水手在那儿散步；我认认真真地问他们，如果顺风，去科西嘉需要多少时间。只要脸色和悦一点，总有人跟我长谈。

我怕在偏见前面退让；不过，今天，我在一般人中间还是碰上了许多具有纤秀的希腊面型的脸孔。

我在日内瓦曾见过不少十分秀丽的女子；可是跟马赛相比，这两个地方的审美观念却大不同。日内瓦美女的脸

型比较肥硕，尤其是腮帮子，而且显得性情善良平易；马赛的美女看来很灵敏、果断。在我今天的散步中，有二十次，我看到一些人的头部轮廓，令我想起曾在墓地那些希腊浮雕中见过的人像。

在这块清爽的空地上有不少人在玩球，还有些洗衣服的妇女在绳子上晾衣服，只是时常被风阻住。

离开这些对任何事情都很有活力，很热情的老百姓，随后，我致力于仔细认识曾经为恺撒包围过的第一个马赛。几乎有一个小时，我的想象仿佛成了那些写西塞罗书简的同时代人。

第二个马赛是由无数窄狭的小街组成的，——1720年的那场瘟疫曾经卷走过它四万居民。这地方紧傍着司法宫和大教堂，其中有一条街叫做爱情街。

我从一座钟楼顶上看过去，看到在大革命前不久建成的第三个马赛。那是在卡纳比埃尔东面。路北面丘陵上有不少小路，路边栽着法国梧桐。

正如你知道的，新马赛在卡纳比埃尔东面，由两条大街构成：天堂街和圣法勒奥尔街，这两条街与林阴大道和罗马街平行。街道与不少繁华的小街交错。警署就在天堂街末端，坐落在一个高级小区，旁边有个风光秀媚的广场，树木环绕，非常静谧。

更靠近卡纳比埃尔和波沃街顶头又是一个漂亮的小广场，1780年左右，人们在那儿建了一座剧院，完全是当时时兴的款式，很俗气。这座马赛剧院就跟波尔多剧院、南特剧院一样，尤其是跟巴黎那个难看的奥黛翁剧院相仿佛；正门

上的屋顶很丑。

当我凝视马赛剧院正门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广告牌上,实在无法卒读。我想,这些乡巴佬连个字都写不周全,那广告上写着《萨米拉密》。

我走过去时忽然想起,对了,罗西尼①的《萨米拉密》预告于今晚七时演出。立刻,我整个想法都变了。

我想,首先昨晚借给我马的先生邀请我吃晚饭一定要辞谢;我真想把实情告诉他。但是,幸好,我记起了塔列朗先生对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们讲过的一句话:别相信第一个动作;那总是大方的。

我让头发披在额头上,把领带完全松开,愁容满面地去对我的新朋友说,我偏头痛。可这又是什么偏头痛呢!要是今晚他看见我坐在剧院里看戏,那就完了。

1837年,马赛

他看到我躲在剧院正厅前座了,这小子!他肯定恼火。《萨米拉密》,这下子真把我阿尔及的生意弄砸了。嘿,管他呢;戏可演得真好,从七点演到十一点半,我非常满意。

有人反对我的意见,说歌手不是拉布拉什剧团的;不过他们唱得还不错,上个季度在罗马和佛罗伦萨还歌唱过阿叙尔。

剧院全满;这些可怜的不大习惯的歌手们卖足气力吸引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萨米拉密》是他写的一出歌剧。

观众。除了全部《萨米拉密》外，这些可怜的人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还唱了佩西阿尼[1]的二重唱和三重唱，这些平淡的小作曲家的两三个曲子，帕西尼[2]、东尼扎蒂[3]，等等。演戏中我用了二十分钟出去，在卡纳比埃尔散步。南方灿烂的天空下面，尽管没有月华，仍然十分明亮，我感到非常惊讶。

十点半钟，回到剧院；大厅里已空了一半。

"马赛人喜欢早睡，"我的邻座对我说，"这些上流社会的仕女们不等到散戏就走。"

我让我的邻座看看二楼包厢里还有不少人，他告诉我二楼包厢坐的都是"姐儿们"。我可不愿被他说服。

"可是，先生，干这一行，这些女士们似乎还不够漂亮。"

"先生，"他说："一个商人，现在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但当初他只有一千二百法郎的收入，每天得干十二小时，他没有闲空去跟名门闺秀谈恋爱；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他有的还是那个二十岁时结识的情妇，那么到了七十岁，他怕麻烦，将就娶了她。"

反复考虑，我一点也不觉得昨晚观剧时的兴奋喜悦有什么不对。首先，我已经三个月没听过上好的音乐了，其次我可怜的心异常不适。外省给了我大量的狭隘小气，这显示出社会上人坏的一面，当然，在我身上也不少吧，这使我完全失去了想像力和愉快的梦思。

昨晚演《萨米拉密》的是一个身量特高的女人，不过她唱得挺好。阿尔莎斯，那个次女低音歌手有副好嗓子，只是不懂

①②③ 都是意大利作曲家。

怎样使;她有四尺高,眼睛晶亮,那样子简直像魔鬼附了身。

男演员和女演员唱得都很认真,他们激情奔放就像在跟另一个班子拼命竞争;确实,有一个喜歌剧团在跟这些意大利人轮流演出。你瞧,只要稍微喝一声彩,他们就对观众致敬,瞧他们那份兴奋劲儿。这些人倒不是为了钱,他们在波洛涅,三个月来一直没事干。因为现在汽船通航,从波洛涅到马赛只需四天,尤其是,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渴望亲眼看看拿破仑的法兰西,所以这些歌手同意前来演唱,于是人们先给他们付了钱。那个男高音歌手,凭着那份艺术家的随意劲儿,以每月三百法郎的价钱卖给了一个戏班班主,期限三年;戏班班主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唱。

我的那位客户一下子看到了我坐在正厅前排,挺气恼,他当着我的面对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以后逢上意大利歌剧上演的日子,你可别请这位先生吃饭。"

"先生,那倒不如说,逢上我发偏头痛的日子。这可怕的病逼着我无法参加最好的约会。"可是那位外省的小子听了,满脸严肃,毫不宽容。这件事使我跟这些有教养的马赛人断绝了惟一的联系。

我很喜欢研究法国各地的民俗。马赛人每年花费四千多法郎,我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差不多都是模仿巴黎,如此而已。对我来说,我常去的那个沙龙,还有从卡纳比埃尔到行李寄存处的那段码头;我看那一带是真正的马赛。我很喜欢马赛人那种坦率、粗豪、诚挚的性格,热情奔放,完全不愿刻意在观察者心目中显示出富于才智,受人器重。不过他们总爱紧跟巴黎及其周围的中产阶级、半中产

阶级和工人，这令我感到十分厌烦。

里昂的丝织工匠采取了一种可笑的方法，想把这种好性格置入你心间，我看，除了贵族和大富翁之外，世界上没有比马赛和里昂的同年龄、同阶级的人反差更明显的了。

我看，一个人具有贵族身份，而且在这两个城市中每年有两万法郎年金收入，就会产生另一种可笑之处，一旦有了这些条件，他们就相当相像。我只是个普通商人，没有机会观察这个阶级。我只是根据我们在最近的上议院里看到的那些议员做出判断罢了。

南方人时常吹嘘他们的坦率，若是我来分析，有时实在这不是坦率，而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他们饭后往往大吹大擂，在闲聊中间，运用某种手段，把故事讲得天花乱坠，这就给了他们一份虚荣心的满足；不过他们没有认识到当人们冷静地谈起时这种手段在第二天早上交易所里会产生不好的效果。真正的坦率存在于所有骑兵联队的下级军官中间，这就像他们的剑那样勇敢，他们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进行嘲讽。这种性格是可爱的，但是也不能过分，而且他本人应当是不自觉的。

南方居民自我吹嘘的坦率有时完全不顾礼仪，会当面冒出也许令人不快的东西。法兰西剧院的达马斯有一次在马赛巡回演出；他在跟他往来的银行家屋里邂逅一位年轻人，他送给这青年一张正厅前排的票。当天晚上，达马斯扮演昂费特里翁[①]的角色；演完戏之后，那个年轻人在休息室

① 《昂费特里翁》是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一部三幕喜剧。

碰到他，老远就大声嚷起来："你不就是刚才演昂费特里翁的那个大傻瓜吗?"

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不到二十二岁的马赛女子共进午餐，这姑娘很美，相当有魅力，谈吐娴雅。她有个弟弟，她很喜欢他。这个弟弟来吃午饭，衬衣上的纽扣很漂亮，这是他今天早上才买的，自己为此也很高兴。一个巴黎女人过来，对他的纽扣十分赞赏，并且还跟他说了几句温存话。她大概有点过分夸张这位小兄弟的友情。可是马赛姑娘发现这些纽扣很丑，她非常坦率地说："这一点意思都没有，什么也不是!"她不断重复这句话，讲个没完。小兄弟满脸惶惑，一言不发。这就是天性的流露，天性引出了这个毫不中听的真实。

南方人的这种坦率，我看在一切善良的香槟省人身上还存在。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很爽直地说出他们心里的话。

我很了解肖蒙一带的农民；我每年总要到那里去四次。他们的生活十分单调而无聊。相反，普罗旺斯农民的生活则很快乐；在村子里举行舞会，节日联欢，每隔半个月就有一次娱乐集会；不过，也应该给善良的香槟人一个公道，他们确实非常坦率，心地诚挚。

今晚，有个挺逗人的少妇，也颇风趣，在博莱利城堡（这是靠近海滨的一个园林，园主人想对公众开放。这地方十分清幽雅致。）跟我谈话。她说，宣布七月革命时她吓得要死，前后有一个月。她做梦看见一个广场中央有一个可怕的红色机器，这使她猛然惊醒。当她的忏悔师对她说

这将带来共和国和红色机器的时候，你怎么能让德·芒斯太太平静地欣赏一本漂亮小说呢？《查第格》[1]里有过一位卓越的法官，而当前的文学里却没有。

我看对于自由和众人权利的热情仰慕并不会令一个女人变得衰老，难道说我会认为对特权和个人利益的惧怕和追求会使她一下子变成四十岁吗？

1837年7月15日，马赛

我想，在马赛的有钱人眼中最可笑的行为就是打开书本了。他们一旦感到害怕，就去追求神佑。比如，1835年这里霍乱流行。有个那不勒斯人就点上几支蜡烛，祈求圣母保佑。他花了四十三个苏买了一枚铁指环，据说这枚铁指环是经过五遍天主经和两遍圣母经祷祝过的，足以祛病禳灾。

这都是历史事实。我跟一家相当有地位、很有钱的人同去，买了一枚这样的指环，他们跟我说，想了解这些指环是否能产生所说的作用。我颇觉内疚，购买时忘了索取一本盖有官方印鉴的小书，那上面对指环的功能有所说明；要不，别人会说我的指环不行，认作无效。这些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古怪念头呢！

我在南方看到的美女中，最美丽也最羞怯、最缄默的女人几乎都虔信这种指环；她为人纯真可爱，就像巴尔扎克的小说《幽谷百合》中的那个妇女一样。她倒不是模仿别人；因为她的忏悔师绝对禁止她读任何小说，所以她从来就没

---

① 伏尔泰写的一本哲理小说，1748年出版。

有这一类书籍。

另外,我几乎有些羡慕一个热诚虔信这一套的男子,我有点像圣奥古斯丁那样,事物愈荒诞,我就愈是向往。在恋人中间,是不是热恋模样很丑的女人的人就是渴望像她一样呢?他有更多幻想,更多热情,但很少烦恼。

另外一个标志足以说明虚荣的减退和想像力,马赛人若是在驿车里跌倒,心里害怕,他们绝不像你我一样自我控制这种情绪,而是张开痉挛的嘴唇,快快活活地放声高唱,来表示内心的惧怕,并使之倍增。

在马赛,人们很容易受外面影响。大家都喜欢模仿巴黎,举止高雅。应当有勇气深入了解这个想法,停滞不前才是最坏的事。你看过昨天的《论坛报》上登载的事儿吗?两个大娘在六楼上喝酒,她们不要烧酒,只喝苦艾酒,因为这很高雅,派头。19世纪的法国人爱好虚荣胜过一切其他爱好。有个很独特的人写道:"我爱巴黎人,因为他们像我一样,具有沉思而忧郁的性格。"(公元360年,朱利安皇帝。)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我想现在的马赛,从深处看,就像1595年亨利四世初登王位时的巴黎一样:只要对那些生活细节仔细注意就会看到,这种生活使人们为了一点小事而龃龉,也为了一些小事而喜悦。

只要读一点风俗史,你就会知道封建政治观念在马赛从未成为过去;追求逸乐,甚至可能还带点不愉快的逸乐,在1837年仍然是此地一切活动的惟一目标。而在艾克斯,心理上总存在着等级、贵族观念。

也许在全世界,没有比马赛和贝桑松反差更显著的了。

贝桑松这地方受西班牙和宗教影响较深，仍然完全是封建的。如果人们对我谈起的马赛持完全相反意见的话，他们就算是真正认识弗朗什-孔泰[1]的首府了。

马赛人做起生意来很随和；他们并不吝啬；他们表现出来的要想发财的欲望只是产生于想多花钱而已，商人每星期经营几天，工人每星期干几天活，只是为了准备在其余的时间纵情欢乐一番。这里的娱乐活动非常嘈杂而喧闹；似乎这种喧闹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使马赛人觉得自己确实快乐。而巴黎人那种静静的、适中的娱乐则给人以深沉的烦忧。

在马赛商家们绝少经常聚会；我看富豪妇女也有定期接待宾客的日子，但是年轻人前去的却很少；他们喜欢俱乐部；在俱乐部里他们可以一边抽雪茄烟，一边聊天，不必顾虑有妇女在场，当然那总得注意点礼仪。

整个南方的老百姓都嗜赌如命；无论是富商还是一般平民，马赛人对赌博毫无节制。

工作完毕，每个人都各自到自己喜欢的场合挥霍一番。冬天，音乐会和私人舞会几乎天天更新。在任何人的头脑里都不会想到责备别人寻求欢乐；主要的是要求人们在办公室里工作勤奋；而在赚钱和发财的时候则十分干练。

这些习俗差不多就是意大利五十年前的旧风气，在伏尔泰让教士们对他们的帝国的继续存在感到岌岌可危以前，在使得他们与新教徒的风习以及无聊的生活更加接近以前。

---

① 弗朗什-孔泰，旧日法国东部的省区，包括今上索恩省、杜省、侏罗省大部分地区；贝桑松是其首府(1678年)。

如果在马赛和普罗旺斯发现有些奢侈那也不必奇怪，因为在意大利这种奢华美化了宗教，使基督徒的职责成了一种乐趣。1683 年弗朗索瓦 · 马什蒂出版过一本八开的书，其中谈到马赛人的宗教习俗，伏尔泰的笑谑和大革命使许多这类风习消失；可是北方的法国人仍然对许多事感到奇怪。许多房屋大门上都有十字标记，人们在过桑德勒尔节[①]时用蜡和烟，驱鬼祛邪。走进教堂时，人们会觉得钉有耶稣像的十字架模样奇特：那个基督几乎总是穿着一条宽大的短裤。在有些教堂里，除短裤外，基督还有一件宽敞的白色长裙和一件苋红色的祭披：这些都是圣职和王家标志。

教堂内部张挂着边缘绲着金色条纹的大红锦缎，气氛极其庄严。

在圣诞节的前一个月，街市间可以听到有点粗俗的晨曲，这里人们把它叫做卡莱纳晨曲：这是宣示救世主诞生的天使音乐会的变体象征。

1837 年，尼姆

我在阿尔[②]过夜，一夕无话。N 先生，这位普罗旺斯的头面人物，是个酷爱学习、但从不自炫赅博的人，他早就把在这里应当看看的东西给我开了一份清单。不过，我可不是到处旅游的观光客，我得去博盖尔做钢铁买卖。我不是

① 耶稣圣殿瞻礼节的俗称。每年 2 月 2 日举行烛光游行。用过的蜡烛每家保存，人们认为此烛可避雷击。

② 阿尔是法国南方的罗讷河口省专区首府。这座小城在高卢罗马时代曾为政治中心，至今仍保存着罗马竞技场、浴室、教堂等古迹。

说N先生学识如何高深，但是他让我懂得了关于普罗旺斯的一切，甚至那些书上没有记载的东西。

卡玛尔格很像西兰[1]，这地方比海面只高出七尺；它是罗讷河两条支流和大海之间的一个小岛；岛作等边三角形，每个边长达七法里。岛的两岸都已耕植，田畴井然，中间比岸边要低；其中有池塘、多盐沼泽地，颇炎热。其中最大的是瓦尔卡勒斯池塘，周围长达五法里；一片广阔无垠的旷野尚未开垦，牛羊遍布，自由自在地散牧其间。卡玛尔格的白色小马踔厉，矫捷，豪迈，只是它的臀部很像骡子。

一点钟的时候，我进入阿尔。今晚的天空色泽很像司卡拉慕什[2]；整个墨黑。我只能略略瞥见名叫罗兰塔楼的剧院的一角。众所周知，阿尔曾经是一个王国的都城[3]；今已荒圮，但仍保存着许多古建筑物。

恺撒是当年创建这个城市的罗马人，并曾为它命名；为了抑制马赛，他在这里督造过不少帆桨战船。在享受了短时间的自由之后，阿尔于1251年被迫承认普罗旺斯伯爵的统治权，并于1481年并入法兰西王国。

我看了竖立在市场广场上的埃及花岗石的方尖碑；碑高四十七尺，基石高十四尺。巨碑现已倒塌，裂成两块。

1651年，人们发现了著名的阿尔美神，这座雕像现存博物院。当时本地居民不得不将雕像献给路易十四表示效

---

① 西兰是荷兰南部的一个省，靠近比利时。

② 意大利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机警，爱吹牛，总是穿着一身黑衣服。

③ 公元934年至1032年，内外汝拉山脉的勃艮第曾与阿尔联合建立阿尔王国。阿尔是该王国首都。

忠。后来博尔盖文物征集会出资购买,王家博物院似乎收藏已相当丰富,所以才把美神归还阿尔。

这尊著名的雕像上半身全裸,下着紧身胸衣;秀发束带,头部甚美;手臂形态颇具吉拉东[①]风格。此像采用美狄亚[②]前去杀其亲子故事:题材很好,但处理不佳。

离开阿尔时,我尽可能地仔细观赏了罗兰塔楼;这是古代剧场舞台后面的一处柱廊遗址。小建筑物风格精妙,系由三个圆拱相叠而成,挑檐极美。这座塔楼,也像大部分古建筑一样,中世纪时曾被用做炮台。

在相邻的花园里,我们看到了柱廊的一部分,柱廊由两根巨柱支撑,高二十七尺;这也是剧场残存之物。美神就是在这些柱子脚下发现的。

罗兰塔楼附近都是古时候的墓园遗址,巴贝兰红衣主教曾取此处的大理石带往意大利,查理九世、卡特琳·德·梅迪奇,还有其他一些人都从此地掠去不少东西。

圣-奥诺拉,古代最小兄弟会修道院,所藏雕塑颇富,但很一般,这些杰作都很丑陋。

阿尔的古代圆形剧场的外形很像一座碉堡;四周墙上均筑有望楼,场内全为肮脏的房屋所占。这个圆形剧场比尼姆的那个圆形剧场还大,能容纳两万观众。

从前在马赛时,我曾经在波莱蒂城堡(那时候我几乎

---

① 弗朗索瓦·吉拉东(1628—1715),法国雕塑家。

② 希腊神话:美狄亚是科尔喀斯王埃厄忒斯的女儿,精通巫术,她帮助伊阿宋等阿耳戈英雄取得金羊毛,杀死毒龙。她和伊阿宋结了婚,后因其夫别有所爱,她气愤地杀死了与伊阿宋生的三个孩子。

每天都去）邂逅一群阿尔的仕女，她们是来参观这座明媚的园林的。我听人们谈到过阿尔女子的美貌，应该说那些赞誉是公正的。这些妇女的头发乌黑，衬着雪白耀眼的额头，越发显得光艳照人。我觉得毫不夸张。她们的容貌线条令人想起阿尔的美神；她们的眸子里闪动着光芒和柔情，这些我只在波尔多见过。

有人对我说什么地方都不如这个城市里的人讲普罗旺斯语讲得那样优雅好听，可是我在这儿只跟两个瞌睡的驿站马车夫讲过话。一切细微的差异不断在法国消失；五十年后也许连普罗旺斯人和普罗旺斯语都将不复存在。我看到在英国同样的变化也在发生；有人告诉我西班牙也一样；将来兴许只剩下种族的差异，地区气候可能会使它有些变化吧。阿尔的种族与加勃的种族无大差别，这地方离阿尔只有三十法里。一位年轻妇女口中说的普罗旺斯语就吸收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的漂亮小词，现在借口法语必须清晰，于是这就到处受到非议。

从前阿尔的服装很像罗马一带的装束。大革命把一切这种独特的东西全部清除了，这样就使得通向巴黎的行程更方便了。

我也许将把我对普罗旺斯语言的想法整理成文，交给N先生。

1837年9月9日，蒙彼利埃

蒙彼利埃城建在一小山丘上，十分幽美；城中街道多斜坡；我认为这是它的一大优点。极目天际，人们可以看到四

五里以外的大海。

到达之后,我即前往一处叫做佩鲁的公园。公园坐落在一小高地上,环境甚佳,有点像波洛尼亚[1]的蒙托纽拉公园。我的一位客户告诉我从佩鲁可远眺阿尔卑斯山和比里牛斯山,卡尼古和望都峰。我似乎朦朦胧胧地瞥见了卡尼古。晚间,城里的许多上流人士都在紧傍城堡的广场上散步。

此间有一位性情愉快的学者,当然难免带点书生气,但其人妙趣横生,颇有一股加斯科尼[2]的豪爽劲儿。我荣幸地与他共进午餐。他自告奋勇,明天要领我去圣吉朗。他对我说,应当看看马格隆尼山,那里有普罗旺斯石墓,美丽的马格隆尼[3]和她孩子的墓室。如果我没有搞错,这是人们因为读《唐吉诃德》才知道的人物。

我在蒙彼利埃街上漫步了三个小时;发现这儿人非常欢快,生气蓬勃,屋宇亦华美可观。这个城市兼具名医荟萃和气候宜人这不容易同时得兼的两大优点,使来此就医的病人备感愉快。归根结蒂,蒙彼利埃的特色确是颇具灵秀气韵,与法国其他内地城市如布尔日、雷恩诸城不同。蒙彼利埃还是拿破仑有幸遭际并予重用的两位著名部长的故乡:达吕伯爵和沙普塔尔[4],他们都是足以与柯尔贝相侔的人物。

---

① 意大利一城市。

② 法国南方地区,在今加龙省与比利牛斯省之间。

③ 这个小村庄位于蒙彼利埃南面。

④ 达吕(1767—1829),法国政治人物,曾任拿破仑的军政部长。他对司汤达甚多护持。沙普塔尔(1756—1832),1800—1804曾任内政部长,是在法国创建首批化学工厂的带头人,并开办技艺学校,培养人才。

在蒙彼利埃无时无刻不听见有人谈起设立在广场上的法布尔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收藏了不少意大利油画,用于存画的屋宇也颇具规模。

法布尔先生[1]生前颇善于夸耀自己的货色;我求你们允许我用这一行话,因为只有这样说才足以表达我的想法。

忧郁的阿尔菲耶里[2],这位优秀的贵族诗人,他厌恶在社会等级中位置比他高的一切,他追求自由;他从斯图亚特家族的后裔中拐得老婆,跟她住在佛罗伦萨,后来大概这使她感到厌烦。据说,法布尔生,这位经常进出府邸的小画家,最后竟致令阿尔菲耶里嫉妒而死[3]。

阿尔菲耶里的诗摹仿但丁,惟较少蕴藉,常于作品中抒发弥满于胸臆之间的仇恨。他的为人实际上也像那位可爱的梅塔斯塔兹[4]一样,他讲过后者许多坏话。不过,不同的地方是:每回碰到梅塔斯塔兹的书时,人们总还是很喜欢翻阅。

梅塔斯塔兹之所以令人喜欢,并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爱,他真实而十分优雅地摹写了这种激情。在梅塔斯塔兹心里,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他认为一个残酷的暴君乃是一个不懂得爱的人。与此相反,阿尔菲耶里所写的暴君却都是

---

① 法朗索瓦－格扎维埃·法布尔男爵(1766—1837),法国画家,师从大卫,曾获1787年罗马大奖。他藏画甚富,在他的家乡蒙彼利埃建有博物馆。其中主要是诗人阿尔菲耶里的珍藏品。

② 阿尔菲耶里(1749—1803),意大利悲剧诗人。

③ 原因是法布尔与阿尔芭尼伯爵夫人相好,后来因此继承了阿尔菲耶里遗留给这位夫人的画幅和艺术珍品,这样他才得以建立博物馆。

④ 梅塔斯塔兹(1698—1782),意大利诗人,戏剧作家。

一些善良的人。请看菲力浦二世吧;他的那些公主们都是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书呆子。总之,阿尔菲耶里的诗缺少波澜起伏,不够生动;他写的剧本也有点类似学院悲剧的味道。人们感觉到作者从来没有指挥过一个连队,也没有治理过一个地区。

阿尔菲耶里避免了拉辛的某些可笑之处,拉辛自述在描绘古代奥勒斯特和毕拉德[①]的友情时,在他的笔下奥勒斯特对毕拉德称"你",而毕拉德答话时,却称他为"您"和"先生"。圣马丹门的粗野悲剧没有什么怪异的东西,他写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宠臣们互称"老爷",就像路易十八的法国贵族院议员一样。拉辛让毕拉德用那样的腔调说话,倒是符合他所处的时代的。

法布尔先生善于买画,但并不擅长作画。我在佛罗伦萨曾见过他的一幅阿尔菲耶里肖像;那幅画画得不错,但笔触缺少波澜起伏,既乏真实感,又无色彩。那边还挂了一幅阿尔芭尼伯爵夫人的肖像。我想找一句得体的话称赞一下,无奈都是徒劳;我不得不承认他的那幅画中的人物只是一位有着一双纤纤素手的厨娘罢了。

法布尔先生是大卫[②]的学生,艺术上的地位相当于德利尔[③]在法国诗坛的地位。可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在法国

---

① 参见拉辛的五幕悲剧《昂德努玛克》(1667)。

② 大卫(1748—1825),法国新古典主义重要画家,在反对洛可可陈腐画风、恢复古代传统方面有巨大功绩。

③ 德利尔(1738—1813),法国诗人,译维吉尔《农家诗》有名,他的诗《花园》等写大自然,颇为造作,死后很快地为人们所遗忘。

的影响也只是及身而渐罢了。勒絮尔[1]、普桑[2]、克洛德·洛兰[3]都未能经久不衰。大卫在扼杀范洛[4]和布歇[5]时曾出过力。我走遍了蒙彼利埃全城,对这个城市很满意。这里有一尊路易十六的雕像,简直可笑到有点不可思议;在这次旅行中在其他地方我没有再看到过这类雕像。

1837年9月12日,贝济埃

到达贝济埃,这是班车的最后一站,此地亦甚秀媚。小城地处一高地上,位置极佳,由这里可俯瞰朗格笃克运河以及许多船闸,船只每经此驶入地中海。

在我走过的不少城市里,逢上礼拜天,我常看到教堂里做大弥撒时,人们不唱 Domine, salvum fac regem Philippum.[6]我曾问过其中原因;人们对我说:是本堂神甫决定在一些盛大场合才唱这类歌曲的,要不就是因为有些不守秘密的人会告状。

所有我遇到的教士似乎都是本地子弟,这里的体面人

---

① 勒絮尔(1760—1837),法国宗教和戏剧音乐作曲家。曾任拿破仑一世的音乐指导。

② 普桑(1594—1665),法国17世纪画家,其画风对大卫、德拉克洛瓦、安格尔、塞尚有很大影响。

③ 克洛德·洛兰(1600—1682),法国17世纪风景画家。作品富有诗意。

④ 范洛(1705—1765),法国洛可可画家。

⑤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作品充分表现出洛可可时代的法国趣味。

⑥ 拉丁文:愿我主保佑菲力浦王。

士很庇护他们;可你要是想跟乡村教士打一局惠斯特牌[1],却是一件难事。

无疑干教士这一行当也是颇费气力的,因为他必须去探视濒死的人,步行前往,有时还会碰上恶劣天气,当然,这一切工作总不像他们看到过的父辈终日耕地或收割庄稼那样辛苦。C先生,这位富有的地主,是个十足的中间派,他被七月革命吓破了胆,对我说:"只要一个神甫具有看懂报纸的智力水平,肯定,到五十岁时他能获得四千法郎年金,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

"如果人们仍然笨拙地纠缠一些宗教争端的话,我想乡村的神甫们就会投向给他们钱的政府一边去。他们之中就很少有人想到去外国乞食;我们流亡国外的教士会说拉丁文,他们温文尔雅的态度使他们在外国城市里受到热烈欢迎。

"我们知道每个区里只有一位神甫。他的固定工资是一千一百法郎,不过据估计他们在首邑,每一千人口,他们就会得到一千二百法郎的额外收入;神甫把其中一百或一百五十法郎用于布施。一个四千人的镇子上的神甫就有五千法郎的收入;实话实说,他还要供养他的堂区助理司铎;不过他平时接受的馈赠,如鸡蛋、水果等等就足以与这笔开支平衡,甚至超过。"

人们很礼貌地称本堂神甫为本村的堂区住持教士。

"每个省都有一座大神学院以培养年轻教士。但是每

---

① 从前的一种类似桥牌的游戏。

一省都有三或四个小神学院,以教育那些将来不当教士的年轻人。"

于是,我说,"这个,会引起一场新的旺代吧[1]。人们给予这些青年人关于创世纪、关于蛇和苹果的故事等等概念根本无关紧要。对于那些不可见的事物还是让法国人自由思想吧。"

"主要的,就是教导他们蔑视现在统治着法国的两院制政府,并要他们诅咒作为它的灵魂的新闻自由。"C 先生接着说,"惟一与所有小神学院教导这些青年的东西抗衡的,我看只有:1,皇帝[2]历次胜利的回忆;2,获得荣誉勋位的愿望。"

"然而,"C 先生对我说——我对他的想法十分同意,"如果没有人跟他们讲道德,这些法国南方不幸的农民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会变成畜牲,他们凭着一股热情会毫不后悔地执行 Linch 律(美国)去对付任何不合他们心意的人。"

"最坏的神甫在文明传播中也比没有神甫好。"

如果我絮絮叨叨地把 C 先生对我讲的有关他在贝济埃至利摩日一线和利摩日至南特一线各省的小神学院教学的这些话叙述下去,我肯定会被人看做是一个悲观的人了。C 先生还说法国惟一的一位主教决不情愿在他教区里存在小神学院。这位睿智的主教曾经说过,宗教只有与政治决

---

① 指 1793—1796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发生在法国西部旺代的一场叛乱。

② 指拿破仑一世。

裂才有出路。

我在途经一个省份时曾经参观过一所有三百个学生的小神学院；各个班级俱全，只是不如公立学校好；但这些小神学院所引起的危险乃是他们的头头们会跟家长们在学习费用上妥协。一般情况下，要交五百法郎一年；但他们常常是只交二百五十法郎也行。在这充满野心的世纪里，几乎没有哪个穷鬼肯为他的孩子受教育牺牲二百五十法郎。

公共教育问题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人(不是为极大的政治热情所驱使)心甘情愿地每天花十二或十五小时去培育那些一年付三百至四百法郎的孩子。

我非常详细地考察了这所小神学院。在这同一个城市里，有一所公立学院，寄宿生学费是七百法郎。公立学校的教育比较强，而且多样化；可是神甫们，由于道德和宗教原则，都偏爱小神学院。当然我们知道：小神学院具有很多优点，教师和学校领导不必去计算金钱；他们惟一的目标就是成功，而由于成功，他们希望获得公共教育回报给教会的东西。

小神学院经费很充足，从哪儿来的呢？自从1830年以来它们搞了不少建筑，比这次革命①以前还要多。你只要看到田野上有一座高大的新房子，可以肯定这是一所小神学院。

在狄戎时有人对我说，到了贝济埃又有人肯定地说，许

① 指1830年革命。七月革命使得查理十世倒台，路易－菲力浦获得了政权。

多人在1830年以前从不涉足教堂,现在也去了。

我还有一个新证,这就是今天,对一个宗教或是对一项体制来说,没有比宪警保护更不幸的了。

圣多米尼克焚烧人和书籍烧得有理;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出版自由。设想一下如果亨利五世破坏了出版自由,人们就会为了再获得这种自由而反抗。

如果把我刚到过的地区农民们的获得福利的程度在这儿写上五六页,恐怕太冗长了吧。出售国家产业使这种福利增加了四倍,特别是给予了所有这些新的小土地所有者们一个公平概念。一个占有,半阿尔邦土地的农民相对地说就是很幸福了;他靠种植土豆即可免于可怕的饥荒。

当然,布尔格①周围的农民们除外,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迹造成的。如果他们的邻人丢了一头母牛,那是因为他是国有土地的获得者,但是他们对于那些低下到只能吃土豆过活的人怀有一种说不出的轻蔑;他们说,那只是猪食。他们自豪地用荞麦(或黑麦)做饼。

在勃艮第的许多地方,尤其是沿新开凿的运河的那些地区,一个劳动力可得五十苏。人们像在隆巴德那样,靠玉米面过活,那边的农民爱吃玉米粥和面包,他们在晚餐时用热水和玉米面做粥吃。

我的一个朋友在君士坦丁刚当上中尉,他的脸上还留着冲锋时一颗炮弹爆炸后受伤的蓝色疤痕;他告诉我关于来到团队的新兵体质详细情况。这些新兵来自勒比邑、盖

① 指吉伦特河畔的布尔格,属法国吉伦特省。

雷、沙尔拉，总之都是来自法国中部相当贫困的地区，那里的农民靠吃栗子过活，他们想要什么都没有，可是在不到六个礼拜中全变了样。当每天他们的眼睛看到桌上肉食的时候，亦毫无惊奇之色。

1837年9月13日，贝济耶

在贝济耶这些窄狭而阴暗的小街上走过的时候，我想起这个城市往昔遭到的大洗劫，还有那个天主教首领说过的话："你们杀吧，上帝会认得出他们那一伙的。"今天距离那个时代并不远，对于这样的亵渎神圣的行为，我们不是也有句话吗："应该把他们交给他们天然的审判者！"另外，还有一句话，几乎同样有名："要统治一个省，只要七个人就够了（其中一人是刽子手）！"

什么也不像预先安排好的暴行那样令人难以忍受，至少我是如此。从前，在一个著名的沙龙里，我听一位名噪一时的将军说过有关李埃哥[①]死亡的详细情况；将军还长时间地嘲笑人们说什么李埃哥临死时发出的高声嘶叫。在蒙彼利埃有人对我说李埃哥是被用鸦片毒死的，临死时根本无法出声。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这完全是建筑物的影响。如果贝济耶的街道显示出的文化色彩像圣洛[②]那样的话，我也许

---

① 李埃哥（1785—1823），西班牙将军。反抗拿破仑军侵入，后被俘吊死。

② 法国西北部拉芒什省的省会。

就不会有这些阴沉的思想了。

到达贝济耶，当然要去看看大教堂的平台，由此观赏朗格笃克运河上的七个船闸，景色甚美。人们原来还准备带我去参观马尔帕的穹顶，但我没时间，只好作罢。有人让我看在一处街角上有一尊不成样子的雕像，但在当地却很著名；我几乎没有细看。在白十字花园有一处罗马遗迹。

今晚，我成了文学馆长的贵宾，礼貌十分周全。我津津有味地读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那不勒斯巴若奴道院之毁灭》；当时文学馆里只有我一个人，为了我仍然蜡烛高烧——而在平时七点半就要闭馆；主人看我聚精会神，读得非常专注，一直等到九点钟才来告诉我要闭馆了。请注意他们对我这样做实在是给予我的一份极大的敬意。当时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这位先生表示我的谢忱，我不敢冒昧拿出一枚二十"苏"的辅币给他，作为专门为我花费的补偿。道理提醒我那样做不对，但要是我得罪了这位和蔼可亲的朗格笃克人，那就太不该了。

1837年9月14日，西让

我到达纳博讷的时候，太阳将要升起。我久久眺望黎明时分高耸在天空的钟楼。这个城市使我兴趣盎然。从前我曾经在一家商行里邂逅学者福里埃尔先生[①]，他是法兰

① 福里埃尔先生，于1844年7月14日在巴黎逝世，享年六十三岁。贝尔于1799年底才认识他，大概是在贡多塞的遗孀家里，这位女士姿容美丽，当时福里埃尔过从甚勤。（原注）

西学院院士，也许最少说谎，是我所倾心的惟一的一位现代史学家。

我记得福里埃尔曾告诉我们，公元455年7月12日冉塞日克蛮族大掠罗马，但其后很久，纳博讷这个地方在习惯和文化上还保持着罗马风习。裘力斯·恺撒和提比略[①]曾将该城修建得更美。我虽然心里急迫，但为了仔细欣赏城墙，也不得不略略停步。当初建城里所用石头上均镌有铭文或浮雕等等。我从阿奎莱亚[②]的一本书中看到，在威尼斯周围，当蛮族在墙上安置浮雕时，发现石头有一面比另外一面好看，于是他们把它放在内部，把刻有图像的一面掩盖住。

我参观了一座壮丽的钟楼和几座教堂；为了好奇，我牺牲了本来该用于睡午觉的一个小时。纳博讷周围的地区既荒凉又干燥，比普罗旺斯更差。晚饭后我在西让写了这些。我发现到这里，居民的动作举止有了一些特殊的细微变化：开始显现出西班牙人的性格特征。西班牙人没有中产阶级的那种心胸窄狭，小气；他们敢于在生活小节上撒谎；可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些战争叙述中充分地加以补偿。我在贝济耶读了马德里出版的《真实日报》，报上对两派官方关系做了统计。三年来卡洛斯派和基督教派一直战斗不已，共计大战十七次，十五万三千人捐躯沙场，九百四十门大炮被缴

①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古罗马第二代皇帝。

② 阿奎莱亚，原罗马帝国城市，公元前181年为古罗马殖民地，4世纪时曾为威尼斯首府。

获，等等。这些从前十分自豪的人们曾时时不断地向法国请求派兵增援。

无论情况如何，我很器重他们，更有甚者，我喜欢西班牙人的生活态度。跟那不勒斯人一样，他们认为穿一件露出臂肘的衣裳（这不过是小小的不愉快）要比英国人那样为了赚几个钱买件新的就劳作十五个小时要强得多。我的想法跟他们一样。我还很欣赏西班牙人的沉默，而且，我十分喜爱他们古代诗人的某些篇章。

1837年9月15日，佩皮尼扬

我老远望见佩皮尼扬的城堡浮现在明净的蓝天中间。这城市有一部分建在一座小山上。从前这里城墉异常坚固，原系法国边防重镇。我很喜爱佩皮尼扬，尤其是那座桥，卡塔卢尼亚商家均云集于此，这个城市横跨泰特河。我的客户的兄长，过去曾担任过公职，对我讲述了大革命初期在这周围发生过的许多军旅大事。

这里的交易所，像在意大利一样，被称为“账房”，是一幢漂亮的峨特式建筑。我在这儿呆了四个钟头，其中三个钟头都用在生意方面，随后我动身去买卖桥。桥的名字表面上看来商业味儿很浓，但其来源却并非如此。Portus Veneris[1]，爱神桥，此名源于奉献给这个女神的一座庙宇。港口十分繁闹，开赴阿尔及的船只即由此启航，但外貌很寒伧，至少从景观上看来如此。惟有港湾要塞使整个港口呈

---

① 拉丁文：爱神桥。

现出一种特殊的气氛。

我觉得这里的人很有些滑稽可笑;他们来买钢铁,却连香槟省的低碳钢与贝里的脆性铁都搞不清楚。我可一点也不怨艾,我觉得我这回旅行还是愉快的。

人们跟我讲了一个颇为荒诞的故事。在查理十世王朝时,有几个大臣曾经瞒着国王,制定过一项计划:企图侵占马若克附近的西班牙的一个小岛。他们什么事做不出呢?

1837年9月20日,佩皮尼扬

我做了一桩很不谨慎的事情;在买卖桥和佩皮尼扬我的生意都很兴隆;但要再过几天才能完结。于是我找了一个西班牙人,预付工资请他替我办理日常事务,我自己去巴塞罗那过上一天。我的向导认为我身上带的钱太少,这倒也是实情;于是我把几张英国钞票缝在外套的夹层里,上了路。

我很欣赏美丽的软木林和刚刚剥过它们珍贵外皮的树干的那种淡灰色泽;芦荟做的绿篱也挺悦目。说实在的,一切都让我喜欢。我没有做什么错事吧?所有的乡村房屋一律用石灰刷成白色,给人一种特别干净而愉快的感觉。在这蓊蓊郁郁、处处覆盖着软木树林的大山之中,这一片雪白的房屋多么迷人。

马塔罗,这里房屋内外完全粉刷成白色,坐落在岸边,处于海拔四十尺以上的地方,视野非常开阔,简直是一座赏心悦目的小城。晚餐十分丰富,给八位旅客就端上了十五

或二十盘肉食;可是所有的菜肴都有一股哈喇味,无法下咽,而我们又实在饥饿难忍;只好把肉放在热水里涮洗一下,蘸着醋吃;可那种难闻的哈喇味儿还是去不掉。

在这难受的时刻,我凝望着客栈里的两个女侍找乐子。其中的一个至少有五尺六寸高,长得很靓丽,大大的眼睛,但神态木然。另外一个,她的那个女伴却完全相反,一脸调皮样儿,长得也很好;妩媚的双手,加上一双灼热的黑眼睛,人只有四英尺高。这两个健壮的西班牙女孩看着我们做这做那,但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干哪一行的。我想,她们大概把我们当做可怜巴巴的犹太人,不愿吃基督徒烹调的菜肴吧。她们的话我们一句都不懂。赶脚的都在老远的马厩那边看着骡子;我们想要盘鸡蛋,却没法让她们明白。

终于,女侍们看到我们干啃面包,连忙奔跑着给我们拿来了一种叫做"朗西奥"的上等陈酒。我们中有人发现厨房里有茴香,样子挺像芹菜;我们就放上盐和醋用它做"色拉",又吃了好多面包,蘸着葡萄酒吃,这使我们非常快活,话也多起来了。

有个赶脚的忽然跑来,一脸惊慌。他对我们说应当立即动身;我们听见大街上一片喧闹声;店铺纷纷关门。人们说卡洛斯派的人马离这里只有1/4里路了;一听这话,我们就赶着健骡飞奔,向远方奔驰了五个钟头,这才歇下;第二天,快到中午,我们望见了巍峨的蒙汝易城堡,从这儿可以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在离城二里处,我们向一个花农租了一辆小车用来运蔬菜;此时我们已筋疲力尽。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在朗布拉露面。朗布拉是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一条漂

亮的林阴大街，这里有 Cuatros Naciones[1]，我们在这家饭店进餐，十分愉快。

饭后我们去办签证，我准备明天回法国。我的旅伴们，又高兴又坚决，但他们的态度令我怀疑，似乎也不像要在巴塞罗那长时间住下去的样子。

警署人员接待我们时，那模样沉默中带点专横，似非吉兆。从警署出来，我们去买了些馅儿饼。我在一家意大利铺子里买了一瓶卢卡[2]出产的油和一块帕尔马[3]的干酪。一切麻烦事既已解决，我就在城里闲逛，饱览了一番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据说，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最美的城市，仅次于加的斯[4]。很像米兰。这地方并不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中央，而是背倚着蒙汝易山。从巴塞罗那市人们一点也看不到海。那海，足以令一切高贵的大海，隐藏在朗布拉那座炮台的后面。

在这儿只逗留了二十个小时，我也说不出什么政治方面的感想。

在巴塞罗那国民自卫军的五六个联队中间，有一个是工人组成的，它让其他联队害怕。当卡洛斯派逼近时，人们就跟这个联队言归于好；他们穿着工服，但人们揣想他们有本事开枪。可是当人们不再害怕卡洛斯派的时候，有人就跟穿工服的人寻衅，指控他们是雅各宾党。这个坚强有力

---

① 西班牙文："四国"，饭店名。
② 意大利中部一城市。
③ 意大利北部城市。
④ 西班牙南方港口城市，濒大西洋。

的联队，为了自卫，他们遵循《废墟》一书的作者、著名的沃尔内[1]的原则。沃尔内、雷纳尔[2]、狄德罗和其他有点夸张的作家，他们在西班牙都是权威人物，这些作家喜欢按照攻占巴士底狱时的法国方式办事。

应当看到在巴塞罗那人们宣扬的崇高德行是重视"公共利益"，可是他们又要求拥有特权：多么可笑的矛盾。

我看卡塔卢尼亚人完全跟法国冶金工厂厂主们是同样情况，这些先生们要求有公正的法律（但关税法除外），但法律要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制定。卡塔卢尼亚人要求每个使用棉布的西班牙人每年付四法郎，因为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卡塔卢尼亚。

必须让格拉纳达、马拉加或拉科鲁尼亚[3]的西班牙人不买英国棉织品（这种上等棉织品每尺售价一法郎）而买卡塔卢尼亚的下等棉织品，每尺三法郎。暂且撇开这些不谈，这些人内心里都是共和派，崇拜卢梭和《社会契约论》；他们声称爱对公众有用的东西，而憎恨只对极少数人有利的非正义行为，这就是说，他们憎恨他们所没有的贵族特权，他们想继续享有商业特权；在绝对王权时代，这些声音曾经被清除过。卡塔卢尼亚人，像诗人阿尔菲耶里一样，都

---

① 沃尔内（1757—1820），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与百科全书派学者来往密切。1791年出版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废墟》（又称《各大帝国革命概观》），探讨文明社会的来源及其消亡的原因，认为革命是放弃自然和宗教原则及平等和自由原则的结果。

② 雷纳尔神甫（1713—1796），法国作家和宣传家。重要著作是《欧洲在印度和美洲的殖民史》，据传其中不少精彩篇章是狄德罗执笔。

③ 均是西班牙城市。

是自由派。这位诗人是伯爵,他憎恨任何国王,但是却把伯爵的特权神圣化。

朗布拉令我着迷;这条林阴大道,行人走中间,两旁都植有相当茂密的树木。车辆沿着房屋走两边,有两排三尺高的护树矮墙隔开树行。

人们大谈干涉;我觉得,总是乞求,这跟西班牙人的自豪感全不相称。1793 年和 1794 年①是谁帮助我们的?当时整个欧洲都在与我们血战方酣。一位伟人,庇特②,他曾发誓要教法国完蛋。没有一个国王不曾跟西班牙打过仗,特别是伟人不再的时候。

1792 年,当时法国有伟人,如西哀士、米拉波和丹东。后面这两个人曾经偷盗过。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挽救了祖国;他们使国家变成现在这样昌盛。要是没有他们,我们也许像波兰那样,巴黎将由秩序统治③。西班牙幸亏有了这样一些人物,该给他们每人发二百万:这不过是那些国王每年从国家身上盗去的四分之一。

1837 年某日,巴塞罗那

我对西班牙这个民族有着一种自然的好感,就是因为

---

① 1793 年,1794 年,法国大革命时欧洲各封建王国如普鲁士、奥地利、英国等围攻法国。

② 庇特(1759—1806),英国首相,曾组织英、俄、瑞典、奥地利等国成立第三次反法同盟,1805 年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瓦解。

③ 影射外交部长塞巴斯蒂阿尼伯爵在参议院关于 1831 年 9 月 8 日华沙投降的讲话。(原注)* 所谓秩序统治,司汤达在这里是指法国旧的封建王朝。

这我才来这里的。

这儿的人为了获得他们渴望的某种事物二十五年来一直都在打仗。他们互相争斗不是学术性的；整个民族有十分之一的人投入了战斗；可这十分之一的人也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回报，而是为了得到一份道德上的优势。在别的国家，我们看到许多人都是为了工资或勋章而互相争斗。

在意大利，无论贫富，人们总是模仿法国贵族的一套，对于别人会谈到他显得很在乎。可是我们在巴黎碰到的一些西班牙贵族倒并不模仿别人，在他们身上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对所受到的敬重有什么不安，他们对于邻近的大使馆里那一百个衣冠楚楚的傻瓜的意见毫不在乎。

可是，德国或意大利的大领主，1，为了走进邻近的大使馆客厅；2，为了在那里取得效应，他们是怎样做的呢？而西班牙人到了巴黎，走进这些地方，只是因为好奇，为了看看这里装腔作势的模样而已。

我急于想去看看瓦朗斯的花园。人们对我说那边有些奇异的风习。工匠坐着干活，逢上礼拜天，人们利用暇时，爱用石灰把房子内壁刷成白色，还把地板漆成红色。

你们肯定对我要说的这一点难以相信，这就是西班牙人不像过去那么崇敬僧侣了。在法国人进入之后(1808)①，僧侣们就预言万圣节这一天所有的法国人都将被天火烧死。天真的西班牙人很相信这个预言会被证实，

---

① 1808 年 3 月 23 日拿破仑派缪拉率军侵入马德里，激起西班牙人反抗。

可是到了万圣节这天,这个预言并未应验,于是他们开始怀疑僧侣了。

奇怪的盗窃案,一个头头偷另外一个头头的东西,人们跟我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圣西尔元帅、苏舍元帅的正直。在塔拉戈内之围时法国人不可思议的惊人的勇敢。

维托里亚之战[①]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今晚P……中校对我说。在这一战役中由于指挥法军的元帅和国王极端无能,人们守不住英军根本不敢进逼的通路。当时部队只是急于想返回法国;这就需要一个钢铁意志,需要再有一位达乌元帅[②]来阻止他们飞奔着急遽地离开西班牙。他对我动情地谈到这一切;但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次战斗。

这个西班牙人,晚会开始之后一直独自沉默寡言。今晚在四国饭店有人说,在他心灵深处,潜藏着许多十分令人着迷的幻想。

在四国饭店吃晚饭时苏托先生对我说:

"昨天,我原坐在阿尔贝(一个英国女子)旁边;看来我不得不调换位置:她讲起话来非常粗俗;我实在受不了。"年轻的哲学家易玻尔先生说,"言语粗俗,这说明其举止和感情的卑下,不过,对,一般平民的语言却最让我们在异乡感到高兴。这种语言接近自然,生动有力,无形的粗俗阻止不了我们被任何诗的语言这种最大的优点所感动。在巴塞

① 西班牙北部一城市。1813年,英军由惠灵顿率领在这里打败法军,当时拿破仑一世分封的国王是约瑟夫·波拿巴,元帅是儒尔丹。

② 达乌(1770—1823),元帅,拿破仑时代的名将。

罗那，一个赶骡子的夫子所讲的话令我狂喜，他本人就令我心情愉悦。在他身边，那个西班牙大人物算什么呢？一个小人，四尺十寸高，老是跟你大谈什么报纸上关于自由的好处的文章，对着镜子搔首弄姿，自认是巴黎人，因为他是《时装》杂志的老订户。嘿！先生，首先还是做西班牙人吧！”

在巴塞罗那，最大的问题是返回法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们于是乘了一辆骡车。我的七个旅伴看来都是流亡国外的人。人们为了一点点小事也会流亡。在西班牙生活很不愉快，但这类情况仍然将持续二十或三十年。

我的旅伴们绝大部分都很像堂吉诃德；当他们一旦接触到这些文章，就同样地表现出忠诚和缺少理性。不能碰的敏感部分乃是宗教或贵族特权。这些先生们不断以智慧和某种动人的活力向我证明：贵族的一切特权对平民是有用的。让我喜欢他们的就是他们相信这一点。

他们中间的一个跟别人争论了一番，他对我说：“西班牙人实际上既不拥护两院政府，也不拥护堂卡洛斯；戈麦兹带了可怜的四千人走遍了西班牙，从加的斯到维托里亚，这个行程就足以证明：假如西班牙全是自由主义者，戈麦兹早就被消灭了；假如西班牙人爱戴堂卡洛斯，戈麦兹早就统率了十万人啦。”

临动身的时候，我们到一条深邃的小巷子里、一家皮埃蒙人开的店里喝巧克力；我几乎以为他们把我拖了去是想搞什么密谋。我在旅馆里买了二十个熟鸡蛋，面包、巧克力，等等，应有尽有；总之一句话，我吃饭时再也不致窘迫到

用面包蘸含三分之一酒精的葡萄酒吃了，那样吃会胃痛。

我的西班牙旅伴比来时在旅行中碰到的人睿智得多。这些先生们十分热烈地谈起他们的伟大戏剧诗人，这些诗人的名字拼读起来大部分都有很难听的喉音。他们觉得外国人在许多精英人物中不能认识卡尔德隆[1]和洛佩·德·维加[2]真是奇怪。他们还给我举出阿拉尔孔[3]以及其他一些我遗漏掉的名字；所有这些诗人，据我看，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他们的优点是他们的剧本完全不模仿那些使得另外一个民族感到快乐的杰作。君主制的西班牙在国内很强大，人人的祸福都操在它手中，这个时代的剧作绝不模仿索福克勒斯[4]和欧里庇得斯[5]为了娱悦崇尚激烈民主制的雅典而写的那些悲剧。比如加布里埃尔·泰莱斯的剧本只是为了娱悦他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人，因此就必须描写这些1600年的西班牙人的爱好和想法。

西班牙剧本的主要缺点就是剧中人时时刻刻总要朗诵一首文采绮丽的颂歌，而不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表示他们的感情，其实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足以令我们内心激动不已。

西班牙的骡子跑起来十分快速；每一头骡子都有名字，

---

① 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诗人。

② 洛佩·德·维加·卡尔皮奥(1562—1635)，西班牙“黄金世纪”新戏剧的奠基人，作品很多。

③ 阿拉尔孔(1833—1891)，西班牙作家。

④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84—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

⑤ 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96—约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

比如侯爵夫人，上校夫人，等等。赶车人不停地跟它们搭话："怎么了，上校夫人，你怎么被侯爵夫人占了上风?"他朝它们扔小石子儿。有个小青年，名叫扎加尔，我一向佩服他的轻捷，他常在骡子身旁一边跑一边催促加快；随后，等牲口迈开大步跑开了，他这才一翻身跃上车座：这种伎俩煞是有趣。骡子时不时地奋力奔跑一段路程，随后一定要停止五分钟，检查一下绳套有没有什么地方断裂。这种动作方式很适合南方人，既犷野又好玩；这跟英国驿车刚好相反，我从前搭乘英国驿车，曾经用二十三个小时走过四百里路（从兰加斯特到伦敦）。

人们跟我们不停地谈起卡洛斯派；有确实消息说八天前他们离我们这里很近；不过现在他们距离此处已不止十里，在埃布尔附近。只要稍有警报，我的旅伴们马上就祈祷起来；他们属于上流社会，至少其中有三个人如此。一个法国人是不敢祈祷的，即使很相信祈祷的效果也不敢，主要是怕人嘲笑。在这些西班牙旅伴中间最令我神往的一点，就是他们完全没有虚伪，而在巴黎那些有教养的上流人士中人人都有这个毛病。西班牙人感情奔放，因此他们会因爱情而产生狂热，他们对法国社会表示蔑视，我们的社会是奠基于由公证人缔结的婚姻之上的。

有个法国人最近在瓦朗斯一带旅行；当时他身上带了八十盎司金子（这里一盎司值 82 法郎）。这个法国人曾犯过罪；此外，他还有一条金表链和几只戒指。他准备在一个村子里过宿，当地官员对他一顿棒击；他当时失去了反抗能力，人们抢走了他的金表链、所有的金子和戒指，还把他关

进了监狱。

过了九天，见他还没有死，于是把他赶出监狱。他不得不沿途乞讨回到瓦朗斯。

法国领事大为愤怒，他立即写信给大使，大使致书女王政府，于是女王下令调查。村子里的官员、负责调查的法官宣称这个法国人是卡洛斯分子，他们对事实其实是很清楚的；不过他们觉得如果真相暴露，一干村官及其下属，他们抢劫了这个法国人，会因此名誉扫地。这些老爷们于是宣称该法国人是个恶意中伤的诽谤者，因此才判他入狱。

为了不致被关进瓦朗斯监狱，这个法国人不得不躲到领事家里。领事又再写信到马德里；法国大使不顾他巨大成功的谈判会因此拖长，一心追究这一不公正的事件，要求平反，最后，那些抢劫金子的村官或法官全被撤职。

我看，自从费尔迪南七世死后，西班牙的公共意识确实迈进了一大步，教士和僧侣失去了一切政治影响：舆论极力主张让他们只限于管管圣事，不及其他。

1837 年某日，波尔多

法国南方跟西班牙、意大利的情况很类似。这里人天生的热情、活泼劲儿使得这里不像法国北方那样英国化。一个南方人做事考虑的是即时愉快，而不是审慎；从 1830 年以来流行的社会风气是：金钱和使用合法而审慎的手段去搞钱，可是这里人对此却格格不入；因此他嫉恶北方诸地，他大声疾呼说别人把他当贱民看待。

“你时时刻刻想钱吗？”人们问他。

“你会为了捞到钢铁的利润而牺牲葡萄酒吗?”他反问。

对此没有答复。

在一个家庭里,一位好心的父亲看到儿子身体孱弱,会加倍地给这儿子钱财,使他在世上能过得好,应当说,政府对待土伦和波尔多并没有这样做。

1836年议会批准了好几千万用于开运河,造铁路;6000万拨给了北方,这是那种英国式的谨慎性格帮了他们的忙,而拨给南方的只有1200万。

朗格笃克的公路,初建成时何等宏伟漂亮,随后就逐渐崩坏;港口也充满了泥沙。南方的河流航行也变得更加困难。哪个部长都推说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份勇气面对从蒙彼利埃到普瓦捷和从巴约讷到克莱蒙、法国这一地区的尴尬局势。必须有一个伟大的举措,必须决心去找一位能人(但也不能一年后就将他免职),一定要有一位像克雷泰、达吕、达乌元帅这样的工作认真的人,来掌握法国南方最落后的一些省份的领导大权,而且每年要有四个月驻在这里。

这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显示出南方人并不具有赚取金钱的贪心的,就是我在波尔多找不到任何大商家。十三年前我在动身前往殖民地时曾经看到过这种人。奢华、南方人的那种自信、缺乏谨慎,把一切都毁了。波尔多商界的大名已经改变。如果没有西班牙和美国的骚乱(这使得五十家百万富豪都迁到这里),如果没有拆毁那个喇叭城堡,波尔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就会跟雷恩一样,那么今天的波尔多就不会成为法兰西最美丽的城市。

正是波尔多自己帮助了自己；它投入建设加隆河的运河支流的款项达到九百万之谱。

有人在选举中用勋章和高位行贿，收买选票，但他们收买不了群众，往昔这是罗马皇帝的一笔财源；现在这太昂贵了。人们不再能用能言善辩的僧侣诱导他们。自从引起了许多喧嚣嘲弄之后，群众曾一度由于私利而沉默无言，但现在经常地又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那就更应该为南方做点事，只有等南方人看到差不多达到了北方的水平，他们才会不讲话。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旅人札记
作者＝（法）司汤达著　　徐知免译
页数＝３５７
ＳＳ号＝１１１００２７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３年０８月第１版

１８３７年，艾克斯
１８３７年，马赛
附录页